

1987-1988 台灣農
民運動口述歷史計
畫成果報告書

執行單位：好豐盛電影有限公司

計畫主持人：徐文路

1987-1988 台灣農民運動口述歷史計畫成果報告書目錄

項目	頁次
前言	1
文獻回顧與概念辨析	3
國內外政經背景	8
農產品進口與農運	14
訪談發現與農運歷程	20
已徵集之文物、史料、照片及其授權情形列表	37
執行規劃	38
人力配置、分工及組織架構	40
執行時程	62
參考資料	64
參考書目	67
附錄一、1987-1988 年間農運大事記	76
附錄二、期中報告意見修正表	81

壹、前言

198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初，國民黨威權政體歷經民主化運動和各種社會運動挑戰，正是臺灣政治社會面臨全面轉變的時期。如果放到全球來看，當時全世界正有許多威權政體面臨瓦解或重組，如南非、菲律賓。此外，還有一個雙重的重大轉折，一方面是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陣營崩解，另一方面則是以美國為首的新自由主義興起，並且，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也從 1990 年代初的 GATT 開始，逐步加強，對開發中國家造成全新挑戰。在上述背景之下，如今回顧 1987-1988 年間臺灣農運，既內含了臺灣內部民主運動和社會運動的時程與脈絡，又連結了國際間政經力量與意識型態的角力。

本計劃自 2018 年 3 月起執行至今全部完結。期間，15 名農運相關人士訪談已完成，並已全面編稿。史料之採集，亦已造冊。審視往年諸多文獻，輔以訪談最新材料，關於 1987-88 年間聲勢浩大的農運，於今 30 年後重新梳理，希望能對事件有更深刻的理解。

本計劃一共完成 15 位訪談，表列如下（按訪談時間順序）：

姓名	時間	地點
胡譽鐘	2018/04/03 下午三點 2018/07/25 上午九點	臺中市新社區幸福農莊
林慧如	2018/04/12 下午三點	雲林縣政府農業處
林長富	2018/04/16 下午二點	南投縣集集鎮林新高窯
林豐喜	2018/04/18 晚上六點	臺中市大雅區稻草人基金會
宋吉雄	2018/04/22 下午三點	高雄市美濃區美濃農村田野學會
邱煌生	2018/04/23 下午三點 2018/09/14 下午二點	雲林縣麥寮鄉邱煌生住處
陳錦松	2018/04/23 晚上六點 2018/11/06 中午十二點	雲林縣古坑鄉臺灣農權總會 臺中署立醫院
蕭裕珍	2018/05/03 下午三點	嘉義市咖啡漫步咖啡廳
李江海	2018/07/06 下午三點 2018/10/26 下午三點	雲林縣元長鄉李江海住處
王昌敏	2018/08/10 下午二點	臺中市東勢區王昌敏住處
吳振棗	2018/08/26 下午三點	桃園市中壢區吳振棗住處
黃文淵	2018/08/26 晚上七點	新竹縣芎林區黃文淵住處
劉南熾	2018/09/11 下午三點	臺中市東勢區劉宅旁咖啡廳

黃美英	2018/09/21 下午三點	南投縣埔里鎮黃美英住處
鄭朝正	2018/10/12 上午十點	雲林縣林內鄉張邦彥住處

較為遺憾的是，有些重要人士已逝，如林國華、陳秀賢、邱鴻泳、馮青春；有些人拒訪，如蔡建仁；有些人礙於時間、人力和代表性重疊，未能訪問，如黃昭凱、李登陸、詹朝立。另外，在本計劃執行時，許多訪談者都主動提出更多可訪之人，例如屏東縣高樹鄉在五二〇事件時有多人參與，而許多一般的農民，也未能有足夠的探訪時間。若未來情況許可，建議貴單位再進行進一步訪談。

貳、文獻回顧與概念辨析

1987-88 年間的農運，正值臺灣面臨各種社會運動興起、政治解嚴、強人驟逝等重大變局之際。蕭新煌早在 1990 年，便已對此一問題進行探究。他認為，自 1980 年代以來，臺灣的國家與民間社會關係便已面臨質與量的改變，長期被壓抑所形成的「受害意識」產生了自我動員的能力。這一波農運因為有著向上抗議的機會，故而甚少著力於向下紮根的組織，從而並未衝擊黨國恩護體制。並且，蕭新煌還把此波農運界定為商品改良運動，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農運，應從城市和政治核心抗議轉向農村和農民的生活空間中。¹稍後，廖美的論文在向下紮根的問題上，又進一步指出，由於當時農運的特殊性，有別於工運和環運等，極易吸取媒體的關注與輿論的關切（至於何謂特殊性，廖美則未進一步說明），但是由於各方政治勢力介入而過早政治化，農民的階級意識未能形成，使得農民參與意願消退，走向沈寂。²

這兩篇早年的研究，其論證和論斷，時至今日，仍有其現實的意義。但其所觀察到的問題，當時的運動參與者並非毫無體認。陳秀賢作為此波農運的重要發動者，早在 1988 年 2 月受訪時，便已看到了當時農運的發展限制與現實的政治角力。

在組織與動員農民方面，陳秀賢指出，早期國民黨在地方利用派系政治，一派掌握鄉公所，另一派就掌握農漁會、水利會，互相牽制，但也形成資源分配體系，使得基層農民不易脫離。另一方面，民進黨的出現，鬆動了一部分的既有體系，鄉村中的民進黨地方黨員（往往又是選舉時政治人物的樁仔腳），大都純樸又可愛，對土地的感情也較都會區黨員深切。為了讓農民站出來，他們願意擺脫政黨旗號，即使政治人物上臺公開演講，也是要求不得出示政黨標示。這使得他對民進黨大為改觀，認為「如果整個民進黨能在體質上改造自己，向這些地方上的小黨員學習、看齊，相信民進黨是指日可待的。」另一個新政黨工黨，成員中的夏潮系統大多是知識分子，而陳秀賢雖出身黨外民主運動，但長期與之親近，這些人對於農運的發展，也有著一定的效果。因此，陳秀賢對於政治與社運的關係，相較於前述兩位研究者，有著更為彈性的看法：

政治運動基本上是社會運動範疇中的一部分，政治運動卻不能包含社會運

¹ 蕭新煌，〈1980 年代末期臺灣的農運：事實與解釋〉，《中央研究院民族所集刊》，第 70 期，民國 79 年秋季，頁 69-74。

² 廖美，《臺灣農運的興盛與衰落——對 20 年代和 80 年代的觀察》，臺灣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1 年 7 月。

動——當然，社會運動中也有可能發展出政黨的空間和勢力。臺灣在國民黨長期製造的恐怖氣氛下，對社會產生了一定的嚇阻作用，使人民對政治有著一定程度的驚恐。雖然民進黨的崛起，對打破這種氣氛有著極大的貢獻；然而，這些運動卻侷限在政治的層面上，而在社會面與生活面上，逐漸地與人民疏離。因此，當社會運動打出政黨的旗號時，難免會對行動產生限制。我們所要結合的，不只是少數的政治人物而已，更是廣大的受壓迫階級。因此，打開政治上的忌諱與限制，我相信，對社會運動的靈活性與發展性，一定有著正面的、更大的作用。³

從這些分析可以看到，陳秀賢對於政治力的介入並非一味批評，甚至認為在運動形成的早期，政治力的介入是正面的，有利於農民敢於突破傳統地方派系的資源分配系統。但是另一方面，陳秀賢也注意到，民進黨對於政治的批判有其侷限，易與人民關切的社會面和生活面疏離。更進一步，社會運動若是發展到相當程度，也會發展出與之相應的政黨。

另一方面，作為當年運動參與者的鍾秀梅，曾與陳秀賢一起進行南北串連，在日後回顧此波農運的參與者及其分裂，認為如果把這一波農運與臺灣社會與政治的具體脈絡連繫起來看，看到的將不只是農民和農運，還有既有的社會矛盾在此刻產生作用。首先是政治矛盾，即民進黨內的派系之爭；其次是運動路線之爭，即「臺灣農民聯盟」與「臺灣農權總會」的分裂（鍾認為其中最重要的差異是土地可否自由買賣）；最後則是閩客之爭，並且恰與西部平原的稻農（以閩南族群為主）和丘陵帶的果農（以客家族群為主）的經濟地理圖像重疊。⁴

民進黨的派系矛盾一說，當時「社運工作室」的重要成員陳信行曾在研究訪談時也曾指出，其實「農民聯盟」的幹部幾乎都是民進黨的樁腳，但是卻跟新潮流系鬧翻了。⁵但是，1987年11月成立的工黨，對於累積多時的農運力量，又作如何想？「社運工作室」的主要成員如陳秀賢、蔡建仁，在推動農運時，是否有考慮過將此一力量與新興的工黨作結合？⁶若是如此，那麼不論是美麗島系和新潮流系試圖將農運與政運結合的設想，工黨／勞動黨在參與農運時是不是也會做出同樣的事，像是陳秀賢所說的，社會運動若是發展到相當程度，也會發展出與之相應的政黨（而工黨／勞動黨就是這個相應的政黨）？還

³ 賴段整理，〈一致的命運，一致的抗爭——訪陳秀賢談農運與社會抗爭運動的串連〉，《南方》，第16期，1988年2月，頁37-39。

⁴ 鍾秀梅，〈解嚴後臺灣農運——試以客家農運經驗分析〉，收於徐正光、羅肇錦、彭欽清編，《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4），頁293-306。

⁵ 陳瑩恩，〈八〇年代後期臺灣農運的人民民主路線：社運工作室與農民聯盟為線索〉（國立交通大學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2016），頁137。

⁶ 蔡建仁曾參與工黨籌備。

是「社運工作室」的言行不能等於工黨／勞動黨？由於陳秀賢已逝，蔡建仁拒訪，這個問題，已非本計劃所能解答。

一、以農之名——農民／農業成為運動的主軸

陳瑞樺〈以農之名：臺灣戰後農運的歷史考察〉一文以「農運」(agrarian movement) 為名來稱呼，隱含了其運動性質以訴求為判準，而不是以身分為標示的「農民運動」(peasant movement)，有其合理性。前者包含了農業生產之外的相關環節的問題，如產銷和農業發展政策，而後者則聚焦在農業生產者本身的權益事項。再進一步若對照 1987-1988 年間臺灣農運情況，更顯現出當時運動訴求，不只是農民權益，還延伸到了其它層面。另一方面，參與和推動農運的人群中，有的是知識分子或社運人士，有的是民進黨基層黨工（其中有人兼有農民身分），並且占主導位置。⁷更進一步來講，就如劉華真指出的，若以農民身分別來考慮，那麼早在 1970-1980 年代諸多反公害運動和環保運動中，農民皆已參與其中，甚至越早期越是行動主體，只是未能「以農之名」出現在社會大眾面前，媒體則以「當地／社區居民」或「受害者」的身分為標記。⁸然而，自 1970 年代以來，由於蔣經國在行政院長任內開放農村設立工業區，公害污染的直接受害者往往以農民為主。只是在環保運動的話語詮釋中，農民、農村與農業問題無法有效呈現，即便農田已受工業污染，在早期反公害論述中，也難以將此情狀連結到農業發展的面向來理解。故而，當我們重新將視角拉回農業本身，將農業相關的環節納入考量，並以 1987-1988 年間臺灣農運的訴求作為理解的起點，以農運一詞來論述，比起以農民運動一詞來說明，要更為恰當。

二、概念界定：事件或運動？

如何看待 1987-1988 年的歷次農民抗爭呢？是一系列的事件 (events)，還是運動 (movement) ？

首先，從有組織、有目標、具持續性而言，這一波農民抗爭事件毫無疑問，是一場運動，而不只是若干次的抗爭事件。然而若說是運動，而且有組織、具持續性，為何似乎只有半年左右的運動高潮期，隨即走向沈寂？

⁷ 陳瑞樺，〈以農之名：臺灣戰後農運的歷史考察〉，《文化研究》(新竹) 22 (2016 年 3 月)，頁 77-78。

⁸ 劉華真，〈消失的農漁民：重探臺灣早期環境抗爭〉，《臺灣社會學》(臺北) 21 (2011 年 6 月)，頁 5-7。

另一方面，早在 1980 年代初，若干農業議題便已有諸多醞釀。像是 1985 年高雄豬農向省政府抗議進口玉米飼料驗出黃麴毒素、1986 年 12 月嘉義中洋子農民抗議土地不當徵收、同年底學生運動組織「民主學生聯盟」（簡稱「民學聯」）發起抗議美國進口香菸和葡萄打擊臺灣農民生計、1987 年 2 月「臺中縣示範農場用戶爭取放領自救會」向臺中縣政府要求公地放領等。這些事件一再發生，但卻鮮有人以農運稱之。

透過本計劃的口述訪談研究和文獻爬梳，或許可以如此理解，即 1980 年代以來一系列的農民／農業議題抗爭事件，日漸激發了臺灣社會大眾對快速工業化／資本主義化的反思（此一背景還要加上許多發生在農地上的工業污染抗議事件），加上臺灣政府當局在 301 條款的威逼之下，被迫大幅開放美國農產品進口，造就了 1987-1988 年間一系列的農民抗爭事件，並且「以農之名」出現在社會大眾眼前。繼而，各地的農權組織自 1987 年底至 1988 年上半年陸續出現，基層的說明會、演講會也全臺開講。在議題的宣傳者和組織者與農民更廣泛的接觸後，抗爭的訴求從個別議題上升到政策與結構問題的變革要求，這是形成運動的過程。不過，由於 1988 年五二〇事件，官方的強力鎮壓，一方面大量農運幹部經受牢獄之災，部分農運組織系統運作受挫，二方面全臺大多數農民此後形成了寒蟬效應，不願輕易投入農運組織和行動。此後，兩大農運組織系統的領導者，戴振耀（「農權總會」）、林豐喜（「農民聯盟」）和林國華（「農權總會」），先後參選成為中央民意代表（戴振耀於 1989 年第一屆增額立委選舉以農民代表當選，林豐喜於 1995 年第三屆立委當選，林國華於 1998 年第四屆立委當選），然而農運組織卻日益沈寂。

三、運動的方向

既然是運動，勢必有著方向問題：這一波農民抗爭，最終要把臺灣的農民與農業引領到什麼方向？

二戰以後，全球農業發展型態，大有以下幾類。一是美國模式，即大型農業資本，高度機械化，以美國的全球影響力為依靠，以全球市場為目標。二是社會主義模式，即國營集體農場，也以高度規模化、機械化為目標，由國家制定物產種類與產量指標，配合全國經濟計劃。⁹三是西歐模式，以一定規模（一般而言是 10-20 公頃）的私人農場為前提，以家庭成員為主，搭配少量的農場僱工和機械，在保證農民收入和溫飽的同時，大幅度地商品化。最後則是多數第三世界的家庭農場，土地面積比西歐更小，幾乎無僱工，商品化，純農業收

⁹ 中國的人民公社不純然只有經濟功能，但在此暫且視同此一模式。

人無以為繼，必須仰賴國家政策調整價格、成本與福利。¹⁰

而在東亞，在美國的引導下，臺、日、南韓都發動了土地改革，建立了以小私有自耕農為主的農業模式，一方面為了降低東亞農民對共產主義土改政策的支持，二方面也有利於未來工業化之後的勞動力釋出。臺灣自 1960 年代起的快速工業化，工業品的出口導向日益明顯，農村青壯人口大量外移，農業萎縮的景況開始出現。到了 1970 年代，由於外交困頓（從而影響了工業／農產品加工出口）與石油危機等壓力，臺灣開啟了定期向美國採購大量農產品的外交政策，同時也造成了國內農業受到打擊／萎縮的外在成因。

另一方面，受限於耕地面積和糧食徵購價格，臺灣西部平原稻農之農業純收入自 1950 年代以後逐步下滑，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小農經濟模式處境幾無二異。實則蔣經國在行政院主政時期，曾試圖趁此時機將農業土地整併，往美式大農場方向走，即機械化與規模化。但 1950 年代土改後取得土地的原佃小農難以接受而成效不彰。¹¹儘管自 1974 年起，政府實施保價收購，但相對於生產成本提高（加上農機貸款）和物價上漲，農民實質收入仍是遞減，青壯人口流離到城市。更加困難的是，1968-1980 年間，臺灣由美國進口的大宗穀物（主要為小麥、玉米、黃豆等）每年平均約達 400 萬公噸，（1986 年曾高達 666 萬餘公噸）。此後其它類型的農產品也先後被迫進口，農業規模日漸萎縮，及於今日。

因此，在理解此一波農運的訴求，對於臺灣農業發展的想像，應以前述為前提考慮。從運動訴求來看，歷次的農民抗爭，除了若干反映對當下問題和態度的要求，對於農民保險、農會組織、產銷系統、農地利用等都提出過看法。但最根本的問題，此波農運對於臺灣農業與農民的角色和定位，並未有較為明確的方向，只是指出了長期以來以農養工策略犧牲了農民。要之，當時運動的目標，多半是防止臺灣農業惡化的角度思考，尚未能進一步提出農業發展的總體目標。然而這是吾人佔後見之明的優勢下的結論。以當時臺灣農業的處境和國內外資訊封閉而言，若真能把臺灣農業的惡化情形止住，已是難能。

¹⁰ Terence Byres. "The Agrarian Question, Forms of Capitalist Agrarian Transition and the State: An Essay with Reference to Asia". *Social Scientist* 14 (11/12, 1986): 3-67.

¹¹ 吳音寧，《江湖在哪裡？臺灣農業觀察》（臺北：印刻，2007），頁 143。

參、國內外政經背景

若要全面理解這一波農運，必須結合國內外的情境變化。茲分述如下：

一、第三波民主化、冷戰終結與新自由主義

自 1974 年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Revolução dos Cravos*）、推翻軍事強人薩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所建立的獨裁政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全球蔓延，很快地，亞洲的南韓、臺灣也於 1970 年代末、1980 年代初發生了重大民主示威活動，抗議威權政體。這一波民主化浪潮甚至吹向了東歐集團，引發稍後的蘇東波風潮。¹² 與此同時，以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和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共同代表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經濟舉措在全球推行，對內強化個人私有產權，壓制勞工力量，推行國營事業民營化或私有化，減少政府干預市場；對外推動降低國際貿易壁壘各種舉措，並以金融自由化為最大原則。¹³

不論是前社會主義國家或第三世界的威權政體，儘管意識型態不同，卻多數有著高比重的國營事業和一定程度的農業保護主義。而在第三波民主化和新自由主義的搭配之下，舊有威權政體陸續崩解，全球經濟情勢以市場經濟取向、去管制化為明顯標誌，並要求各國取消農業補貼，開放市場。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之下，1980 年代臺灣的民主化浪潮和農業市場被迫對外更加自由化和開放，除了臺灣自身的特定歷史和社會脈絡之外，也有著共通的國際背景和外在因素。

二、臺美貿易關係

1972 年中美關係正常化後，臺灣官方為爭取美國的持續支持，加以希望取得工業製品出口的優惠，往往以開放臺灣本地農產品市場為犧牲的代價。1980 年代，一系列國際貿易變局，使得臺灣農業與政策都面臨重大轉變。首先在 1983 年，由於臺灣米糧因飲食結構變化而過剩，故常低價出口國外，引發美國米商反彈，迫使臺美之間簽訂「中美食米及穀物貿易協定」，限縮出口地區和數

¹² 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 "Democracy's Third Wave," *Journal of Democracy* (Washington, D.C.) 2: 2 (Spring, 1991), pp. 14-16; 24-25.

¹³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4.

額。此一壓力反轉回國內，農政單位開始輔導種稻農民休耕。¹⁴

其次，自 1985 年起，美國為因應國內經濟需求，立法加強「1974 年貿易法」的第 301 條，藉以對外要求他國取消產業補貼或進口限制，一直發展到 1988 年提出「綜合貿易與競爭法」(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形成了「超級 301」條款，在他國不願配合上述要求時，可向他國進行報復措施。在此背景之下，臺灣於 1986 年開放煙酒市場，菸葉、釀酒葡萄契作被取消，近十萬公頃土地投入市場作物生產，造成替代與排擠作用。¹⁵此外，農委會主導 1982–1991 年間的「農業結構調整」，由生產導向的計劃農業，轉型為「市場導向」的競爭農業。此係因美國透過一連串談判，要求臺灣方面開放農產品市場，加上臺灣為求加入即將成型的世界貿易組織，因此 1986 至 1993 年之間，為了因應「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 的農業協定談判，加上臺灣長期以來單向的經濟思維，臺灣農業的未來發展方向，急速往農業貿易自由化前進。¹⁶

三、民主運動的策略轉換

1977 年中壢事件後，國民黨內以王昇為首的保守勢力在黨政運作方面佔上風，以更強烈手段對付反對運動和異議人士，到了臺美斷交之後更甚。¹⁷ 隨著美麗島事件、林義雄滅門慘案先後發生，臺灣民間更加對於國民黨的威權體制產生反感，反國民黨的各方勢力也集結起來共同對抗國民黨。此外，累積多時的各領域社會問題也陸續爆發。1980 年代早期較為突出的是各種公害運動，在政治活動屢受干擾的情況下，反公害運動因正當性極強，可以突破政治封鎖。

18

傳統黨外勢力的政治人物多半出身地方派系，對於社運議題較不關心，70 年代新興知識分子如許信良、張俊宏、呂秀蓮、林義雄等人，受過良好教育，這群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具有西方自由主義思想，了解民主政治，因此掌握反對運動主導權，亦深知黨外運動擴大需吸收中下階級選票，但是行動力有限。夏

¹⁴ 劉家桑、曹紹徽，〈我國公糧稻米外銷業務之回顧〉，《農政與農情》(臺北) 123 (2002 年 9 月)，頁 50。

¹⁵ 〈中美菸酒協議書〉，經濟部 76.3.9 經(七六)貿 10544 更正譯本，《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局誌》(臺北：臺灣省菸酒公賣局，民國 86 年)，頁 550-555。

¹⁶ 蔡培慧，〈勞動的春耕——關於臺灣的農事變遷〉(2015 年 5 月 5 日)，《民報》，下載日期：2018 年 3 月 24 日，網址：<http://www.peoplenews.tw/news/6a014de2-0130-4778-a388-c41cf5b0f4df>。

¹⁷ 朱高正，《允執其中：朱高正六十自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4)，頁 37。

¹⁸ 何明修，《民主轉型過程中的國家與民間社會：以臺灣的環境運動為例(1986–1998)》(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博士論文，2000)，頁 16。

潮系統和新潮流系統則是真正付出行動的兩個群體。¹⁹ 而這兩個群體，則在日後臺灣農運的組織系統，各領一片風騷。不過，早在各地農權會成立之前，因美麗島事件坐牢而出獄的戴振耀便於 1983 年在高雄成立了「農民教室」，並於 1985 年發動豬農到高雄縣政府抗議。但是，「農民教室」的講師大多是黨外政治人物與黨外雜誌編輯，課程大多與臺灣史、政治民主化較為相關，並未聚焦於農業。²⁰ 不過自從 1986 年民進黨成立，新潮流系重要成員的邱義仁擔任副秘書長，與各地基層黨員接觸，從而接觸到農運議題，包括嘉義中洋子土地徵收案，進而關切參與。而夏潮系的核心分子如蘇慶黎、汪立峽等，早期主要著眼在於工運，與新潮流系的郭吉仁、賀端蕃等在 1984 年組成「臺灣勞工法律支援會」（簡稱「勞支會」）。然而陳秀賢因公害問題，早已在臺中縣三晃農藥廠污染事件（1985）、鹿港反杜邦事件（1986），敏感到農業與公害的問題，並且成為上述反公害運動中極為重要的宣傳與組織者。1987 年 12 月 8 日，東勢農民的抗爭之後，陳秀賢與舊識林豐喜連繫上，展開了一系列的宣傳組織工作，為日後的臺灣農運發展奠定基礎。

四、臺灣長期的農政缺失

外在國際環境與貿易談判對臺灣農業處境不利，臺灣農業發展前景堪慮，而長期累積下來的幾項重大農政缺失，便成為農運爆發的導火線。鍾秀梅根據自身的農業經驗和事後的研究，提出了若干具體的農政缺失。首先是中間剝削（合理的情況是產地買公斤，消費市場賣臺斤，如 1 公斤的農產品以 100 元收購，到市場以 1 臺斤 100 元的價格出售。當時產地到市場價差卻是 6-10 倍）；其次是農民議價權喪失，盤商居於主導地位；最後則是農業貿易壓力（1987 年菸草、火雞肉、蘋果、葡萄、柑橘進口）。²¹ 另外，在西部平原稻作區，地方政府徵用農地導致農民損失（1988 年雲林縣元長鄉合和重劃區²²）、水租不合理收費（水尾往往得不到水仍要繳水租²³）、肥料強制配購（不分種類，不按時節，導致許多肥料結成硬塊難以適時利用²⁴）等，也是長年累積的問題。

若以當時農運提出的各種訴求出發，了解臺灣農業所面臨的結構處境，以及各種農政缺失，那麼根據陳瑞樺的整理，1987-1988 年間的歷次農運訴求，

¹⁹ 何明修，《民主轉型過程中的國家與民間社會：以臺灣的環境運動為例（1986-1998）》，頁 92-93。

²⁰ 陳增芝，《鹽水大飯店：戴振耀的革命青春》（臺北：玉山社，2017），頁 352-354；365-369。

²¹ 鍾秀梅，《發展主義批判》（高雄：春暉，2011），頁 27。

²² 徐文路、黃佳平，〈鄭朝正訪談稿〉，2018 年 10 月 12 日。

²³ 徐文路、蔡依伶，〈林慧如訪談稿〉，2018 年 4 月 13 日。

²⁴ 徐文路、蔡依伶，〈林慧如訪談稿〉，2018 年 4 月 13 日。

將會發現其中有所異同：

在五二〇遊行之前，農運有三大目標：(1) 自主之農業政策；(2) 產銷民主化；(3) 全面改造農會。在此三大目標下提出七項主張：(1) 要求政府當局訂定明確的農業保護政策；(2) 全面實施農民保險；(3) 改革產銷制度，防止中間剝削；(4) 急速防治工業廢水污染農地，訂定〈農業資源污染防治法〉；(5) 推動計畫生產；(6) 提高農產品收購保證價格；(7) 廢除水利會。²⁵五二〇遊行提出了七大訴求：(1) 全面辦理農保及農眷保；(2) 降低肥料售價；(3) 增加稻穀計畫收購量；(4) 廢除農會總幹事遴選辦法；(5) 水利會納入政府編制；(6) 設立農業部；(7) 開放農地自由買賣。²⁶對照兩者，可以發現農民保險、農產品收購（價格或數量）、農會及水利會改造是兩組訴求的共同點，在此之外，前者更關注於農業保護政策、產銷制度改革、防治工業污染、推動計畫生產等與農業經營環境的維護與改善相關的項目，而後者則更關注於農政部門地位提升、肥料售價、農地買賣等非著眼於農業經營環境維護的項目。在這些訴求中，特別要注意的是最後一項：「開放農地自由買賣」。²⁷

在這段整理中，有三項涉及到農民保障、農產品收購和農業相關組織改造的共同點。二次大戰以來，發展中國家在極其微弱的社福體系下，仍舊保障了城市中各種行業，先是公教人員有公保，後來藍領和白領工人有勞保，甚至是自營作業者都有以職業工會為組織納入勞保的保障範圍，唯獨農民，仍處在一切收入靠自己、一切消費要自理的狀態。隨著臺灣快速工業化，農業萎縮，農業收入逐步下降，現代醫療體系又逐步排除傳統醫療，並與國家社福與醫療體系接軌，²⁸ 在此情況下，農民更不敢或不願到醫院就醫。從上述理路可以看到農保訴求的適切性。

其次，由於糧食價格長期以來由國家管控，相當程度保障了稻農最低的基本收益。然而由於肥料原料來自國外，自第一次石油危機後價格逐年提高，致使農業支出提高而農業淨收入縮減。因此，農運的訴求中，一方面要求降低肥料價格，二方面要求提高收購價格，皆為增加農業收入的考慮。

農會和水利會改組的呼聲，突顯了攸關農業發展的基層組織，卻在實際運作中成為了與農民利害對立的角色。由於農會會員即便離農，仍能保有農民資格，再以工商利益競逐農會會長一職，透過總幹事掌控收購、運銷、加工、倉

²⁵ 鍾秀梅，《發展主義批判》，頁 28。

²⁶ 蕭新煌，〈一九八〇末期臺灣的農運：事實與解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臺北）70（1991年3月），頁 67-93。

²⁷ 陳瑞樺，〈以農之名：臺灣戰後農運的歷史考察〉，頁 82。

²⁸ 葉永文，《臺灣醫療發展史——醫政關係》（臺北：洪葉，2006），頁 200-201。

儲、信貸，牟求私利。農業用水或因污染，或因水渠年久失修，對農民而言越來越難得，田間到處出現農民自費的抽水水井。水利會卻趁農業萎縮的情況，將水權租賣給工商業者獲利，農民沒水可用卻也得不到賠償，卻還得繳交水租，更常傳出農民不繳水租而被告被關的情事。²⁹

五、關於土地買賣的爭議

此外，陳瑞樺指出了五二〇事件前後農運訴求的差異性，一是農業經營環境是否能得到維護，一是農地是否可以自由買賣。不過，五二〇事件提出的農政部門地位提升和肥料價格問題，從廣義而言，依然與農業經營環境之良窳相關；真正較具爭議性的，應為農地的自由買賣。

一般而言，農地不讓自由買賣，旨在保障農業發展。但是陳瑞樺也指出了臺灣的特別情境：

規定農地農有和農地農用，目的在保護農業發展的土地根基，但這也就意味著將農地從一般的商品範疇中排除出去，由國家以法令來管制其流通。然而在以農養工的政策影響下，農業勞動收益微薄，農家下一代往往無人接續務農，導致農業勞動人口日漸老化。³⁰

農業收入日益微薄，青壯人口日益流失，此一情況在以農糧為主要作物的西部平原更為嚴重。另一方面，在工商活動較為活躍的西部平原，又有較多機會將土地改以工商業用途，個別農民可望因此提高經濟收益，吸引力極大，但會造成農地縮減，並伴隨其它產銷活動也跟著縮減，整體農業環境將更形萎縮。在丘陵區的農／林地方面，其非農開發方式，遠非西部平原可比，但是由於農業收入不足，國人消費與休閒方式改變，丘陵地區的土地常常以遊樂場、動／植物園的方式進行，土地單價低，但面積廣大。

農地是否可以買賣的矛盾，除非賦予農業其它價值（如生態友善），並創造此一行為的創收可能性，否則難以阻擋長期以來臺灣主流的發展主義力量。³¹若是延長到二十一世紀以來新一波的農運內涵，不論是生態友善價值或者是新

²⁹ 吳音寧，《江湖在哪裡？臺灣農業觀察》，頁 106-108；158-160；205-206。

³⁰ 陳瑞樺，〈以農之名：臺灣戰後農運的歷史考察〉，頁 82-83。

³¹ 1980 年代，臺灣學界和政策研究界，農業經濟和農業角色論述正處於「農業本位派」和「自由經濟派」的消長階段。隨著「自由經濟派」抬頭，關於土地利用的比較利益理論成為評價農地使用的效益評準，政府相關政策的調整也向商品化和市場經濟的方向傾斜。詳見邢慕寰，〈自由經濟政策下的農業政策〉，《經濟前瞻》（臺北）1（1986 年 1 月），頁 7-10；陳章真，〈就稻田轉作談貿易自由化下的臺灣農業〉，《經濟前瞻》（臺北）3（1986 年 7 月），頁 40-45。

型的農業創收方式，已成為運動的重要理路。但至少在 1987-88 年間的農運，農業的前景、農地的對待，農民的生存，仍在一定的緊張關係中。

肆、農產品進口與農運

這一波農運的導火線，是 1987 年 7 月，政府當局決定開放美國水果進口，從而引發了同年 12 月 8 日的抗議行動。臺灣外交困境、美國 301 條款施壓等外在背景，已如上述。但是，為何是柑橘類為大宗？這必須拉長時空背景來看。

一、香吉士：全球史視野下的柑橘生產與消費

柑橘（orange）在當今（21）世紀，是全球貿易農產品總量排名第 3 的作物，貿易額將近 100 億美元，總重量接近 1 億 8000 萬噸，僅次於小麥和玉米，在水果類排名第 1。柑橘類水果包括橘、柑、甜橙、酸橙、柚、葡萄柚、檸檬、萊姆、枸櫞、佛手柑和金橘等。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簡稱 FAO）的統計，目前世界柑橘種植主要集中在亞洲，其種植面積占世界柑橘種植總面積的 52.90%，美洲、非洲分別為 24.50%、16.60%，歐洲和大洋洲的合計為 6%。³²

柑橘原生在亞洲熱帶和亞熱帶地區，15 世紀以前亞洲、地中海南岸和東岸都有農民栽種。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人熱衷於將水果入菜，故而常常將柑橘作為食材大量投入料理。這樣的飲食習慣使得柑橘的用量增加，但受限於產地和運送問題，南歐遠較其它地方常見。

柑橘成為全球性水果，並在當今農產品貿易的占比舉足輕重，實因西班牙殖民者引進美洲之後造成。佛羅里達、亞歷桑那、加州和墨西哥，都是西班牙殖民者引入柑橘生產的主要地區。尤其是在 1920 年代左右，由於榨汁機的發明和冰箱開始逐步進入家庭，將柑橘製成果汁大受歡迎。另一方面，在生活品質的風潮下，柑橘商人們大力強調柑橘富含維他命 C，造成了更為龐大的柑橘消費量。而由加州大學的學者在 1927 年從巴勒斯坦取經回來的、帶有錫安主義（The Zionist Movement）色彩的農田經營方式，恰好接上了這個潮流。

此一經營方式，意指受錫安主義影響而移居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他們崇尚科學、技術與現代化，在當地以頑強的勞動結合最先進的科技開荒、鑿井（例如，以今日生態角度而言不恰當地將沼澤排水耕種），並且堅持小農體制，不受命於人，也不僱工剝削。不僅如此，他們還將商業經營和市場分析的經營管理

³² 齊樂，〈世界柑橘產業現狀及發展趨勢〉，《搜狐財經》，2017 年 4 月 7 日，下載日期 2018 年 5 月 5 日，網址：http://www.sohu.com/a/132530058_283674。

應用到農業，加強了農產品商品化的程度。此外，此經營模式特別強調基礎建設（交通、水源、電力等），更是全球現代化農業的開創者。不過隨著規模的擴大，這一類的經營方式產生了質變，猶太農場主開始以低廉的工資僱傭阿拉伯人勞動，經營農場的初衷原為現代化，如今卻成為了利潤最大化。這些作法在許多移住加州的猶太移民中也盛行起來，僱工部分，開始大量以低工資僱傭墨西哥移民在田間耕作。日後，為了增強對國家農業政策的影響力，自 1893 年起，以這群猶太移民的加州農場主為核心，數以萬計的加州柑橘農場主建立了生產合作社（California Orange-Fruit Exchange）。隨後，檸檬和葡萄柚的種植者也陸續加入，包括亞歷桑納及其它鄰近產區也都加入，超過二十萬公頃以上的土地（臺灣目前農地總面積約八十萬公頃）和兩萬名以上的僱工，在 1930 年代時便已成為全美柑橘類產銷霸主，年收上億美元。由於他們強調其水果皆是日曬下的陽光果實（Sun kissed），最終到了 1952 年，便以 Sunkist（香吉士）為其品牌，並最終形成了全球最大的柑橘生產企業。到了 1990 年，香吉士的營收首度超過十億美元。儘管從經濟規模方面，或是對美國國家農業政策影響方面，香吉士甚至都排不上前十名，但是就單一作物而言，香吉士仍是表現突出，尤其對其所在州（加州、亞歷桑納州）的政治人物和國會議員，由於會員人數眾多，仍然不可忽視。³³

回到臺灣自身的歷史脈絡，臺灣種植柑橘類水果的歷史甚早。18 世紀初，漢人移民便從華南地區引進文旦，世紀末引進桶柑，19 世紀初又引進椪柑，1910-30 年代前期又先後引進臍橙、瓦倫西亞橙和柳橙。³⁴1960 年以後，由於產業結構變遷，大量開放外資設廠，非農就業人口增加，非糧食作物食用需求提高，農政單位鼓勵水果專業化與大量生產，柑橘類在嘉南丘陵區開始普遍種植。1973 年石油危機，其它丘陵地區農民如苗栗卓蘭等被輔導轉往大量種植柑橘。³⁵椪柑和柳橙的種植面積，在 1987 年達到最高峰，分別是 14353、16567 公頃，此後則逐年下滑。本土柑橘類由盛轉衰的這一年，正好是臺灣允諾美國大量開放香吉士進口的第一年，這一年年底也是臺灣解嚴後大規模農運的起

³³ 本段關於柑橘在人類文化與歷史脈絡中的變遷，以及其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詳見 Douglas Cazaux Sackman, *Orange Empire: California and the Fruits of Eden*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Nahum Karlinsky, trans. from the Hebrew by Naftali Greenwood, *California Dreaming: Ideology, Society, and Technology in the Citrus Industry of Palestine, 1890-1939*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Clarissa Hyman, *Oranges: A Global History*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13); Cristina Mazzoni, *Golden Fruit: A Cultural History of Orange in Ital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8)。1970-1980 年代，一位在兩岸外交鬥爭中非常支持臺灣的美國參議員高華德（Barry Morris Goldwater），其選區便是亞利桑納州。

³⁴ 黃美華，〈臺灣柑橘產業回顧與展望〉，《臺灣柑橘產業發展研討會專刊》，臺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05，頁 25。

³⁵ 〈風味極佳香氣濃讓人垂涎的「柑橘」〉，《苗栗縣卓蘭鎮農會》，下載日期：2018 年 6 月 20 日，網址：
<http://www.choulan.org.tw/webpad/webpad.aspx?EpfJdId9UuBOiFykMIPwozPfmMqBKdgljP3e%2Fa%2Fgh3o%3D>。

點。

二、臺灣官方與學界的應對

1972 年尼克森密訪北京、以及 1980 年代一系列國際貿易變局，使得臺灣農業與政策都面臨重大轉變。關於這些困境，已如前述。如何面對與因應，成為日益迫切的難題。

面對此一臺美經貿局勢，學界一直以來的農業政策方向也受到了新一波的挑戰。於 1981 年成立的財經智庫中華經濟研究院，於此時密集討論臺灣的農業發展方向應以開放市場自由化為未來的出路。

首先是老一輩的經濟學家邢慕寰，他綜理了國民政府長期以來對農業政策看法的兩大派別，一是農業本位派，一是自由經濟派。農業本位派長期以來是農政官員的主要思想，造成米糖生產早已無利可圖甚至賠本經營，但政府卻以保價收購稻米，要求臺糖勉力收購產糖。他主張，政府不應該管制農地買賣，讓農民把土地出售，方能有更具效率的土地利用，地盡其利。其次，邢慕寰認為農民固然要保護，但政府只要保證價格，讓稻米由市場收購，政府仍可購買一部分米糧以做調節。如此一來國內米價格將易於與國際稻米價格接軌，也可使農民知道可考慮轉作或將土地作他用。³⁶研究員陳章真則認為，石油危機之後，種稻成本大增，政府設立糧食平準基金，配合保價收購鼓勵農民種稻。然而如今稻米產量早已過剩，平準基金無謂購米形成浪費，原本可以外銷的管道又被中美食米協定所限縮，輔導農民轉作雜糧效果又不理想。因此他建議，應該輔導農民轉作高經濟、高技術的農產品，以外銷為主，符合比較利益的國際貿易理論。為此，陳章真主張，土地要集中專業化經營，並且以契作方式與農民訂約，既保質量又具靈活性。³⁷

由此一回溯可以發現，1985-1987 年間，國際化和自由化山雨欲來，國內學者也有多人遙相呼應。

對美國而言，臺灣的農產品市場到底地位如何？或許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表略知一二。從表 1 來看，自 1980-1986 年這七年間，臺灣始終是美國農產品出口的第 5—第 7 大國家，重要性不可謂不高。

³⁶ 邢慕寰，詳見邢慕寰，〈自由經濟政策下的農業政策〉，《經濟前瞻》（臺北）1（1986 年 1 月），頁 7-10。

³⁷ 陳章真，〈就稻田轉作談貿易自由化下的臺灣農業〉，《經濟前瞻》（臺北）3（1986 年 7 月），頁 40-45。

表 1 美國農產品出口統計前十名（以 1986 年為基準）（單位：千美元）

年份／國別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日本	6110676	6562293	5547189	6240788	6756446	5394367	5087606
荷蘭	3411970	3301368	3042286	2530791	2271945	1860138	2070508
加拿大	1851689	1988498	1804861	1830193	1928714	1600053	1533833
南韓	1797420	2008371	1581196	1839876	1650196	1412795	1292711
臺灣	1095049	1144639	1154884	1307928	1457940	1230863	1164223
墨西哥	2467754	2431879	1156296	1942434	1992510	1435651	1075810
西德	1830785	1759166	1447774	1529130	1065121	944448	1042218
埃及	770205	967266	799948	942707	876824	873990	795959
義大利	1094203	1181056	960780	713409	794789	668278	721687
西班牙	1128776	1267351	1458477	1138022	1015312	773813	698693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貿局

從表 2 來看，柑橘類水果部分，臺灣的重要性就較低了，但也是在前十名。

表 2 美國柑橘類出口統計前十名（以 1986 年為基準）（單位：上層：公噸；下層：千美元）

年份／國別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³⁸	1985	1986
香港	111084 49746	117877 63183	87517 50881	127771 67655	96144 52523	118879 66199	128465 71048
加拿大	170832 62410	172182 67426	135297 68054	128163 70817	136730 73213	124309 68202	123879 65456
日本	70796	76821	83010	89782	87287	108128	112670

³⁸ 1984 年之前，美國加州和亞歷桑納州遭逢低溫來襲，產量特別少。此一變化造成在國際市場上巴西的柑橘類出口崛起，形成美方欲重新恢復之前出口量的主要障礙。詳見吳倍輔，《全球化下國家與產業結構調整：以臺灣柑橘產業為例》，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年 7 月，頁 57。

	27803	44449	51300	51857	61997	73317	68869
新加坡	18055	20214	15853	27405	19185	20238	16875
	7240	9614	8761	13723	9748	11129	9257
馬來西亞	5068	6739	7180	17016	13179	13430	8535
	2199	3363	4038	8395	6429	7123	4439
澳洲	152	740	2312	5863	9317	7505	6558
	70	335	1365	2538	4619	4101	4147
荷蘭	34713	12350	3198	17303	752	9016	5402
	11283	5687	1877	6983	410	5837	3000
紐西蘭	6078	5968	6699	6739	4126	3464	3086
	1922	2329	3262	2635	2039	2376	2332
臺灣	1477	1073	1587	4959	980	1909	1940
	520	549	829	1828	564	986	1442
法國	11674	3917	883	3924	788	1298	1815
	3785	2059	481	1713	370	782	1115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貿局

1987年7月臺美貿易談判，由於美國以平衡貿易逆差為由，要求開放更多市場。臺灣方面則開列了三百多項，其中包括了柑橘類。並且以總量來看，柑橘類的確是大宗。

在這半年之間，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也不時傳訊回臺，報告美國農業部和農業廠商動向。³⁹由於山城農權會發動一二〇八的抗議事件，致使臺灣官方立即於12月份起暫停除美國以外的進口水果。然而此舉效果不大，三一六事件時，農民表示，自美國進口的農產品已逾14萬噸，總價7600萬美元，總量極大，不禁止不行。此外，由於三一六抗議對象是美國在臺協會，美方特別注意到，此次抗爭行動的標語出現反美口號（「臺灣不是美國的殖民地」、「農民是中美貿易談判的犧牲品」），並且被美國《商務日報》（*The Journal of Commerce*）詳細報導。⁴⁰

較為特別的是，1988年2月，在我方政府確定了除美國以外的水果暫停進口之後，香吉士副總裁卻寫信要求我方勿減少香吉士之進口：

頃准加州香吉士（Sunkist）負責人 William K. Quarles 告稱，頃悉我政府即將減少美國新鮮水果包括柑橘等之進口配額，並以1984年我國進

³⁹ 但由於當時的官方檔案至今仍有許多未能解密，故而無法得知官方除了隨時掌握美方訊息之外，是否有何更為積極之作為。

⁴⁰ 經濟部國貿局檔案，〈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註美辦事處經濟組函〉，經美77字第1314號。

口數量為計算配額基礎，果如此該公司銷我之出口將驟減 70%。該公司對本案表示極度關切，並希望我重新考慮，以免擴大成為政府之間貿易摩擦。⁴¹

儘管沒有看到官方如何回應的材料，不過，如果從後續的發展來看，香吉士不但沒有減少進口，反而超大幅度的進口。1989 年，臺灣向美國進口的柑橘類，總量竟是 45501 噸，總金額高達 3160 萬美元。另一方面，香吉士公司副總裁直接寫信給我方代表處，措詞強硬，這種情況，已經不是臺灣國際外交處境困難可以解釋的。

⁴¹ 經濟部國貿局檔案，〈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註美辦事處經濟組電話傳真〉，770074 號。

伍、訪談發現與農運歷程

經過爬梳研究文獻、報刊雜誌，以及十五位農運親歷者的訪談，本節試圖處理兩大問題，一是訪談過程中的新發現，一是重建 1987-1988 年間農運的發展歷程。

一、訪談的問題意識

從既有文獻的整理，關於此波農運的理解圖像，可以分成兩大類。一是以 1987-1988 年間各種報刊雜誌為主，內容側重於農運的發起過程、民進黨內派系甚至是工黨等政治力量在農運中的角色，並突出個別農運人士的經歷與作為。此外，在五二〇事件發生後，報刊雜誌不但針對事件過程、司法不當審訊等方面多所報導，還以內線資訊的方式披露國民黨當局何以在五二〇事件中以強力鎮壓的方式應對，並隱含日後國民黨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的較勁。另一是以學術研究為主的文獻，專注農民身分與農運發生的背景、如何發展、路線爭議、訴求分析等。大體而言，前一類的文獻較為側重朝野政治力量的消長，與司法審訊的不當，後一類的文獻則較重視農運的內外在本身，對臺灣農業發展的影響。此外還必須注意到，在現有的文獻方面，不論是報章的報導，或是學術研究論文，若是處理到兩大農運系統「農民聯盟」和「農權總會」的組織運作，總是前者的資料量遠大於後者。何以如此，有待進一步研究，但是這樣的材料落差，使得了解「農權總會」系統的部分，在資料方面較為薄弱。要之，本計劃預計選取的訪談對象，從三大類入手：

一是 1987-1988 年間農運重要的發動者或組織者，如蔡建仁、宋吉雄、林豐喜、胡譽鐘。

二是對於理清上述問題和脈絡有幫助者，如邱鴻泳、陳坤池、陳錦松、黃昭凱、王昌敏、黃邦政。

三是在五二〇事件當中被判刑，在運動中扮演一定角色者，如蕭裕珍、邱煌生、林慧如。

對於最後完成的十五位受訪者，與前期計劃有所出入，主要原因在於當事人已亡故，如邱鴻泳、黃邦政等人。尤其「臺灣農權總會」部分，最重要的人物戴振耀、林國華在本計劃執行之前即已過世，李江海對內部組織運作並不十

分了解，邱鴻泳亦已身故，使得「雲林農權會」、「臺灣農權總會」的組成和運作找不到更為直接的訪談人選。幸而後來鄭朝正的出現，相當程度補足了缺憾。

其次，在陳秀賢過世、蔡建仁拒訪的情況下，「社運工作室」對農運的看法無法直接呈現。儘管本計劃也曾考慮將「社運工作室」的林正慧和當時成功大學學運分子陳信行納入考量，但訪談後發現關於農運的直接決策與連繫都由陳秀賢。

此外，關於五二〇事件之後全國各界的聲援行動，本計劃增加了對黃美英的訪談，有助了解當時臺灣學術界如何形成營救輿論和聲援的力量。

最後，礙於計劃時程和規模，其中有些第二類訪談對象，或因形態重覆性太大，或因連繫產生困難，造成遺珠，如黃昭凱，誠為憾事。此外，已完成的受訪者在訪談中也提出若干值得進一步訪談的對象，如宋吉雄提出屏東高樹一帶五二〇事件的諸多參與者（未具體指名）、鄭朝正提到的前民進黨雲林縣部主委張豐吉、邱煌生提到的重要救援者長老教會黃智鴻、羅榮光牧師等。若是此一主題有意繼續進行深化，下一步可以考慮對這部分多所著墨。

因此，本計劃最終完成了下列 15 位人物的訪談，並以對農運的歷程參與時間和關係遠近，排列如下：

姓名／出生年	居住地與職業	農運角色	當時的政治／社會關係
劉南熾 1953	臺中市和平區 果農	發起籌組全國第一個農權會、一二〇八事件後即淡出	東勢鎮代、黨外助選員
胡譽鐘 1948	臺中市東勢區 果農	發起籌組全國第一個農權會、農運抗爭（一二〇八、三一六、四二六）總領隊	東勢登山會長、黨外助選員、民進黨員
林豐喜 1950	臺中市東勢區 工廠老板	農運抗爭（一二〇八、三一六、四二六）總指揮、農民聯盟創會會長、三一六事件被訴入獄	潭子登山會長、許榮淑競選總幹事、民進黨員
王昌敏 1955	臺中市東勢區 鞋店老板，家中不務農	山城農權會發言人	許榮淑競選總部常務監事、民進黨員

黃文淵 1954	新竹縣芎林鄉 亞洲水泥廠工 人／稻農	新竹縣農權會推動者	工黨／勞動黨員、組 建者
林長富 1953	南投縣集集鎮 果農	三一六、四二六運動南投 連絡人	黨外助選員、民進黨 員
吳振橐 1949	桃園市 工廠老板	三一六、四二六運動桃園 連絡人、桃園農權會會長	民進黨桃園縣黨部執 委、桃園農權會會長
李江海 1924	雲林縣元長鄉 稻農	五二〇事件總領隊、被捕 關押八個月	參與二二八事件嘉義 水上機場事件、老黨 外、民進黨員
鄭朝正 1953	雲林縣莿桐鄉 保險經理	五二〇事件副總指揮	民進黨員
宋吉雄 1955	高雄市美濃區 建築	五二〇事件副總指揮	高雄縣民主聯誼會、 農民教室、民進黨員
陳錦松 1956	嘉義縣中埔鄉 建築	五二〇事件副總指揮、唯 一未到案者	參與美麗島事件、雲 嘉民主會、推倒吳鳳 像、民進黨員
蕭裕珍 1956	嘉義縣布袋鎮 陳文成基金 會，家中並不 務農	五二〇事件副總指揮、判 刑二年十個月	學生時期關心民主運 動、黨外助選員、林 義雄律師助理（經歷 林義雄滅門血案）、民 進黨員
邱煌生 1956	雲林縣二崙鄉 貨運司機	五二〇事件菜車司機、被 警調誘供稱載石頭北 上、判刑一年四個月	無
林慧如 1962	雲林縣古坑鄉 教師，家中並 不務農	五二〇事件林國華之女、 被捕關押八個月	學生時期關心民主運 動
黃美英 1953	新北市新店區 中研院民族所 助理，家中並 不務農	學術界《五二〇事件調查 報告書》參與連絡、調 查、寫作	推動並參與臺灣原住 民權益促進會、黨外 助選員

二、訪談發現

透過訪談，本計劃對下列問題，提出了較為細緻的理解，或是此前研究與報導未曾聚焦的部分：

1、五二〇事件的衝突，並非預謀，檢調單位有羅織之嫌

當時官方和主流媒體都一直宣稱，五二〇事件之所以會造成激烈的警民衝突，是雲林農權會的預謀行為，石頭係由菜車司機邱煌生於 1988 年 5 月 19 日從雲林搬上車，隔天載運北上，而邱煌生也供認不諱。⁴²但是實際上，民間調查報告曾至雲林模擬搬運過程，根本不可能一人一晚獨力完成二噸石頭的搬運。另外，邱煌生在入獄後的 9 月份，在人權團體和律師的協助下，公開表示當時作筆錄時是受到檢調誘供，要求翻供，卻從未造成改判。

邱煌生 1956 年生，雲林縣二崙鄉人，五二〇事件之前是一位靠行的貨運司機。根據他的說法，1988 年 4 月 26 日，農民開農機到臺北抗議時，邱煌生受其友人、同是貨運司機的崙背鄉人陳恒彰的邀約，一同載運農機上臺北，卸下農機之後，他便開車跟隨在抗議隊伍後面，等活動結束後再載運農機回雲林。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參與抗議活動，之前對政治也不甚了然，從未參與。隨後，5 月 19 日當天，陳恒彰表示原本受邱鴻泳之託，欲載運包心白菜，於 5 月 20 日當天前往臺北抗議，但因臨時有生意要趕，請邱煌生代為載運，故而邱煌生前往雲林縣褒忠鄉田洋村村民楊青田裡割下包心白菜運送上車。隔天，邱煌生便到虎尾交流道集合，跟隨隊伍北上，菜車始終跟在遊行隊伍最後面，不時有遊行群眾上車稍事休息。警民發生衝突時，菜車也受到警方敲打，邱煌生將車子停放在忠孝西路靠近星光三越大樓（當時正在興建中）前，自己隨即離開現場，直至半夜才搭乘野雞車回雲林。不意後來邱煌生受其靠行的老板塗文田引導和陪同，前往斗六憲調組進行訊問筆錄，後又送臺中警總辦公室，又做一次筆錄。在警總訊問時，邱煌生雖未被直接動刑，但是辦案人員卻一直開強大冷氣直吹長達十多小時，並且語帶威脅，要求接受筆錄內容。訊完返家，又隔數日，又在塗文田的引導下，前往臺北地檢署，便即收押至看守所。直到獄中，他才真正認識林國華，並在與林國華討論案情時，請林國華寫下口述記錄，以期成為日後翻案的依據。⁴³

2、受刑者的身心處境

在訪談的十五位農運相關人士中，計有蕭裕珍、邱煌生、林慧如、宋吉雄、李江海五人在五二〇事件後被捕，其中林慧如、李江海、宋吉雄在審訊八月之後先後出獄，邱煌生則二審判一年四個月，蕭裕珍被判刑二年十個月。此外，林豐喜則因三一六事件被起訴，1989 年 2 月被捕入獄，判刑一年六個月，實際執行六個月。

⁴² 〈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書〉，民國 78 年度訴輯字第 328 號，頁 2。

⁴³ 徐文路、蔡依伶、葉明政，〈邱煌生訪談稿〉，2018 年 4 月 23 日。

在蕭裕珍的訪談中，有兩個重要的訊息，一是為何蕭裕珍之前與農運毫無關連，但為何是當天的副總指揮。根據蕭裕珍的說法，她當時在陳文成基金會任職，長期以來受到民主運動和選舉的訓練，可以對大眾公開臺語演講。聽聞有這場抗爭事件便前來關切。由於現場有許多都是在民主運動、選舉時會碰到的老面孔，像是陳錦松、陳明秋等，因為原本規劃好的其中一位副總指揮林豐喜最後未出現在五二〇現場，他們要求蕭裕珍掛上副總指揮的背帶，上車拿麥克風喊街，於是就成了當天的副總指揮，而造就了這場對外人而言有點感到無辜的牢獄之災。另一個是蕭裕珍對自己遭遇的態度和看法。蕭裕珍本人並不認為無很無辜，她覺得是求仁得仁，參與民主運動，本來就有入獄的風險，這是早就認知的。所以她自己並不覺得冤枉。⁴⁴這種想法，也出現在林慧如的訪談中。

林慧如認為，她雖然比其父林國華更早接觸到民主運動和政治啟蒙，但不清楚其父和雲林農權會的作為。五二〇事件，當時她在臺北工作，聽聞雲林鄉親要北上抗議，於是購買水和食物前往探視並伴隨指揮車前進。後來發生嚴重的衝突，憲警人員的暴行促使她站出來要求憲警不要再打了，結果卻被憲警包圍毆打、逮捕。林慧如的腳被打成重，傷口深可見骨。但林慧如也認為，她當時想，比起二二八、美麗島事件受難的人，她算是好很多了，心情因此較平靜。⁴⁵

李江海是自首被捕，與其它人不同，過程中既無刑求，入獄後也時時提防看守所人員的刁難。他對於林國華要擔下所有罪責感到印象深刻，出獄後就參與「臺灣農權總會」的運作。⁴⁶

宋吉雄的處境最為惡劣，作為副總指揮，他原本在現場是要制止一些過激民眾撿拾路邊鐵條攻擊而收拾鐵條，卻被憲警圍打、逮捕：

抓到城中分局裏，他叫你認，不知道說是助勢還是丟石頭。我也沒有認，他們就用搥（一手掩胸一手作勢搥打胸口）的，好幾十分鐘。那時候警察很可惡，我被打到很多地方受傷，《時代雜誌》上寫的，我病危嚴重。走過一條通道，左右都是警察，被推被打，他們警察都過來助勢。不是霹靂小組的，地區警員，管區的。⁴⁷

⁴⁴ 徐文路、蔡依伶，〈蕭裕珍訪談稿〉，2018年5月3日。

⁴⁵ 徐文路、蔡依伶，〈林慧如訪談稿〉，2018年4月13日。

⁴⁶ 徐文路、蔡依伶，〈李江海訪談稿〉，2018年7月6日。

⁴⁷ 徐文路、蔡依伶、黃佳平，〈宋吉雄訪談稿〉，2018年5月7日。

雖然出獄後，宋吉雄仍舊投入農運工作，但是他對於這三十年來臺灣農村的持續衰敗感到痛心。

邱煌生作為農運脈絡之外的人，卻因被誘供致使此一事件被官方定性為預謀亂。在審訊過程中，警調方面的逼供手法記憶猶新：

去到警總，他們有擺一桌讓你吃很好，只有塗文田跟我去，其他人都不知道。去就開始審問，警總裡面冷氣像冰箱一樣那麼大台，在那邊吹我十幾個小時，他們都一下子就換人，衣服穿很多，但我穿短袖，很冷，他們故意把冷氣開很冷。他們跟我講，如果不承認，就一直刑求你到撐不住。警察說：「反正我到時候筆錄寫一寫，抓你的手來蓋手印也一樣。我車子開到高速公路上就把你踢下去當作畏罪自殺。」警方叫我把責任推給邱鴻泳，不能推給林國華，因為邱鴻泳叫（陳）恒彰出車，他們兩個同庄，恒彰認識我，才來叫我。警察跟我說：「（把自己）說的委屈一點，馬上就放你回去。」等筆錄做好，他說：「如果你敢翻供，你家人會死光光。」警察跟我講的，都沒兌現，都騙人。回來之後，塗文田叫我去他家住，我還跑了兩三趟的車，載菜去臺北再回來。後來他們來找我，把我載去，騙我說臺北檢察官要請我吃飯，叫我去旅社問我事情。結果不是，就押著去地檢署，把我問一問，就收押。我說：「不是講好了？」結果都不一樣，還把我起訴，起訴之後，我說：「這樣就不對了，你們繼續關我就不對了。」所以金光黨很善良，他騙錢而已，但警察騙人去關。……雖然在看守所就沒有恐嚇了，但會有一個壓力——現在如果翻供，家裡的人就糟糕了。⁴⁸

出獄之後的邱煌生，得知在獄中時母親遭受不明人士的恐嚇，威脅他不得翻供，妻子承受不了諸多壓力，在他出獄不久後要求離婚。邱煌生本人也飽受心理煎熬，數度輕生。

3、要求為五二〇事件平反

林慧如認為，其父林國華與她自己後來參與選舉，當選公職，便是民眾對他們的平反。但是五二〇事件中有許多人是冤獄，政府應該正視此事。⁴⁹邱煌生原本只是一位在農村跑趟的貨車司機，不但被捲入五二〇事件，還被警調人員誘供，成為將此事定性的關鍵人物，身心與處境皆受到高度損傷，長期以來一直要求公道。宋吉雄在訪談中說得更為直接：

⁴⁸ 徐文路、蔡依伶、葉明政，〈邱煌生訪談稿〉，2018年4月23日。

⁴⁹ 徐文路、蔡依伶，〈林慧如訪談稿〉，2018年4月13日。

所以我說現在民進黨真是愧對這些人，社會運動他們認為說改革了社會會更好，會有公平正義的，結果他們也沒有得到。所以這些人一定要平反。馮清春已經過世了，戴振耀也過世了。我最後一個要求是最好（本計劃）寫到要平反或是重審。我是在等機會，要把當時的檢查官張春山，讓他嚐到坐牢的滋味。我沒有（要求）賠償，現在還是要還原歷史。

作為聲援五二〇事件的角色，黃美英自己也因而在日後的求職路上受挫。儘管如此，她不願在自身困境多所著墨，反而希望政府能平反五二〇事件：

30年前對於他們不公不義的事，難道要帶到墳墓裡去？我覺得臺灣社會要真正改變，就是要回頭重新看待過去的一些不公不義的事，要還給他們一些公道，法律上追溯期是一回事，但我們用什麼方式可以讓他們重新站在臺灣這塊土地上？去肯定他們所作所為，他們沒有違法，沒有石頭預謀，也許大家現在知道了。但我覺得要透過一個更正式的方法，或者政府該還給他們一個清白。因為五二〇事件，農民被打壓，農運受挫停頓，後來幾年都沒有聲音了。我覺得不只是當年農運的幾大訴求而已，而是五二〇事件被污名化，當時還是很多人相信他們有拿石頭、就是來暴力預謀的。至於邱煌生在獄中長達將近兩年，婚姻家庭破碎，老母病倒，其他許多人也都被關過，這些都有待平反，有待落實「轉型正義」！⁵⁰

4、如何看待農運與五二〇事件

蕭裕珍、林慧如對自己的遭遇有著較為超脫的看法和態度，除了自身的覺悟和勇氣之外，也透露了一種認知，即農運和受刑，都是屬於民主運動或反對國民黨政權的一環。林長富也有類似的看法。他身為南投縣民進黨的創黨核心人物，認為這個既然是民主政黨又是本土政黨，一定要站在農漁民和勞工的一邊，因為國民黨治下這些人最可憐。⁵¹陳錦松更是認為，農運在當時的參與者心中定位，也算是民主運動的一環，都是因為不公不義，農民自然就會靠向黨外還有民進黨靠過去。⁵²

其實拉開時空背景來看，這些參與者會有此類認知，以當時而言，甚為合理。一方面，國民黨長期以來的治理模式，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

⁵⁰ 徐文路，〈黃美英訪談稿〉，2018年9月21日。

⁵¹ 徐文路、黃佳平、葉明政，〈林長富訪談稿〉，2018年4月16日。吳振橐也表達了跟林長富類似的不滿意見，不過他來選擇兩邊都參與。詳見徐文路、李亞橋，〈吳振橐訪談稿〉，2018年8月26日。

⁵² 徐文路、蔡依伶、葉明政，〈陳錦松訪談稿〉，2018年6月23日。

各領域無一不包，農會長期以來功能不彰，甚至成為選舉或利益分配機制，自然會使得民眾認為，農業或農民的問題也是與國民黨一黨獨大所造成的，只要打倒國民黨，問題可望解決。另一方面，1980年代民間各種公害環保、勞工權益的自力救濟，層出不窮，也都寄望能予以政治解決，民進黨自然成為了各界寄望的對象。例如許榮淑、朱高正，分別為當時民進黨中部地區和雲嘉南地區唯一的民進黨籍立法委員，地方影響力極大，在這一波農運時常常扮演官民之間居中協調的作用，群眾場合也常見朱高正的身影，甚至使得他自己在五二〇事件中也遭警毆打。即便是非選區的民意代表，如謝長廷（時為臺北市議員）、洪奇昌（時為國大代表）等人，也都在場聲援或在外圍後勤，洪奇昌更因五二〇事件一度被以妨害公務起訴。

但是，劉南熾、宋吉雄和黃文淵的訪談中，則各自透露出一些不同的內涵。劉南熾本身經營果園甚為成功，雖然在臺北時期曾經受到黨外人士（如康寧祥、黃順興）的選舉、演講、著作影響，同情並支持這股力量，但是卻不是真正的黨外。在參與農運之前，劉南熾已經選上東勢鎮農會代表，又是東勢鎮民代表（無黨籍），希望打破派系對農會和地方政治的壟斷。在聽聞外國水果進口、東勢水果產生滯銷的情況下，劉南熾在鎮代會提案要求政府要限制國外農產品進口，但未獲重視，故而他與胡譽鐘開始謀劃要發起抗議。然而一二〇八抗爭之後，因「山城農權會」組織內部的人和問題，劉南熾便淡出組織，但仍持續設法要改變農會的組織結構和派系問題。⁵³

宋吉雄雖然也把農運視為民主運動的一環，但是他早在民進黨成立以前便倡議成立高雄民主聯誼會，其中的許多成員都來自基層的農民和工人，自主性甚強，而且是以社運議題為核心。1985年，白色恐怖受難者楊金海之女楊雅雲當選高雄縣議員，民主聯誼會便以其服務處為聯絡站，交流社運議題，進行文宣、組織動員的工作。由於民主聯誼會以後又發展為高雄農權會，但自主性始終相當高，宋吉雄始終不認為政黨與派系的問題能解釋他們這群人：

剛開始高雄縣民進黨員沒有後來的農權會會員多，農權會有的人也不敢參加民進黨，搞不好被抓。……臺灣人很可惜，任何運動都要跟統獨掛在一起，很可惜啦。但是我認為，最終他們是政治目的。像我們高雄縣農權會好像被分類為新潮流，其實成員也不是新潮流，好像莫名其妙被他們割走。戴振耀當然那時是新潮流的成員，可是你講會裡面的成員大多不是新潮流的。所以你看那時候民主包容多大，農民裡面你講新潮流他會批評得很凶，不是只聽你在講。所以那時候很進步，不會被派系帶著走。⁵⁴

⁵³ 徐文路，〈劉南熾訪談稿〉，2018年9月11日。

⁵⁴ 徐文路、蔡依伶、黃佳平，〈宋吉雄訪談稿〉，2018年5月7日。

黃文淵雖然早年受益於新竹在地老黨外和民進黨員的政治啟蒙，但是由於他身為亞洲水泥工會幹部，很早就與勞工法律支援會的張曉春、夏潮系的汪立峽熟識，在政治立場上傾向左統。不過，身為工黨和勞動黨的創辦者之一，對於農民、農業和農村問題，出身農家的他始終關切，也對農運中的反美態度不夠積極甚為不滿：

勞動黨籌備時，我說，農民要上街頭，勞動黨一定要出來，不可以坐在房間裡看。羅美文（勞動黨主席）以為我只是嘴巴講講，結果三一六行動我們就出了 8 台遊覽車，芎林 4 台、峨眉 4 台，羅美文就嚇壞了。……（三一六）行前會議其實規劃兩個重點：一是國民黨黨部，二是美國在臺協會，兩者一樣重要，但到了美國在臺協會，隊伍卻一直推進，虛晃一招，每次都跟出發前講的不一樣。⁵⁵

5、農民或非農民的身份問題

胡譽鐘家中有地，早年卻以經商為主。林長富也是早年經商，後來才回家照顧父母。包括林國華，先在省政任職，並在農會擔任常務理事，自身也是竹類加工廠起家，後來也到其它農產加工廠任職。劉南熾固然是農民，但他先是擔任農會代表，後來又選成為東勢鎮民代表。宋吉雄和陳錦松營建起家，王昌敏早年擔任保險業幹部，林豐喜也經營工廠，吳振橐從事絨布和營建事業。只有黃文淵較為特殊，始終在工廠工作，自身在 1980 年代工運亦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他們都不是傳統認知中的從小到大種田作農的農家人。

一方面，就如宋吉雄指出的，西部平原的農民多數必須以兼業維生，但另一方面，這一類人成為農運的領導者，其實在全球都不少見。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和梯利（Charles Tilly）在研究歐洲農村反抗歷史時都發現，在封建社會時期，許多普通農民不敢對他們的領主反抗。村長、農民法官、鄉村手工業者和小城鎮裡的鄉村市民是起義的主要領導人。在他們的推動下許多貧困的農民也參加起義。上述這類人要不是原本就具地方意見領袖角色，不然就是較有可能見識到農村以外的世界，有利於反向理解農村與農民處境。⁵⁶因而，不能以領導者身分作為判斷運動性質的主要依據。

6、農運與在地情境的關係

⁵⁵ 徐文磬、李亞橋，〈黃文淵訪談稿〉，2018 年 8 月 26 日。

⁵⁶ Charles Tilly. *The Contentious French: Four Centuries Popular Struggl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xi-xiii; Friedrich Engels, 〈德國農民戰爭〉，中共中央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頁 205。

如果具體談到「山城農權會」和「雲林農權會」的出現，除了長期以來認知的全國性政治派系角力（主要是民進黨內的美麗島系和新潮流系），還要考慮到在地情境。1986年民進黨成立，各縣市的地方黨部陸續成立，農業縣的黨部勢必關切農運議題。在東勢方面，在「山城農權會」主要成員中，與地方政治鑲嵌最深者要屬劉南熾。劉南熾作為與民進黨相近的無黨籍鎮民代表，對臺中縣長陳庚金的阻擾作法深為不滿。不過，由於劉南熾同時又是農會理事，故而使得東勢鎮農會對於農民的行動不但未阻擾，反而私下協助。⁵⁷另外，不論是胡譽鐘、林豐喜、王昌敏，都在許榮淑服務處或民進黨臺中縣黨部活動，成為許榮淑在臺中山城一帶的基層支持者。

雲林方面則較為複雜。朱高正在民進黨成立當年即1986年，由於與地方人士一起推動抗議水租事件而為地方人士所知，當選第一屆第五次增額立法委員（林國華亦參選但未選上），成為雲林、嘉義、臺南四縣市中民進黨唯一的立法委員，地位與許榮淑在臺中、彰化、南投的情況一樣，雲林縣黨部主委張豐吉則為朱高正在地方上的主要支持者。朱高正和林國華在地方上並不和睦，互有批評。⁵⁸後來當「雲林農權會」成立時，張豐吉等人才會另外成立一個「濁水溪農權會」，與農民聯盟走得較近。⁵⁹

7、農會與農運的關係

總體而言，農會組織偏布臺灣各地，兼有產銷、農技支援、儲蓄信貸、政策宣導、生活輔導（四健會）等，幾乎是全方位全功能的組織，農民在各方面對其仰賴甚深，農會在農村地區資源相對豐富，因而成為地方派系角逐的場域。另一方面，國民黨長期利用地方派系和農會（連同水利會）掌控地方政治，這方面的研究也已汗牛充棟。然而在臺灣快速工業化／資本主義化的戰後經濟／社會發展，眼見大方向上農業的萎縮和農村的凋零，農會卻無能為力。這部分相當程度是國家發展方向的總戰略問題，絕非農會單方面可以承擔責任。例如，農會不可能影響臺美貿易談判、阻止美國水果進口。但另一方面，如果農會連下情都不能上達，各地有力人士透過農會營私多而服務少，在農村中的聲望下降，甚至成為農民的對立面，成為了有待改革的對象。

⁵⁷ 徐文路，〈劉南熾訪談稿〉，2018年9月11日；徐文路、蔡依伶，〈胡譽鐘訪談稿〉，2018年4月3日。

⁵⁸ 朱高正批評林國華曾在早年的選舉時拿人好處，先是參選後又退選，是被「搓圓仔湯」，詳見朱高正，《允執其中：朱高正六十自述》，頁157；而李江海在民進黨組建雲林縣黨部時不滿朱高正作風時常與之吵架，並批評朱高正岳父是陸軍中將；鄭朝正則說朱高正在留學期間以「陳廣信」的筆名向特務機關打小報告，詳見徐文路、黃佳平，〈李江海訪談稿〉，2018年7月6日；徐文路、黃佳平，〈鄭朝正訪談稿〉，2018年10月12日。

⁵⁹ 徐文路、黃佳平，〈鄭朝正訪談稿〉，2018年10月12日。

不過，具體看到各地方農會在 1987-1988 年間對於農運的反應，卻有部分地方的農會支持農民抗爭。東勢農會成員許多都是果農，而當年東勢種植水果收入也相當可觀，因此對於水果進口亦是關切。劉南熾認為，由於東勢農會總幹事吳武雄與其有選舉上的交誼，故而在「山城農權會」創建時，以及一二〇八抗爭時，農會都是支持的力量。⁶⁰新竹縣芎林鄉農會則因為黃邦政的影響力和策略成功，對於農運採取支持的態度，甚至陪同遊行。⁶¹

三、1987-1988 年間農運的發展歷程

本段試圖透過現有文獻和訪談發現，重新理出農運的發展歷程。

1、「山城農權會」的行動：從一二〇八、三一六到四二六

開放農產品進口的消息傳出之後，北自新竹縣，南至彰化縣的丘陵區，即臺三線兩側的果農，深感恐慌與不滿。⁶²1987 年 11 月，東勢鎮農民胡譽鐘（原名胡壽鐘）趁民進黨（主要是立委許榮淑）在東勢舉辦國會全面改選的演講之際，現場發自費印行的傳單，呼籲果農團結，要求政府停止進口。現場民眾反應熱烈，王昌敏、劉南熾的訪談中也從不同管道見識到了民怨。此後，胡譽鐘與東勢鎮民代表（本身也是果農）劉南熾發起，並找了胡譽鐘的舊識、掛名許榮淑辦公室主任的林豐喜⁶³，又找來臺大法律系畢業的王昌敏，在東勢、卓蘭、梨山乃至於宜蘭四處宣講，共同組成「山城農權會」，並於 12 月 8 日動員數千人前往立法院抗議，由胡譽鐘擔任總領隊，林豐喜擔任總指揮，要求禁止進口美國香吉士等水果，此一抗爭事件被稱為「一二〇八事件」。⁶⁴這是自日治時期二林蔗農抗爭以來，臺灣農民首次因為農業議題大規模的向中央政府抗議。⁶⁵

抗議活動極為成功，媒體輿論也反應熱烈，尤其是若干黨外雜誌都加強報導。各地農民甚至主動找向東勢，要求加入，像是新竹縣芎林鄉的黃文淵、屏東縣的馮青春等。⁶⁶

⁶⁰ 徐文路，〈劉南熾訪談稿〉，2018 年 9 月 11 日。

⁶¹ 徐文路、李亞橋，〈黃文淵訪談稿〉，2018 年 8 月 26 日。

⁶² 徐文路、李亞橋，〈黃文淵訪談稿〉，2018 年 8 月 26 日。

⁶³ 胡、林二人分別是東勢登山會和潭子登山會會長，登山活動時早已因外理念而熟識。詳見徐文路、蔡依伶、葉明政、劉欣恆，〈胡譽鐘訪談稿〉，2018 年 4 月 3 日。

⁶⁴ 徐文路、蔡依伶、葉明政、劉欣恆，〈胡譽鐘訪談稿〉，2018 年 4 月 3 日。

⁶⁵ 在還沒構思組成「農民聯盟」之前，林豐喜和王昌敏曾於此一抗爭事件後組成「農民服務所」，但效果不佳。詳見徐文路、蔡依伶、葉明政、劉欣恆，〈胡譽鐘訪談稿〉，2018 年 4 月 3 日；徐文路、葉明政，〈林豐喜訪談稿〉，2018 年 4 月 18 日。

⁶⁶ 徐文路、李亞橋，〈黃文淵訪談稿〉，2018 年 8 月 26 日；徐文路、葉明政，〈林豐喜訪談

此後，「社運工作室」成員陳秀賢（與林豐喜舊識）、蔡建仁、黃志翔等人，以及全臺各地的大學生（「民學聯」⁶⁷系統為主），聽聞農民抗議，主動表達關切與支持，並在 1988 年元旦假期在北高市舉辦「賤賣果農」宣傳行動，將水果運至都會區任市民樂捐義賣，反應熱烈。不料 1988 年 1 月 13 日蔣經國去世，國喪期間，活動只得暫停，於是「山城農權會」與「社運工作室」便於 2 月間舉行第一次「學生農村生活營」，激發大學生對三農問題的深入理解。

國喪期過後，「山城農權會」與「社運工作室」便籌備第二波抗議行動，即後來的「三一六」抗爭。抗爭對象除了國民黨中央黨部之外，還包括了「美國在臺協會」。為此，林豐喜和胡譽鐘等人便向全臺各地的民進黨地方黨部尋求支援，在各地設置連絡人，如新竹黃邦政、臺中胡譽鐘、南投林長富、苗栗陳中和、彰化游國相、雲林林國華、高雄盧俊木、屏東李登陸、臺東詹朝立等。⁶⁸3 月 3 日在臺中召開了籌備會議，各個農業縣市幾乎都有代表前來，雲林縣的林國華、邱鴻泳等人也到場。⁶⁹3 月 16 日，農民再度集結數千人至美國在臺協會抗議，要求美國停止出口水果來臺，結果現場發生衝突，活動總指揮林豐喜被以違反「國家總動員法」遭到起訴。⁷⁰此一事件由於抗議對象包括了「美國在臺協會」，引發了美方的關切與黨外雜誌的熱烈討論：農運的目標是反國民黨還是反美？反國民黨，一方面出於它是長期一黨專政，所有農政缺失當然必須概括承受。同時，將矛頭針對國民黨，也與民主運動的抗議對象合流，既能促進民主化，又能號召更多人前來聲援農運。然而，臺灣官方之所以會被迫引進大量農產品，背後美國的施壓自然是主要因素，向「美國在臺協會」抗議也是理所當然，與反國民黨、民主化並不衝突。在諸多媒體討論中，前者的看法顯然是多數，民進黨內甚至因此對支援農運有所顧慮。⁷¹「美國在臺協會」對於臺灣出現反美聲浪也極為關切，甚至在 1988 年 10 月，即大規模農運消退後，「美國在臺協會」農業組狄善、政治組吳柏年、事務組林清源，拜會「農民聯盟」，與農盟幹部林豐喜、馮青春、王昌敏、羅隆錚、鄭有祿會談，了解五二〇事件

稿》，2018 年 4 月 18 日；徐文路、黃佳平、李亞橋，〈王昌敏訪談稿〉，2018 年 8 月 10 日。

⁶⁷ 原本學運組織有一個涵蓋全臺的「大學法改革促進會」，簡稱「大革會」與臺大系統的「自由之愛」相區隔，隨後「大革會」又改組成為「民主學生聯盟」，簡稱「民學聯」，社運傾向更強。

⁶⁸ 吳音寧，〈江湖在哪裏——臺灣農業觀察〉，頁 242-243。

⁶⁹ 馮青春，〈客家與農運〉（2012 年 2 月 9 日），〈客家阿姐——劉丁妹〉，下載日期 2018 年 4 月 2 日，網址：<https://blog.xuite.net/bedie1688/twblog/111236394-%E8%BE%B2%E9%81%8B%E8%88%87%E5%AE%A2%E5%AE%B6>。

⁷⁰ 徐文路、葉明政，〈林豐喜訪談稿〉，2018 年 4 月 18 日。

⁷¹ 例如李梅金，〈農村攻防戰？民進黨、工黨、國民黨對農運的不同反應〉，《民進時代》，1988 年 1 月，50 期，頁 56-59；楊介，〈最親美的臺灣竟也鬧「反美情緒」〉，《民主年代週刊》，1988 年 3 月，110 期，頁 23-24；作者不詳，〈農運的反美情緒〉，《新臺叢書半月刊》，1988 年 3 月，44 期，頁 45-47。

對農民影響、大陸農產品進口、農盟組織、反美意識等問題。⁷²

另一方面，國內政局在解嚴前後也是變化快速。1986年9月，民進黨突破黨禁成立，集結了一切反國民黨的因素和人心。然而由於內部對於國家、社會、發展策略的想像不同，民進黨內產生了美麗島系和新潮流系，兩個系統對於統獨、社運議題的看法不同。⁷³夏潮系則離開民進黨，於1987年11月成立工黨，並大力支援各類型的社會運動。⁷⁴這些外在變化，也同時牽動了農運的未來發展。1988年4月，由於林國華、李江海、鄭朝正等人接獲元長鄉農民陳情，合和重劃區的土地徵收不合理，林國華重新計算徵收價格與農民負擔後發現有更合理的處理方式，博得當地農民的支持，故而於4月10日假虎尾白宮戲院成立「雲林農權會」。⁷⁵

4月26日，五百臺農機開上臺北街頭，再度向立法院抗議，並轉向總統府前。活動解散前，林國華當場宣布，5月20日當天還會再來。此一舉動，各地農民代表事前並不知情。其實早在「四二六」抗議事件前的分工，「山城農權會」系統和「雲林農權會」系統便已對運動主導權等問題發生爭執。⁷⁶而此一爭執背後，又與前述政治版圖變化（美麗島系、新潮流系、「社運工作室」）相牽涉。然而雙方面為求團結，「山城農權會」主要成員及陳秀賢等人南下雲林，協調開會追認了林國華的說法，分工時，雲林農權會也請林豐喜為五二〇活動的現場副總指揮之一（總指揮為林國華，總領隊為李江海）。

各地農權會成立時間

各地農權會	成立時間（年／月）
山城農權會	1987.11
臺東農權會	1988.3
峨嵋農權會	1988.4
芎林農權會	1988.4
屏東農權會	1988.4

⁷²李農，〈美國在臺協會與臺灣農盟的第一次接觸〉，《民進週刊》第87期，1988年10月，頁52-55。

⁷³此外還有前進系，但不久即併入美麗島系。

⁷⁴李梅金，〈農村攻防戰？民進黨、工黨、國民黨對農運的不同反應〉，《民進時代》，1988年1月，50期，頁56-59。當時新潮流系只有洪奇昌一人有民代身分，其餘成員多為中央黨部幹部（如邱義仁為民進黨副秘書長）和雜誌社編輯委員、記者的身分（如林濁水為《民進報》記者）。

⁷⁵徐文路、黃佳平，〈鄭朝正訪談稿〉，2018年10月12日。

⁷⁶雲林農權會於1988年4月10日成立，與鄭南榕、新潮流系相近。但另有一群人，以原朱高正服務處主任、前民進黨縣黨部主委張豐吉、助理李文平等人，另立「濁水溪農權會」。後者則較近於美麗島系，但似並未正式運作。詳見李梅金，〈農村攻防戰？民進黨、工黨、國民黨對農運的不同反應〉，《民進時代》，1988年1月，50期，頁57；徐文路、黃佳平，〈鄭朝正訪談稿〉，2018年10月12日。

雲林農權會	1988.4
彰化農權會	1988.5（五二〇事件後）
嘉義農權會	1988.5（五二〇事件後）
農權會宜蘭分會 ⁷⁷	1988.6（六二八分裂之前）
**臺灣農民聯盟	1988.6（全國性組織）
**臺灣農權總會	1988.6（全國性組織）
高雄農權會	1988.7
桃園農權會	1988.8

2、五二〇事件

不過，由於5月20日是李登輝正式就任總統日，當局對此十分緊張。抗爭前夕，包括嘉義方面的代表陳錦松、雲林方面的代表鄭朝正，東勢的代表林豐喜等人，都已聽聞警方這次一定會強力鎮壓、抓人。「山城農權會」方面，胡馨鐘、王昌敏等人雖也獲知消息，但由於一般會員已有數十人組隊過去，故而仍是前往聲援。林豐喜當天並未出現在現場，副總指揮的遺缺，由當時在陳文成基金會上班、聞風趕來聲援的蕭裕珍代替，掛上副總指揮的布條，上宣傳車喊街。⁷⁸

五二〇事件當天，雲林農權會動員了約二千人，其它地區的聲援群眾和雙北一帶自發參加的民眾，總共約五千多人，自國父紀念館出發，前往立法院。原本預定的遊行路線還有國民黨黨部和總統府，但是在中午前後，隊伍行經立法院時隨即爆發衝突。根據陳錦松的說法，衝突發生的原因係有民眾欲前往立法院內上廁所被拒造成，儘管警方在現場設有少數流動廁所，但遠不敷使用。⁷⁹衝突過程中，民眾拉下了立法院的招牌，並且有二至三名群眾被警方逮捕。在警民數度衝突與對峙後，現場人數逐漸減少⁸⁰，總指揮林國華於傍晚六點左

⁷⁷ 宜蘭的農權團體名稱与其它地方不同，不知原因。資料來源：林正芳、楊文慶，2003，《宜蘭市志大事記》，宜蘭市：宜蘭市公所，頁550。

⁷⁸ 必須說明的是，當年臺灣的群眾運動，抗爭現場的副總指揮，除了可參與決策之外，主要的功能和多數的時間係在指揮車上不斷向現場的抗爭民眾宣講、打氣、傳遞訊息、臨場即時反應等。又，根據林豐喜的說法，一方面他被通緝在案，二方面他雖然沒到現場，但是五二〇當天下午接獲激烈衝突的消息時，便北上至羅斯福路一處臨時辦公室，援助因傷被送至臺大醫院醫治的民眾，朱高正、謝長廷等人亦在現場出錢出力。詳見徐文路、葉明政，〈林豐喜訪談稿〉，2018年4月18日。

⁷⁹ 徐文路、蔡依伶、葉明政，〈陳錦松訪談稿〉，2018年6月23日。

⁸⁰ 雲林的張邦彥、東勢的王昌敏、桃園的吳振棗、新竹的黃文淵、南投的林長富等人，都因帶隊先行回去。詳見徐文路、黃佳平，〈鄭朝正訪談稿〉，2018年10月12日；徐文路、黃佳平、李亞橋，〈王昌敏訪談稿〉，2018年8月10日；徐文路、李亞橋，〈吳振棗訪談稿〉，2018年8月26日；徐文路、李亞橋，〈黃文淵訪談稿〉，2018年8月26日；徐文路、黃佳平、葉明政，〈林長富訪談稿〉，2018年4月16日。

右決定於城中分局⁸¹靜坐，要求警方放人。⁸²

對峙期間，洪奇昌、林濁水等新潮流系要員都在現場，臺大學生陳文治、王雪峰、黃偉哲、彭文正等人聞訊趕至城中分局前靜坐聲援。可是到了晚間七點多，憲兵和警察衝進靜坐的人群，開始打人、抓人，大學生紛紛受到警方和憲兵的攻擊，部分學生被抓，林國華、蕭裕珍、林慧如⁸³、李江海、宋吉雄等人被毆打之後也被逮捕送進城中分局。運動的指揮系統崩解，在憲警的強力掃蕩下，群眾在臺北街頭奔逃。有人躲在街邊店家被憲警拖出來打，有人邊跑邊撿路上砂石反擊（當時臺大醫院正在興建大樓，周邊是工地），有人跑到工地裡躲過憲警追擊，更有人被憲警追上之後一陣亂打逮捕……。這是一場自 1947 年二二八事件後官民之間最大的衝突，憲警一共逮捕了一百餘人，隨後釋放了部分人員（主要是學生），起訴了 93 人。⁸⁴陳錦松作為現場副總指揮之一，為了逃避通緝，此後流亡多年，直到 2000 年之後才較為公開活動，成為五二〇事件中唯一起訴而未到案者。⁸⁵

3、五二〇事件之後

經此一役，農民抗爭再難大規模集結。⁸⁶許多參與運動的農民或家屬此後看到各地農權會幹部往往迴避，甚至惡言相向。畢竟對全臺大部分農民而言，此前從一二〇八、三一六到四二六等活動，除了總指揮之外，沒有人受到司法或警方的威逼，所有人也安全回家。而五二〇事件一役，除了幹部之外，部分一般參與者被毆打、逮捕甚至求刑，媒體扭曲報導，這是以往自 1979 年美麗島事件以來未曾有的事。⁸⁷在如此危難的過程中，來自嘉義中會的長老教會牧師黃智鴻，親自前往雲嘉一帶的參與者家中進行慰問，並把社會捐款發送給受難者家屬。此外，黃牧師還常到土城看守所探望在監諸人。⁸⁸

⁸¹ 後來改名為中正一分局，原址在現今行政院正門對角處。

⁸² 此前，來自嘉義的陳錦松和許能通皆向林國華表示警方來意不善，可暫退以後再來。但林國華堅持警方必須先放人，故而堅持不退。詳見徐文路、蔡依伶、葉明政，〈陳錦松訪談稿〉，2018 年 6 月 23 日。

⁸³ 林國華之女，當時在補習班教書，對農權會不了解。聽聞其父及雲林農權會北上，買礦泉水陪同，腳踝處被警方毆打傷及見骨。

⁸⁴ 男性被捕者往往在警局中備受刑求。詳見徐文路、蔡依伶，〈蕭裕珍訪談稿〉，2018 年 5 月 3 日；徐文路、蔡依伶、黃佳平，〈宋吉雄訪談稿〉，2018 年 5 月 7 日。

⁸⁵ 徐文路、蔡依伶、葉明政，〈陳錦松訪談稿〉，2018 年 6 月 23 日。

⁸⁶ 徐文路、蔡依伶、葉明政、劉欣恆，〈胡譽鐘訪談稿〉，2018 年 4 月 3 日；徐文路、葉明政，〈林豐喜訪談稿〉，2018 年 4 月 18 日。

⁸⁷ 徐文路、蔡依伶、黃佳平，〈宋吉雄訪談稿〉，2018 年 5 月 7 日；徐文路、黃佳平，〈李江海訪談稿〉，2018 年 7 月 6 日；徐文路、蔡依伶，〈陳信行、林正慧諮詢訪談〉，2018 年 7 月 12 日。林正慧當時是高雄「社運工作室」工作人員，陳信行則是成大學生、「民學聯」重要幹部。陳信行在五二〇事件之後配合「臺南農權會」的聲援活動，在玉井、關廟一帶感受到了農村一般民眾對五二〇事件的恐懼和不滿。

⁸⁸ 徐文路、蔡依伶、葉明政，〈邱煌生訪談稿〉，2018 年 4 月 23 日；徐文路、黃佳平，〈鄭朝正

五二〇事件卻震驚了臺灣社會。一方面，在街頭被追打的許多是農民而非一般政治異議人士，憲警強力掃蕩的行為引發社會大眾關切。由於之前各項農業議題已發酵半年，民眾對農民寄予較大的同情。二方面，官方藉由威脅與誘供，迫使雲林縣二崙鄉菜車司機邱煌生承認五二〇事件前一天夜晚，由他一人單獨在二崙鄉公墓載運大量石頭，提供五二〇事件當天民眾攻擊警方的武器。以此為突破，警方認定五二〇事件為預謀暴亂。⁸⁹此一荒謬說法一經對外公布，輿論譁然。林國華在獄中寫下自白，表示一路北上所有貨車皆需過磅，怎麼可能不被發覺？若警方能證明石頭係由雲林載過來的，所有罪責由他承擔。中央研究院蕭新煌、許木柱等學者，清華大學徐正光、黃堤源、傅大為、交通大學褚德三等教授，學界一共三百多名連署人，提出〈我們對五二〇事件的呼籲〉、《五二〇事件調查報告書》、〈五二〇事件石頭案十一人教授團實驗調查報告〉，強調農民數十年來飽受磨難，農業危機深重，揭穿官方漏洞百出的証詞，要求公正處理受起訴者。⁹⁰「臺灣人權協會」、「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為五二〇事件連繫義務律師團，江鵬堅、陳水扁等民進黨政治人物重新披掛上陣，另有李義雄等人也為關押者義務辯護。

4、走向分裂

五二〇事件之後，「雲林農權會」主要幹部皆被捕入獄（李江海最快被釋放，也經過了八個月後），只能靠戴振耀、鄭朝正勉強維持，把工作主力放在救援行動，同時對外在各地演講控訴五二〇事件真相、官方不仁。與此同時，「山城農權會」一方面也到各地演講聲援五二〇事件，並且試圖安撫擔驚受怕的各地農民，一方面仍舊籌備著「農民聯盟」，「山城農權會」會長胡譽鐘和「雲林農權會」代理會長陳坤池先後對成立全國性的「農民聯盟」表示贊同。⁹¹「農民聯盟」成立的時間訂在6月28日，因為日本殖民時期二林蔗農在這一天向日方抗議徵收蔗田。⁹²然而6月28日成立當天，在豐原市西安里活動中心召開成立大會，「雲林農權會」系統成員陳坤池等人，與戴振耀、黃昭凱、鄭南榕等人，先因與會的代表性問題提出質疑，又強烈要求推舉林國華為「農民聯盟」會長，反對由林豐喜擔任，並認為總部應設在雲林而不是東勢。陳秀賢表示若理念不同可以各自努力，然而這些舉動已引發林豐喜的支持者反彈，雙方產生

訪談稿》，2018年10月12日。

⁸⁹ 徐文路、蔡依伶、葉明政，〈邱煌生訪談稿〉，2018年4月23日。

⁹⁰ 臺灣學術界連署聲明，〈我們對五二〇事件的呼籲〉，《創造時代週刊》，1988年6月，230期，頁44。徐文路，〈黃美英訪談稿〉，2018年9月21日。

⁹¹ 林文雄，〈五二〇事件陰影中，農權團體大結合——全臺農權聯盟將於六月底成立〉，《創造時代週刊》，1988年6月，229期，頁50-51。

⁹² 作者不詳，〈農民聯盟「六二八」再出發〉，《雷聲週刊》，1988年6月，221期，頁30。

肢體衝突。⁹³隨後，黃昭凱宣布撤退，「雲林農權會」系統和親新潮流人士聚集在豐原世紀大飯店，成立「臺灣農權總會」，總部設在虎尾；原「山城農權會」系統和陳秀賢等人則照原規劃成立「臺灣農民聯盟」。⁹⁴至此，這一波農民抗爭走向分裂，雖然各自在事後仍有所作為，但都日漸走向低度運作，難以再有當年號召力。⁹⁵

⁹³ 在訪談林豐喜時，時任《民進週刊》記者的林純美一再強調，近日陳增芝所寫的新書《鹽水大飯店：戴振耀的革命青春》一書中記載，當天的衝突係因要冠上「臺灣」或者「全臺（全省）」二字產生的，乃不實說法，並去電要求作者修正。

⁹⁴ 黃怡、林素英，〈農運內鬥，大鬧雙胞〉，《民進週刊》1988年7月，72期，頁26-35；林文雄，〈這是「程序問題」，不是意氣之爭——從主席代表看農盟、農總的分立〉，《創造時代週刊》，1988年7月，232期，頁47-49。

⁹⁵ 例如「臺灣農權總會」後來在自日本回國擔任總幹事的劉鴻榮的主持下穩住陣腳，找回失聯的會員，並於1989年5月20日發起大型活動聲援獄中難友；「農民聯盟」則先再擴大辦理大學生農村體驗營，後又致力於為香蕉大王吳振瑞翻案平反。

陸、已徵集之文物、史料、照片及其授權情形列表

由於這些原件都在當事人手中，經過說明後都表示要考慮一下，故本團隊先行造冊，以利後續工作之推動：

文物名稱	所有／持有人	保存狀況	備註
林國華手稿	林慧如	良好	此手稿為林國華在獄中為五二〇事件並非預謀衝突所申辯之書狀。
五二〇事件十周年紀念影帶	林慧如	不良	委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專業團隊進行數位修復成功。
邱煌生自述	邱煌生	良好	此自述為邱煌生在獄中口述，由林國華整理。
邱煌生獄中扎記	邱煌生	良好	此扎記為邱煌生在獄中之記錄，內容夾雜關於案情與獄中生活記錄，共三冊，一般十六開筆記本。
五二〇事件二審 高院判決書	邱煌生	良好	
農運傳單	胡譽鐘	良好	1987年10月20日，胡譽鐘於民進黨在東勢國小舉辦的「國會全面改選說明會」上所散發的原版傳單，且為此波農運之第一張傳單。
動員廣告	胡譽鐘	良好	1987年12月8日第一波行動前，刊發於報紙上的動員與聯絡廣告。

上述史料都已拍照，並以光碟附件方式呈現。

柒、執行規劃

工作項目	說明	期程
前行研究探討及文獻分析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資料收集 2.文獻閱讀與分析：包括農業政策、政經局勢等 3.建立問題意識 4.擬定口述訪談綱要與題目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第一階段於本計劃期初，期程為一個半月 (2)第二階段於第一階段一訪結束後，期程約為一個月
工作會議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工作會議，由主要工作人員出席，由計畫主持人主持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工作會議每周定期舉行一次，進行工作彙報 (2)確定工作進度，討論訪談狀況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2. 工作及顧問聯席會議，由計畫主持人主持 	顧問在計畫執行期間出席三次工作會議，最後一次會議由顧問聯席審閱稿件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3. 工作會議不定期邀請相關專家列席指導 	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列席指導(比如：相關農業政策專家、農運組織者等)
口述訪談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訪查口述訪談對象及連絡方式 2. 敲定訪談時間地點 3. 進行訪談，若有必要，則進行二訪 4. 跟受訪者確認文字稿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第一階段於本計劃期初，期程為兩個半月（一訪為期一個半月，二訪為期一個月） (2)第二階段於期中報告後啟動，期程為兩個半月（一訪為期一個月，二訪為期一個月）
稿件編校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聽打口述訪談的逐字稿 2. 編輯、潤飾、校對、核實、注腳 3. 稿件審查 4. 訪談稿定稿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第一階段於第一階段口訪完成開始，期程為兩個月； (2)第二階段於第二階段口訪完成開始進行，期程為兩個月

專案報告	期中報告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準備期中報告一式 5 份 2. 內容包括 1987-1988 農運文獻回顧、歷史和政經脈絡之梳理分析、訪談計劃論述等 3. 已完成之 5 人口述歷史訪談稿 4. 徵集之文物、史料、照片及授權情形列表、後續訪談名單 	期中報告將於 07/30 之前備妥寄出
	期末報告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準備期中報告一式 5 份 2. 內容包括此計畫之本文 3. 已完成 10-15 人之口述歷史訪談稿 4. 徵集之文物、史料、照片及其授權情形列表 	期末報告將於 11/15 之前備妥寄出
專案行政		內部單據收集整理、依格式報帳請款、各項工作之後勤支援	

捌、人力配置、分工及組織架構

一、工作團隊組織架構

	職稱	姓名	分工	資歷
1	計畫主持人	徐文路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負責工作計畫之方向擬訂、工作分配與監督 主持工作會議 期中、期末報告 文獻資料分析探討 口述訪談主要採訪者 稿件審核、定稿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研究領域為臺灣環境史等，曾執行國家文藝基金會「臺灣環保運動口述歷史記錄計劃——一九八七~一九九〇」
2	協同計畫主持人	蔡依伶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史料收集、文獻資料分析探討 行政事務 訪談稿編輯、審校 協助口述訪談（受訪者為女性、組織者等）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研究領域為 1980 年代臺灣社會運動、臺灣文學研究
3	兼任研究員	黃佳平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五二〇事件司法審判程序、事件後救援、社運工作室等史料收集 協助口述歷史（高屏一帶）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碩士 專業領域為人權、環保運動、社區運動
4	兼任研究助理	葉明政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文獻資料與解讀 協助口述歷史（客籍受訪者，包括北、中部客家，竹苗及臺中）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族群與文化碩士班社會科學碩士 專業領域為城鄉發展、地方研究
5	兼任行政助理	廖家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人事行政事務 報帳事務 文物建檔與整理 協助口述歷史（屏東地區）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成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 成大政治系（歷史系雙修）畢業

6	計畫顧問	鍾秀梅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農運研究 • 客家研究 • 口述歷史、田野調查 • 參與工作、顧問聯席會議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澳洲雪梨科技大學社會與人文學院社會學博士
7	計劃顧問	吳榮杰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臺灣農業發展與國際貿易關係 • 貿易自由化與國際條約規範 	
8	審稿委員	王昭文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稿件審查 • 口述歷史專家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成功大學歷史系博士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助理
		林瓊華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稿件審查 • 口述歷史專家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 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東亞語言與人文研究所歷史學博士
		李杰穎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稿件審查 • 口述歷史專家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 • 靜宜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二、工作團隊專業能力與學經歷

1. 計畫主持人徐文路簡介

姓名	徐文路
現職	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東海大學社會系兼任助理教授 輔仁大學全人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 輔仁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淡江大學歷史系學士
經歷	全景印象電臺節目製作 「綠色陣線協會」之「臺灣環保運動口述歷史」專案經理
學術專長	戰後臺灣環境（口述）歷史、歷史與人生（口述歷史）、當代人物與思想
代表著作	<p>A. 期刊論文：</p> <p>〈馬克斯主義／史學／後現代：多元基進的辯証〉，《歷史：理論與文化》創刊號，1998年7月，頁47-56。</p> <p>〈兩岸共同發展海峽西岸經濟特區之評估〉，《歐亞基金會研究通訊》2006年第5期，頁33-36。</p> <p>〈中國大陸收入分配之問題根源及制度變革〉，《歐亞基金會研究通訊》2006年第7期，頁35-38。</p> <p>〈馬寅初在1939：中共與知識份子關係再探〉，發表於「2006年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憲政、民主與人權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國政治學會主辦，2006年9月16-17日。</p> <p>〈從統購統銷和農業稅的興廢看中國大陸國家與市場的關係〉，《中國大陸研究》，民國96年6月，第49卷第2期，頁95-121。（Tssci）</p> <p>〈馬寅初事件與反右運動〉，《新史學雜誌》，民國97年3月，第19卷第1期，頁105-165。（THCI Core）</p> <p>〈1959年廬山會議時期中共高層人物的互動〉，發表於《第一屆中共黨史學術研討會》，臺北：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2009年6月3日。</p> <p>〈小農經濟與資本主義：歷史與理論的分析〉，《社會科教育研究期刊》，民國98年12月，第14期，頁203-223。</p> <p>〈巴斯克獨立運動：歷史與文化的脈絡〉，收錄於洪泉湖主編，《當代族群關係》，臺北：商鼎數位，2011。</p>

	<p>〈國家／資本／大學／研發的四角關係：歷史的與邏輯的批判分析〉，發表於《第一屆左翼教育論壇》，臺北：師範大學，2012年2月13日。</p> <p>〈國界作為一種文化概念：以大陸配偶在臺處境為例〉，發表於《2012年海峽兩岸的族群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臺北：中華民國族群與文化學會，2012年5月26-27日。</p> <p>〈馬克思主義或馬爾斯主義？再論馬寅初的人口理論〉，《成大歷史學報》，2014年12月，47期，頁71-112。(THCI Core)</p> <p>B. 翻譯：</p> <p>E. J. Hobsbawm 編，《被發明的傳統》(臺北：貓頭鷹，2002)：一、〈導論：創造傳統〉，頁11-26；七、〈1870至1914年歐洲大量創造的傳統〉，頁329-380。</p> <p>C. 書評：</p> <p>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ission, US -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05 (《美中經濟安全監督委員會年度國會報告》)，《歐亞基金會研究通訊》，2006年第1期，頁41-43。</p>
--	---

2. 協同計畫主持人蔡依伶簡介

姓名	蔡依伶
現職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學碩士 東吳社會系學士
經歷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中央日報》副刊編輯 故鄉出版社《少年臺灣》雜誌副主編
學術專長	臺灣文學研究、1980年代臺灣社會運動研究

代表著作	<p>A.學位論文 蔡依伶，〈從解纏足到自由戀愛：日治時期傳統文人與知識分子的性別話語〉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p> <p>B.專書中之論文 蔡依伶，〈鄉土文學論戰前夕的「鄉土」：以「洪通現象」為例〉，載《2011 鹽分地帶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12年。 蔡依伶，〈從《崇文社文集》考察大正時期臺灣傳統（男性）文人之性別話語〉，載《第三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6。 蔡依伶，〈臺灣日治時期階級意識的形塑——以〈三字集〉為例〉，載《2004 青年文學會議論文集》，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4。</p> <p>C.研討會論文 蔡依伶，〈1980年代臺灣左翼文化生產：以《夏潮論壇》為考查對象〉，發表在2017文化研究年會。 蔡依伶，〈社會運動與文學創作：論顧玉玲的報導文學與李維怡的小說〉，發表在「2016年第二屆從誤讀、流變、對話到創意國際學術研討會：戰後臺灣、香港、馬華文學場域的形成與變遷研討會」，2016年7月23-24日。 蔡依伶，〈騷動：一九六〇年代後期臺灣文學的轉折〉，國立成功大學：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2013年5月24-25日。 蔡依伶，〈解放的「偏離」：考察1926年彰化「戀愛」事件之爭議〉（2007「第二屆性別研究碩博士生論文研討會」）</p>
------	--

3. 兼任研究員黃佳平簡介

姓名	黃佳平
學歷	2011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 2007 臺灣師大社會教育學系社會工作組學士
經歷	2012-2017 高雄後勁中油遷廠促進會執行長 2015-2017 屏東大學落山風社會科學研究社指導老師 2011 長榮大學社會力研究發展中心專案助理 2009-2011 臺師大人文學社指導老師 2007-2009 社團法人臺灣人權促進會政策倡議部主任

專長	環境保護及社區運動、人權運動
代表著作	A.學位論文 黃佳平，〈日出天未亮—1990年代以來臺灣的大學學生自治作為一種霸權計畫〉臺北：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碩士論文，2011。 B.研討會論文 黃佳平，〈後勁反五輕運動的未竟之路〉，發表在2017臺灣社會研究年會。

4. 兼任研究助理葉明政簡介

姓名	葉明政		
學歷			
2016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族群與文化碩士班社會科學碩士		
2010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學士		
工作經歷			
時間	公司名稱	職稱	公司主管
2016/3—2016/7	識竹書屋	兼任文史助理	蔡仁堅
2013/11—2014/10	國立交通大學 國際客家研究中心	《全球客家研究》 兼任校對助理	張維安
2013/9—2013/10	新竹市立香山高級中學	高中部歷史科 鐘點教師	謝大才
研究助理相關經歷			
時間	內容	職稱	單位
2015/9—2016/7	「築夢海外：青年跨國流動的論述建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研究助理	交通大學傳科系 黃淑鈴教授主持
2015/8—2016/7	2015年「園區與社區：城鄉再想像與地方政治」(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研究助理	交通大學人社系 莊雅仲教授主持

2013/3—2013/10	2013年「亞洲之南：遷徙、族群關係與文化遇合」子計畫三「殖民論述裡的治理、移動與文化遇合：19世紀至戰前英屬馬來亞時期華人移民之殖民文獻研究」研究計畫	研究助理	交通大學人社系 簡美玲教授主持
2012/3—2012/12	2012年「亞洲之南：遷徙、族群關係與文化遇合」子計畫三「亞洲區域比較觀點下女人的移動與結群」研究計畫	研究助理	交通大學人社系 簡美玲教授主持
2012/2—2013/12	『臺灣晚近新興社會運動：二次政黨輪替下的公民社會—「璞玉田」：都市主義與新農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研究助理	交通大學人社系 莊雅仲教授主持
2012/2—2012/6	『在都市裡「散步」-都市人類學與日常實踐』讀書會	共同主持人	交通大學人社系
2010/7—2011	『誠慧健毅：辛志平校長口述歷史』(新竹市文化局)	兼任助理	新竹教育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江天健教授、 陳鸞鳳教授 主持

研究旨趣與專長

語文能力

英語、日語、福佬語、客語

文化人類學理論、空間與地方、社會運動、文化與權力
申請與執行研究計畫、撰寫研究報告與論文

著作

2016	葉明政 農鄉與都市的交會：竹北東海地區的地方與社群重構。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族群與文化碩士班碩士論文。
2015	葉明政、簡美玲 近代殖民體系與華人勞動社會的遭逢與中介：英屬馬來亞時期行政官檔案分析(1888—1923)。刊於族群、社會與歷史：莊英章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張維安、連瑞枝主編，頁363-409。新竹市：國立交通大學出版。

2013	<p>葉明政 糧食主權人民論壇系列·基改議題與自由貿易：泰國與臺灣的經驗參照（下）。網路資源， http://www.newsmarket.com.tw/blog/28652，5月5日。</p> <p>葉明政 糧食主權人民論壇系列·基改議題與自由貿易：泰國與臺灣的經驗參照（上）。網路資源， http://www.newsmarket.com.tw/blog/28237，4月29日。</p>
2012	<p>陳平軒、池依林、葉明政、陳廷豪、陳稚涵、張子謙 一塊真正的璞玉－竹北璞玉計畫區概述及個人經驗。刊於巡田水，誌農鄉：2011夏耘農村草根調查文集，丁維萱等著，頁245-276。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第三部門研究中心，臺灣農村陣線出版。</p>

5. 兼任研究助理李亞橋簡歷

姓名	李亞橋
學歷	<p>2015 就讀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博士班 2013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碩士班畢業 2009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學士班畢業</p>
經歷	<p>2017「諾貝爾和平獎國際論壇：突尼西亞全國四方對話」助理 2014-2015 國立臺灣文學館研究典藏組編目 2011-2012 家齊女中校刊社社團指導老師</p>
專長	戰後臺灣文學史、陳映真研究
代表著作	<p>學位論文 李亞橋，〈「民族主義」、「左翼」孰輕孰重？——陳映真左翼中國民族主義的行程與開展〉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13年。</p> <p>發表文章 李亞橋，〈隱者或隱憂：從另一個角度看陳列散文〉，《秘密讀者》，2014年11月號。 李亞橋，〈我看《復古食材料理》〉，《綠主張》，113期，2013年2月。</p>

	<p>研討會論文</p> <p>李亞橋，〈重構蘭嶼想像與殖民暴力：從夏曼·藍波安的《安洛米恩之死》談起〉，Kagoshima International Workshop. Ecological Turn to the Humanities "in between"—Views from the East Asian Archipelagos. 2018. 3. 16. 會議論文。</p> <p>李亞橋，〈尋找一段臺灣戰後鄉土文學史前史：《草原》民歌時期與知識分子的「民間」想像〉，「2018 文化研究年會：文化在民間」會議論文。</p> <p>李亞橋，〈中產家庭新移民女性的變奏：以馬尼尼為《帶著你的雜質發亮》為討論核心〉，2017 年高雄醫學大學「生命敘事：自我表述、醫學敘事與文化記憶」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p> <p>李亞橋，〈二十一世紀臺灣都市發展中的迫遷與反思：從高雄市果菜市場土地不義徵收住戶自救會的抗爭談起〉，2017 臺灣社會研究學會「另類實踐：批判性的社會行動」研討會會議論文。</p> <p>李亞橋，〈「戰爭與和平紀念館」與高雄市都市發展之關係〉，「第四屆兩岸學子論壇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爭鳴與共鳴」（歷史分論壇）會議論文，2017 年 6 月。</p> <p>李亞橋，〈一九八〇年代社會轉型與知識分子焦慮：以陳映真的「消費社會」評論為討論核心〉，「2017 文化研究年會：鬥·陣·行」會議論文。</p> <p>李亞橋，〈陳映真「冷戰體制論」的形成〉，「成功大學、臺北教育大學研究生論文研討會」會議論文，2013 年。</p> <p>李亞橋，〈西化、民族、騷動：陳映真與一九六〇年代知識份子的關係〉，「清華大學、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生研討會」會議論文，2012 年 11 月 24-25 日。</p> <p>李亞橋，〈第三世界觀點的起源：以《夏潮》雜誌為探討核心〉，「第五屆中南部研究生歷史相關論文發表會」會議論文，2011 年 5 月 7 日。</p> <p>李亞橋，〈八〇年代鍾喬詩中的社會關懷：以《在血泊中航行》為例〉，「清華大學、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生研討會」會議論文，2010 年 12 月 11-12 日。</p>
--	---

6. 兼任行政助理廖家祺簡介

姓名	廖家祺
----	-----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學士（雙主修：歷史學系學士）
經歷	科技部/教育部研究計畫之專任研究助理/兼任助理
專長	勞工運動與勞工政策立法、口述歷史訪談、量化研究分析

7. 計畫顧問鍾秀梅教授簡介

姓名	鍾秀梅
現職	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副教授
學歷	澳洲雪梨科技大學社會與人文學院社會學博士
經歷	農運幹部、美濃愛鄉協進會理事長等
專長	客家研究、婦女研究、社會運動與全球化研究、田野調查
代表著作	<p>A.學術專書</p> <p>2007, Retracting the Meinung Anti-Dam Movement in Taiwan, University of Sydney Technology, Australia</p> <p>2007.03 吳瑪利編<<藝術進入社區>>，遠流出版社，臺北，收入<音樂作為反抗與賦權：談交工文化反抗></p> <p>2006 thesis, Retracting the Meinung Anti-Dam Movement in Taiwan, University of Sydney Technology, Aust</p> <p>1997 <<高雄縣客家社會與文化:農業生產篇>>，高雄縣文獻叢書系列九,高雄縣政府出版</p> <p>1996 <<南方惡水何處來>>,<<綠色革命的釐清與反思>>收錄於<<南臺灣的綠色革命>>一書,晨星出版社,臺中</p>

1994 <<阿仁兄在印尼>>, <<龍肚小城>>, <<香蕉天堂>>, <<窸窣下的芭樂園>>, <<遙遙煙草路>>, <<紅紅爐火>>, <<談客家婦女>>, 收錄於 <<重返美濃>>一書, 晨星出版

1994 《重返美濃》，晨星出版社，臺中

1993 <<龍潭農業發展史>>, 收錄於 <<龍潭鄉誌>>第一章, 第三章 頁 3-14, 龍潭鎮公所出版

B.期刊論文

2011.1 〈發展、進步與日常：以賈樟柯《三峽好人》為例〉，《思想—死刑：倫理與法理》第 17 期，2011 年 1 月，231 頁-250 頁。

2010.12 “Post-developmentalism or Neo-liberalism?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the Economic Policy of Taiwan since 2000”, Journal of “Theologies and cultures on Ethic” Vol.IV.No.2, December。

2010.4 〈勇者的故事：成露茜〉，《傳記文學》，第 96 卷第 4 期，2010 Apri No575，261-265 頁。

2010.11 〈澳大利亞教育“去管制化”與“教育公共化”運動〉，《開放時代 OPEN TIMES》，總第 221 期，2010 年 11 月，80 頁-90 頁。

2010.8 〈邵族另類發展運動與契機：The Thao Movement for alternatives〉，《世新人文社會學報》第 11 期，2010 年 8 月，1 頁- 46 頁。

2009.11 〈鬆綁後的臺灣鄉建發展：國家化、商品化或以農為本〉，《社會學評論》創刊號，200 月，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系。

2009“‘The Deregula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Nationalization ,Comodification or peasant-needed development’,”Theologies and Cultures”, Vol.Vi,No.1

2008.12“‘Post-developmentalism or Neo-liberalism?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the Economic Policy of Tsince 2000’”,Journal of “Theologies and cultures

on Ethic” Vol.IV.No.2

2006 「生態是永恆的經濟:生態女性主義的實踐與理論」, 讀書雜誌, 北京

2003 <<社大與農民團體合作成人教育待克服之問題>>,發表於社大開學第 13 期,12 月

C.論文集論文

D.會議論文

2010.11 How small farmers organized themselves: introducing three models”, 「斯里蘭卡國際會議 The International Ecumenical Symposium on “Life Giving Agriculture” Christian Conference of Asia JID」, 2010 年 11 月 22-26 日。

2010.9 “The Unfinished Transforming Justice: Thao People and Land Right Movement,” 「政治大學臺灣研究中心」與「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東亞系」共同舉辦「臺澳雙邊國際學術研討會」—「轉型社會中正義與不正義問題之探討：臺灣與中國的比較」, 2010 年 9 月 27-28 日。

2010.7 <發展、進步與日常:以賈彰柯《三峽好人》(STILL LIFE) 為例>, 南開科技大學「平凡世界學術研討會」, 2010 年 7 月 15 日。

2010.6 “Asian Peasant Women’s Network Alternatives: Asian Peasant Women Rewrite Politics of Livelihood and ecology”, June 17-21, 「2010 Crossroads for Cultural Studies Conference」, Hong Kong.

2010.1.9 「介入性批判：確商農村再生條例」, 2010 文化研究年會

2009.11 「劬族另類發展運動與契機」, 第一屆發展研究年會會議論文, 政治大學發表

2008.12 “The deregula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Nationalization, Comodification or peasant-needed development?”, 印度 Bangalore Ecumenical Christian Center “International son Depeasantization” 會議

2008.10 〈辯證的另類發展：從美濃經驗談起〉，中山大學社會所的「從環境運動到社區復興：較研討會」會議

2008.05 〈生態女性主義的實踐與反思發展主義〉，「低碳時代的環境倫理與環境法學術研討會」

2005,“Meinung Anti-dam Movement”at the conference of Other Worlds: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Making o

2004.10 於國際河流會議發表<<臺灣反水庫的亞洲視野>>，十一月再由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辦的第一屆南方客觀學術研討會發表<<全球化、在地客家與另類實踐：從反全球化運動的經驗談起>>

2004,“at the 2004 Annual 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Philippine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Octob

2003, 28-31 March,2003 Program of “ Local Governance and People’s planning” and “ south women’s lead

2003,“ Taiwanese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ir uncertain future” at the 2003 Annual National Conference

2001 年 <<當國家撤除保障之後：試論一個以尊重生態性別平等和永續農業的社區發展>>，北京社會科學研究院 和社區夥伴夏季會議

1994 年 <<解嚴後臺灣農運：臺灣客家農運的分析>>,文建會

E.編輯(期刊、論文)

F.翻譯

G.研究報告

邵族研究(國科會: NSC 97-2410-H-006-092)

H.書評

	<p>2009 〈生態女性主義的實踐與反思發展主義〉，臺灣立報新國際版。</p> <p>2009 〈美國火紅的一九六八〉，臺灣立報新國際版。</p> <p>2009 〈一個獨立的馬克思主義者:薩米爾 阿敏〉，「思想雜誌」十二期，聯經出版社</p> <p>2009 〈思想家阿銳基與他的知識旅程〉，臺灣立報新國際版。</p>
--	---

8. 計畫顧問吳榮杰教授簡介

姓名	吳榮杰
現職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經濟系教授
學歷	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經濟學博士
經歷	臺灣大學農業經濟系主任
專長	農產貿易/農業金融/農業政策分析
代表著作	<p>2015 吳榮杰, 強化農產品與加工食品安全管理機制之我見, 農業政策評論, 1, 1, pp16-26</p> <p>2015 吳榮杰, 臺灣農業金融改革的發展經驗與特色, 清華金融評論, 20, pp48-51</p> <p>2014 顏晃平、吳榮杰、張靜文, 糧食安全風險衡量與新脆弱性指標之建構, 農業與經濟, 52, pp45-79, (TSSCI)</p> <p>2011顏晃平、張靜文、吳榮杰, 農會信用部成本效率與結構之衡量—不同技術水準 間群組比較, 農業經濟叢刊, 1, 17, pp1-35, (TSSCI)</p> <p>2011張靜文、顏晃平、吳榮杰, 東協加一對東亞國家貿易技術效率之影響評估, 農業與經濟, 46, pp103-138, (TSSCI)</p> <p>2009 外國農產品銷往歐洲地區成功案例介紹, 國際農業科技新知季刊, 33, pp3-8</p> <p>2008 未來十年主要農產品全球市場展望, 農政與農情, 198 期, pp69-83</p> <p>2008 農會信用部獲利能力之比較分析, 合作經濟, 98 期, pp3-15</p> <p>2008 農會信用部獲利能力之比較分析, 合作經濟, 99 期, pp51-55</p>

- 2008 臺灣農會信用部成本效率之研究—共同邊界函數應用, 應用經濟論叢, 84, pp159-198, (TSSCI)
- 2007 我國稻穀保價收購制度之檢討與調整建議, 農政與農情, pp71-73
- 2007 以全國農業金庫協助臺灣農業生技發展, 全國農業金庫雙月刊, 2
- 2007 消費者對食品品質訊息不對稱且有誤覺下的政策福利效果分析, 公平交易季刊, 1, 3, pp43-65, (TSSCI)
- 2007 我國黃豆油產業組織研究, 臺灣經濟
- 2006 消費者對食品品質訊息不對稱且有誤覺下的政策福利效果分析, 公平交易季刊, (TSSCI)
- 2006 Cost Prediction and Merger Effect of Farmers' Credit Unions in Taiwan, *Economics Letters*, 5, 5, pp279-290
- 2006 以條樣函數重新檢視農會信用部經營與合併效益, 農業與經濟, 37, pp63-98, (TSSCI)
- 2006 Do Strong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duce More Agro-Trade? A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 Applied to Planting Seed Trade, *Agricultural Economics*, 35, 1, pp91-101, (SSCI)
- 2006 WTO 杜哈回合農業談判關稅削減議題之進展與可能影響, 農業經濟半年刊, 79, pp1-30, (TSSCI)
- 2006 歐盟與德國食品安全制度對我國的啟示, 中華農學會報, 7, 1, pp32-42
- 2005 臺灣農產品外銷中國之我見, 經濟前瞻, 101, pp60-67, (TSSCI)
- 2004 Improving Food Safety System in Taiwan—a Lesson from Germany,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s Economics (農業與資源經濟)*, 2, 2, pp119-144
- 2004 全球化下的臺灣農業發展與挑戰, 興大歷史學報, 15, pp163-170
- 2004 臺灣水果產業結構調整策略, 臺灣銀行季刊, 55, 3, pp173-183
- 2004 如何運用經營策略與平衡計分卡以提升農會信用部競爭力, 農業金融論叢, 51, pp31-64
- 2004 臺灣農會經營轉型的探討—從農業金融談起, 農業資源與經濟, 2, 1, pp25-32
- 2004 臺灣主要水果與茶業外銷中國之潛力與策略分析, 臺灣土地金融季刊, 41, 1, pp117-130
- 2003 加速制訂農業金融法以健全農業金融體系, 臺灣經濟論衡, 1, 7, pp31-37
- 2003 通關風險對我國菊花輸出日本之經濟影響評估, 農業金融論

叢, 49, pp83-108

2003 農會信用部信用評等之研究, 農業金融論叢, 49, pp139-170

2003 臺灣設立全國農業銀行可行方案之分析, 臺灣土地金融季刊, 40, 1, pp47-66

2002 臺灣香蕉外銷契約達成率高低對國內香蕉市場的影響, 農業經濟半年刊, 72, pp175-202, (TSSCI)

2001 The Effect of Trade Uncertainly on Chrysanthemum Trade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Agriculture and Economics (農業與經濟), 27, pp1-16, (TSSCI)

2000 貿易自由化與國內、外畜禽市場價格長期均衡關係之研究, 農業經濟叢刊, 5, 2, pp223-251, (TSSCI)

2000 建構健全完整的農業金融體系, 農業金融論叢, 44, pp29-48

2000 農漁會信用部組織與管理之探討, 農業金融論叢, 43, pp1-42

1999 從貿易自由化看糧食安全, 臺灣土地金融季刊, 36, 3, pp69-91

1999 政策調整對我國稻米生產結構的影響, 農業經濟半年刊, 65, pp53-90, (TSSCI)

1999 開放液態乳進口對臺灣鮮乳產業的可能影響, 臺灣銀行季刊, 50, 4, pp316-343

1999 購地貸款專案農貸之檢討, 農業金融論叢, 42, pp1-32

1999 臺灣稻米市場開放政策模擬分析, 臺灣土地金融季刊, 36, 1, pp133-148

1999 臺灣地區農會信用部經營績效與策略之研究—策略群組方法之應用, 農業與經濟, 22, pp17-50, (TSSCI)

1999 因應貿易自由化臺灣糖業政策的調整方向, 經社法制論叢, 24, pp201-229

1998 加入 WTO 臺灣糧食安全政策之調整方向, 臺灣經濟, 264, pp3-13

1997 臺灣農會信用部財務經營狀況之分析—預警機率模型之應用, 農業金融論叢, 39, pp37-67

1997 市場開放與稻米收購政策的調整, 經濟論文, 25, 4, pp501-533, (TSSCI)

1997 開放進口與政府稻米庫存量政策之探討, 農業與經濟, 19, pp51-77, (TSSCI)

1997 臺灣稻米產業特性與政策演變, 臺灣經濟, 243, pp96-116

1996 臺灣果汁產業及主要可供果汁加工用水果產銷概況, 臺灣經濟, 237, pp65-87

1996 臺灣糖業政策之分析—政策偏好函數之應用, 農業經濟叢刊, 2, 1, pp1-37, (TSSCI)

- 1996 從農產品原料成本變動評估我國加入 GATT 對主要食品產業的影響, 農業金融論叢, 36, pp1-42
- 1996 大陸農業資金結構之探討, 基層金融, 33, pp165-193
- 1996 臺灣主要可供果汁加工用水果生產比較利益分析, 臺灣土地金融季刊, 33, 4, pp137-158
- 1996 我國加入關貿總協後農業金融政策調整方向, 基層金融, 32, pp153-180
- 1995 經濟自由化環境下的農業金融機構因應對策, 臺灣經濟, 220, pp18-25
- 1995 開放進口與調整保價收購政策對臺灣稻米市場之經濟影響評估, 臺灣土地金融季刊, 32, 1, pp1-22
- 1995 從有效保護觀點分析加入 GATT 對我國食品產業的影響, 農業金融論叢, 32, pp79-106
- 1994 臺北地區果汁消費之市場區隔研究, 臺灣銀行季刊, 45, 4, pp310-343
- 1994 GATT 規範與農業金融改革, 基層金融, 29, pp79-103
- 1994 關稅化對臺灣稻米產業影響之模擬分析, 臺灣土地金融季刊, 31, 1, pp43-74
- 1994 關稅化對臺灣糖業影響之政策模擬分析, 農業金融論叢, 31, pp223-264
- 1993 關稅稅率變動對臺灣果汁市場的影響, 農業金融論叢, 30, pp113-140
- 1993 臺灣果汁之家庭與個人消費行為分析, 臺灣經濟, 198, pp77-111
- 1993 農產貿易自由化趨勢與因應對策, 自由中國之工業, 79, 6, pp5-18
- 1993 進口稅率結構對臺灣食用油脂產業的影響, 臺灣土地金融季刊, 30, 2, pp27-58
- 1993 臺灣魚市場經營效率之分析與改進建議, 臺灣經濟, 193, pp62-86
- 1992 臺灣農業金融執行成效之檢討, 基層金融, 25, pp135-164
- 1992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oybean Import Demand in Taiwan and Japan, Issues i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AAE Occasional Paper, 6, pp79-84
- 1991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the Soybean Market in Taiwan, Agriculture and Economics (農業與經濟), 12, pp77-94, (TSSCI)
- 1991 臺灣食用油脂產業之調查研究, 臺灣銀行季刊, 42, 2, pp328-356

1991	臺灣食用油脂產業之廠商行為分析, 臺灣經濟, 172, pp18-28
1991	臺灣魚市場營運現況與問題, 農產運銷季刊, 86, 24, pp29-
1990	臺灣黃豆進口需求政策模擬分析, 臺灣土地金融季刊, 27, 3, pp75-89
1990	Proposed Approaches to Facilitating Agricultural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Taiwan, Industry of Free China, 74, 5, pp13-24

9. 審稿委員王昭文博士簡介

姓名	王昭文
現職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助理
學歷	成功大學歷史系博士(2000-2009年)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1988-1991年) 輔仁大學歷史系畢業(1983-1987年)
經歷	《臺灣教會公報》副總編輯 《新使者雜誌》執行總編輯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委員會委員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150 週年歷史小組成員 清華大學、成功大學、長榮大學、屏東科技大學、臺南科技大學、高雄應用科大臺南大學、屏東大學等校的兼任教師 臺灣神學院、臺南神學院、聖經學院兼任教師
專長	口述歷史、歷史研究
代表著作	1. 學位論文 (1) 博士論文 《日治時期臺灣基督徒知識分子與社會運動（1920年代至30年代）》 (2) 碩士論文 《日治末期的臺灣知識社群（1940-1945）——《文藝臺灣》、《臺灣文學》及《民俗臺灣》三雜誌研究》 2. 論文 (A) 期刊論文(Referred papers) 1. 王昭文, 2003年3月, 〈戰時的《全閩新日報》〉, 《臺灣風物》53

卷1期，頁51-84。

2. 王昭文，2003年6月，〈殖民體制下的社會改革理想實踐--以日治時代的愛愛寮為例〉，《輔仁歷史學報》第14期，頁197-236。
3. 王昭文，2003年12月，〈《八角塔下》的臺灣連翹精神〉，收錄於《大河之歌——鍾肇政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議論文集》，桃園縣文化局。
4. 王昭文，2008年4月，〈1920年代臺南的基督徒與社會運動初探——以1928年「臺南墓地遷移事件」為例〉，收錄於《南瀛的歷史、社會與文化》，臺南縣政府，327-344。
5. 王昭文，2009年2月，〈二二八事件事件中嘉義地區的學生與武裝行動〉，收錄於《二二八事件60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市文化局，頁255-279。

(B) 研討會論文(Conference papers)

1. 王昭文，2004年7月，〈以殖民的工具反殖民——1920年代臺灣人反抗運動如何利用基督教〉，日本北海道大學，「第三回東亞細亞近代史青年研究者交流會議」。
2. 王昭文，2004年10月，〈羅馬字與「文明化」——臺灣文化協會時代的白話字運動〉，成功大學「2004臺灣羅馬字國際研討會」。
3. 王昭文，2009年12月4日，〈「文明化」的自主與多元：日治時期基督教知識分子與白話字運動(1920-30年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研究在法國與臺灣史新研究研討會」。
4. 王昭文，2010年1月27日，〈撲瘧成功的地方因素—瘧疾研究所與戰後初期的潮州鎮初探〉，成功大學，「地方視角的反思與詮釋學術研討會」。

(C) 專書

1. 王昭文，1993年，《高雄縣政治發展史》(高雄縣研究叢書)，高雄縣政府。

(D) 其他著作

教科書：

1. 高明士主編，洪麗完、李力庸、張永禎、王昭文合著，2005年，《臺灣史》，五南出版社。(2010年2月2版1刻)

	<p>編輯：</p> <p>1.《恩典之美：高慈美女士圖像史料選輯》(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年12月)</p> <p>其他學術活動參與：</p> <p>1.許雪姬主編，2004年，《臺灣歷史辭典》，遠流出版社。</p> <p>2.張炎憲主編，2008年，《二二八事件辭典》，國史館。</p> <p>口述歷史：</p> <p>1.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1994年，《嘉義北回二二八》，自立晚報出版社。</p> <p>2.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1995年，《諸羅山城二二八》，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p> <p>3.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1995年，《嘉義驛前二二八》，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p> <p>4.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1995年，《嘉雲平野二二八》，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p> <p>5.許雪姬主持，2015年，《奔流：林瑞明教授訪問紀錄》，中研院臺史所出版。</p>
--	--

10.審稿委員林瓊華博士簡介

姓名	林瓊華
現職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學歷	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東亞語言與人文研究所歷史學博士
經歷	參與「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
專長	歷史研究

代表著作	〈背叛與沉冤的辯證：關於謝雪紅離開二七部隊的歷史問題〉、〈從遺忘到再現：謝雪紅在臺灣與中國的影響與遺緒〉等謝雪紅歷史與臺灣左翼史、國族政治研究等相關論作
------	--

11. 審稿委員李杰穎老師簡介

姓名	李杰穎
學歷	1.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班（2002-2006） 2. 東海大學社會系夜間部(1995-2000)
專案執行經歷	1. 大安區公所 「2015 走讀大安文化節-古蹟咖啡館」（2016.3～2016.9） 2. 大安區公所 「2015 走讀大安文化節-路·大安」（2015.3～2015.8） 3. 大安區公所 「2014 走讀大安文化節」（2013.12～2014.6） 4. 宜蘭縣政府「歷史空間活化再利用規劃」（2014.3～2014.10） 5. 「臺北市立動物園口述歷史資料收集建置」委託服務案（2012.8～2013.8） 6. 范特喜文創「臺中市中興街口述歷史訪查計畫」（2012.5～2012.9） 7. 臺中市客委會「2012 東勢新丁板節歷史靜態文物展」委託服務案（2012.1～2012.3） 8. 高雄勞工博物館「工業與工藝的對話」展覽(2011.4~2011.5) 9. 高雄勞工博物館「失落的百工」展覽（2011.3~2011.4） 10. 林務局阿里山地區林業經營史料蒐集及研析計畫（2010.9~2010.11） 11. 營建署國家重要濕地資料庫計畫(2009.6—2010.5) 12. 新竹縣文化局「新竹縣原住民傳統工藝美術普查計畫」（2006.11—2007.2） 13. 林務局烏來臺車博物館文史調查暨記錄片拍攝計畫（2006.3—2007.4） 14. 文建會 92 年度「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之「石岡鄉豐勢路 881 巷空間改造計畫（先期規劃）」（2003） 15. 苗栗縣三義鄉「原點藝術工團」：石岡「震殤--石岡之聲」、苑裡「交錯與會合」演出活動（2002） 16. 行政院社區總體營造推動及協調委員會 90 年度「社區總體營造計

	<p>畫心點子創意徵選活動計畫」之「山城發聲」計畫（2001）</p> <p>17. 文建會「921 永續家園社區再造方案」之「北埔大隘/石岡滄桑緣--支援 石岡地區文化與社區再造計畫」（2000）</p>
<p>專長</p>	<p>文史調查、口述歷史、社區工作</p>
<p>代表著作</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請問，現在談的是學運嗎？對 1990~2015 臺灣學運史論述與議題的反省〉，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106 期，2017 年 4 月。 2. 『大安前世今生』，臺北市大安區公所發行，2014 年 12 月。 3. 《踏著輕軌私遠足—烏來臺車與臺車博物館的故事》，陳顏、李杰穎編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出版，2007 年 8 月 4. 「以相思林之名--東海大學校園空間運動（1987-2002）」--文化研究月報第 33 期（2003） 5. 「絮語—給木村明子」--新竹市文學獎散文組佳作作品（2003） 6. 「這裡不只有帥哥--想要多一點人文味的交通大學」--文建會《文化視窗》第 62 期（2003） 7. 「在路思義與校園圍牆之外--東海教堂聯外道路事件評析」--文建會《文化視窗》第 60 期（2003） 8. 「漫漫定居路--管仔的搬家故事」--文建會《文化視窗》第 55 期（2003） 9. 「石岡穀倉--忠孝街上的奇蹟」--文建會《文化視窗》第 52 期（2003） 10. 報導文學「浩劫、遺忘與重生」--第四屆臺中縣文學獎「報導文學」組得獎作品。（2002） 11. 散文「迷路情書」--第三屆臺中縣文學獎散文組得獎作品。（2001）

玖、執行時程

一、執行時程表 (*表專案計畫控管點)

工作項目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資料收	I 階段	✓	✓	✓							
2	集與建 立問題 意識	II 階段				✓	✓					
3	訪談對	I 階段	✓									
4	象聯絡	II 階段				✓						
5	訪談名		✓									
6	單確認											
7	訪談	I 階段		✓	✓	✓						
8		II 階段					✓	✓	✓			
9	逐字稿	I 階段		✓	✓	✓	✓					
10	整理	II 階段					✓	✓	✓	✓		
11	訪談稿	I 階段			✓	✓	✓	✓				
12	編校	II 階段						✓	✓	✓	✓	
13	審稿	I 階段				✓	✓	✓	✓			
14		II 階段						✓	✓	✓	✓	✓
15	期中報 告						✓	✓				
16	訪談稿 總成										✓	✓
17	期末報 告											✓
18	結案報 告修訂 並上交											✓

二、執行時程詳細流程

01/20	第一次工作會議，說明計劃內容與分工
01/20-03/31	第一階段資料收集與建立問題意識
02/26-03/10	第一階段訪談對象連絡
03/02	送交工作計畫，核定訪談名單
03/15-04/30	第一階段訪談
03/20-05/31	第一階段逐字稿聽打
04/15-05/15	第一階段之二訪
05/01-06/01	第二階段訪談名單確認
05/01-06/01	第一階段二訪逐字稿聽打
05/15-06/30	第一階段訪談稿整理
05/30-07/15	第一階段訪談稿審閱
06/01-06/15	第二階段訪談對象連絡
06/15-07/30	第二階段訪談
06/30-08/15	第二階段訪談稿、逐字稿聽打、編校
07/15-08/15	第二階段二訪
07/15-07/30	期中報告準備
07/30	期中報告
07/30-08/31	第二階段逐字稿聽打
08/15-09/30	第二階段訪談稿編校
08/31-10/15	第二階段訪談稿審閱
10/15-11/10	訪談稿總成
11/01-11/15	期末報告準備
11/15	期末報告
11/30-12/15	結案報告修訂並上交

拾、參考資料

引用書目

專書

中共中央編譯局

197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朱高正

2014 《允執其中——朱高正六十自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吳音寧

2007 《江湖在哪裡？臺灣農業觀察》。臺北：印刻。

陳增芝

2017 《鹽水大飯店：戴振耀的革命青春》。臺北：玉山社。

葉永文

2006 《臺灣醫療發展史——醫政關係》。臺北：洪葉。

臺灣省菸酒公賣局

1997 《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局志》。臺北：臺灣省菸酒公賣局。

Charles Tilly

1986 *The Contentious French: Four Centuries Popular Struggl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larissa Hyman

2013 *Oranges: A Global History.* London: Reaktion Books.

Cristina Mazzoni

2018 *Golden Fruit: A Cultural History of Orange in Ital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Douglas Cazaux Sackman

2005 *Orange Empire: California and the Fruits of Eden*(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Nahum Karlinsky, trans. from the Hebrew by Naftali Greenwood

2005 *California Dreaming: Ideology, Society, and Technology in the Citrus Industry of Palestine, 1890-1939.*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期刊

- 何明修
2000 〈民主轉型過程中的國家與民間社會：以臺灣的環境運動為例（1986-1998）〉。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博士論文。
- 邢慕寰
1986 〈自由經濟政策下的農業政策〉，《經濟前瞻》（臺北）1: 7-10。
- 張茂桂
1989 《社會運動與政治轉化》。臺北：國家政策研究中心。
- 陳章真
1986 〈就稻田轉作談貿易自由化下的臺灣農業〉，《經濟前瞻》（臺北）3: 40-45。
- 陳瑞樺
2016 〈以農之名：臺灣戰後農運的歷史考察〉，《文化研究》（新竹）22: 75-122。
- 陳瑩恩
2016 〈八〇年代後期臺灣農運的人民民主路線：社運工作室與農民聯盟為線索〉。新竹：國立交通大學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
- 黃焯明，〈吳金河——耕耘基層的組織高手〉（2017年8月30日），「痞客邦」網站，下載日期：2018年3月25日，網址：
<http://edfce2013.pixnet.net/blog/post/343701692-%E3%80%90%E6%B0%91%E4%B8%BB%E5%8F%B0%E7%81%A3%E7%9A%84%E5%BD%B0%E5%8C%96%E6%8E%A8%E6%89%8B%E3%80%91%E5%90%B3%E9%87%91%E6%B2%B3%C2%A0--%E8%80%95%E8%80%98%E5%9F%BA%E5%B1%A4>。
- 劉家桑、曹紹徽
2002 〈我國公糧稻米外銷業務之回顧〉，《農政與農情》（臺北）123: 49-51。
- 蔡培慧，〈勞動的春耕——關於臺灣的農事變遷〉（2015年5月5日），「民報」網站，下載日期：2018年3月24日，網址：
<http://www.peoplenews.tw/news/6a014de2-0130-4778-a388-c41cf5b0f4df>。
- 劉華真
2011 〈消失的農漁民：重探臺灣早期環境抗爭〉，《臺灣社會學》（臺北）21: 1-49。
- 蕭新煌
1991 〈一九八〇末期臺灣的農運：事實與解釋〉，《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集刊》(臺北) 70: 67-93。

鍾秀梅

1994 〈解嚴後臺灣農運——試以客家農運經驗分析〉，收於徐正光、羅肇錦、彭欽清編，《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頁 293-306。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2011 《發展主義批判》。高雄：春暉。

Harvey, Davi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untington, Samuel Phillips

1991 "Democracy's Third Wave." *Journal of Democracy* (Washington, D.C.) 2(2): 12-34.

Byres, Terence

1986 "The Agrarian Question, Forms of Capitalist Agrarian Transition and the State: An Essay with Reference to Asia". *Social Scientist* 14 (11/12): 3-67.

參考書目

期刊

B 先生

- 1989a 〈臺灣正痔烏暗史——520 事件（上）〉，《民進週刊》（臺北）143: 38-41。
1989b 〈臺灣正痔烏暗史——520 事件（中）〉，《民進週刊》（臺北）144: 42-45。
1989c 〈臺灣正痔烏暗史——520 事件（下）〉，《民進週刊》（臺北）145: 44-47。

丁文郁

- 2011 〈臺灣農運〉，《農業推廣文彙》（臺中）56: 281-290。

不詳

- 1988a 〈邱煌生絕食抗議〉，《民進報》（臺北）28-29: 28。
1988b 〈蕭裕珍監毅不屈〉，《民進報》（臺北）28-29: 28。

支援臺灣農民抗暴委員會

- 1988 〈堅決支持臺灣農民的合理要求〉，《民進報》（臺北）12: 39。

方文明

- 1988 〈苗栗縣——期待農業沙漠成綠洲〉，《民進週刊》（臺北）70: 58。

方展剛

- 1988 〈靜坐示威〉，《前進週刊》（臺北）2: 19。

方靈

- 1988 〈臺南縣——農權會名稱響叮噠〉，《民進週刊》（臺北）70: 61。

史非非

- 1988 〈別讓農民負傷於臺北街頭——訪陳秀賢（社會運動工作室負責人，農盟籌備會企劃宣傳組負責人）〉，《前進週刊》（臺北）2: 55。

民進世界

- 1988a 〈五二〇國民黨血洗臺北街頭〉，《民進世界》（臺北）: 4-31。
1988b 〈萬名憲警血腥鎮壓農民請願現場目擊〉，《民進世界》（臺北）: 32-49。

民進報

- 1988a 〈彰化縣歡迎白雅燦〉，《民進報》（臺北）13: 34。
1988b 〈姚嘉文主席返鄉演講〉，《民進報》（臺北）13: 34-35。

- 1988c 〈白雅燦關心五二〇受難者〉，《民進報》（臺北）13: 35-36。
- 1988d 〈臺中聲援五二〇事件活動〉，《民進報》（臺北）13: 36-37。
- 1988e 〈彰化縣五二〇事件說明會〉，《民進報》（臺北）13: 37-38。
- 1988f 〈臺北縣遊行聲援五二〇受難者〉，《民進報》（臺北）13: 38。
- 1988g 〈桃園縣八德鄉鄉長補選〉，《民進報》（臺北）13: 39。
- 1988h 〈中央黨部新聞稿〉，《民進報》（臺北）13: 39。
- 1988i 〈臺權會高雄分會——美麗島無罪，釋放施明德〉，《民進報》（臺北）13: 40。

瓦歷斯·尤幹

- 1991 〈被遺忘的五分之二——一位原住民看今年 520 事件〉，《獵人文化》（臺北）：29-33。

田靖

- 1988a 〈惡法打不倒勇敢的臺灣人！——五二〇案宣判〉，《民進報》（臺北）28-29: 26-29。
- 1988b 〈給島內鄉親的致謝信〉，《民進報》（臺北）28-29: 26-29。

皮介行

- 1988 〈五二〇軍警暴行是省籍矛盾嗎？——費希平強烈批評民進黨中央黨部聲援五二〇的傳單〉，《前進週刊》（臺北）2: 40-41。

朱器宇

- 1988 群眾為什麼會愈鎮愈暴？——五二〇抗暴事件的親身體驗，《民進報》（臺北）13: 19。

江煥文

- 1988 〈新潮流系統全面介入農運大事記——一個研究生的觀察〉，《民進週刊》（臺北）72: 36-39。

吳語天

- 1988 〈屏東縣——人力、財力需求孔急〉，《民進週刊》（臺北）70: 62-63。

呂金龔

- 1988a 〈五二〇要角出庭，邱煌生全面翻供〉，《前進週刊》（臺北）2: 28-31。
- 1988b 〈農運英雄譜〉，《民進週刊》（臺北）65: 48-50。
- 1988c 〈全省第一家農民服務中心成立〉，《民進週刊》（臺北）65: 50-51。

李文東

- 1988a 〈老法統還敢「噓」張聲勢〉，《民進週刊》（臺北）77: 36。
- 1988b 〈周伯倫遭父喪〉，《民進週刊》（臺北）77: 36。

李臺生

- 1988 〈科學實驗，揭穿謊言——教授團南下二崙公墓現場模擬「石

頭案」經過》，《爭鳴時代週刊》（臺北）：32-33。

李芳文

1988 〈彰化縣——派系整合為當務之急〉，《民進週刊》（臺北）70: 58-59。

孟凡

1988 〈宜蘭縣——宜蘭農權會六一九成立〉，《民進週刊》（臺北）70: 54。

林文雄

1988 〈這是「程序問題」，不是意氣之爭——從主席代表看農盟、農總的分立〉，《創造時代週刊》（臺北）：47-49。

林作齊

1988a 〈反對運動的洪流還是浪花？——「五二〇」總檢討〉，《臺灣時代週刊》（臺北）：30-33。

1988b 〈「五二〇」的舊創新痕〉，《臺灣時代週刊》（臺北）：30-33。

1988c 〈「五二〇」落幕，十月行動即將登場——專訪臺灣農權總會代理會長陳坤池〉，《臺灣時代週刊》（臺北）：34-36。

1988d 〈司法死得這麼難看！「五二〇」審判現場報導〉，《臺灣時代週刊》（臺北）：36-37。

林明

1988 〈同室操戈，農運分家——「農權總會」對抗「農民聯盟」〉，《前進週刊》（臺北）2: 42-43。

林芳玲

1988 〈邱煌生將抖出對警方不利的內幕——「五二〇」事件辯護律師團南下雲林調查發現多項疑點〉，《創造時代週刊》（臺北）：52-55。

林涓

1989a 〈農運大將林豐喜被補〉，《民進週刊》（臺北）116: 40-45。

1989b 〈遠紡事件，警察幫資方打記者〉，《民進週刊》（臺北）118: 44-45。

1989c 〈農業有問題林豐喜無罪——五一六遊行現場報導〉，《民進週刊》（臺北）118: 46-47。

1989d 〈二二八事件的前因後果〉，《民進週刊》（臺北）118: 48。

1989e 〈「國殤」，臺灣人的悲愴！〉，《民進週刊》（臺北）118: 44-45。

林素英

1988a 〈臺中縣——農權運動龍頭期待再出發〉，《民進週刊》（臺北）70: 56-57。

1988b 〈農權組織大鬧「雙胞」〉，《民進週刊》（臺北）70: 56-57。

林國華

1988 〈五二〇震撼與社會問題——農民示威總指揮的獄中感言〉，《民進報》（臺北）14: 25。

1991 〈回首五二〇〉，《彰化人雜誌》（彰化市）3: 7-9。

林源

1988 〈彰化縣：聲援五二〇，歡迎白雅燦〉，《創造時代週刊》（臺北）：44-45。

林錦煌

1988a 〈專訪新潮流黃昭凱談農運分裂事件〉，《創造時代週刊》（臺北）：44。

1988b 〈人民團體有如公司，互相競爭無可厚非——獄中專訪林國華，談「農總」與「農盟」的分立〉，《創造時代週刊》（臺北）：50-51。

1988c 〈從街頭到法庭，我們戰鬥到底！——八月一日「五二〇案」關鍵人物邱煌生首度出庭〉，《爭鳴時代週刊》（臺北）：16-19。

1988d 〈那些人到場關切「五二〇」開庭？〉，《爭鳴時代週刊》（臺北）：19。

林錦煌、郭照燕

1988 〈農運分道揚鑣，各自努力打拼——六月廿八日農盟分裂本刊現場報導〉，《創造時代週刊》（臺北）：40-43。

林豐喜（口述）、郭娟靜（紀錄）

1988 〈政治人物應與農運劃開——農民權益促進會創始人林豐喜口述〉，《前進週刊》（臺北）2: 52-54。

林獻祥

1988a 〈他們要讓我全家活不下去——五二〇關鍵人物邱煌生大翻供〉，《民進週刊》（臺北）：32-37。

1988b 〈蔡許案擇期再審〉，《民進週刊》（臺北）77: 34。

邱斐顯

1988a 〈關懷「五二〇」被收押人士〉，《前進週刊》（臺北）2: 18-19。

1988b 〈五二〇受難人近況全面追蹤報導——國際人士探視五二〇受難者〉，《民進報》（臺北）13: 9-11。

1988c 〈五二〇事件第一次偵察庭〉，《民進報》（臺北）13: 11。

邱煌生（口述）、莊國明（記錄）

1988 〈我被騙了！我絕對沒有載石頭——邱煌生向莊國明律師陳述之辯護內容〉，《爭鳴時代週刊》（臺北）：23-27。

邱鴻永

1988 〈我絕對沒有預藏石頭！——邱鴻永投案前的自白〉，《民進

報》(臺北) 13: 18-19。

1991 〈冷靜檢討五二〇〉,《彰化人雜誌》(彰化市) 3: 13。

俞思嘉

1988 〈嘉義縣市——有限的資源,爭取無限的發展〉,《民進週刊》(臺北) 70: 60-61。

徐曼青

1988 〈人類的良知戰勝國民黨的政治陰謀——從秋黃生翻供的心路歷程談起〉《爭鳴時代週刊》(臺北): 28-31。

張天進

1988 〈雲林縣——超級農權組織突破黨派〉,《民進週刊》(臺北) 70: 59-60。

張國燾

1988 〈農運——張國燾回憶錄選載〉,《民主年代週刊》(臺北): 50-61。

張無派

1989 〈五一九,萬人一路哭到總統府〉,《民進週刊》(臺北) 118: 38-41。

深耕雜誌

1982 〈社論:一千八百萬人的共同意願〉,《深耕雜誌》(臺北) 13: 1。

莊嘉臺

1989 〈臺灣國十大烈士(下)〉,《民進週刊》(臺北) 118: 34-36。

郭照燕

1988a 〈他們威脅說:要讓我家妻小無法生存——卡車司機邱煌生公開翻供揭發國民黨逼供內幕〉,《爭鳴時代週刊》(臺北): 20-22。

1988b 〈法庭暗無天日,只好指天立誓〉,《爭鳴時代週刊》(臺北): 22。

陳來興

1991 〈520 以後的覺醒〉,《彰化人雜誌》(彰化市) 3: 14-17。

創造時代週刊

1988a 〈但願他們能各自為農民權益打拼——分析臺灣農權總會與農民聯盟的分裂〉,《創造時代週刊》(臺北): 36-39。

1988b 〈陳秀賢:興農山中只是內部協商會〉,《創造時代週刊》(臺北): 37。

1988c 〈林國華等受難者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五二〇」示威後國民黨被迫面對農業問題〉,《創造時代週刊》(臺北): 36-38。

1988d 〈專訪農民聯盟主席林豐喜〉,《創造時代週刊》(臺北): 45。

- 1988e 〈分裂，未必沒有好處——訪邱義仁、林濁水談農盟分裂〉，
《創造時代週刊》（臺北）：46-47。

曾力群

- 1988 〈林國華何以孤軍入城？〉，《前進週刊》（臺北）2: 53。

曾鳴

- 1988 〈憲警也瘋狂〉，《前進週刊》（臺北）2: 55。

進步周刊

- 1989a 〈.五一六，農盟聲援林豐喜〉，《進步週刊》（臺北）15: 54。

- 1989b 〈自立報系遭恐嚇〉，《進步週刊》（臺北）15: 54-55。

新聞時代週刊

- 1989a 〈為了選舉去登記——民進黨中常會決議向內政部辦理備
案〉，《新聞時代週刊》（臺北）274: 63。

- 1989b 〈警方秘密逮捕農盟主席林豐喜〉，《新聞時代週刊》（臺北）
274: 63。

葉明霞、羅清芬、劉真真、張丁蘭

- 1988 〈給島內鄉親的致謝信〉，《民進報》（臺北）28-29: 29。

葉梅

- 1988 〈臺東縣——精神、潛力雙冠軍〉，《民進週刊》（臺北）70: 63。

葉傳心

- 1988 〈五二〇事件受難者近況〉，《民進報》（臺北）12: 39-40。

廖雨辰

- 1988a 〈邱煌生為什麼要說謊——五二〇事件的諸多疑點〉，《民進週
刊》（臺北）70: 48-51。

- 1988b 〈林豐喜將赴美訪問〉，《民進週刊》（臺北）70: 49。

- 1988c 〈說明會月光光，情治人員心慌慌〉，《民進週刊》（臺北）70:
50-51。

臺大大學論壇、臺大大學新聞社、輔大創造社、臺北醫學院抗體、中央大
學怒濤社、中原少中會

- 1988 《學生界對五二〇事件受害學生聲援聲明》，《前進週刊》（臺
北）2: 60。

臺灣農民聯盟籌備會

- 1988 〈臺灣農民聯盟籌備會關於「五二〇事件」的聲明〉，《前進
週刊》（臺北）2: 58-59。

劉一德

- 1988 〈砲彈橫飛的殺戮戰場——濁水溪畔的砲靶——雲林縣〉，《民
進報》（臺北）14: 24-25。

劉全

- 1989 〈農業快死了他們還在吵——各農運團體之間的心結難解〉，

《民進週刊》(臺北) 118: 42-43。

劉希雯

1988 〈五二〇——學者聲明推事效顰〉，《前進週刊》(臺北) 2: 50-51。

劉政經

1988 〈街頭運動需要一個副控室——兼述「臺灣政經研究室」在「五二〇」行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前進週刊》(臺北) 2: 56-57。

蔡嘉音

1988 〈新竹縣——由困境漸入佳境〉，《民進週刊》(臺北) 70: 55-56。

鄭南榕

1988 〈有力的反對勝過無力的團結！——論臺灣農權總會及農民聯盟的分裂〉，《創造時代週刊》(臺北): 4-5。

賴思樺

1988 〈「五二〇」政經研究室記者說明會〉，《前進週刊》(臺北) 2: 58-60。

賴段

1988 〈一致的命運，一致的抗爭——訪陳秀賢談農運與社會抗爭運動的串連〉，《南方》(臺北) x: 35-46。

戴振耀

1991 〈為臺灣農民把關〉，《彰化人雜誌》(彰化市) 3: 10-12。

鍾龍

1988 〈土城看守所探望記——五二〇事件被捕人士近況〉，《觀察周刊》(臺北) x: 43-46。

簡莫言

1988 〈高雄縣——兩路人馬農運大較勁〉，《民進週刊》(臺北) 70: 62。

關懷雜誌

1988 〈公墓撿石我怕怕——邱煌生石頭案大翻供〉，《關懷雜誌》(臺北) 68: 23-24。

觀察周刊

1988 〈林國華高估自己？〉，《觀察周刊》(臺北): 15。

論文

辛玉如

2008 〈客家區域生產制度之研究——以東勢鎮換工制度為例〉。高

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旻倉

1991 〈臺灣農運的形成與發展（1945-199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農業推廣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杜巧霞

1986 〈美國保護主義發展之剖析〉，《經濟前瞻》（臺北）2: 27-34。

柯志明、翁仕杰

1993 〈臺灣農民的分類與分化〉，《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臺北）72: 107-150。

胡倍輔

2013 〈全球化下國家與產業關係調整：以臺灣柑桔產業為例〉。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基層婦女後援會

1988 《他山之石：韓國農運經驗》。臺北：基層婦女後援會。

張瑞猛

1987 〈淺談中美貿易談判的兩大談判——貿易障礙與臺幣匯率〉，《經濟前瞻》（臺北）5: 134-135。

陳品君

2017 〈弱者身影：臺灣解嚴前後農民抗議的姿態〉，《傳播、文化與政治》（臺北）5: 89-118。

陳章真

1986 〈就稻田轉作談貿易自由化下的臺灣農業〉，《經濟前瞻》（臺北）3: 40-45。

楊祖珺

2007 〈我用身體寫政治：2004年320到520抗爭事件〉，《臺灣社會研究季刊》（臺北）67: 39-104。

葉守禮

2015 〈小農經濟現代變遷：東勢果農的商品化之路〉。臺中：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農民聯盟宣傳部、社會運動工作室

《農運手冊——組調系列（1）：農民要組織，組織救農民》。自印本：臺灣農民權益促進會聯盟。

蔡英文、莊益增、傅大為、王俊豪、黃樹仁、楊儒賓、林國裕、李樹山

2005 〈「從520農運到白米客——看臺灣農村經濟、土地和人文」座談會〉，《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臺北）13: 201-242。

蔡換民

2010 〈令人驚悚的520農運〉，《警光》（臺北）650: 76-79。

蕭新煌、何明修

2006 《臺灣全志：卷九社會志社會運動篇》。臺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蕭新煌

1991 〈一九八〇末期臺灣的農運：事實與解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臺北）70: 67-93。

附錄一

1987-1988 年間農運大事記

時間	事件	備註
1983.01	戴振耀自美麗島事件出獄，開辦農民教室，定期找人演講民主政治問題。	
1985.	高雄農民教室向省府抗議泰國進口玉米為豬飼料驗出黃麴毒素，致使豬農受損而政府相應不理。	
1986.10.13	國貿局長蕭萬長說明「中」美貿易諮商談判結果，決定開放進口外國啤酒、葡萄酒、香菸並許可零售商販賣。	
1986.12	成功大學西格瑪社等全國十餘校園社團發表宣言，反對外國洋菸酒進口，傷害本地契作農民。	
1986.12.31	嘉義新港中洋子遭地方政府強制徵收為工業用地，有三村共 189 甲農田遭強制徵收後，以 5 億元轉賣給臺塑；新港農民自 1980 年起便開始屢次陳情不成，最終在 1986 年底嘉義縣政府到中洋子整地時當場引爆農民抗爭，與警方發生衝突，有 8 位農民（林福田等）遭地方法院判刑，處有期徒刑 1 年至 7 個月。	
1987.02	「臺中縣示範林場用戶爭取放領自救會」成立，來自新社、大里、霧峰、太平四鄉鎮農民向臺中縣政府請願，在臺中縣公害防制汙染協會協助下，要求政府將自日本殖民時便開始墾耕的土地，辦理公地放領。3 月到臺灣省政府農林廳請願，9 月農民遊行到臺中縣政府，企圖包圍縣長公館，一度引發鎮壓。直到 1998 年 1 月臺中縣府宣布公地租金減收 45%，獲初步勝利。	
1987.07	在美國政府的壓力下，我國開始與美國進行談判。政府為了平衡貿易逆差，採取開放美國水果進口措施，如香吉士等。劉南熾在東勢鎮代	

	會提案反映果農意見，無成效。	
1987.10.20.	東勢果農胡譽鐘於民進黨在東勢國小舉辦的「國會全面改選說明會」上，四處發放傳單，呼籲果農團結。許榮淑總幹事林豐喜事先知情，但見反應熱烈，促其上臺演講。	
1987.11.05	「山城農民權益促進會」成立，胡譽鐘任會長，王昌敏任發言人。	
1987.12.08	胡譽鐘、林豐喜率領中、彰、投、竹、苗、宜等三千餘名農民至立法院請願，救濟因開放美國水果進口而受損的農民、加強德基水庫水土保持等訴求。	
1987.12.10	國貿局、農委會、農林廳、外交部聯合舉行有關外國水果進口的會議。	
1987.12.13	經濟部、立法院舉辦農權會請願檢討會，反對農民代表所提出的臺灣農業政策改變 12 點。	
1987.12.18	山城農權會與黃邦政、黃文淵、陳秀賢等人，於東勢果菜市場舉辦一二〇八請願成果說明會。 花生農抗議進口花生與花生油的不公平競爭。	
1987.12.19	山城農權會決議： 一，全臺串連，組成農民聯盟； 二，發函民進黨各縣市黨部及各社運團體組農權會； 三，東勢王敏昌負責全臺串連事宜； 四，陳秀賢提議，下年初（1988）在北高舉辦賤賣水果、拍賣農民活動。	
1988 年		
01.01/03/09/10	陳秀賢、蔡建仁聯合山城農權會、南方雜誌及八所大專院校學生，在北、高兩地舉辦「賤賣果農」行動。 9 日高雄場次，反五輕後勁民眾到場聲援農民，而農運幹部胡壽鐘、林豐喜等人亦前往後勁聲援反五輕運動。	
02.	寒假，山城農權會、南投縣農權會共同舉辦「大學生農村生活營」。胡壽鐘、劉南熾、林長富、林豐喜、陳秀賢為營隊工作人員。	協辦： 新竹縣農權會、南方雜誌社、社運工作室
02.	社運工作室陳秀賢等發起全臺農民會議	

03.16	在山城農權會號召下，各地農權會集結四千多名農民，北上向美國在臺協會、經濟部國貿局、國民黨中央黨部抗議，要求保護農業和農民、反對美國農產品傾銷。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反對外國豬、雞肉進口 2. 中國日本香菇進口設限 3. 應提高水果關稅 4. 限制美國水果進口 <p>※ 林豐喜遭起訴</p>
04.10	雲林農權會成立，以稻農為主，會長為李江海、副會長為邱鴻泳與陳坤池，林國華擔任總幹事，成為後期農運主力。	
04.14	全省各農會代表到立法院請願，要求政府正視農業問題，並改變目前貿易政策。中美貿易談判在臺北舉行，五百餘名農民駕駛農機械參與街頭示威，並致抗議書。	
04.26	以山城農權會和雲林農權共同發起，至國貿局抗議開放進口美國火雞肉，國貿局長蕭萬長遭雞農蛋洗。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中美談判在臺北舉行，行政院「中」美貿易小組准5月1日起進口農產品。 2. 反美、抗議經濟政策
05.16	高雄農民教室動員群眾向余陳月瑛請願辦理農保，卻被省政府警告，故而發動向省政府抗議，警民衝突，8人受傷。	
05.20	以雲林農權會為主導，由林國華擔任總指揮，蕭裕珍擔任副總指揮，號召全臺約五千名農民參與街頭示威，提出七項要求，包括提前實施農民健康保險、提高稻米保證價格、開放農地自由買賣、免除肥料增值稅、肥料自由買賣等等。在官方置之不理、警方強力掃蕩的情況下，抗爭激烈，自下午持續到凌晨。最後，包括林國華、蕭裕珍在內，130多人被捕、96人被移送法辦。林國華等十九人以妨害公務罪判刑一至三年不等。	
05.21	社運團體、民進黨各級民意代表紛紛要求政府釋放逮捕之眾人。	
05.22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臺大大論、北醫抗體、臺大大新、中央怒濤、輔大創新、中原少中會，共同發表對五二〇事件受害學生聲援聲明。 2. 臺灣人權促進會聲明「立即釋放無辜，並准許被羈押者交保」。 3. 雲林農權會發表聲明：關心五二〇農民， 	

	堅決否認菜車中預藏石塊及木棍。 4. 南北學界，北部 6 所大專院校校職員代表 460 人，南部 29 所大專院校 100 多名教授，共同譴責「五二〇事件」中的官方舉措。	
05.23	香菇農組織自救會，抗議中國走私香菇	
05.26	臺灣人權促進會組成 19 名律師團義務提供五二〇受難者法律支援。	
05.27	立法院院會決議邀請內政、法務部至立法院報告五二〇事件 老兵行動聯盟，公開支持農運。	
05.28-06.4	民進黨於全臺各縣市舉行五二〇事件說明會。	
05.29	75 位國民黨立法委員要求政府頒佈緊急狀況文告，必要時再頒佈戒嚴法。	
06.10	旅美臺灣人社團於華府國會山莊舉行示威及演講會。	
06.16	臺北地檢署經 27 天偵查終結，共 71 人以妨礙公務、違反集會遊行法、縱火公共危險罪、妨礙自由、違反暫行交通電業器材條例提起公訴。洪奇昌另案辦理。	
06.17	檢察官未通知被告律師在場，即進行詢問被告，還以收押。	
06.18	中研院、臺大、師大、清大，11 位教授組成「五二〇事件調查工作小組」。	
06.19	法官與推事公開信要求不受干預的司法環境，反對教授的聲明。	
06.28	農民聯盟成立，農民權益組織分成以南部稻農為主的農權總會，和以中部丘陵區果農為主的農民聯盟。	另有一說農民聯盟成立日期為 6 月 28 日；農權會成立日期為 7 月 4 日。*
07.04	省政府宣布農民健康保險於 1988 年 10 月 25 日試辦實施。	
07.05	立法院前「五二〇天靜坐」開始，七天後遭強制驅離。	
07.18	五二〇事件第一次偵查庭。檢察官未到庭。被告指稱當天遭到刑求。	
08.05	旗山蕉農請願自由化香蕉輸出，打破 25 個日本貿易公司壟斷。	
08.15	五二〇事件第四次偵查庭。	
08.16	超過兩千三百位蕉農連署向農委會及行政院請	

	願。	
09.16	五二〇事件宣判。	
09.17	雲林農權會發表聲明反對法院五二〇事件判決。	
09.21	農權總會抗議法院五二〇事件判決。	
1007	臺北地方法院致中研院抗議出版「五二〇事件調查報告」，認為干預司法判決。	
10.10	美國在臺協會農業組狄善、政治組吳柏年、事務組林清源，拜會農民聯盟，與農盟幹部林豐喜、馮青春、王昌敏、羅隆錚、鄭有祿會談，了解五二〇事件對農民影響、大陸農產品進口、農盟組織、反美意識等問題。	
11.20	社運工作室與農民聯盟共同舉辦「農民權利法案」公聽會。	
11.14	農委會舉行「第二次全國農業會議」。農民聯盟與場外抗議，並宣布舉辦「農民權利法案」公聽會。	
1989 年		
02.27	農民聯盟主席林豐喜遭逮捕。	
05.16	八百位農民於臺北抗議，要求改變農業政策，譴責農民聯盟主席遭逮捕。社運工作室發起「五一六」行動，要求農業全面改革，並聲援林豐喜。	
05.18	各地農民組織代表舉行「草根國家事務會議」，要求李登輝特赦五二〇事件入獄者，呼籲農權總會及農權聯盟整合。	
05.20	農權總會舉行五二〇事件週年遊行。	
1990 年		
02.04	農民聯盟發起搶救農地運動。	

* 引自《他山之石—韓國農運經驗》，基層婦女後援會出版，1988年。

附錄二

期中報告意見修正表

建議	處置	備註
說明換訪者原因	已處理，詳見期末報告頁 31-32。	
請依時序整稿	已照辦。	
特定人事物註解	已照辦。	
紀年統一	已照辦一律加註西元。	
高層補訪	有實際困難。	
人物角色簡介	已照辦，標於訪談稿之生平概要	
專兼業農	受訪之農民都是兼業農，但兼業之比例不同。詳見期末報告頁 29。	
大事記修正農保期程	已修正。	
尊重農民	林長富認為陳秀賢不尊重胡譽鐘（農民）；陳秀賢要求政治人物要尊重農民。	
五二〇定性	詳見期末報告頁 30。	
農運或農民運動用詞	農民運動一律改稱農運或農民抗爭。	
兩陣營受訪比例	已照辦。	
錯漏字	已訂正。	
口訪內容查證	經交叉比對後已處理。	
農民走出來最主因	水果進口，詳見期末報告頁 17。	
報告本文與訪談稿應區分	已照辦。	
口述訪談論述分析	詳見期末報告頁 17-29。	
報章雜誌研究	已照辦。	
按臺灣史研究格式整稿	已照辦。	
香蕉 100 公斤 400 百元	此係指 1960 年代產地批發價。	
修詞	已照辦。	
史料狀況	詳見附件光碟。	
找邱萬興	已與邱先生連繫，並請教若干疑難。	

十五位受訪者訪談稿

受訪者	頁次
劉南熾	2
胡譽鐘	6
林豐喜	15
王昌敏	24
黃文淵	28
林長富	32
吳振橐	37
李江海	42
鄭朝正	49
宋吉雄	53
邱煌生	61
陳錦松	66
林慧如	70
蕭裕珍	75
黃美英	84

劉南熾先生訪談稿

時間：2018年9月11日，14：00-15：30

地點：臺中市東勢區劉家工廠旁咖啡廳

受訪者：劉南熾

工作人員：徐文路

整理：黃佳平、蔡依伶

【生平概要】劉南熾，生於1953年，臺中市和平區人，自小務農。1984年起以無黨籍身分先後當選農會代表、鎮民代表，與胡譽鐘皆為山城農權會最早發起人。

民國42年（1953年）我出生在臺中縣和平鄉南勢村，家裡種水果，大概2、3公頃，我還沒讀國小就跟著家裡做：梅子、李子、柿子、桃子、大梨、椪柑；不是現在的甜柿，是軟的柿子。東勢還有田，大概5分地種葡萄、大梨。五、六十年前，梅子價格很好、梅子外銷日本是價格最好的，工人工錢一天七塊錢，梅子一斤六塊錢；所以梅子採收一年就買一塊地，第二年再採收就蓋房子。我父母親住山裡，高中之後我跟妹妹住在東勢，為了要讀書，我就讀豐原高中，正要考大學時我爸爸去世，因此沒升學。

一、臺灣水果的全盛期

我18歲當兵，民國64年（1975年）21歲退伍，在中部服役，假日回來幫忙噴農藥。退伍後，從21歲到31歲，我每天都工作、噴藥、施肥、採收，這十年是臺灣水果的黃金時段，價格不錯。我白天採收水果，晚上包裝，隔天中午載到果菜市場，全國性市場比如臺北三重、臺南、嘉義、高雄，水果一到果菜市場，商販認定你的貨漂亮，就跟在後面催著買貨。我的橫山梨很大、重量也有，可賣到十幾塊，椪柑也是。此時梨山的梨子、蘋果也是全盛期，東勢的市場因此很熱鬧，那時真的有賺到錢。

這十年之間，我也去楊梅幼獅工業區職訓局學冷氣空調，我有證照，有半年在臺北學電機馬達。選舉時，我跑到臺北市士林修冷氣，去看康寧祥的政見，還有康水木、陳勝宏，覺得這個政府很腐敗要改革。我看很多選舉書籍，像郭國基、高玉樹、郭雨新、黃順興，我還記得黃順興之子黃逸農背書包來這邊郵局偷發傳單，那時還在戒嚴，有時警察會抓，只能偷發。因我和社會接觸也不多，覺得農會有時都不太理人，很霸道，很不尊重人。選舉時農會代表選完也沒來拜訪；他們都同額競選，由派系把持。我說，我要出來選。所以31歲時，我選上農會代表，隔年5月我選上鎮民代表。當時鎮民代表選舉，沒有買票幾乎不可能當選；我第一次出來選，花了一票一百、一共五十七萬七千元。我太太弄名冊、對名冊，叫人家來拿錢領票，工作很多，而且一直有人來搬錢，後來我想：花錢很心疼，我種水果很辛苦，我不要當冤大頭，以後不要買

票。我不花錢，沒當選就算了，所以我問政很犀利，走黨外路線，當時還沒有民進黨，在地方上和其他人不太一樣。而且我很努力，人家一通電話就服務到家，所以結果第二任、第三任、第四任通通沒買票就當選。

選後還是每天賣水果，水果和以前一樣很漂亮，但賣不出去。梨子、椪柑載去果菜市場，每天都賣不出去貨會壞掉，會有焦慮，放一天熟一點。果農們我看你你看我，我也賣不掉你也賣不掉，原來進口太多水果了。我認識很多農民，我說：我們來抗議，你看怎麼樣？找一個人，他說 OK；找兩個 OK、找三個 OK，找了十個裡有七個說 OK。我印小單子發出去，問大家是否同意去抗議？是否參加？結果反應很好。那時我腦中就想：這個可以去抗議。我當時在鎮代會提很多案子：限制農產品進口、肥料要便宜不要一直漲價，但都沒得到好的回應，所以我想去抗議，我一直要改革，想改革才去參選。

二、水果進口影響深，發起山城農權會

我第一個找胡譽鐘，他是我的選民；他單身、自己有房子，我們常在那邊聚會；他家在梨山也有水果。我說，水果很不好賣，進口那麼多，我們來抗議，來成立農權會，你來當會長，因我自己職務太多忙不過來，若不照顧水果，家裡會罵，幾個人講好要怎麼邀人去抗議。我們第一次開成立大會時，原本中山國小答應借禮堂，結果縣長陳庚金叫學校不要出借，因我當鎮民代表，後來借了北興里活動中心，剛開始大概有一百多人，最早就是我跟胡譽鐘。當鎮民代表要選區服務，因而認識王昌敏，我拜託他幫我；他不是務農的，聘請他法律顧問。林豐喜是我在東聖宮演講時認識。早期的委員有明正里有位種葡萄的邱華集、上城里徐正樟是我的同學，胡譽鐘也有叫一些人來。

利用晚上開會，第一場開會在慶東里，東勢往南投的方向，人還不少，我記得滿熱烈的，請鄰里、農民工都要去抗議。農民都問同樣問題：我們要怎樣上去抗議？要怎樣和你們聯絡？會不會發生危險？我說，只要你們守規矩，不打人，一定不會有危險。再來就找出幹部，一個里找兩個聯絡幹部。慶東里大概出兩部遊覽車。再來上城里、下城里，人都很多。我讀成功國小，找同學當車長，帶他們上去抗議。再來就是中崙里，我們找里長，還有石角，整個集會所都是人。有個里長叫陳金新，我們都是走黨外路線。我去選鎮民代表，他去選里長，我們兩個都當選；他跟農會總幹事吳武雄住同個地方，他選上里長後，吳武雄叫他加入國民黨，他不敢不加入，打電話來問我，我說不行。因為我們兩個有約定，選上之後任何一人要入黨，要徵得對方同意，但他還是受到壓力加入國民黨。還有下新里、興隆里，興隆里有一個委員徐華騏。

即使如此人數還不夠，大概估算是三十部遊覽車。開會決定登報：宣布農權會要去臺北抗議，留胡譽鐘的電話號碼，彰化大村就打電話來了，然後我們找一個晚上去大村，他們大概就招了十部遊覽車。梨山也很響應，他們自己發落了差不多十部遊覽車。因我的媽媽、舅舅都在卓蘭，我們去卓蘭的寺廟辦說明會，他們也有十部遊覽車。我們叫每個人交五百元，付遊覽車及吃飯的錢，我記得邱連輝也主動來助講，不知怎麼聯絡上；朱高正也有來過，他出現時，會有人五百、一千丟募款箱，那時林豐喜就進來了。在上臺北的前一天，縣警

察局局長找我去見面，叫我不像街頭流氓那樣去抗議。一二〇八的前一晚，叫我們不要去立法院，改去陽明山，不然要在高速公路上攔截我們。我說，如果被攔下來我叫農民全部下來走，癱瘓高速公路。以前農會都是國民黨的，他們不敢參與，也沒有反對。我第一次當農會代表時，農會總幹事是吳武雄，我沒有拿他的錢吃喝玩樂，但我在他選舉農會理事五五波時支持他。

三、主要參與一二〇八行動

一二〇八當天，不讓農民進立法院；但警察認為農民沒惡意，開通道讓農民去廁所，軍警都在談天，最後我們派五人進去談判，很緊張，沒見過世面，沒上過那麼大的場。我有用原子筆手寫一張訴求：第一條成立農業部，第二條農產品進口要檢疫。第三條是進口水果要限時、限品種、限量進口，盛產時不要進口；還要穩定肥料農藥價格，這些是第一波抗議重點。

抗議之後政府處理速度沒那麼快，但隔年五二〇，雲林縣農權會再上去，政府真的有怕到，改進得很快。一二〇八之後的行動，我沒參加。一二〇八之後在臺中開會，雲林農權會幹部上來開會，我覺得人很多又很亂，而且氣氛比較不一樣。

我參加的時間不長，我農事太多，要採收的水果太多了，沒辦法一直搞這個，鎮民代表、農會代表職務也很多。另一個原因是時，我們一二〇八帶上去的人，一個禮拜之後，家屬打電話來說，有三個人沒回來，叫我負責。其中一個自己跑去玩，沒有跟家裡講；有兩個找不到路，最後我們請警察幫忙找回來。

五二〇以後，我覺得狀況不太好，就不參加了；後來進來的人都不是做農的，像林豐喜這群，他們很強硬，要搶、要主導、要爭奪：上臺北時記者電視找我們，林豐喜要主導，開會時要主導，我那時不會鬥爭，農事又忙，我就不管了。社運人士陳秀賢介入很多、很強悍，很多不是農民的人介入。而且當時賣肥料農藥廠商都四千、五千贊助，我拿給胡譽鐘；回來後我叫胡譽鐘要結帳，結果無帳可結，沒有記帳。我很不高興，最後離開農權會，我懶得管，我事情很多，水果那麼多不照顧不行。我是真正農民，他們都不是農民，每天在那邊搞、每天鬥爭，我哪有時間？我怕到時發生什麼事，農民找我負責，我該怎麼辦？我們農民去抗議都滿溫和、滿安全的。

戴振耀當立法委員時，我透過他開公聽會，改革農會選舉的連記法，比如農會代表六十個，有四十個支持我，但即使真的拿了 40 票，我都不會當選理事；選舉制度不公平，應要採取限制連記法，比如全部 9 票最多就只能蓋 4 票，後來一紙行政公文下來，宣布選舉應採取限制連記法，我才能被選進去。我當選理事後，農會被我修理得很慘；對於審查預決算，我很有自信。以前在代表會時，有一個派來暫代的主計看我問政很認真，一頁一頁教我怎麼看怎麼問，連法規都教。所以我雖然不是國民黨的，但每任鎮長都對我很好，若農民有需要鋪水泥路或做水池，建設經費都給我，我選舉不用花錢，幫忙做建設，他們都會投票給我。到了我當代表的最後一任，是鎮代表會副主席，選臺中縣

議員時才加入民進黨。¹

¹ 2002年，劉南熾在臺中縣議員第三選區參選。

胡譽鐘先生訪談稿

時間：2018年4月3日，15：30-17：30、20：00-21：30；4月4日，09：00-10：30

地點：臺中市新社區幸福農莊

受訪者：胡譽鐘

訪談者：徐文路、蔡依伶、葉明政、劉欣恆

記錄整理：葉明政、蔡依伶

【生平概要】胡譽鐘，本名胡壽鐘，饒平客家人。1948年生於臺中東勢，中國市政專校（後來改為中國科技大學）公共衛生科畢業，在臺中東勢、梨山務農，經營果園，1980年代農運由「山城農民權益促進會」發起，胡譽鐘是該會重要發起者。曾發起一二〇八事件並擔任總領隊，參與北高賤賣果農、三一六、四二六、五二〇事件。

一、出生及家庭背景

我的父親是彰化永靖人，我們屬於客家饒平。²我父親原本住彰化員林、永靖一帶，隔一條河是彰化田尾，家裡有地務農，種稻、蔬菜，可能因我們屬於饒平客，所以在日本時代搬到東勢。³哥哥們在員林出生，但我在東勢出生。日本時代東勢種很多甘蔗，我父親幫人家砍甘蔗，也開始種菜，跟東勢人買土地，在摩天嶺買果園，還開工廠做草繩、做醬油，東勢目前唯一手工醬油工廠，曾跟我父親合夥。接著在中崙河做煉油工廠，製花生油、黃豆油，賣肥料等，我們家族和永靖頂新魏家有點淵源，老一輩認識他。我的父親叫胡路，道路的路。

我在民國37年（1948）出生，讀東勢國小、東勢初中、臺中農校。農校讀了一年，民國53年（1964），看到臺北的中國市政專校（後來的中國科技大學）招公共衛生科，改讀公共衛生科。畢業後當兵，民國61年（1972）退伍，然後自己在臺中市做生意。民國63、64年（1974-75）我到東南亞繞了一圈，那時出國都要向警總申請，核准才能出國。之後做貿易，做竹筷子外銷日本，賺了一些錢還增資，但一碰上石油危機，全部垮掉，工廠也垮了。垮了以後就乖乖回東勢，先是回家幫忙油廠，再幫家裡建儲藏水果的冷凍庫。

² 臺灣客家族群，依語言腔調分成：四線、海陸、大埔、饒平、詔安、永樂、安定等。

³ 但臺中東勢客家族群以大埔客為主。

二、開始關注臺灣農村農業問題

增額立法委員選舉時⁴，彰化大村鄉黃順興⁵選立法委員，他講農業問題，為農民發聲，所以我贊助一些經費、為他助選。開票前叫我們帶著行李，黃順興說：「萬一沒選上，大家就跑！」結果他選上了。受黃順興影響，所有鄉鎮的農村我都去看，開始關心農業問題；以前我很喜歡爬山，民國 65 年（1976）創立東勢登山會，我利用登山會全省活動到處去看農村。我父親當時給我一部車，我就沿臺三線跑，山裡是果農，沿海種花生，也緣於我家經營花生油廠；往南部就種蔬菜。約莫美麗島事件前，黃順興問我要不要去高雄？但因家裡吩咐我要噴藥，噴（農）藥需 3 天，12 月 10 日我就沒去高雄，結果黃順興也沒下去。

幫黃順興選舉，引起情治單位來調查，每天來工廠問我：黨外現在有什麼活動？東勢保防科、情資組，還有調查局時常到我的工廠去，說我的工廠冷凍庫裡有人賭博；冷凍庫溫度都 5、6 度以下，怎麼可能在裡面賭博？命令我當場開倉庫檢查，根本沒有！因為裡面都是貨、水果，可是冷凍庫開門之後，他就不准你關門。我最後沒辦法，無法安心做事，把冷凍庫交給我哥哥，我父親民國五十幾年時在梨山買了果園，我就到梨山去經營果園，種蘋果和水梨，上山的時候是民國 69 年（1980）。在梨山接觸天府農場，也當過農場的理事，認識很多退伍軍人。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沒幾個月又發生林義雄事件，我哥那時候也氣我，說參加黨外好像很危險。

張俊宏因美麗島事件被關，許榮淑在臺中成立服務處要出來競選。⁶他們分兩派：編聯會和公政會，編聯會是新潮流系前身。許榮淑選舉找林豐喜，林豐喜找我幫許榮淑選舉。我和林豐喜在登山會就認識，他是潭子登山會會長，我是東勢登山會會長。我在梨山工作有時找不到工人，林豐喜工廠工人有時沒工作，他就把工人調到我這邊，我可以幫忙付工資給他們。民進黨臺中縣黨部成立時，田再庭⁷是 1 號，林豐喜是 10 幾號，廖永來的哥哥廖永賢說：「你在登山會時擔任過國民黨民眾服務站監事」，然後就杯葛一個禮拜，所以我在還排在林豐喜的後面，但以臺中縣來說，還是在很前面。⁸

同時期（1987），臺灣進口大量美國水果，全省水果都受影響，尤其以水果出名的梨山、東勢，很多果農虧本。我在梨山，當水果出產時，一些老農民收到水果清單，發現連成本都不夠。回到東勢，果農都說不夠成本。東勢以前葡萄、楊桃都有種，結果都砍掉。溪湖、大村的葡萄品種是由東勢石角過去的。我就利用在東勢國小辦國會全面改選演講會的機會，演講前我就開始印海

⁴ 1973 年第一屆增額立委選舉。

⁵ 黃順興，臺灣彰化縣彰化市人，為臺灣早期黨外運動人士。曾當選中華民國臺東縣議員、第五屆臺東縣長，後在臺灣省第三選區（中中彰投）當選為第一屆第一、二次增額立法委員。1985 年赴美轉至中國定居，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⁶ 1981 年。

⁷ 田再庭，民進黨創黨黨員，律師出身，現為民視董事。

⁸ 民進黨臺中縣黨部於 1988 年 3 月 26 日正式成立，設立地址為許榮淑臺中豐原區服務處。首屆主委是田再庭，而林豐喜、胡譽鐘、王昌敏為第一屆臺中縣黨部執評委。

報、傳單去發；本來叫我上台講國會全面改選，結果我上台講的是農業問題。因我有留電話號碼，很多果農開始打電話，因果農反應不錯，他們（指林豐喜等）就開始注意果農農業、農民問題。演講後，情治單位天天到我家，說這些問題政府會解決，你們不要再去鼓吹。我後來邀請了劉南熾、王昌敏來成立自救會，劉南熾是果農，住在我家附近，又懂得法令。劉南熾說，民進黨要成立，有一個臺大的王昌敏要想加入民進黨，就拉進來；林豐喜是以許榮淑助理的身分參加。

三、決定發起一二〇八抗議行動

我利用我的雷鳥旅行車去街上、農村廣播，成立果農自救會。我們向東勢中山國小校長借場地。當時縣長是陳庚金，他施壓國小，不准我們利用國小開會；後來 11 月 5 日臨時改在中寧里召開會議，因里長也是果農，報名有三百多人、最後兩百多人到場，我當選主任委員。林豐喜說，許榮淑建議改成農民權益促進會，當天我們就決定 12 月 8 日上臺北抗議。籌辦一二〇八，外面幫助的力量最主要來自許榮淑服務處，林豐喜是他們服務處主任。

剛開始只有東勢，要叫東勢農民出來很難，每個農村、每一鄰里我們都去辦說明會。我們去借以前的青果合作社集貨場，農民都躲在旁邊聽、不敢現身，因為警察比果農多。讓每一里農民都敢出面，好困難！比如我們第一次辦說明會時，我們遠遠看到有人站在樹下，因為農民不敢站在燈光下，我就辦第二次，第二次就有農民出來了。雖然集會不用申請，但是警察、調查局都會去。農會態度是總幹事吳武雄支持，所以我們借果菜市場辦活動，他都肯，也不會收錢。加入自救會的農民會再找我們去他的里辦說明會，也會幫忙宣傳；主題就是國外水果要傾銷，那些立委不會為你發聲，所以我們要到臺北抗議。希望每位參加者繳三百塊來支付遊覽車的錢，但一定不夠，經費原來除了樂捐，就是我自己出錢。

具體受美國蘋果進口影響的：有柑橘、蘋果、水梨、葡萄、楊桃，還有枇杷，其實水果都受影響。東勢大多種柑橘，另外是水梨、楊桃。柑橘受影響最大，東勢農民只好砍果樹。

民國 76 年（1987）11 月 23 日，我在《臺灣時報》刊登了一個 2 萬塊的廣告，串連了宜蘭、彰化。《臺灣時報》以前比較偏黨外，《中國時報》、《聯合報》廣告費要十幾萬，我付不起。目的是讓全國農民知道，因為要找全國農民去抗議；其他人本來說那沒有效，我還是堅持要登。刊出後，第一個電話是高雄的湯金全⁹打來，他打電話來說這個廣告很好，我只記得他說他是律師，他說：「你們號召全省，這個很好」。然後是彰化大村鄉的賴臨任¹⁰，他也打電話來。

⁹ 湯金全，民進黨創黨黨員，檢查官、律師出身，現仍為律師。

¹⁰ 賴臨任，彰化縣大村鄉人，種植葡萄為業。

宜蘭找我去談，主要是稻農；彰化是果農，主要是大村的巨峰葡萄農，後來協調宜蘭、彰化都選在 12 月 8 日去抗議，但彰化果農當天似乎是立法委員許張愛簾¹¹帶隊。抗議前，開了幾次協調會：臺灣省政府農林廳、國民黨黨部都來協調，叫我們帶農民去陽明山去吃去玩，他們會負責經費。我說：「我們自己帶便當！」會議解決不了問題，不給壓力，怎麼談都沒有用。東勢農會、新社、石岡（農會）總幹事都支持，東勢農會幫忙出一些礦泉水。農會不能太表明，他們是國民黨系統，樂捐不夠，就是我自己出。

剛解嚴，但蔣經國還在，大家還是很害怕，不過東勢去了五十幾部遊覽車。我去租遊覽車時，彰化有些遊覽公司受了壓力，出發前三天告知遊覽車當天不來。我專程跑去彰化，我說：「如果你不來，我就把你們遊覽車全部燒掉。」他們報警，警察還來訊問：「是否有講這種話？」結果他們來了，因為拿了訂金，不能不來。一二〇八的前一晚在東聖宮辦說明會，民進黨臺中市黨部主委賴茂州來講解糾察的工作。彰化有派人參與，但宜蘭稻農沒來，因宜蘭到臺中實在太遠，梨山果農則是半夜就得上臺北。

一二〇八當天我們約定臺北中正紀念堂集合。彰化縣大村鄉坐遊覽車上來，宜蘭稻農自行到達，梨山果農由牧師王忠信帶隊。東勢出五十幾台遊覽車到每一里載人，每一里都有一個聯絡人。宜蘭稻農反映稻子的價格、補助問題。彰化縣巨峰葡萄農也受進口影響，價錢也不好。

我們到立法院抗議時，記者告訴我，蔣經國下班都走中山南路，那天蔣經國改道並問：「很純樸的果農為什麼跑到臺北來？」一二〇八當天總指揮是林豐喜、總領隊是我。林豐喜現場用麥克風說明；我負責談判、接觸。目標是要求立法院停止美國農產品進口。不到一禮拜，政府就下令美國、外國的農產品都全部停止進口。12 月 8 日現場沒有衝突，各縣市領隊到立法院裡面談，以許榮淑為首，還有許張愛簾、農業立委蔡友土¹²。

一二〇八以後到農盟成立前，林豐喜和王昌敏成立過農民服務所來農民問題，但效果不好，沒多久就收起來。一些社運人士像陳秀賢¹³、南方工作室¹⁴來幫我們的忙；陳秀賢和林豐喜早就認識，南方工作室找一些學生來幫忙搞文宣。刊登廣告以後，全省各地成立農權會，透過陳秀賢他們做全省串聯運動，像南投林長富，新竹黃邦政。那時各農權會（參與者）分兩種，一種是純粹農民，一種不是農民，像黃邦政是農民，這些人透過陳秀賢找出來。屏東的馮清春老師也是到一二〇八之後才曉得原來農民也可以上街頭，因為以前上街頭的都是政治、工運，一二〇八以後工運抗議也很多，還有環保運動，我都有去參加，像關西、台泥、遠東化纖、南部臺南縣將軍溪、五輕，我都有去。

¹¹ 彰化縣國民黨籍立委。

¹² 蔡友土，新北市人，留日農學出身，長期在農會與農產運銷系統擔任要職，係當時國民黨農民團體立委。

¹³ 陳秀賢，左翼社運人士，長期參與社會運動，當時在高雄與蔡建仁、黃志翔成立「社運工作室」，聲援各種社會運動。

¹⁴ 《南方進誌》發行人呂昱和編輯黃志翔會以「南方工作室」名義串連各種社運議題。

12月8日之後停止進口外國水果，農民感覺農業會改革，一二〇八宣言裡幾項要求，政府有做到，但迄今尚未成立農業部。當時民進黨立委顏錦福、尤清都說要成立農業部，結果他們當選以後，沒有成立；現在民進黨都過半了，還是沒成立農業部。勞工有勞動部，他們本來比我們慢，但就是沒有農業部。

四、三一六美國在臺協會行動、四二六農機開上總統府

一二〇八之後，陳秀賢提議在臺北、高雄辦賤賣果農活動，有一些大學生參加；水果賣了是有錢，但有些是贈送的。在臺北像顏錦福，在高雄像朱高正等民進黨立委也有參與。陳秀賢跟南方工作室主要幫忙文宣、到地方辦說明會。在集集辦大學生生活營，辦完後下鄉；我當營主任，林豐喜他們管財務，大學生如果分發到東勢就住農民家裡，也有人住興農山莊；有三十幾個學生參與，比如翁章梁¹⁵等，如今很多人在各縣市擔任局處首長。另外像林國華、戴振耀，他們都是因為農運以後才步入政壇。

因為美國水果還是部分進口，到了三一六，我們針對美國在臺協會及國民黨黨部，由我遞交抗議書，在中正紀念堂燒美國國旗，結果一度無法入境美國；黃華的臺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1989年邀請我去美國，美國在臺協會不准簽證。林豐喜是總指揮，因在國民黨黨部起衝突、被起訴。四一六去立法院聲援林豐喜，我當總指揮。陳秀賢安排4月26日要再抗議，不再走路，換農耕機。

四二六出動五百多台農機，農耕機、鐵牛機都用貨車載上去，我開搬運車上去；我開第一部、第一個到臺北市警察局。警察擋住好幾道路口，林豐喜站指揮車上叫我衝，我把搬運車車速開到最快，一衝過去，警察就散開了，我一直跑到臺北市警察局門口，往後看，都沒有人跟來？兩三百位鎮暴警察就出來了，我第一次感到害怕就是那一次，奇怪，後面怎麼都沒有人？臺北市警察局副局長出來，過了半小時，我往後看，才有人進來。之後到中國國民黨黨部抗議，南部菜農帶蔬菜，丟蔬菜，之後林豐喜突然說要轉向總統府，本來預計國民黨黨部抗議完就解散回家，事先沒規劃要轉向總統府，我們農民耕耘機全部去，我開搬運車一直衝，衝到憲兵拉起的鐵絲網，搬運車卡在鐵絲網那邊，假如那時衝過去，可能就會出人命吧？憲兵一定會開槍。堅持到當天晚上，晚上林國華忽然宣布：五二〇要再來，這沒有經過全省大家開會，是直到5月12日開會才追認五二〇。四二六當天我才認識林國華，他說他是雲林農權會的人。

12月8日到（隔年）3月16日之間，全省農民開過幾次會要組織農民聯盟。5月12日在東聖宮召開會議，全省農權會派代表開會籌組全省農民聯盟，籌備會議由我擔任總召集人。我跟林豐喜說：「五二〇既然已宣布他們要去，我們就確認，假如不確認，他就師出無名」。林豐喜說：「好。」那就再表

¹⁵ 翁章梁，嘉義縣義竹鄉人，曾任1990年三月學運總指揮、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嘉義縣政府社會局局長等職。2018年3月6日民進黨提名參選嘉義縣長。

決，其他人也贊成，後來排林豐喜是五二〇副總指揮，但剛開始我也沒想到五二〇是總統就職日。

五二〇前一晚，民進黨黨部在臺中新社辦國會全面改選演講會，我去參加，當晚 11 點，林豐喜告訴我不要去臺北，可能會鎮壓；林豐喜當時身分是許榮淑國會辦公室助理來參與農運，是農運籌備處召集人，許榮淑告訴他不要上去臺北，可能因為他們收到會鎮壓的情資。但幹部跟我說東勢農民已跑上去三十幾位，因林豐喜反對，東勢並沒有大動員；比起四二六農機行動東勢仍動員十幾部遊覽車，五二〇沒動員，東勢還是有三十幾位農民北上，我連夜趕赴臺北。

五、五二〇事件

你們調出五二〇影片，走在前面的是我和李江海，林國華他們在指揮車上。下午經中山陸橋要到行政院時，此前因路線問題已跟警察發生零星衝突，在陸橋上，我遠遠看到立法院已經打起來，大家一見打起來，開始跑過去。過去之後，看到林國華就受傷了；立法院字牌是詹益樺¹⁶拆的。林國華受傷之後，我就上指揮車，有幾個警方的人被抓過來，很多農民拿鋤頭要打他們，我說人到我車上，我負責保護。

林國華包紮後回指揮車，換他指揮；他說要到總統府，結果在路口就被封鎖了，警方噴水柱，水柱很奇怪，噴到身體會癢。卓蘭有位領隊被石塊打到頭，才發現噴水柱時，有小水泥塊跟著出來，導致很多人受傷，衝突又更大。警察只留一條路，其他都封住，我們繞到警政署，警政署招牌又被農民拆下來。到行政院門口，我跟警方人員說，有機會你就跑，此時憲兵出來圍著指揮車。我告訴林國華的女兒林慧如說：「妳不要下去，下去會被打。」林慧如在離開立法院時上車，當時指揮車上就剩我和她兩個，林慧如說：「不會不會，我下車不會被打」，結果下車就在那邊被打。

城中分局門口發生幾波衝突，林國華不是叫警察警方放人嗎？有些人在立法院前被抓，城中分局前幾波衝突後，連林國華、李江海也被抓進去了。警方後來說裝石頭的車子，停在城中分局對面的西餐廳前，那部貨車我上去過 3 次，晚上弄到 1、2 點，累的時候，我跑到車上坐，裡面沒有東西，只有竹竿，我就坐在竹竿上；竹竿可能剛好是從旁邊建築物拿過來的。第二天報紙寫：貨車後面有載石頭！奇怪，石頭哪裡來？

凌晨 12 點多，剩下我、學生；有些學生來過農村生活營，以前認識。學生不知去哪搞了一個電池來？我們留下來演講。最後全面鎮壓解散時，在城中分局前，我和學生手拉手坐在第一排，鎮暴警察在我後面約一百多公尺處、往臺北火車站方向開始驅離；但我們坐第 1 到第 3 排的人反而沒事，警察踏過我們

¹⁶ 詹益樺，民進黨基層黨工，台獨運動者，於 1989 年 5 月 19 日鄭南榕喪禮遊行時於總統府前自焚而亡。

的身體，驅散我身後的群眾；之後是水柱，我們前排最後被水柱衝散，有些學生被抓，此時大概已經是半夜 2、3 點。一個東勢農友李文龍被鎮暴警察追到咖啡廳 2 樓去，警察一直追、追到 2 樓去。衝散之後，我往火車站方向走，在火車站碰到朱高正，我就和另一人（忘了名字）對朱高正說：「你去沒有用，會被打。」他不相信，他說，他是立法委員，結果他還不是被打傷了？我找了一個人家借水喝，對方看我全身濕，借衣服給我換，等到天亮，我就坐車回家。

回家馬上收到通知：要成立一個救援組織，所以我再北上。才知道很多記者在警察局找我，沒有我的名字、人也沒有，他們都以為我被抓了，但不知被抓到哪去？5 月 21 日下午開記者會，林豐喜、陳秀賢他們叫我要成立救援工作室。五二〇衝突以後，林豐喜說臺灣農盟農運在五二〇以後，可能就瓦解了，農民都被它衝散了，陳秀賢他們也這樣講，但他們認為農盟還是要繼續組。

六、全台農民組織成立與分裂

全省農盟成立的前一天晚上，陳秀賢、林豐喜找我可能談到 3 點多，我的主張是：我希望農盟主席是農民，可以請政治人物來協助，但主席一定要是農民。林豐喜那時好像堅持他的意見，我們就在興農山莊談了一整晚上，陳秀賢、蔡建仁也在。我說，如果你們不要，我第二天不參加。但東勢的幹部說：「主席沒有關係，只要下面辦好就好了」，我就答應了。

第二天在豐原西安社區活動中心開會，全省農權會都派代表來了，開會時，第一個就是名稱問題。林豐喜要用「全省農民聯盟」，戴振耀他們要用「臺灣農民聯盟」，結果就小衝突了，意見有衝突就表決，由各會代表表決，一人一票，大概有五、六十位出席，主席是我，表決結果是「臺灣農民聯盟」，票數我忘記了，但兩邊票數很接近。但那時表決很奇怪，像要選會長，我在主席台上還在講選舉規則，下面就打起來了。林豐喜帶了東勢一些年輕人過去，那些人不知怎麼樣，用椅子打鄭南榕，還有邱義仁，還有一個紀老師¹⁷。邱義仁跟鄭南榕是列席，沒有投票權；像陳秀賢和蔡建仁也是沒有投票權。我本來宣布散會，戴振耀、邱義仁他們就說不開會了，到豐原的四季飯店去開會，成立「臺灣農權總會」；這邊就林豐喜當農盟主席，成立「臺灣農民聯盟」，兩邊就分裂了。台東、宜蘭比較屬於我們這邊，但雲嘉南跟高雄則不是，新竹那邊也不是。林豐喜和農權總會，死對頭不相往來了。但是我和農權總會每屆會長都認識，他們開會，有時都會請我去，農權總會的會長，大部分都是農民；農民聯盟的會長，不是農民的占一半；農盟的理監事，農民的很少。我是兩邊的會都開。戴振耀每次講農民問題時，都會講到我是農權會第一個發起人；但農盟那邊出去講的話，變成林豐喜是發起人；如果林豐喜在同個會議碰到我時，就會講說我是發起人。

¹⁷ 紀萬生，南投縣埔里國中國文老師，美麗島事件被捕，出獄後仍參與民主運動，在中臺灣當外人士之間頗受敬重。

五二〇之後的救援工作，農權總會比較積極。因為被關的不是林豐喜這邊的人，而且五二〇當天又沒去。農盟和農權總會的區別，就是一個農民多，一個農民少。林豐喜當了農盟主席以後，交給馮清春老師，馮老師以後就蘇偉碩，蘇偉碩以後到現在就沒開理監事會。農權總會在林國華以後一直傳，傳到現在就是要選臺南市市議員的一個年輕人當會長。那時我和蘇偉碩選農盟主席，好像差一票吧？南部的陳先志當時支持蘇偉碩，但陳先志他們現在很後悔沒投我，我說：「沒辦法，你們那時候選擇怎麼樣，就怎麼樣，已經過去的事，再講沒有用。」林豐喜當農盟會長，我就很少去參加，有些理念不同；除非有大型活動或與農業問題有關，有時馮清春老師會通知我；林豐喜通知的，我就比較少去，因為他比較考慮到政治因素，馮老師比較考慮到農業問題。農權總會那邊，只要有通知，我都會去，我跟他們那些會長像高雄縣會長宋吉雄、臺南的人都還有聯絡，我每天在 LINE 裡面還問安。

大陸不是發生六四嗎？六四的前幾天 6 月 2 日農民聯盟本來要訪問中國。黃順興時任中國大陸人大常委，我透過在日本的朋友寄信給他，說我們想到大陸訪問。6 月 2 日之前黃順興說北京很緊張，後來延期。我們去訪問，有黃邦政、詹朝立、蕭國和，蕭國和以前專門寫農業書籍，也有記者。第一次因六四取消，旅行社扣走機票錢；第二次的飛機票都是我出的。去大陸農業科學院和他們談，臺灣這邊是農盟和臺灣區水果進出口公會，當時理事長是新竹的；也到北京、天津去辦臺灣水果展示會。時任立委的曹啟鴻也有去，還有彰化一些立委。我和曹啟鴻等人再到南京、廣東去訪問投資農業的臺商與農民。

七、八〇年代農運的成果與影響

過去的很多訴求都實現了，最遺憾的是沒有成立農業部。其次，照顧農民方面，很多都沒做到，比如農產品豐收，早該有預警制度，迄今沒有建立預警制度。臺灣有生產的農產品，還一直大量進口，比如前幾年蒜好，去年就增加種植面積，農委會應該知道，因農會都會上報，結果等農民要採收了，還大量進口埃及、印度的農產品。水果也是，像今年的茂谷柑，政府也該知道總量，應該有個預警，看怎麼銷？結果，沒有預警，沒有銷售計畫，又放任進口，產季都到尾聲，才說要補助農民；像臺中市每公斤補助 5 塊錢，它不是補助農民，是補助出口商；若要補助出口商，應該在過年前、還沒採收前就宣布要外銷多少；但茂谷柑已經摘了、已經放進倉庫了，至少已經一、兩個月了吧，都已壞掉了，這應該事前防範，像我們東勢明正里的茂谷柑，光一個里，還有一百萬斤。何況整個雲林？

我的遺憾是山城農權會現任會長是農會的理事，山城農權會也不是沒錢，還有六、七十萬存在銀行。我說，像上述這種事情，怎不發動抗議？像陳水扁時代，全省農民都沒有抗議，蔡英文這屆也沒有，抗議不是沒效，有效！比如，柳丁價錢不好，臺南農民不曉得怎麼辦，政府沒收購，我去參加他們的活動，提議去當時臺南縣政府去抗議，載了一車柳丁去。臺南農民很老實！一整車柳丁開到縣政府前，他們不敢打開，結果我把車子後斗打開，柳丁全滾到地上；縣政府就找我談，談就議價，看補助多少來收購。以前軍人很多，一個軍人、警察一天吃一顆就可以銷多少？好幾十萬。這不是可以執行嗎？以前我們

東勢也這樣，我到農林廳、農委會去抗議：不能上市場的，一公斤補助多少？可以上市場的，協助軍隊收購水果。但現在軍隊伙食都外包了，供銷社都是外包。

林豐喜先生訪談稿

時間：2018年4月18日，17：30-20：30

地點：臺中市大雅區鳳鳴路稻草人基金會

受訪者：林豐喜

訪談者：徐文路、葉明政

與會協助：林純美

記錄整理：葉明政、蔡依伶

【生平概要】林豐喜，1950年生，臺中東勢客家人，早年經營木器工廠，擔任潭子登山會會長，同時與臺中地區黨外人士吳哲朗、賴茂州等人運作《美麗島雜誌社》臺中服務處，並擔任立法委員許榮淑競選總幹事。一二〇八、三一六、四二六等農民抗爭事件中擔任總指揮而被起訴，「農民聯盟」首任會長，1989年被捕，1995年當選第三屆立法委員。

我是有錢人的孫子，卻是窮苦人的兒子。我爺爺是東勢客家人，他很會賺錢，白手起家，但差不多爺爺50幾歲就失敗了，那時我還很小。他是東勢客家人，在日本時代就有造路證、造橋證，等於現在營造商，所以光復後也做了一些工作，運輸業務做很大，有兩家貨運行，民國40年代之後開始有招標制度，因不會招標，也不會交際應酬，就慢慢步入失敗。最後嚴重是為人擔保，兵敗如山倒，事業全垮，最後賣掉所有家產，僅剩我爺爺白手起家的那個老家，以及一點點旱地。因此我家在地方上有一點名氣，當初國民黨臺中縣政治要角紅黑兩派為選舉常來，家裡高朋滿座，常常請客；失敗以後，門可羅雀。我們家操場非常寬大，一次可曬幾千公斤稻穀，最後都沒人來，操場長青苔，連走路都會摔死人，所以我就很看不起國民黨。

我在民國59年（1970）2月10日入伍，62年（1973）2月10日從小金門退伍，將近兩年都在金門。我當蛙人，也當教官，代理情報作戰官、訓練官。我當兵相當傑出，但我對國民黨卻感厭惡，一退伍就參加黨外。因政戰說：「所有幹部一定要加入國民黨，沒加入國民黨，不能當幹部。」我此時已是很傑出的蛙人，成績相當好，我舉手說：「輔導長，你如果有公文的話，給我看一下，如果沒有公文的話，我就跟你宣布，我不入國民黨。」他說我當場抗命、撤職，我是教官兼蛙人的副班長，不能撤教官，但撤了我的副班長。甚至退伍後，地方上一些威權——警察、團管區、憲兵部，我都敢挑戰。比方戒嚴時憲兵沒事就在路上攔截，攔軍用車沒關係，但連老百姓你也攔截？我很不服氣，常常停下來說：「怎麼樣？現在是要戰爭了，是不是？為什麼你憲兵出來管百姓？」他站不住腳，被我鬥得裡外不是人，我聲音又很大，不罵則已，一開罵，大家都在旁邊拍拍手，我理直氣壯地，憲兵沒臉，跑了。我嗆聲：「我跟你講，以後不准你在馬路上攔老百姓！」當時我就很反感這些。

一、從黨外雜誌讀者成為支持者、贊助者、助選員

那時接觸黨外不容易，但最容易就是看黨外書籍，臺中縣唯一賣黨外雜誌的三民書局，由陳吉雄創辦，他也有一個印刷廠，常常參與黨外活動、人很好，極盛時經營三、四家書店，就賣這些東西。大概是民國 64、65（1975-76）年左右，我偶然間認識他，因此參加黨外活動。當時臺中縣黨外人士，有八個人是我應該要尊敬的，三民書局創辦人陳吉雄、豐原羅隆錚老師、大肚山上開西藥房的藥劑師賴義隆（參選過第十二屆議員落選），烏日許慶文、豐原陳傳道、蔣先生（在電信局上班，不願透露真名）、林炎盛（潭子鋁門窗、建築師），這八位是我在黨外所尊敬的前輩，我們經常一起討論，討論康寧祥、費希平，互借黨外雜誌、輪流看。

退伍後因家窮努力賺錢，我做木器、小家具。《美麗島》雜誌發行後，吳哲郎當時在美麗島雜誌臺中分部擔任主任一職，但實際開銷包括水、電、房租等都由我、賴茂州與熱心人士共同支付，而吳哲郎先生只出一張嘴。《美麗島雜誌》事件發生後，只剩我與賴茂州先生收拾殘局，《美麗島雜誌》總共只出了 4 期就結束了，但我們前後共花費好幾十萬。但也因此我們在中部地區五縣市出了名（南投，彰化，臺中縣、市，苗栗），好事、壞事都來找我們處理。賴茂州先生做決策，我負責傳達命令。美麗島事件在臺中市演講，我們有六、七個年輕人都有心理準備，如果演講會場發生暴動要抓人，就聲東擊西，放火燒甘蔗園。我們在外煽風點火，國民黨一定會疲於奔命，好在臺中平安渡過。

美麗島事件後，大臺中地區包括臺中縣市、南投、彰化四縣市，選舉時黨外人士就出來七個：包括許榮淑、周清玉，彰化吳天富，南投謝介雄、彰化謝介民、彰化李讀等人都出來競選，但這個人出來要募款，那個人出來也要募款，人人都要募款，哪有那麼多錢可以募？我們在黨外時期實在很痛苦。許信良、張俊宏時任省議員寫了兩本書《風雨之聲》、《大軍壓境》，每本義賣一千元、在當時算是天價，且無封面、只是白皮書做套封，我分到二十本，竟然很好賣，一下子就賣完了。許榮淑第一次競選也順利當選，我擔任她臺中縣總幹事，坦白講，也是亂封的，忽然間，我就變成總幹事，賴茂州變成五縣市的總幹事，任何決策都由他做決定，我負責傳達。許榮淑競選第二任時，我正式成為名符其實臺中縣的總幹事。當時只要有人敢脫（國民）黨競選，我們就去助選，民國 70 年臺中縣有五位鄉長脫黨競選，我們贊助製作文宣、出錢，有兩位當選、三位落選。當時，我還把一部分工廠搬到潭子，因而幫忙協調、助選潭子鄉鄉長選舉，一舉成名。民國 71（1982）年我最高票當選潭子鄉鄉民代表，但政治跟事業兩者不能兼顧，之後退出政壇，冷了一段時間。做了一段時間的生意，接訂單做收納鐵架。

我也積極參加一些社團，比如登山會，也被推舉為潭子登山會長，那時很多國高中小夥子都跟著登山，比如蕭隆澤議員、林竹旺議員、林國印里長，都是以前我在登山會的會友，現在都上政治檯面。我是在民國 70 年、71 年認識胡譽鐘，臺中縣五個鄉鎮有登山會，包括大甲登山會，清水登山會等，而臺中縣登山會其實是豐原的登山會，我們五個登山會很討厭救國團，我就順勢發起脫離救國團系統，尤其是胡譽鐘，他反叛性很重，後來胡譽鐘跟我講：「搞一

個噱頭比較大的！」，我說：「那我們來搞一個淨山運動，清理山上的垃圾。」胡譽鐘有時也滿中肯的，但他不會行動，最後全國響應，上山就揹垃圾回來。我們還發動在山頭立名，南投出幾個人，哪裡又出幾個人。立牌都要鍍鉛管，鍍鉛管很貴，也要弄水泥。七星山、太平山都去立，不能說只有臺中先立，別地方也要去，因此認識了各縣市的人，甚至到了民國 73、74（1984-85）年弄一個登山大會師，我當第一屆召集人。

二、山城農民權益促進會成立

民國 72 年（1983）臺中縣許榮淑服務處成立，我當總幹事，田再庭當不管事的主任。後來因登山會的關係，我帶王昌敏跟胡譽鐘進來，王昌敏專門管錢，管得很好。民國 75 年（1986）許榮淑的立委選舉，我還是做她的總幹事，她那次選舉選的最好，拿了 19 萬票，是全國最高票。

後來聽說國貿局核准很多水果進口，我這人事必躬親，一定要求證，去路邊攤一看，糟糕！那麼多進口水果？我長眼睛第一次看到奇異果，還有香吉士，最嚴重的是蘋果。梨山下來的梨、蘋果，芭樂、梨也好，便宜到連紙箱錢都不夠，我們開始很擔心。我打電話問國際貿易局：「為何進口那麼多水果？」原來蘇火燈、蔡友土這些農民立委拼命地登記進口，所以演講時會提出：「農民瞎了眼睛，五十塊錢賣掉你自己的良心！」當時農民團體立委候選人用五十塊跟農民買票，我們後來覺得這樣不行，跟王昌敏、胡譽鐘，卓蘭的許清復，現已過世的一個卓蘭阿福伯等人開始討論。有次許榮淑剛好下來，我跟她說：「這不抗爭不行！」但許榮淑對此也沒頭緒，我認為成立團體，有個名稱比較重要，比如「山城」、「農民抗議請願會」之類，最後決定成立「山城農民權益促進會」，一定要有胡譽鐘，他是原發起人，他也覺得這個名字好，幾個發起人包括許清復也都同意。當時是 11 月，才一宣布，第二天報紙頭版頭條說：「山城農民權益促進會成立了」。過幾天，馮清春老師打電話到我工廠詢問。為什麼全省熱絡？其實成立山城農民權益促進會時，以為只有我們如此，殊不知原來全省都那麼慘！像臺東官大貞、馮老師、黃邦政，這些本來就出名的人也跳出來，全力支持我們籌備響應一二〇八行動。

籌備一二〇八時不知後來會搞出那麼多人，但被國民黨搞得很慘。光訂一台遊覽車，車資就從四千多塊漲到一萬零八百元。胡譽鐘他家當時有冷凍倉，口袋裡還有一點點錢，我跟他說：「如果不付現金，到時一定不出車。」胡譽鐘說：「好，那付就付啊。」我們跟對方簽約：不出車罰十倍！於是，包括豐客、永旺等就一直開始訂車，大家當天上車才收車錢，交給車長，但最後車錢也沒有繳回來。

三、一二〇八：超乎預期的第一波行動

一二〇八之前我就認識陳秀賢。他被士校退學，出來應徵工作，但沒人敢用，他很反叛。他沒事就去跟陳吉雄借書，借了書他騎 Scooter（速克達）到山上，找比較沒蚊子的地方，拿出折疊椅坐在樹下看書，有時不到一個早上，書就看完，他再騎摩托車回去換一本，15 塊錢可以換好幾本，他跟陳吉雄很合得

來。有一次我經過書店，陳吉雄說：「欸，你不是還沒有工人？不然這位給你叫。」我說：「好啊。」陳秀賢到中午就來了，他比我大十幾天，我兩個孩子叫陳秀賢阿伯，很客氣，像一家人一樣，陳秀賢在我的木器工廠，前前後後可能做了差不多半年多，我常爬大山，一個禮拜甚至十幾天都不在工廠，他幫我看頭看尾。直到他去高雄幫余陳月瑛選舉，他想去碰碰運氣，但可能他在土校有反叛紀錄，人人怕他，他沒有進到核心。後來他去演講場擺攤賣黨外雜誌，但他賣書歸賣書，他講一些理論，人家都聽得進去，所以小有名氣。因農運的關係，他主動跑回來找我。我們去苗栗那一場演講，他就出現了。為了去找農民出來，我們很有耐心，有時我們五個人跑去講給三個人聽；但在大湖一個廟辦演講就很成功，很多人來聽，陳秀賢來賣書，他說他喜歡看書就順便賣書，他當時在南部算出名也有隨從。結果當場他一講下去，他演講很有煽動力。我坦白講，那時我還不太會演講，他演講吸引了我，我就把他拉過來，但王昌敏跟胡譽鐘不知這號人物是誰？一聽他演講，胡譽鐘剛開始很排斥，但最後沒辦法，陳秀賢實在會講，而且會搞組織。其實最會搞組織的是誰？是黃志翔¹⁸，黃志翔配合文稿。一二〇八之前一個月，陳秀賢、黃志翔來幫忙，文宣、新聞稿都是黃志翔幫忙的，我光是要應付國民黨，就已忙到沒時間，黃志翔他們光搞運動文稿，也烏煙瘴氣，尤其胡譽鐘的壞脾氣，他要東西，要就是要，我們不是萬能的，也要靠別人家寫。但講實在話，我們很會爭吵，但也很會合作，那時在東勢，只要布條一拉出來，會拿毛筆的字就寫一寫，一些不認識字就主動拿出去曬太陽，只是大家當時脾氣都很剛烈。其實我沒有要做總指揮，因為我不是真正農民；胡譽鐘有智慧，也能寫，但就是魯莽，後來王昌敏叫胡譽鐘當總領隊，我就勉為其難當總指揮，發言人就給王昌敏。坦白話說，到最後前兩個晚上，為了誰要當山城農民權益促進會的領導人，搞得我們烏煙瘴氣。

一二〇八總共有四、五十台遊覽車，若每台車算四十五人，不得了！共有五、六千人。我心想這些人一上去還得了，心裡就怕，我們約在國際學舍集合，停車方便。那時政治人物的廣告車都還很小。我弟弟有一台 8 噸 8 的，後來我就借我弟弟那台八噸八，臨時才去搭木架、弄擴音器，然後再全部拆下來，因在高速公路行駛一定很注目，萬一被擋被抓就糟糕了。開指揮車的人是我表弟徐華麒跟一位現已過世的里長。大家在派遊覽車時，出了很大問題，因為警察一路擋、故意刁，那時候有無線電，雖然我們故意繞來繞去，最後我們的車子全部從苗栗上去，但還是有被攔截的遊覽車，車子不夠坐，我打電話跟對方講：「八卦山遊覽公司，你的車子要是不來，我不只跟你罰款而已，我一二〇八回來之後，我直接到你八卦山遊覽車公司，砸你招牌、放火燒遊覽車，看我敢不敢？」警察就在我旁邊，但對方頭家嚇到，遊覽車有來。但派到最後，有的遊覽車沒有載人，為什麼？因時間已超過，有些人直接開卡車載上去，我們到臺北以後才發現：現場為何這麼多卡車？因大卡車不能進去，小卡車 1.75 噸可以進去。

大家約定在臺北泰山收費站先會合，我的車開到最前面，開始搭架子，我表弟他們都練習過，但架音響時，他們就覺得一定會出事，因為音響不夠控制那麼多人，高速公路上的遊覽車，不只我們的，也有外地來的，彰化也有出遊

¹⁸ 黃志翔，雲林縣人，時任《南方雜誌》編輯，後與陳秀賢、蔡建仁在高雄組成「社運工作室」。

覽車，雲林也出來，嘉義、臺南以下全部早就到了，我們到臺北一看就昏倒了。到了集合點國際學舍滿滿都是人，陳秀賢、黃志翔在我旁邊，我說：「人那麼多，怎麼辦？」而且都是老人家，出事情怎麼辦？

那時盧修一¹⁹、王兆釧²⁰、尤清²¹，我都很熟，他們都有派人在我身邊，我不要給公職人員參與，但他們真的很配合，尤其尤清跟王兆釧的一些幹部用廂型車大冰桶去載水，那時還沒礦泉水。一二〇八還好，很和平的落幕，我一再呼籲絕對不能跟警察爭吵，那時連糾察隊也沒有，現場的糾察隊大約三十個人，是賴茂州從臺中縣黨部調來的。後來才發現一定要成立糾察隊，回來後還要收拾殘局，錢要付，還好很多農民都自動樂捐，結果1月13日蔣經國去世，本來預計農曆年後要再動，結果變成國喪期。

四、走進北高都會區的賤賣果農行動

到了1月，我們在高雄跟臺北各舉辦三天的「賤賣果農」行動，臺北是元旦三天，高雄是元月8-10日，我們募了兩、三百萬去產地買水果，主要是山城這邊，再用卡車載去北高兩地，沒有定價，消費者自行決定用多少錢買。怎麼募款？透過旅北同鄉會，比如東勢旅北同鄉會，願意幫忙出錢的人，我就把名字列入感謝名單。臺北非常成功，翁章梁那時就出現了，現在要選嘉義縣長，他很崇拜陳秀賢，跟著陳秀賢在跑，所以他講話的口氣跟陳秀賢完全一模一樣。那時大學生叫八大，因有八所大學，他們自己製作海報、弄木板，大學生輪流演講，後來這些人都有參加參與農村生活營。他們在太平洋 SOGO、火車站廣場、婦女廣場、臺大清真寺旁邊，主戰場是在建國花市，連續三天賣水果。尤其在火車站前，不能停車也不能擺路攤啊，水果裝袋子，一個袋子裝六個，送給路人吃：「若好吃就去市集那邊買、若好吃就去市集那邊買！」只有一個口號：「好吃，要去買臺灣水果！」大家看了覺得奇怪，送人吃？而且一卡車一卡車這樣送？大家看了很心痛，有些人會問怎麼賣？我跟你們買。

我們再去高雄，剛好遇到捐血運動的捐血車，就宣傳：「捐血送兩個橘子！」高雄的賤賣果農就有價錢了，人家問：「這一箱多少？」看你要帶多少走，你就丟錢。真的賣很多，還打電話回東勢調水果，一卡車一卡車載去。我們也跟反五輕運動結合，從現場工作人員，到桌椅、賣東西的架子、擋雨篷布，都從反五輕來。最後一晚去反五輕送水果，但他們也不讓我們送，都用錢買。後來胡譽鐘回來一算，高雄部分扣除本錢還多了三十幾萬，但臺北市一定虧本，因臺北市用送水果打文宣戰，但拿一個橘子丟回一百塊、五百塊會被感謝，而且很多人在看、在鼓掌，也會鼓勵再多買幾個，所以「賤賣農民」的「賤賣」概念很出名，有達到宣傳效果。

可是農民也會「詐底」。我們去市場收購時，比如要買圓周27公分的橘子，上面給你放兩層27的，第三層起再放兩層25，最下面一定放23。去臺北

¹⁹ 盧修一，新北市三芝區人，時任民進黨籍立法委員。1997年時已罹癌，並在蘇貞昌競選臺北縣長造勢場上下跪拜託大家支持蘇貞昌引發強大迴響。隔年去世。

²⁰ 王兆釧，時任民進黨省議員。

²¹ 尤清，民進黨籍，時任臺北縣長。

時，從屁股開箱，一倒出來，眾人皆罵。後來規定全部禮盒包裝，25 的就 25，27 的就 27，講好只要詐底就不買，原車退貨，一卡車買，一經查獲，整車退貨。所以高雄賣的橘子非常漂亮，其實是高雄沒有東勢貨，全都是新社的，我對新社人很感激。

我們把所有成本公開列在大字報上：生產成本包括噴藥、採收多少錢？裝箱送到市場包括採收、紙箱要多少錢？比如一箱要賣三百八十塊，但就連一百二十塊都賣不出去，差兩百多塊，那農民的血汗去哪裡？農民的血汗根本不值錢，這其中還不算土地成本。當時連雲林都載結頭菜來建國橋下賣，有些主婦來買菜，產地一顆五角，但在市場買一顆也要七、八塊，通通買去送親戚。像后里的劍蘭，十支綁一把賣十塊錢，但去花店買，一支就二十塊。那時劍蘭最慘，劍蘭剛種成功卻從荷蘭進口。像林洋港、謝東閔做省主席鼓勵農民養肉牛、乳牛，養牛要一年多，等到要出貨，就從澳洲、紐西蘭進口牛肉。

五、知識分子如果不站出來，運動不會成功

賤賣果農很成功，但後來遇到國喪期，沒事幹，舉辦青年下鄉生活營。讀書人、知識分子如果不站出來，這個運動永遠不會成功；陳希煌、蕭新煌兩位教授站出來之後，其他教授就一直跳出來，包括醫界也多人支持，教授出來就吸引了學生的關心。其實還沒發起一二〇八時，陳希煌就寫文章批評政府違背良心；如果我沒有記錯，蕭新煌罵農民團體立委，踩在農民背上，去跟農民搶生活。賤賣果農以後，我跟陳秀賢、黃志翔、胡譽鐘開始籌備「大學生農村生活營」，黃志翔策畫的很好，大多都是我執行的，到每一個家每一戶去，一個家配兩個學生，都是我分配的，有東勢、南投、彰化、苗栗，包括蜂農都有。我甚至每天都去抽查，大家光是走路就走得發抖，其實這些學生都來自都市，一看就知道完全沒有務農經驗。國姓鄉有位農民叫郭朝港，他的桶柑，須按他的定價去賣，不可降價，不然不發貨，他的果園真有條目，我交代生活營的學生，籃子都要用提的，不能拖，不然會拖壞。他的東西真的很好都賣不夠，有認真的農民就有社會價值。我認為生活營的成功之處是反轉社會價值觀，後來推動農民的權利法案，就比較順利。

於此同時也在醞釀串連全臺農民，結果余陳月瑛喊出高雄縣率先試辦農保，她當縣長，余玲雅當省議員。我本來覺得很有道理，但要怎麼試辦？又規定 65 歲以上才有？我覺得莫名其妙，我去省立豐原醫院（現為署立豐原醫院），醫生說農民保險看病也要錢，掛號費、自付額、再把加保的錢算進去，比原來拿藥還要貴，那不如不要保險？後來發現是小病自己看，重病國家付。

六、三一六行動與分裂伏筆

三一六行動我們提出來十二大訴求，第一個就是水租、地租減免，肥料、稻穀自由買賣，提高農民收益等。當時火雞肉、進口牛肉都來了，要拚命地擋，我們跟其他縣市準備國喪期一過，就開始上街頭，第一次籌備會在豐原興

農山莊。當時，我第一次看到李江海、林國華、朱高正，雲林的張豐吉²²，因有一二〇八的教訓，一定要成立糾察隊，參與的每個縣市都有成立糾察隊，比如臺中、雲林、嘉義。幹部分工上，朱高正系統的人也很多，後來林國華擔任雲嘉南副總領隊，開會時大家都沒有意見，散會了，正在寫紀錄跟工作分配表，林國華才講他不幹，他說一個大學畢業的被一個國小沒畢業的指揮，林國華第一次公然反對我。林國華本來就是新潮流的²³，我不認同雞兔同籠的觀念，就是在批康²⁴。我說：「不要跟我吵，開會已經決定了，你當場要反對你就當場反對，你後來就要怎麼樣，你們雲嘉南自己去喬。」後來，林國華成為三一六雲嘉南糾察總隊長。三一六到國貿局，我進去談判，指揮權交給苗栗的陳文輝²⁵跟孫長川，結果就出事了，新潮流有人在煽風點火，他們在外面要衝、破壞東西，搞得孫長川、陳文輝後來被起訴。其實我很堅持不給政治人物靠近，農運歸農運，運動歸運動，我是許榮淑的總幹事，但我都不標榜，連許榮淑來，我都不給她講話，連許國泰過來，我也不給他講話，像朱高正，我夠熟了吧？我也不給他講，農運的正當性，我們自己主導。三一六落幕，他們背後就有一些話。

四二六是因火雞肉要進口，加上果農也很慘，當時一黨獨大，我們希望國民黨一定要改革。我們本來去立法院，但它不理你，我們要立法院院長倪文亞出來接抗議書，卻只有副秘書長要出來，我們不接受，連廖兆祥都沒有維護立法院，反而坐鎮在國民黨中央黨部。²⁶所以我才會發火，因廖兆祥是從臺中縣上去的，我跟他不是不熟，陳秀賢走過來跟我講：「把事情做大」，後來立法院宣布散會，我們就轉向國民黨中央黨部，要國民黨秘書長李煥一定要出來解決問題；此時下面就有人講，你若敢去就成功了。當天有很多耕耘機，徐華麒的爸爸就是我的叔叔，他開第一台，後來我跳下去用客家話跟他們說：「等一下要衝到中央黨部」，他們都懂都同意，幾台耕耘機調整方向，後面看到就知道要做什麼動作。回指揮車，秀賢問我說：「怎麼樣？準備好了嗎？」我說：「好！」陳秀賢先講話：「大家靠過來，現在總指揮下令，目標中央黨部。」陳秀賢不會下命令，他一定會叫我下命令。開始衝，才一轉彎，他們前面幾台衝過頭，已面向總統府了，我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前叫廖兆祥出來，廖兆祥出來一看他就走了，此時什麼高麗菜啊就飛出來了，前面一些人就調整架勢要衝往總統府，那時總統府還沒有拒馬、蛇籠，他們吃定你不會衝總統府，但我有暗示他們看勢衝總統府。誰在擋？新潮流就在擋，他們怕這個光環被我們搶去，他們本來就有打算搶這個政治、運動的舞台。我問陳秀賢：「他說衝總統府，沒關係，順勢。」那時馮清春老師、詹朝立也在。我跟國民黨的趙守博還在爭論，要求國民黨秘書長要出來接陳情。²⁷陳文輝不知在車上喊一句什麼？鐵牛砰砰砰開始發動起來，我跟趙守博說：「我等你一分鐘，你請秘書長出來。」

²² 張豐吉，時任雲林縣黨部主委。

²³ 根據鄭朝正的說法，林國華的立場與新潮流相近，但未曾加入新潮流。而林國華後來加入臺獨聯盟。

²⁴ 指新潮流系批判康寧祥等公職掛帥路線。

²⁵ 陳文輝，苗栗縣苑裡鎮人，有地方實力，曾任基層民代，1995年以民進黨籍當選第三屆立法委員，後加入建國黨。

²⁶ 廖兆祥時任臺北市警察局長。

²⁷ 趙守博時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社會工作會主任。

趙守博不肯，前面鐵牛車已準備，我就順勢衝呀，鐵牛車到位時，我們宣傳車還沒到，那一幕很危險，他們鐵牛車、耕耘車都已跑過去了，總統府前有憲兵，不是怕開槍，怕會撞死人，府前臨時拉蛇籠，車子還圍進裡面，我們後來在總統府前堅持，好像到晚上八點多才撤退。林國華在總統府前宣布雲林、雲林縣人車撤退返鄉，同時宣布要辦五二〇。

他們也沒料到還有一場省政府五一六，因為他們策畫五二〇已經很久了。余陳月瑛發動高雄農民，要去陳情、宣傳優先試辦農民保險，我臨時去支援，後來現場掌控權變成我掌控。五一六會成功，是因省主席邱創煥被逼到坐直升機回來，他本來在臺北，有些省議員也在現場，我說，今天若沒講出一個結論，我們絕對不撤退。余陳月瑛要出試辦的錢，但當時沒有任何法源依據，邱創煥說：「如果你要自己出的話，也沒有法源啊，你要自己處理你的事情，我省政府沒有事。」第二天報紙登出來，省政府才開始緊張經費比例分攤問題。邱創煥宣布光復節開始試辦，但還要經立法院同意才能趕上。五二〇發生後，這些問題才開始討論，大家人仰馬翻，我那時候又要負責跟立法院協調，又要忙農民的權利法案，後來我才把法案丟給馮老師、黃邦鎮跟詹朝立去負責，我就專門負責跟立法院談判比例等問題。

七、不參與五二〇的原因

五二〇之前外面已在醞釀，他們要拿替死鬼，新潮流要叫人家拿替死鬼。整場指揮系統只有蕭裕珍跟林國華，看不到任何新潮流要角。出現在人行道上走的，只有一個人，你看不到邱義仁，你只看到吳乃仁，任何角度的攝影機都有吳乃仁，就吳乃仁下指導棋。五二〇前後全部都是吳乃仁下指導棋，所以他犧牲這兩個人。最後悔的是蕭裕珍，蕭裕珍立法委員落選時，跟我一起出國去越南，我一個人帶十三個落選立委，錢也是我補助的。

五二〇前我直覺認為會出事，我向胡譽鐘不只講過一次：「這一定會出事，他們在搶運動舞台。」我從林國華三一六給我反叛，我就有一點警覺性了，而且陳秀賢他們也得到很多消息。為什麼五二〇時我那麼快趕到現場？我都在臺北，那時一個好朋友借我們一個臨時辦公室，在羅斯福路「中正臨門」，房子剛蓋好，當臨時指揮部。我知道會出事，但是我不敢出來，因為那時國民黨下令：「林豐喜出現就馬上要抓！」在中正臨門時，我還被朱高正罵：「你還在這裡，你不是怕得要死？」後來朱高正被打，還是我去接他去國泰醫院。五二〇事件當時，我、朱高正、謝長廷、蔡式淵等人人都去做散財童子，去救一些被打傷的人送到臺大醫院，那時目標是要抓我，但我們一個一個去背出來，怕被憲兵再抓去，一個個背出來，我們在那邊付計程車錢。我還記得謝長廷說，「喔！我口袋裡沒有錢了，剩六十多塊，但我卻還要坐計程車回去。」

八、農運成果

五二〇以後討論農民保險比例問題，國民黨、民進黨兩黨立委商定農民自付額比例是 40%，交付黨團協商。先實施試辦，先是 65 歲以上、一戶最多兩名

納保，試辦五年，等全國農民都可納保，自付額才又降低比例，逐步調降到30%，因納保人多了才養得起，可是在講這些問題時，農運已經沒人理了、式微了。五二〇以後，農運就到這裡了，因為農民最怕出問題。

農運後，我到海外美國加州演講，是許信良民主運動的海外組織。我說，本來一隻牛被剝了五層皮，第一層是政府把糧價壓低，然後水租再用稻穀去抵繳，地租用稻穀去抵繳，這是第三層了。肥料用稻穀去換，最後只能用公定價繳糧。根本沒有喘息餘地，最後剩一點還要繳軍公教的公糧，到年尾，到春天都沒有東西吃，糧食不夠吃，所以要種番薯、玉米、豆子來補貼，不然根本就不夠吃。當農運風起雲湧，農民全部起來之後，看到了嗎？水租免繳實施，地租免繳實施，稻穀自由買賣實施，肥料自由買賣實施，稻穀賣價提高了，對吧？

王昌敏先生訪談稿

時間：2018年8月10日，15：00-17：00

地點：臺中市東勢區本街王昌敏住處

受訪者：王昌敏

訪談者：徐文路、黃佳平、李亞橋

記錄整理：李亞橋、蔡依伶

【生平概要】王昌敏，臺中市東勢區人，1955年生，臺大法律系畢業，32歲回鄉接手賣鞋家業兼法律、代書事務，了解農民處境。胡譽鐘、林豐喜找他加入農運工作，一二〇八事件開始擔任山城農權會發言人。

我1955年出生，東勢人。東勢以前種稻為主，幾十年前改種水果，現在幾乎已沒人種稻。我家從曾祖父起都做生意，醬菜、醬油、豆腐都有做，我爸爸兄弟之間分家，我爸開冰店，約是民國47、48（1958-59）年，主要客源是榮民，因退伍軍人來開中部橫貫公路，蔣經國派了有一萬人來此，他們的薪水比一般農民高，高了好幾倍。農運那陣子我賣鞋，現在又改回來開冰店。

我爸爸是老師，受日本教育，日治時代臺中師範畢業，他根本是日本國民，所以他下課後跟其他老師用日本話聊天，遭外省老師檢舉，結果他從東勢調到臺中縣跟南投縣中間的水長流，現在的國姓鄉長流國小，此時約莫我小學六年級，我曾經陪我爸爸走過幾次，從東勢搭車到天冷，再徒步三小時走到水長流，我爸只有周日能回家。我覺得奇怪，因他並非上課跟學生講日本話，只是跟同事講。我覺得國民黨很鴨霸，欺負臺灣人。我以後長大不要當老師，因為我爸爸受到欺負。後來臺中二中畢業，先考上政大法律系，再轉到臺大法律，唸法律比較不會被人家欺負。

一、大學時代接觸黨外運動

「中」美斷交時，美軍電台先播出這條消息，我於是打電話給學校軍訓室，我說，美國跟我們斷交。他說：「胡說八道，美國哪可能跟我們斷交？」結果打去教育部、國防部、外交部，都說沒有，這是什麼政府？人家都已在收音機上說要跟我們斷交了，官員還說沒有。直到紙包不住火，電視三台才報導：美國已正式跟我們斷絕外交關係。美國有一個副國務卿來臺灣要來跟蔣經國報告，我有去丟雞蛋。美國副國務卿很生氣，他以為我們臺灣是獨裁國家，是蔣經國下令去丟雞蛋，但其實不是。同時正值「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有一個臺大教授參選叫陳鼓應，在臺大校門口斜對面辦演講會，那時很可怕，國民黨職業學生拿著石頭或塑膠袋裝水丟他。陳鼓應站貨車上演講，看到丟石頭，就要蹲下去躲起來，都是大粒石頭，丟到貨車時「砰」很大聲，當時覺得情治人員太過分了。我們整個法學院有一種感覺，尤其政治系，彭明敏事件後，政治系老師都是外省人。李鴻禧教我們憲法，他的課有兩百多個學生，聽說李鴻禧一直當講師到退休，他是東京大學法學博士，他一直教到退休還是講師。陳文茜

跟顧立雄是我們同班同學，林宅血案時，我還跟陳文茜去拈香；顧立雄外省人，現在也是變綠軍。他的老婆王美花，也是我的同班同學。大學畢業後因我父親生病，我便回家鄉東勢。

畢業後，我應徵南山人壽的核保主任，全南山人壽只有我一個臺大法律系畢業生，所以準備栽培為幹部。我上班實習三個月，之後派去全臺分公司駐點，回來跟總經理報告。公司副總經理有的是美國人，有一個副總經理是嚴家淦的兒子，總經理是香港大學數學系畢業的，有次我向他報告某單位業績，數字從九千萬精準到個位數，可能他覺得：怎會有臺灣人對數字的觀念是這樣？我就派去香港受訓，南山人壽叫 American Insurance Group(AIG)，美國保險集團，亞洲管理處在香港，我禮拜一上班坐飛機去香港，禮拜五回來，禮拜六早上跟總經理報告，但因保險公司薪水不是很高，差不多兩萬塊，我就辭職了。後來我開鞋店，每個月收入大概五、六萬，光一個過年就賺了五、六十萬，當時還有過年要穿新衣新鞋的觀念，現在沒有了，乾脆不要去上班，一直待在東勢，那時我好像 32 歲。

二、因台大法律系畢業而捲入農運

我參加農運是因他們知道我念法律系，覺得其中有法律問題。東勢念臺大法律系的人很少，除了我，十多年後還沒有第二人考上。地方上若有法律問題，我免費替他們寫狀紙，所以地方大小事都會找我，其實還有其他農民來找。當時美國蘋果要進口臺灣，但梨山正是黃金時期，一公斤兩、三百塊，高經濟價值，所以他們覺得美國蘋果進口的打擊太大，不只美國蘋果，還有美國香吉士。我覺得這只能施壓、去抗議，希望美國蘋果不要進口，臺灣現在進口那麼多蘋果，就從那時開始。印象中，胡譽鐘來找我，看這事要怎麼做？大家一起做。人怎麼來的？去附近的廟、廣場發傳單。我們在「巧聖仙師廟」成立東勢的農權會，名稱是許榮淑建議的，他們說要叫「農民權益促進會」。光東勢就弄了六十九部遊覽車，可能驚動了國民黨情治單位，這裡原來是國民黨鐵票區，其實我們去各里私下辦說明會，才有這六十九部遊覽車。農民不認為這是在反國民黨，他們只是為了水果的利益。我負責對媒體發言，媒體很同情，當時好幾個《中國時報》記者也認為進口水果會打擊農民；不過都是臺北的記者，當時新聞都上全國版，反而地方記者沒這個 SENSE。

一二〇八之後有個記者叫江冠明，他常常來我家拍錄影帶。²⁸可惜我家九二一房子半倒，東西都掉了，以前我有很多 beta 帶，他說：「臺灣有很多農民都像東勢，你為什麼不去全臺灣串連？」其實全台農權會之所以這樣，是因我跑臺灣一圈。我跟江冠明兩個人，他開車，那時我還沒有車子。一二〇八之後，天天上全國版。我禿頭，很好認。農民看到我就說：「你就是王昌敏？」比如去中埔，在公路局中埔站下車，農民說：「我認識你，你就是王昌敏，你要做什麼？」我說，我要找農民。他就說：「來來來，帶你去！」農民分成稻農跟果農，那時臺灣經濟很好，禮拜一到禮拜六，稻農去工廠上班，賺薪水。禮拜六下午到禮拜天去田裡，所以他們比較不關心農運。相對地，果農投入全身家

²⁸ 江冠明，時為「第三映像」紀錄工作者，後來以農運為題材製作成一部農運紀錄片。

當，所以他們比較在意、比較熱心。去全臺灣走，會跳過稻農，因他們主要收入是去工廠上班薪水；種稻一年頂多十萬塊吧，算額外收入，你跟他們講，他們也不會很重視，所以就專門找各縣市種水果的地方。所以這也造成我跟鄭南榕的誤會，他的雜誌社有位范姓記者問我：「你這個有族群區分的觀念」。我說：「沒有啊」，他說：「你的幹部全是客家人，沒有半個福佬人。」事實上，福佬人在嘉南平原種稻，白天也找不到人。在臺灣種高經濟水果，從南到北，大部分都是客家人，因客家人住山區丘陵地，田比較不好，結果大部分能找到農權會幹部，都是客家人。我也是偶然發現的，比如我到嘉義中埔也是客家人，到美濃，也是客家人，到屏東，那不用講了。花東也很多桃竹苗客家人，八七水災時移民過去。

三、發現統派介入農運

每個縣市走完，大家來開會，我又發現了一個問題：很多統派人士跑進來了。新竹芎林黃邦政，他也是算統派、也是客家人，他是芎林國中的老師、種椪柑、橘子。桃園吳振橐，家裡務農；苗栗華陶窯老闆陳文輝，當過立委、國大代表；嘉義市有一個賣豬肉的，後來選上縣議員，我忘了名字；然後到高雄美濃，找到了鍾秀梅，如今在成功大學當教授。她是鍾永豐²⁹的妹妹，也是統派。屏東馮青春、臺東也是統派叫詹朝立。我本來都不知道他們的內心，他們也是有組織，是經過《人間》雜誌社長叫做陳映真，他們是統派的，所以我後來發現農盟那麼複雜，就不想再繼續搞下去了。那些人因為毛澤東是農民造反，覺得臺灣農運有機可乘。來的人還有工黨蘇慶黎，新竹遠東化纖羅美文，勞動黨，他們也是客家人。還有一個叫王墨林³⁰，然後詹朝立也是，我想我這個團體眼看就要被統派吃掉了，而且《人間》雜誌印得很精美，陳映真後面有錢，我就一個小老百姓，因此我沒有繼續發展農權會。統派介入這個農運，這什麼企圖？我不好意思問他們。《夏潮》、《人間》我都有買過，文章都寫得很好，可就覺得是統派的。

賤賣果農時，臺北有很多同情農民的人，水果幾乎都賣光。連警察也很同情農民，很多警察本是農民子弟，所以車子插一支農民聯盟旗子，超速也沒問題。過完農曆年，找全省各地農民來談三一六行動，結果美國在臺協會可能也有情報吧，情報組組長林清源一天到晚打電話給我，他是東海大學外文系畢業的，也住在臺中。三一六都是陳秀賢他們做的，主要以「人亡則國亡」為主題，抗議很平和，所有去臺北街頭抗議的遊行，都是我去臺北申請的。臺北警察局局長王化臻一直打電話來：「你這樣車子隨便亂跑，整個臺北市的交通會亂掉，你要怎麼走？跟我們講。」他的意思是我負責交通管制讓你們走，但你要先跟警察講。

²⁹ 鍾永豐，高雄美濃人，曾參與美濃反水庫運動，曾任高雄縣政府水利局局長、嘉義縣政府文化局長、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等，2016年底起接任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長。同時為音樂製作人、作詞人。

³⁰ 王墨林，臺南出生，嘉義長大，政治作戰學校影劇系畢業。1982年起到日本東京中央大學研習劇場藝術3年，觀察到日本小劇場運用「身體」來做為反體制的工具，以此進行社會抗爭運動，曾任職《人間》雜誌，有《驅逐蘭嶼的惡靈》等作品。

四、雲林農權會後來加入

四二六行動的籌備會議，順便改選農民聯盟全臺幹部，在豐原瑞穗國小禮堂開會。林國華應該是受鄭南榕影響，林國華本來在臺中縣政府農業局上班，好像是技正。³¹他們跟林豐喜聯絡：參加開會並要求幾席的理監事，我們這邊不同意，因為他們之前都沒有出現。改選幹部時，他們介入，除林國華、印象中還有李江海、邱鴻泳、陳錦松等，很多中部綠軍、反國民黨人士都跑來，干擾會議，然後打架。可能經過鄭南榕的指導吧？我聽說那天他在豐原遙控。另外，王墨林、蘇慶黎、鍾秀梅也有來。打完架，上全國版，說什麼血濺會議之類的。四二六出動很多農機；四二六到五二〇之間也有工作，主要由雲林農權會籌備，短時間內又要去臺北抗議，但雲林農權會堅決要再去一次。

五二〇當天我自己開車去國父紀念館集合，我走在中間，遊行隊伍前面都是雲林農權會的人。遊行結束差不多 6、7 點，我們就各自開車離開了。五二〇之後，農盟跟農權會就正式分裂了，也不再跟他們開會了。因為我們這邊不想一下子那麼激烈，等農民越聚越多時再來討論，但雲林那邊好像急著要爆發，像結頭菜很大顆，丟了很痛，都從雲林運上來。五二〇之後，東勢參與農運的人數一直下滑。我參與過幾次聲援五二〇的活動，有一次洪奇昌、王雪峰也有參加，那時變成他們在聲援。90 年代之後，我應邀加入新潮流，但這已跟農運沒關係。

³¹ 應為臺灣省政府技正。

黃文淵訪談稿

時間：2018年8月26日，19：00-21：30

地點：新竹縣芎林鄉黃文淵住處

受訪者：黃文淵

工作人員：徐文路、李亞橋

整理：黃佳平、蔡依伶

【生平概要】黃文淵，新竹縣芎林人，1954年生，自1981年起當選亞洲水泥工會幹部，並結識臺大社會系張曉春、工運人士汪立峽等人，開始參與工運，並籌組工黨、勞動黨。

我出生於民國43年（1954），我有兩個哥哥兩個姐姐，一個弟弟、一個妹妹。老家在新竹縣芎林鄉鹿寮村山溝里，500公尺外才有鄰居，是連道路都沒有的貧困農村；直到我退伍，都得走1公里才有大馬路。初中時走了8公里去唸現在的芎林國中，畢業後去臺北半工半讀，白天在美商臺灣通用電子，第二年升領班、管四十多人；晚上讀補校，現在叫莊敬高職，我在臺北待了八年。

一、為照顧父親自臺北返家

本來人生規劃繼續在臺北奮鬥，但有次葛樂禮颱風過境，連日下雨泥土牆垮。我問我父親：「我們是否該搬出去？」那時農村已凋零，尤其北部小農，無法靠農業養家活口，兄弟姊妹都不在家裡，只剩兩個老人。我父親說：「你年輕人要出去闖，你有腳、我也沒綁你，但你不要管我。」意思是他不要。我一夜難眠，去臺北把背包背回來，一夕之間決定返鄉，我當時想：我去臺北賺八、九千又怎樣，通通花出去；我住家裡，不用租房子、有菜有米有雞鴨魚可以吃，不用當房奴，我在新竹只要賺六、七千，只要找到離家近的工作，可存錢還可耕地。我們家地還不小：3公頃茶園、3分多梯田，有一個魚池，也有2、3分。後來我開路、改建房子，但是工時算一算並不划算，要買米吃才會划算。我家吃米得挑100斤穀子挑兩、三公里去碾米，碾完再挑回來；去時沒感覺，回來上坡路，我曾想把那擔米丟河裡餵魚，這社會為何會如此？我父親一輩子辛苦工作，他39歲時正中午被發現曬到中暑、倒在田裡，抬了十幾公里到竹東鎮，雖然救活，但氣管壞了，身體一直萎縮，瘦成一個骷髏，身體不好，做到70幾歲，天底下還有比他更努力工作的人？讓我感覺這個社會不是努力就會有用，什麼東西都會漲價，就是米不會漲，可是農業的資財很貴，投資很貴，米卻很便宜。我耕田兩年，離我家最近的工廠是亞洲水泥，找人幫我留意職缺，我等了兩年才進去，大約是民國70年（1981），不像現在到處都是工廠。

二、參選工會幹部

進公司不到兩年，有個主管叫陳光鍾說：「工會要改選，派你去把國民黨的鬧雞工會整頓一下。」他跟我滿投緣，因亞泥是上海幫有很多外省人主管，而他整天罵國民黨，很討厭外省人；我二哥從臺北帶黨外雜誌回家，都在罵國民黨，我也會騎摩托車去新竹聽黨外演講。我說：「鬼都不認識我，我是新來的。」結果他幫我安排選舉的事，但我搞下去變成真的，主管怕被牽連，甚至我離開後回去抗爭，他在其他工人面前說：「黃文淵這種人應該抓去槍斃，唯恐天下不亂。」當時三班制，很多人不愛上夜班，但我長期上夜班，卻睡很飽。建新廠時，他們知道有年輕人學電機，叫我畫控制線路設計圖，因我後來去讀大華工專第一屆夜校電機工程科；等新廠建好、我值班時晃一圈抄表後睡覺，下班前再晃一圈。

我搞工會之後認識了張曉春、汪立峽等人，工會開會時認識羅美文，我們的公司同屬一個集團，以前股市有遠東三寶：亞泥、遠東百貨、遠東化纖。我有車可以載羅美文到處去串聯，後來我加入籌組工黨，工黨沒多久分裂，我開始參與籌組勞動黨，我被推舉為執行長。

三、參與農運，因為自己也是農民

1987年東勢的橘農因價錢不好到臺北抗議，報紙登很大，第二天我問到王昌敏的電話號碼，可能是透過記者問到的；我跑去皮鞋店找他，我說我要在新竹搞，他樂觀其成。他年紀輕輕，頭光光，臺大畢業又開一個皮鞋店在鄉下。

我在竹東認識一些加入民進黨的醫生，其中之一叫劉泰邦，他建議我：先去把黃邦政找出來。他白天在果園工作，傍晚時我去他家三合院外面等；他從山上下來，背鋸子、剪子什麼的，也沒叫我進家裡坐，就在門口聊天，他站著我也站著，但講了半天，也不答應、也不拒絕，只是高談闊論。直到第四次去找他，才答應一起搞。黃邦政有極高的政治認識，黨外的、早期民進黨的人，都建議一定要找他。黃邦政入過民進黨，但他是一個左派，極端反對台獨，所以他不會在裡頭。果農本有組織，農會有柑橘班，他們找人很容易，也找出農會的反對派。黃邦政滿厲害，他利用農會的派系，比如他跟農會當權派講：我們不是針對農會，也不是真的對著國民黨，背後壓力是美國人，但民進黨不是如此，他只是搞垮國民黨就好。因為不是針對農會，所以應該要來支持，因為這有利於農民農村發展，農民都垮掉，農會哪來理事長？但當然農會反對派是我們自己的幹部。所以芎林每次出去，大頭都會上街，可是到臺北時，我會觀察，他們怕國民黨，不敢走在群眾裡，都走走廊。但是我們去跟農民動員說：鄉代主席、農會通通都要去啊，所以一般農民不會怕。我當時不懂，但現在想起來黃邦政真的很有腦筋。

黃邦政透過人在峨眉找到一個很強的黃興東，他們黃家是峨眉第一大姓，黃家有人當村民代表。我這邊找陳秀賢、蔡建仁來組訓，以前不熟，我去王昌敏那邊才知道陳秀賢、蔡建仁已經帶很多學生進去，我沒有這樣的資源。勞動黨籌備時，我說，農民要上街頭，勞動黨一定要出來，不可以坐在房間裡看。

羅美文以為我只是嘴巴講講，結果三一六行動我們就出了八台遊覽車，芎林四台、峨眉四台，羅美文就嚇壞了。

四、農運對美國的態度

那次上街我很幹，黃邦政、陳秀賢、蔡建仁其他人也是，我們拱林豐喜當指揮，他看起來比較有群眾運動經驗。但行前會議其實規劃兩個重點：一是國民黨黨部，二是美國在臺協會，兩者一樣重要，但到了美國在臺協會，隊伍卻一直推進，虛晃一招，每次都跟出發前講的不一樣。像這樣的群眾運動有很多民進黨人，戰車就他們有，我們哪裡有？車子他們開，人也是他們站滿，搞群眾運動就是我們孤單，有時民進黨的人一來，整場被他們押著走。在臺北，什麼洪奇昌通通都擠過來，都來搶麥克風、也背著彩帶，每個人都有大頭銜。臺灣農民面臨的困境就是美國人硬要把便宜農產品賣給你，你用工業產品賺他那麼多錢，要用什麼東西回報給他呢？照他們的講法就是你不要種了，你種的東西那麼貴、成本那麼高。政府保價收購我們的米，一公斤最少要十多塊，但美國麥片才一半價錢。所以怎麼不拚命發展麵食文化呢？大家都清楚，可是每次上街到美國在臺協會都虛晃一招。即便打倒國民黨，還是沒辦法面對美國施壓。三一六把時間耗在國民黨前，四二六林豐喜下令突然向後轉，衝向總統府，那也沒有用，蛇籠等著你。四二六以前，雲林沒什麼群眾，主要是戴振耀、林國華那些頭；農運的主要群眾，都是我們山線果農。稻子是主要糧食，政府有控制，雖然富不了，但也不會餓肚子；但水果倒了就倒了，不是主要糧食，可有可無。

五一六去臺灣省政府爭農保。我們後來每個「一六」都要上街頭，慢慢去操兵，越來越擴大，但農盟基本上主張不要激進。五一六之前籌備會本來要討論成立農盟的事，在東勢一個活動中心召開。我晚到，我趕到時，人都散了。後來的農權總會也就是林國華、戴振耀他們要占很多位置，但他們沒有那麼多人，我們果農是全省的，像馮清春在南部、詹澈在東部；其次喬不攏是他們主張五一六要強烈的衝，我們反對，他們認為我們沒懶趴，他們要硬幹，所以五一六他們沒有參與，去安排五二〇了。五一六我提早離開，當天蕭新煌在臺大辦了一場聲援農民的演講，叫我去演講；五一六也僵持到很晚，發生衝突、很多人被打傷。

五、五二〇事件

五二〇我們幾個人開車北上，黃邦政也有去。晚上回來在竹東兒童樂園辦演講聲援，辦義賣幫忙籌錢。我們沒跟他們計較，雖然說不好聽一點是：你們要這樣子搞，我們不要。你也認為我們沒有懶趴，但我們知道這樣搞下去就被你們搞掉了，有什麼意思？搞一次爽，以後你就動不了農民了，應證了之前情治單位黨務系統各種包圍你、恐嚇、威逼、利誘的說法。我們一次一次的去，都沒有出事。我的理解是兩邊在五一六之前就分裂了。

新竹農權會是全台第一個正式登記的，我去登記的。我們的基本盤是每次出去芎林、峨眉各出四台車、共八台，客家人上街頭我們去支持客家人，客家

運動十年也有人在寫。真正客家運動是什麼？其實是工農運動，臺灣的工人農民運動其實很大部分是客家人，所以兩者其實是重疊的。我們新竹農權會一成立就變成了人權組織，除農運，也參與其他議題，新竹農權會很忙，甚至有段時間都在處理車禍，因為去找別人都沒用；砂石車撞倒農民，如果農民去罵砂石場，他就直接拿武士刀出來，背後都是黑道。對方以為農權會是要來拿好處，曾經提一袋錢到農權會，被一位老幹部田仁遠直接丟出去、轟走。他們很壞，比如這塊農田不賣，他就在旁邊給你挖開、挖深，你的農田就被獨立開來，沒水，根本不需要買你的地。或者濫採砂石，1989年范振宗選上新竹縣長後，沒兩三年，頭前溪砂石場從十八家變四十八家，砂石場污染農田水源；我們昔日戰友變敵人，有時候還得上臺北去圍民進黨黨部，請他們約束黨員。新竹農權會也反對高爾夫球場，因為有很多農民不賣地。

林長富先生訪談稿

時間：2018年4月16日，15：00-17：00

地點：南投縣集集鎮新高窯

受訪者：林長富

訪談者：徐文路、黃佳平、葉明政

整理：葉明政、蔡依伶

【生平概要】林長富，生於1953年，逢甲大學國貿系畢業，早年經商並開始關切黨外運動，後來回鄉務農，並成為南投縣民進黨縣黨部的重要發起人。1988年3月16日的抗議行動，林長富擔任南投連絡人。

一、家庭背景

我是42年次，正逢二次世界大戰嬰兒潮，人很多，我們這邊老人問題真嚴重，我是老而不死謂之賊。我的出生地，或說血染地，媽媽生我的地方，有血，血染地在南投縣集集鎮。我父母做硶仔（瓷器），叫「新高窯」，我們是臺灣最大廠。當時這邊不產土，品質較好的土在魚池，到集集製造，再透過小火車運去賣。我現在開民宿，傳承下來叫新高窯民宿。新高山就是我們的玉山，我們臺灣國的聖山就是我們新高，玉山是國民黨改的；在以前日本時代，發現一個又新又高、最高的山叫新高山。

我爸爸很厲害，人家說：「檳榔是豬不吃、狗不嚼的東西，沒有用啦」，結果他種10多甲檳榔，土地都自己的，檳榔價錢很好。從檳榔開始有個基礎，做硶仔（瓷器）也有個基礎，也有一間碾米廠，田中是彰化的大米倉。香蕉很好賣時，他做臺中青果社理事，也做了不少屆；香蕉的黃金時代，一百公斤四百塊³²，相比之下，工資女工差不多三十，男工六十而已。我爸爸在日本時代做保正，保正你知道嗎？村里長，那時候權力很大。到了國民政府時代，我老爸去廁所放屎也在學唱國歌，一邊拉屎，一邊唱國歌，做「老表」，不是老賊，做七屆鎮民代表。你看看，奴才呀！臺灣人奴才，你們這代千萬就不要去當奴才，日本人來就捧日本人，講日語。再來就是在南部種芒果，比如愛文、海頓，愛文很好賣。

小時候去高雄依親讀大同國小，因我老爸認為鄉下教育環境比較沒有競爭，人少比較沒競爭性，去高雄比較有刺激。初中在臺中市三中，現在似乎改為忠明國中，再來是臺中省二中，大學在逢甲學院國際貿易系。那時做農沒前途，因為讀了國貿系，我曾去臺北一年，我的四姊夫在做木製沙發，只去臺北一年就回家照顧生病的老爸。那時硶仔被台塑王永慶打倒了，塑膠容器裝水又輕又便宜，全部被打倒了。

³² 蔬果批發市場通常以公斤計。

二、退伍後接觸民主運動

大一時我約同學組讀書會，竟被校長還是秘書長約談：「你為什麼組織讀書會？」根本沒有讀特別敏感的書，一個禮拜一本書，大家讀一讀，讀完互相分享心得報告，竟然差一點退學。後來一研究才知道，夭壽喔！二二八事件，謝雪紅³³組讀書會，是共產黨的同路人。當兵時，我是大專兵，叫我去做文書士官，條件是加入國民黨，我不要。最後去我那班的：有流氓、小偷或智障，又有體能很差的，還有一個專門在逃兵，很嚴重！逃兵逃三次，逃兵是唯一死刑，不敢報出去，整個營都在找。懲罰採糞坑，金門以前是開放式糞坑，採糞採到役期結束。

我當兵回來時就是接家裡種芒果和香蕉，芒果在南部，差不多二十多歲；香蕉最後我全都砍了，只顧菁仔。吳振瑞³⁴案件真冤枉，案件發生後，香蕉就比較沒有銷日本了。菁仔原本卯給人家做，大概四十、五十萬，我自己割菁仔，一年收入差不多兩百多萬，那時的兩百多萬算很多，才有經濟基礎去參加民主運動、農運。說起來，我算大農。我老爸就是老農民，所以跟農業、農民的淵源很深，也是我重視農運的動機，看到最弱勢的就是農漁民和工人。那時農業已是很弱勢的產業，都受臺北農產公司控制，打價喊價，他喊多少，就是多少。農民也會講：「種個東西就種在都市，不要種在這裡！」很弱勢，根本和行銷管道、網路什麼的，都在臺北，臺北人口多。

解嚴前，我就開始接觸民主運動了。解嚴前美麗島事件，許榮淑代夫出征選立委³⁵，集集鎮不是很大，但沒人敢去發傳單，我發了整個鎮，南投也差不多啦。所以為什麼農運那麼重要？一個政黨，一個政治，你沒有把這些弱勢組織、聚起來，不像一個政黨。再說又是標榜本土的政黨？所以我很堅持：先從政黨開始，再參與農運。農運是政黨應該要處理的事情，這是我個人看法。尤其是一個本土政黨，一定要關心農民，關心漁民、勞工，本土政黨紮根，這是我最大的動機。其次是農業根本很弱勢，農產品是被人操控，被人剝削，這都很清楚。再來是農會，農會變成銀行、金融機構，它不是真正為農民，它是在賺錢，也是選舉的一個工具，農會再不改革，漁會再不改革，跟我們不處理黨產一樣，不處理掉國民黨的黨產，毒瘤，一個瘤一個癌，一定要處理掉。

以前選舉就像分組比賽打籃球，兩組都是國民黨的，像臺中、高雄的紅、黑派，分而治之。對原住民、客家人或少數的就攏絡，我妻子是客家人，苗栗客家人不是在中油，就是在鐵路局，都是國營事業，對原住民更優待，這都是分化。農會也是國民黨掌控的，更不說廟寺了，大部分都違建，到目前為止，也都是外來政權在掌控。民進黨南投縣黨部剛成立時，本來是紀萬生，他要出國，後來大家選我當臨時召集人。紀萬生求質不求量，但在南投、苗栗這種比較落伍的地方，求質沒那麼簡單，先求量，先把黨部成立起來。南投除了信

³³ 謝雪紅，日治時期臺灣共產黨主要領導人。

³⁴ 吳振瑞，原臺灣省青果合作社理事長，任對於臺蕉輸日頗有建樹。1969年發生「剝蕉案」判刑入獄二年，出獄後移居日本。吳振瑞晚年堅持喊冤，獲得農運團體的聲援。

³⁵ 1981年增額立委選舉。

義、仁愛鄉，其他鄉鎮都有人，只要有人我們就去做人黨宣誓，這樣才有辦法聚起來，當時四百多人就可成立民主進步黨南投縣黨部。只有理想，但現實環境並不是這樣。當時最受歡迎的是誰？朱高正，他跟謝長廷都來演講。我也當過第一屆和第三屆黨代表，我有一座「功在民進黨」的獎牌，刻著：「姚嘉文，1988年6月12號」，南投才兩座，另一座是給李孟德老師。

三、跟農運的接觸

籌組農運，以臺灣歷史來說，絕對跟反對黨、在野黨有關，跟本土政權絕對有關係。胡譽鐘原本當山城農權會會長，到最後變成林豐喜接起來，他是一個比較衝的人；胡譽鐘是一個純粹的農民，林豐喜主導是比較活，他會運用民進黨各地方的系統。當時我跟陳秀賢去高雄賣椪柑，我跟南投農民開廣告車，也不知道路，就這樣逛高雄市。我覺得胡譽鐘很可憐，被冷凍起來。那時在勞工公園開了一個很大場的，說是朱高正要來，當天晚上，我跟胡譽鐘坐在上面，但沒人介紹他是創會會長，跟棒球隊坐冷板凳一樣，我在底下感覺怪怪的。因為胡譽鐘終究是當時山城會長，不然介紹一下也好，如果他不講話也給他講個兩句，這是政治人物利用農民，雖然我們也是甘願做苦工。賣橘子那天，最後胡譽鐘開一台 *tāng-kóng-á*（銅管仔）車載我回來：「胡會長，我們回家吧，我們回家吧。」陳秀賢帶我去的地方，我住不下去，欺負我的會長，我們的農民。陳秀賢也有努力，但對農運，你永遠要尊重，你不能踩在農民的頭上。

陳秀賢是林豐喜帶過來認識的，來了好幾次，林豐喜找我做聯絡人，因為南投組不起來，各鄉鎮都有組織，但聯絡人很難找。然後，國民黨的又來開始跟你玩了，有一次，南投有四台遊覽車約好草屯集合，我在草屯等不到魚池鄉那台、聯絡不到人，怎麼辦？我們那時還沒辦法控制遊覽車，現在就沒有問題。那台遊覽車竟然讓我們等，等到最後我們都到臺北了，那時收買一個司機就行了。所以國民黨是這樣在做的，一個人是要怎麼查？單靠民進黨黨部力量還是有限，帶頭的人就要負責，當時菁仔還很好賣，所以車錢都自己付，我們就有錢出錢。曾在南投比較大的地方辦演講會：南投、竹山、埔里，草屯有辦，好像還有中寮，也是我們農民主動開廣告車，自動去說明為什麼要抗議。

五二〇之前在臺中開會，叫我們南投的也去，我聯絡十幾個比較熱心的人過去，結果就和林國華他們吵架，吵到椅子也拿起來丟，哇！³⁶我們南投要挺誰？拜託啊！不知道是林國華要選？還是林豐喜要選？因為我要負責，我就把南投的人帶回來。我們是參與農運，不是挺你們個人，南投人不能被利用，不要對自己人這麼狠，不知道他們在吵什麼？事後也沒人向我們說明。南投沒有成立農權會，但你也跟我講一下，我畢竟是一個聯絡人。兩邊都不喜歡對方，為何要吵到這樣？我的個性是新潮流要我進去，我也不要，美麗島的也是，黨就不要再有派系，剛萌芽的一個農運，這樣在搞什麼？對農民實在不好。所以，五二〇我有去參加，但許榮淑一直打電話過來：「長富，你千萬不要去

³⁶ 應指5月12日於東勢東聖宮，各地農權會代表召開的會議，會中在激烈爭論中，追認了5月20日的抗議行動。參見胡譽鐘訪談錄。

參加，一定出事啊！」她當立委，比較容易獲得消息，一定出事，不過愈可能出事，我愈要去啊。

四、參與五二〇

那天我開一台幼兒園娃娃車去，大概載十人左右，有的都 5、60 歲，有的人第一次參加遊行，結果他們看到我在立法院前面，砰！流血！因為林國華要把立法院的匾拆下來，混亂中我也被砸到。我被送去臺大醫院，沒多久林國華也送進來，才知道外面的花盆都被打破了，可能是被自己人砸到，也可能是抓耙仔，那時有很多抓耙仔，砸的準準的。後來我看新聞，醫藥費好像是謝長廷付的，我只想到：「我怎麼沒有不用錢？」哈哈！那時還沒有健保。雖然只縫四針，但都是血。離開醫院後，我開車跟一台可能是南部來的拖拉庫，去城中分局，那時南投人少，大家一起來，就要一起回去。我記得很清楚，大台車車頂都放棍子啥小，夭壽喔，我跟在後面，那台車被砸。鎮暴要來的時候，敲那個盾牌，碰！碰！碰！還有節奏，碰！碰！碰！就過來啊，就開始砸了。我那台車裡的人實在都怕得要死，擋風玻璃砸破了，還有駕駛座兩塊玻璃都砸破了。好在我娃娃車上的抗議旗子，讓一個比較聰明的農民拔起來，所以警察可能看到是娃娃車，才手下留情，只有擋風玻璃、駕駛座窗戶破掉而已。

那時都累了，已經晚上，差不多就各自回家，開在高速公路，多拉風！因為都開天窗，哈哈哈哈哈！那時想：農運就是這樣做，呵呵呵！之前不曾參加的人，看到我流血都怕到不吃不睡，因為他們一參加就看到五二〇；此前有經驗的，只有我跟一個開車的，我們帶頭，是自己甘願被怎麼樣，但是農民就是太老實，幸好他們都不怪我。

我們動員的方式是那邊約一台、這邊約一台，我是總指揮總負責人，細部我不知道，我們就相信那些人，農運會不好，就是沒有組織動員能力，因為農民就是自己做自己的，弱勢就是沒有組織，要組織起來，沒那麼簡單。

後來「農村生活營」³⁷有來我這邊辦，是林豐喜來跟我談，大概三天兩夜，講師、課程也都他安排。印象中有臺大、政大，都是社團的學生。那時我這木屋還沒蓋，做一個臨時洗澡的，我怕大家等，花錢下去做，胡譽鐘尤其我們山城的農民也都有來關心，學生做主體，我們南投農民也來聽課。這裡以前是幼兒園，現在已經收了。

五二〇之後，已經 30 年了，你問：「臺灣的農民還是農業有比較好嗎？」一句話，broke，壞掉啦！你看放著多少好好的、平平的田，不知道要種什麼？沒有比較好啦。農會法應該要過，一票買五千、一萬都有喔，這只是要做一個農民代表而已喔，他就可以選理監事。理監事到農會又挖回來，到最後什麼？只是一個金融機構而已。所以農會法趕緊趁全面執政時，趕緊改革。農會平常對農民多好禮，因為它的飯碗要靠農民，靠我們寄錢、寄付，客氣是應該的。但是它在做一個政治工具的時候，我對這個組織非常生氣，但都是厝邊去上

³⁷ 「社運工作室」與「農民聯盟」於 1988 年暑假期間，舉辦大學生的營隊。

班，哈哈！所以壞就壞在這裡，但我知道這絕對要處理掉，用國家的力量處理掉它。今天立法院若沒有處理掉，我們的經濟都會壞去，所以選區的立委一定要跟他講，不認真的立委，要全民監督，監督國會立委很重要。

吳振橐先生訪談稿

時間：2018年8月26日，15：00-18：00

地點：桃園市中壢區普義路吳振橐住處

受訪者：吳振橐

採訪者：徐文路、李亞橋

紀錄整理：李亞橋

【生平概要】吳振橐，桃園市人，1949年生。早年經營絨布工廠和建築，長年關心黨外民主運動，為民進黨桃園縣黨部第一屆評議委員，1988年成立桃園縣農權會並擔任會長。

一、成長背景

我是民國38年（1949）生，是家裡老大，祖先客家人，跟邱垂貞一樣都住在福佬人比較多的地方。我的老家是桃園山東里那邊，大崙溪那邊，三甲多的平地種稻子。我爸爸那一代有八個兄弟。還沒分家的時候，我爺爺在麥帥公路七堵溪那邊的瑪陵村租了三甲多的地，除了大伯是中壢農會大崙分會的倉庫主任，其他兄弟都要輪流去那邊耕作一年。到了民國50年（1961）的時候他們分家，我爸爸分到三分多的地。以前很苦，我爸爸除了務農之外還要去基隆那邊採礦，用插箕³⁸到溪裏去撈水炭³⁹，一天三十多塊而已。我國小畢業就到六和紡織廠的剪絨部工作，到民國58年（1969）當兵，61年（1972）退伍，回來紡織廠又做了幾個月，因為薪水太低離開。

在豐田的時候，本來公司要派我去日本受訓，可是我們臺灣跟大陸一樣，你沒有服兵役不能出國，我那個時候就還沒有當兵，所以本來要派我去豐田鎮，現在改為豐田市。所以它豐田不是光做汽車，豐田它也有紡織廠。在六和紡織工作這段時間，家裡田地都由父親在處理。我上工廠兩班制的班，下班就回家幫忙收稻草、挖地瓜啦，割牛草、收牛糞、曬牛糞等工作。

當兵是在空軍的防砲，去過金門馬祖澎湖，也有在臺灣。退伍回來六和紡織，過幾個月就離開了。因為我以前待的部門是剪絨布廠，就是你買眼鏡的時候，會送一塊絨仔布，但是現在真正用絨布擦眼鏡的很少，現在都是用纖維的、不織布。不織布它不會吸水，我做的這種絨布是純棉的。你看以前小姐穿旗袍，或是中山堂的布幔，棗紅色的，就是正絨仔布，吸水性強，你現在說的不織布還是纖維，它會溜掉，不會吸水。所以說，正純棉的布擦眼鏡，不會有刮痕。你如果用那種纖維，比這個差，就會有刮痕。這種工廠比較少，所以就這邊做一點那邊做一點。直到民國65（1976）年，我以前在六和的老同事說，

³⁸ 畚箕的一種。

³⁹ 從水底挖出來的煤礦，一般品質較差，價格較低。

高雄有一間慶賢紡織廠需要會剪絨的技術人員，就把我找過去。在慶賢這邊的薪水每個月有一萬二，比我以前在六和的科長、主任都還高。

那時候交通不方便，工廠董事長希望我們盡量不要放假回去，就撮合我跟我現在的太太認識，希望我們可以留在南部。

到民國 66（1977）年的時候，我岳父幫我開了大概兩、三百萬的支票，在臺南租了一間工廠。結果遇到葛樂禮颱風淹水，布都泡到水裡面，乾掉以後全都黏在一起像牛仔布一樣，機器也都泡水。只好把工廠收起來。

工廠收起來以後，不敢回老家，四處到建築工地做工，大概一天一千塊。當時到裕隆汽車在龜山蓋的展示場工作時，認識姓楊的工地主任，我佯稱家裡有土木（工程）的牌，跟他說之後如果還有工程，可以給我包。結果我就去借牌，叫我堂弟找怪手來挖。可是要量水平的時候我因為只有國小畢業就沒辦法了。我跟楊主任說，我這邊出紕漏的話，你當工地主任的人也不好交代。他是臺北工專土木畢業的，他會量，我就說我拿標竿你來量。因為他之前已經有接受我的招待，拿人手軟，就這樣處理過去。

後來靠著這樣，我又回到山中的老家重操舊業，做絨仔布。

二、開始接觸政治、進入運動與運動經驗

我是在民國 66 年（1977）的高雄市長選舉時，開始對政治產生興趣。當時高雄市王玉雲跟洪照男選，本來覺得洪照男一定會當選，街上還有人掛著一場串的鞭炮邊跑邊放慶祝。當天晚上六點多還沒七點，王玉雲競選總部的鐵門就拉下來，愛河邊鐵絲網也都架起來。那時因為廣播電視都封鎖，大家不知道中壢事件爆發了。結果隔天宣布是王玉雲當選。後來國民黨就跟洪照男說你不要出來鬧，看多少錢我們負責，所以之後他就退出政壇。

因為我母親的親族跟許信良是親戚，民國 79 年（1990）底，我幫許國泰競選，跑桃竹苗地區。當時台三線還沒有柏油，我買一台福特跑完就變中古車。當時我們都是當義工，到處去貼海報。海報都是用毛筆寫的，寫書法。再用糝糊跟掃把的刷子貼到電線竿上。

黨外公政會時期我就已經有參加。民進黨成立後，桃園縣黨部我是創黨黨員，也是第一屆的評議委員。成立是在中壢青年活動中心，黨部設在育樂街。當時黨部的主要工作，是替公職或參選人當義工。比如說誰在什麼時候要來演講？我們就會負責安排場地還有募款的事情。演講場我們就會拿紙箱在現場募款，有時講到感動，底下幾萬幾千都有人投，最少也有五十，那時候很瘋狂，大家很有熱忱。

除了選舉之外，大的街頭運動也幾乎都有參與。以前開工廠利潤有限，所以我也會去現場賣黨外書、錄影帶。最好賺的就是許信良闖關的錄影帶，一塊賣一千兩百塊錢，我拷貝一片才八十塊。我以前賣錄影帶和黨外書籍，如果去客家庄那邊的時候，朱高正的書就多帶一點去賣。如果去福佬村那邊，錄音帶

和錄影帶，要多拿一點去那邊賣。是什麼原理你知道嗎？早期大陸過來的時候，平地是福佬人較早來，客家人較慢來，內山是原住民，又和福佬人計較，所以說你看，臺中東勢、峨眉、北埔，一直到關西上來，到龍潭這邊，都是客家人。客家人比較晚到，我們比較「憨慢」，所以我們要讀書多一點，否則賺不到錢吃飯。福佬人就想說，就像吳樂天（Gô-lók-thiⁿ），如果做布袋戲的時候，用講的，你叫我看書不要啦，比較貴沒關係，個性比較敢車拚；客家人膽量比較小，所以他比較勤儉，事業比較不敢拚。所以我要去賣書或要去賣錄音帶、錄影帶，要看是去福佬庄或去客家庄那邊，客家庄，像講宋美齡的《宋家王朝》這些，你多帶一些，馬上就賣完；你如果去福佬庄那邊，你書賣不太完。所以這個地緣差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早期朱高正全省演講，我就把工廠交給我太太顧，自己跟著去。以前不能公開賣，都用貨車載。那時候警總會抓，我在斗六、羅東、花蓮、玉里，都被抓過。警總會來假裝要買，問你這個書還有沒有，結果一帶他去就被抓了。有次去宜蘭羅東找黃煌雄，我跟他說等下你要送我走，人多的地方才不會被抓，他就送我到濱海公路那邊。還有許榮淑的《生根》雜誌，後來改成《深根》，也會放在我的工廠裡面，出去演講場的話就會帶一些去賣。

三、開始介入農民運動

我一開始接觸農民運動是透過林榮宗認識林豐喜，然後再認識黃邦鎮，還有劉南熾、王昌敏、胡譽鐘、徐華騏、蘇瑞雲和劉坤鰲等人。⁴⁰1988年「農盟」成立之後，桃園也跟著成立農權會，我是第一屆會長。本來是張富忠要當會長，但許國泰說我比較有長期在跟農運還有水利的議題，南北到處跑，所以就讓我當了。現在桃園水利會會長，黃金春是我的常務理事，他那時候是無黨籍的觀音鄉鄉長。還有當時大溪鎮鎮長林熿達，他是朱立倫的大舅。當時這些當鄉長鎮長的，我們辦活動時他們一次就拿五萬，有的農民也三千五千五百兩百這樣贊助。雖然我們是農民組織，但工運我們也都會支援，像是 RCA、桃客罷駛、高銀化工等等。

四、五二〇農運現場

五二〇當天是由我帶隊，桃園有四台遊覽車上去。也有些人怕被抓，自己開車或坐車，自己也是開一台車，但每台遊覽車我都會上去指定車長。

那天我是第三大隊。但因為我是會長，我就把隊伍交代給車長，自己站到比較前面。林國華在立法院那邊受傷，其實是被牌子掉下來打到的。當時警察也有打人，但他受傷是被牌匾打到。當天農民把牌匾打下來，也不是什麼計畫性的。因為我們是去陳情，只是一時情緒性的。

⁴⁰ 以上諸人皆為山城農權會幹部。

在立法院的時候，我本來在（建築）裡面，結果看到阿伯上完廁所出去被打，我就跟朱高正的助理鄭寶清說，我不敢出去。他說你出去沒事，我說我不敢，我剛剛看阿伯上廁所出來就被打。後來是鄭寶清帶我出去的。

當時立法院旁邊的台大醫院還是工地，有一些石塊在那邊。有些民眾可能看到農民被打，情緒比較激動，就地取材拿起來就丟了。立法院的玻璃破掉，我認為是裡面警察打破的。他們可能是怕農民丟石頭或丟飲料，玻璃破掉會受傷，所以就自己先打破，然後嫁禍給農民。

到了六七點，衝突開始變大時，我的隊伍還在中山北路這邊，那時候已經開始管制了。那時候蕭裕珍有上來講話，講完就把隊伍帶到警政署那邊。我覺得如果隊伍都集中在立法院，就不會被抓，因為群眾分散就沒有力量了。本來第三大隊應該是洪奇昌，但他好像在別的地方協商，因為怕戰車上面沒有人講話會冷場，所以蕭裕珍就上戰車演講。

衝突發生後，我自己開車回到家大概是凌晨一點多。因為我是帶隊的人，一定要留到最後，掌握大家的狀況後才能離開。其他人則是先坐遊覽車回桃園。回程的時候遊覽車沒有全滿，有些人狂熱，或者說比較關心的，他們就說要自己搭火車回來。

回來之後，我們也都有打電話確認大家的平安。當天桃園這邊沒有農民受傷。這種運動上去的遊覽車車錢，很多人會捐。甚至也有企業家很熱心贊助，像是現在的中壢客運范董事長，他們當時還叫通德貨運。他雖然不方便出面，但看要多少錢或是需要遊覽車，他都很樂意贊助。

五、五二〇之後

五二〇之前我並沒有接到警方會強力鎮壓的消息，因為之前幾次都很平和，以為這次上去也一樣，沒想到衝突這麼大。大家回來以後不太會害怕，但非常憤怒，覺得這賊仔政府有夠過分，怎麼可以這樣打手無寸鐵的農民，好像農民好欺負。

後來 6 月 28 日去興農山莊開會那天的打架，我認為是因為人事沒安排好，誰要當什麼誰要當什麼沒有談好。印象中李江海、李文平⁴¹他們也都在場。因為大家平常活動都認識，我覺得很尷尬，也不敢去拉誰。

之後還有跟李宗藩⁴²去日本跟韓國，帶五二〇農運的影帶給他們看，跟他們說，你看像農運這樣，臺灣的農運很辛苦，像這樣你們怎麼處理？他們也把影帶放給我們看，他們（韓國）是火牛隊，他們火牛隊是撞警察。

⁴¹ 李文平，民進黨雲林縣黨部幹部。

⁴² 李宗藩，臺南市學甲區人，日本國立東京大學農業博士，旅日期間即已聲援民主運動。1989 年受民進黨徵召參選臺南縣長，以極少票數的差距落選。

後來農運兩邊分散了，但有什麼活動，不管哪一邊通知我，我都還是會盡量去參加。

李江海先生訪談稿

時間：2018年7月6日，14：30-17：00；2018年10月26日，15：00-16：30

地點：雲林縣元長鄉仁愛路李江海住處

受訪者：李江海

訪談者：徐文路、黃佳平

記錄整理：黃佳平、蔡依伶

【生平概要】李江海，1924年生，當過日本兵，二二八事件時參與嘉義水上機場事件，長期支持黨外運動，「雲林農權會」首任會長，五二〇事件遊行總領隊。

我爸爸年輕時很有錢，家裡有一百多甲土地。日本人來了要課稅，所以家族土地分家，剩十幾甲，後來又分掉五甲。我老爸不會種田，他13歲就行醫，像生瘡什麼外科他都能處理，但沒收紅包，他平常吃飽閒閒講古給人家聽。我在大正13年（1924年）出生，但胃腸不好，晚1年才報戶口；小學時個子很小，像猴子一樣。公學校畢業後，補習投考嘉農（臺南州立嘉義農林學校），但因我老爸賭博、他被關了兩個月，我就沒去考試。後來我去幫一個醫生做配藥，醫生是醫學士，日本留學回來，手術外科縫合都會，我當時15歲跟他出去接生接6、7次，但他的大老婆對員工很壞，還要求我去幫忙他們家大兒子的小老婆挑水，有錢人水缸很大，挑得很累，我憤而辭職。後來有一位老師跟我說：「你這麼聰明怎麼不去考試？北農剛成立。」北農全名是「臺灣公立北港專修農業學校」，跟嘉農一樣讀四年。北農畢業後，我被派到元長農會，同時也結婚。

一、台籍日本兵，日本投降變美軍戰俘

派到元長農會工作六、七個月之後，我就被第一期徵兵令徵召，先在訓練所三個月，再派到臺南第四聯隊，但此時日本已快戰敗，臺南第四聯隊移防到屏東枋寮，枋寮站的鐵軌都拿起來，堆滿石頭，疊起來有一個人高，準備決戰，那年我21歲。過年時我哥哥來面會，帶來一大塊年糕跟一隻鴨公，我不能自己吃掉，我拿給小隊長，每人分一塊，大家吃得很高興，結果旁人看下去，大罵：「幹XX，怎可這樣？南洋都戰敗了！」後來，第四聯隊幾千人搭上火車，火車開了很久，海突然出現了，一個日本兵問：「火車怎麼看得到海，這是哪裡？」我說：「我不知道」，結果我差一點挨揍，此時一個臺灣人伍長替我解釋：「臺灣是一邊平野一邊海，他是平野的人怎麼知道？」日本兵才沒打我，還跟我道歉，不然打下去穩死。原來火車到了宜蘭，我們被帶去一個守海岸的部隊。戰爭期夜晚，電燈都要用幾層油布蓋住，士兵在喝酒跳舞，不知要把我們帶去哪裡？到了晚上9點，部隊才叫我去車站報到做雜役，本來要我做通譯，但兵士都是日本人用不著通譯，讓我去押柴車到馬賽。

1945年初我從蘇澳港離開到沖繩那霸。空襲時，因有兩個人躲進掩體看飛

機，我擠不進去，一顆子彈先穿過日本人耳朵再打到我肩膀。中隊長見我受傷，罵我不躲，要打我。小隊長跑來說：「他沒有做錯，大家都有看到這兩人在看飛機，他擠不進去才會被打到肩膀。」命令我去舀水潑醒那個日本人，又把他打昏，罵他：「幹嘛看飛機？你死了怎麼盡忠？」我們的分隊長，老婆很漂亮，人很英俊，出征十天就中槍死了。又換一個分隊長，四十多歲是桃園農校的老師，人很強壯，但才出征三個月，死了。又換上一個伍長，人很矮小，但把大家訓練得很厲害，也死，結果沒人可指揮，換一個叫做大橋的兵長來當分隊長，不會指揮，又死，又換一個叫有田，他本來是在戰艦上打飛機的。投降時，美國兵看到我們舉白旗還開槍，美國人也很殘忍，舉白旗的孩子跟平民都一樣打死。從派到那霸到投降，才三、四個月，日本就不行了。美國有制空權，飛機先澆油，再丟燒夷彈，燒得你要死不死，很多都還只是孩子。有一個嘉義人跟我不同分隊，遇到空襲跑不動，我拉著他跑，他很感謝我，回來對我很好，他生三個兒子，我母親過世時他還來送。十五個臺灣人去，剩我們五個回來，其他人都死光光。被美軍抓住後，槍先被收走，然後穿一件衣服，上面用英文寫俘虜，負責拖死人去掩埋，我們沒有口罩可以戴，很臭。日本兵死了全都埋在一起，看了三次，每次看都會流眼淚。拖死人四個月，四個月後本來我要遣送去日本，但我老爸叫我回來。美國人用飛機載回臺灣，然後我再自己坐火車回來。

二、二二八事件搶攻嘉義水上機場

回臺後，我先到農會待三個月，農會換人管，薪水三百塊。我老爸說：「你去賺那三百塊要死喔？」一個北農的同學找我去買糖。舉例來說，假如我今天跟你買一百包糖，但不用真的發貨給我，等明天漲價了，我再把這一百包賣還給你。省主席魏道明⁴³買五金，控制到漲價再賣掉，蔣介石要抓他，他逃去香港，因美國總統跟魏道明是大學是同學，才又調他回來當省主席。後來一元新台幣換四萬舊台幣，就是他弄的，不知賺多少錢？我買糖賺了很多錢，但被魏道明新臺幣換舊臺幣換到沒有，他很有錢、很會弄，先弄厚再把你弄薄。

二二八事件嘉義水上機場一役，我搶到機關槍。當時家裡有收音機的人很少，我爸有一台，聽到基隆、臺北都打起來了，我們虎尾、土庫一帶的復員兵都組成小隊，很多人都去攻嘉義水上機場。但不知為何攻打要機場？反正我就跟著去了，但是很難指揮，互不相統屬。我大哥當時在糧食局高雄辦公室做主計，回家問我爸：「江海跑哪去了？」我爸只知我到處跑好幾天都不見人影，不知道我也去。機場有機關槍，非常厲害，很多人都被打死。我們這些人沒人來指揮，隊伍很亂，更容易死傷，只能躲在日本時代挖的防空壕。好不容易我跟一些人搶到了機關槍，局面好一點。但後來軍隊增援，防空壕沒得躲，死很多人，我逃到嘉義新港，又死六個，沒子彈了，我才拚回來，不然我也死在那邊。

要抓人時，我逃到臺北汐止，有個訓練所時認識的人，也是流氓，他在曠

⁴³ 魏道明，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國民政府廢除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改為臺灣省政府，魏道明擔任第一屆省主席，任內為解決舊臺幣嚴重通貨膨脹問題，發行新臺幣。

坑推碳（編按：推載煤台車），我去找他，他叫我留下一起推碳，等二二八事件解決才回來。二二八事件在公園成立委員會，那時我也是委員，抓人時，沒有人要當委員；現在不會抓人，你也要當委員、我也要當委員（編按：民意代表），我現在不想管了，當時二二八事件委員會開會第一個講話的就是我，現在我老了，讓我講話，我也不會講了，跟不上時代了。逃亡期間，我還躲在嘉義大林的甘蔗園裡，當時是會社土地，現在是慈濟醫院，我睡在旁邊的一條溪，那裡沒人認識我。當局要抓我好幾次，都沒抓到我。那個保安隊長抓不到我，他不知道我的名字、也不認識我。有次我騎機車從田裡回家，才要進門就被問：「李江海在哪裡？」我說：「我帶你去！」我就藉機逃走了，後來那人遇到我哥才知—李江海就是那個剛剛出去的人！我繞去我丈母娘家吃飯，我不敢讓我哥知道我在幹嘛，他會怕。我後來去睡在義消辦公室，因為朋友不會告密，隔天還去睡在保正的牛舍。

蔣介石在臺灣實施戒嚴，常抓人打死人。蔣介石弄三七五（減租），比如有十甲，給你們兩個做三甲，給你三七五，你繳十五年，但政府賺錢；股票給業主，股票也不能用來擦屁股，七、八年後拿去賣，一張十塊錢，後來股票漲價，然後又弄跌價。政府向農民、地主兩邊課稅，但農民繳完就沒有了，還得借錢、甚至欠人錢。讀師範的，吃米不用錢；外省人當兵很多，吃米不用錢。稻穀一千斤才將近四百塊，把稻穀弄到低價，農民怎麼不會倒？直到 2000 年之後才比較好。民國 42（1953）年，我開什穀店被清算、倒了，欠人七十二萬被搬光光。後來家裡留四分多地給我，種蕃薯，吃差一點。四分地一直做到 1986 年，直我第二個兒子去賣秧苗，賺到錢才蓋房子、買田地。後來兩兄弟做生意賠錢，跑去大陸，我又賣地，又賣到剩四分多地，直到其中一個孩子去巴西賺好幾億拿回來，不然吃什麼？

就連賣肥料給農民，元長派出所所長也要污錢，一包肥料漲到五百多。另外水尾沒水，水租怎麼能拿？二崙、西螺、林內是水頭，刺桐、斗南、大埤、虎尾，吃濁水溪的水；海線的北港、臺西、麥寮、元長沒水可以吃，只好打井，民間打井花十四萬，要是又沒水，業者會幫忙挖到有水為止。但林金生當雲林縣長時，他找人打井要三十六萬，一年多就壞了，又再繳錢。農民沒錢繳水租會被抓走，只好跟代書借錢，斗南那邊有錢，拿稻穀去跟他們借，但一年後不還錢，借一斤就要多還一斤，利息很重。農民還要負擔國防費、教育捐，農民沒辦法翻身。

三、參與雲林地方政治

我跟李萬居很好，他選省議員，元長八成選票都是他的，票開的比北港那邊還好。蘇東啟找黃蔴要反政府（按：即蘇東啟案），有人拿冊子來，我認識黃蔴，他要我簽，但我沒簽，我當初如果簽了，我也被抓。因有人跟我說：「蘇東啟要反政府，不是要主張臺灣獨立的，不要理他。」他們本來要接收虎尾空軍的武器，結果持有名單的人被國民黨收買，很多人因此被抓，都被槍斃。黃蔴是雲林東勢厝人，家裡很有錢，沒人敢打他，他本人也強壯，人很豪邁；國民黨曾跟黃蔴父子談判，讓黃蔴當水利會常務委員，因此做工程都要經他蓋印章，但他有錢，不跟包商拿回扣，所以選舉時包商都支持他。黃蔴本來

也要被抓，是黃蔴的父親拿錢出來說：「我們黃蔴笨笨的，不要抓他。」後來國民黨真的沒抓他。有本書是林義雄寫的《古坑夜談：雨傘下的選舉》，其中寫到黃蔴選雲林縣長時，政府停電投票所作弊，寫到：有人去打斗六警察，就是我跟黃蔴打的，我買了這本書到處去發。

美麗島事件時，黃蔴當美麗島虎尾服務處主任。我們本來在美麗島事件前兩天開會決議要去，黃蔴那時有勢力，喊得動，東勢厝出一百多人，虎尾有三百多快四百人，結果就在前晚，我急性腰尺（脾臟）發炎，醫生說：「晚一點來就死了」，我因此沒去高雄，調查局來盤問我是否有去？我拿藥單當證據。當時戴振耀被抓，我很早就跑去高雄橋頭聽戴振耀演講，知道他有臺獨理念；他選舉演講叫我幫他站台，我常戴太陽眼鏡跟斗笠。他被捕後，受審問：「這個戴太陽眼鏡的是誰？」他說：「我不知道是哪裡的人，說要幫我站台，我就給他講。」吊他三天三夜才放下來。

我很賭爛中國人，很沒用。比如我去美國時，發現客家人就跟客家人在一起、河洛人就跟河洛人、福州人就跟福州人，但韓國人就很團結。北京話我不會講，我聽懂三成但不會講。

民進黨成立後，最後只剩雲林縣還沒設地方黨部，黃信介叫斗六立委許哲男、省議員蘇洪月嬌招人，結果省議員找來十八個，立委找來十七個，後來黃信介打電話叫我找人，我去招了三十八個。有次在斗六開會，朱高正回來，朱高正說：「怎麼找人找到現在還沒成立？」我說我找的，就跟我吵架，現場有四個人退出：我、蔡昔、黃蔴、草湖王木吉。後來，朱高正有天遇到我罵我，我說：「幹 XXXX！黃信介叫我找人，你爪耙子。」我揍他，他拿我沒辦法。五二〇是被他害了，不然不會發生事情。五二〇時朱高正叫鎮暴部隊把窗戶打破，然後說是我們打破的，這是裡面的人偷偷跟我們講的。

四、雲林農權會成立

林國華早年在臺灣省政府當專員，後來被他岳父找回來經營生意，卻倒了，他很失意，他偶而會去找黃蔴；我也一直在黃蔴身邊，就這樣認識。五二〇事件時，邱鴻泳帶了二十台車出來，就這樣認識，他是崙背人。

成立雲林農權會是因籌備四二六時臺中林豐喜說他要出一千人去臺北遊行，我們也要出一千個。林國華推薦我當會長，但我說我不會講話，在虎尾白宮戲院開大會，臺南的黃昭凱說：「我唸給你，你跟著我唸」。我當會長賠七萬塊，桌椅都拿我的錢去買，但當會長沒薪水；我去募錢，別人沒辦法募，有四個職員，秘書長一個月薪水四萬五都照常發，我很會募款。有一位「葉文堂」，他每個月捐十五到二十萬，說我這個人很直，可以信任。

結果到了臺北時跟他（林豐喜）吵架，他沒有出一千人，才六十個而已，所以四二六時，我們宣布五月二十日還要自己來。四二六時，林國華出二十台。我在車上丟菜，菜很漂亮沒人買，臺北人說這可以吃。到了某分局前，警察攔住我們，打林國華、要抓他。刑警雖然有學柔道，但我看只是初段而已，

被我擋住，被我摔倒，他不給我抓、要打我，幾個警察都無法制服我，結果分局長出來兇自己人給我們看：「待命而已，為什麼要找他們麻煩？」

五、因五二〇事件入獄

五二〇時我帶第一隊，國華帶草嶺隊，那邊隨便找都有兩百多人。第二隊才是女性為主，林國華的太太領隊。第一隊到立法院要向院長陳情，結果有三十六個穿黃色短褲、短袖白襯衫的人，撿一些一片一片的石頭放在那邊，他們說：「司機公會派出來要幫忙的！」我說：「你亂來！」石頭丟不動，整片放著。朱高正出來抗議，林國華比較慢到，叫朱高正出來，他不敢出來，鎮暴部隊從國華頭上削下去，一直流血，我叫人帶他去醫院，他縫了十針。林慧如被打到腳斷掉。

五二〇那天在一個分局前，憲兵出來。晚上國代洪奇昌叫我們跪著，我說：「幹嘛跪著？」我蹲著，我說：「你們撤退，我也撤退！」憲兵沒抓到我，是我去自首，當時大概8點。半夜2點才叫來當副領隊的蕭裕珍，她判兩年六個月，林國華判四年十個月，我關了六個月。現在講沒關係，我當時不知道，我一個朋友跟王昇很好，打電話去巴拉圭給他，說我是他大哥，但其實是結拜的，說我是冤枉的，然後要我們去找審判長叫沈銀河，是斗南人。

審問到第二十二場，說我們預謀載石頭，可是我們那裡的石頭是圓的，法院看到的石頭卻是整片的，時任義務律師團的陳水扁說：「這哪能丟得動？」怎樣辯都沒辦法。國華才跟我說，總領隊是掛名的，總指揮才是實質的，他要擔下官司。另外還有兩個幹部，名字我忘記了，國華說他們兩個是派出所的爪耙子，我想這就糟了，我說我不要，我關在這裡可以保護你們。他說：「判完就要分監了。」我在監，獄卒要打我，我不給他打。6尺4的獨居房，白天蓋三層布，很暗，要吃飯才開燈。開燈給你一加侖的水喝，第一天進來一個姓林的古坑人，寫字條給林國華：「絕對不要喝水，水裡面有水銀，讓你們每個人都肝硬化。」國華透過一個信得過的雜役，傳紙條通知我。面會時，外面的人帶罐頭來，先寄給主管，他用木碗裝來，怕你自殺，吃完後筷子收走。我的朋友來面會，跟監獄總務買養樂多，買一箱要三箱的錢，裡面主管都要分錢。用養樂多的塑膠包裝來蓋廁所，不然很臭；那個洞又要洗澡又要當廁所，又很難睡。

面會時遇到蔡有全，他建議：「如果主管要打你，你給他打，傷藥吃一吃，反正你學過柔道。」蔡有全他們就是這樣，他會講英語，外國人來看監獄環境說：「犯人很好，又有圖書館又有冷氣。」蔡有全用英語跟美國人、英國人說：「這是樣板，你們來才有」，監獄裡連主管都不會講英文。典獄長最會歪哥，有人帶雞肉給我吃，怕雞腿裡藏東西，剁成兩塊，蘋果給你剖成四片，說怕夾紙，一罐米酒六百，一口檳榔兩百五。有一個坦坦人叫許金德，他被關進來，一個主管姓韓，28歲，主管叫他來打我，對我刑求。後來派民進黨林濁水進來，他也被抓，看到我一直哭，說：「主管叫我睡這間」。我說：「你現在出去跟他說，說我不讓你住。」濁水出去後再叫一個流氓來，他打我就擋開，第二次、第三次我都擋開，但到第四次我就壓制他，要讓他斷手，他說：

「主管要他進來打我」。一個姓馬的外省人說：「你會不會蓮花坐」？我說：「我不會」，然後拿擔架來，我說：「我自己躺」，然後把我抬去放在刑場，一個教育長來阻止：「不要對付他，發生事情，你要負責」。屏東高樹的三十幾個人關一間，每天被打。我跟國華講，國華寫一張字條給主管要求不要打，打下去江海知道，晚上我可以破門，我代替他們讓你打。

監獄裡一個總務問我：「人家交代我，說你很老實，你是農民為什麼要參與這個？」我就說，你不知道務農的辛苦。如果沒繳水租要來抓人，臺西麥寮那邊保正村長很厲害、會暗示：「準備錢喔，今天要來收水租。」村民趁機跑光。如果要抓元長的，個個都被抓去派出所，只好去跟代書借錢。一包肥料四十、五十元漲到四百、五百元，然後又沒有水可以用，水都被吃掉，打井才有水，才過一年多，又要繳錢打井，林金生⁴⁴當初被我罵到不能回嘴，不知農民艱苦。

六、五二〇之後的救援

林國華要承擔所有責任；開庭時，林國華寫好讓我講，他說：「你回去顧農權會，不然會解散。」外面戴振耀組織臺灣農權總會，原本有個會長，阿耀說這人是國民黨派來，很會亂來；我出來後，調查他買一台舊的影印機，聲稱八萬多；美國寄付十八萬，他獨吞了，錢亂弄亂搞。

五二〇時屏東高樹有三十七人被捕，我都去慰問。有一個嘉義新港人，我去面會，他一直哭，我說：「五二〇我又沒叫你來，你嘉義自己來的。」後來他去新營賣滷肉飯，我要去慰問他，他說：「你是壞人，你走！」我去募一些錢，讓看守所所長給每人發一條毛巾、一塊肥皂。

五二〇事件之後的每年5月20日，我都動員很多人聲援國華；當時國華還在關，李登輝當總統。因農民生活艱苦，動員不難，元長我可以出二十台車，古坑國華二十台，邱鴻泳崙背五台，再加上高雄橋頭屏東出三、四個人。隔年的五二〇，我、戴振耀、宋吉雄領隊兼指揮，我們三個去關沒關係，我們約定如果我舉紅旗，就是要撞行政院，不把林國華放出來，我每年都要去亂你。我動員五萬人很簡單，但是政府動員憲兵跟軍隊，在國際上很難看。李登輝叫蕭國華來找我，說：「本土人在當總統」，希望我不要鬧了，他是彰化人、退休教授。蕭國華就是陳希煌的學生，陳希煌就是李登輝的學生。我說，如果不釋放林國華，不管怎樣說服我，我都要去。1992年林國華被釋放在古坑果菜市場辦歡迎會。

五二〇事件三周年，我們五個人去見李登輝，他說：「我叫李江海跟林國華來，其他人怎麼來了？」李登輝本來只叫我跟林國華去，我說：「來就來了，來尿尿。」林慧如要先問總統，他說：「妳沒權講，你們來聽就好。」問林國華問了兩個半小時，林國華講肥料漲價的原因，公糧收購價要調整等。又了問我一個半小時，我說：「軍公教人員有很多補助可以領，農民只有繳稅。」

⁴⁴ 林金生，與謝東閔等同是國民黨早期重要本省籍政治人物，嘉義人，時任雲林縣長，其子即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

沒水可用，我們都打井，繳水租幹嘛？」他說，臺灣人在當總統，會改善，慢慢來不要逼我。但國民黨專門騙人，我說：「我很習慣被關，我老婆、兒子在巴西，沒人接濟，我剛好去吃牢飯不用花錢，我吃得很習慣，裡面規矩也熟，要打我？得先打贏我再說。」

五二〇事件之後，透過黃信介介紹，我去美國參加臺獨聯盟，帶著邱鴻泳一起。詳細時間記不得了，林國華更早就去過，他們沒特別注意我，我不過是一個農民，但我很優秀，兩年內前後去了四次：早上7點起床，先鍛鍊體能跑步，我體格好，沒問題。再來要上課，晚上要討論，隔一段時間又要考試，我中文不大會聽、不大會看，很辛苦。那時有位李瑞木跟我很要好，後來有些不愉快就沒連絡了。

鄭朝正先生訪談稿

時間：2018年10月12日，10：00-12：00

地點：雲林縣林內鄉中正路張邦彥住處

受訪者：鄭朝正

陪同受訪者：張邦彥

工作人員：徐文路、黃佳平

整理：黃佳平、蔡依伶

【生平概要】鄭朝正，生於1953年，雲林縣荊桐鄉人，早年就讀政戰學校，之後從事保險業，透過雲林縣老黨外張邦彥，參與並熟識雲林黨外人士。參與雲林農權會成立，並在五二〇事件後持續協助該會運作。

一、早年經歷

我民國42（1953）年出生在雲林縣荊桐鄉，我有2個姐姐，4個妹妹，2個弟弟，我是長子。家裡務農，環境不好，祖先在濁水溪旁墾荒，土名叫牛埔厝，意思是放牛吃草的地方。自己開墾、建設灌溉渠道之後，還要向政府租賃，等政府土地放領，才取得土地所有權。田地5分多都種稻子，稻作一般兩期，勉強可以三期，割稻後再種雜糧。此外，我爸爸每年有4到5個月從事甘蔗採收，以前採收不是用機械，人工採收後再開牛車載出去等五分車來；以前有甘蔗採收班，用土地面積來估計需要幾台牛車、多少人砍甘蔗。

我是初中最後一屆，讀一學期就逃學當學徒，玩了一年多，再考上私立正心中學。我很會考試，高中讀建國中學，大學本來讀中興大學經濟系，但民國64年蔣介石過世，家庭因素再加上響應國民黨號召投筆從戎，中興才讀一、兩個月就轉去政戰學校。但我只讀到一半，民國66年11月離開軍校當兵，因實際跟幻想有差異，叛逆性高的人不一定適合讀軍校，因軍中絕對服從，一個命令一個動作，但我在軍校成績很好。然而，一樣從軍校離開，如果籍貫是臺灣省，開除；如果籍貫非臺灣，退學但可保留學歷，再轉到其他大學。其次，當時讀軍校每月可領一千八，籍貫臺灣的學生，若中途退學要清算費用，必須繳回吃飯錢、學費等；但籍貫非臺灣的學生，雖也要清算，但只要寫切結書，就可等反攻大陸再賠償，這加深我對國民黨體質的不滿，也種下日後參與反對運動的重要因素。離校後去當兵，讀過軍校可減免役期，但海軍陸戰隊卻沒有，還是要當三年。民國68（1979）年8月我爸爸過世，當時海軍陸戰隊司令羅張找一些程序叫我用「家庭變故」辦退役，因我是長子。雖然人家都講外省人怎樣，但我對外省人沒那麼怨恨，外省族群裡也有很多人有人性，並不是臺灣人跟外省人對立，是國家問題發生錯亂產生對立。

二、籌建雲林農權會

民國 68（1979）年底退伍，我去新光人壽上班，我個性比較好動，沒多久就從襄理升到經理，再調回雲林，因任職保險公司時間自由，民國 75（1986）年民進黨成立前，認識了我的師父張邦彥⁴⁵，我一起參與建黨，由此認識林國華。同時，我在新光人壽的經理沈國勇，是朱高正親表弟，他約我去幫陳水扁競選臺北市議員、當義工，回雲林又遇到他。我當時年輕愛講話，張邦彥先生叫我上台演講，有些新潮流的人在旁默默觀察，後來鄭文燦當面告知我去參與新潮流，我是雲林縣第一個新潮流的成員。⁴⁶但我後來也退出，因我在 1989 年到美國聖地牙哥大學讀人力資源研究所時加入臺獨聯盟，新潮流規定成員不得重複加入其他次級團體，當時很多人就離開新潮流。其實兩邊我都等距，兩邊我都沒去開會，兩邊都是好朋友。

民進黨建黨之前，有一個颱風造成農損，當時雲林縣有位立委叫廖福本，選前承諾颱風之後不用繳水租，結果他當選跳票。民進黨建黨時，我們到處去開小型座談會要求政府廢水租，這也是後來五二〇動員的遠因。我們去各庄頭辦座談會，主張政府應編列預算吸收水租，就像我們走路、開車，政府負責開路，農民種水稻水果，政府應負責灌溉渠道，來聽的人都贊同。我們還在斗六圓環跟警察追逐，因為警察不讓我們辦演講，還去雲林農田水利會燒金紙，很多人都去助講，包括我、邱鴻泳等，主要是林國華跟李江海帶頭，廢除水租後來也列入五二〇的七大訴求之一。我們主張廢水租，但縣黨部主委張豐吉一派反對，張豐吉是朱高正的左右護法，林國華跟張豐吉競選縣黨部主委，當時地方黨部主委並非直選，是由黨員選出執委之後，再由執委選主委，林國華輸了張豐吉一票，於是大家有共識另外成立一個團體。黨部甚至想在崙背再成立一個雲林農權促進會，本要聘請我去當總幹事，但我拒絕，那是農盟系統的，該會成立不到一年就停止運作。當時民進黨延攬的地方黨部比較接近美麗島，但我們這邊比較接近新潮流。五二〇農民運動之後，農盟跟農權之爭，也跟民進黨派系對立有相當密切關係。

林國華本在臺灣省政府當公務員，後來被丈人叫回來經營食品工廠，斗六最大間的食品工廠，他丈人占絕大股份，因古坑當時是全臺灣竹筍廠產量最大的地方，但後來遇到颱風，契作的馬鈴薯出問題，財務困難而倒閉。林國華選過中部五縣市增額立委，那屆由朱高正高票當選；但非國民黨出來選舉都會認識，辦政見發表會時，大家都會帶人來聽。林國華對農業問題認識較深，當時是古坑農會常務監事，而且林國華是臺大土木系的，可以結合理論跟實際問題，以他為核心，我在旁邊幫忙。張豐吉認識林豐喜旁邊的陳秀賢，陳秀賢是朱高正那邊的人，當時沒有那麼分裂，林國華去接觸山城農權會，一二〇八就有參與；之後醞釀雲林也要籌組農權會，三一六行動之後，雖然雲林農權會還沒正式成立，但初步已有雛形；三一六我們有動員，鐵牛都有上去。

⁴⁵ 張邦彥，雲林縣林內鄉人，年輕時隨蔡光武（二二八事件時參與斗六攻擊事件）學柔道，並因而認識蘇東啟，服兵役時被捲入蘇東啟案入獄七年。出獄後張邦彥成為雲林重要黨外人士，1988 年五二〇事件時參與許多後勤與聯絡事宜。

⁴⁶ 鄭朝正在五二〇事件後加入新潮流，請參閱本文末尾。

三一六之後、雲林農權會成立前，我們協助處理元長鄉合和重劃區，打響知名度並擴張組織。土地重劃後，雖然土地方整，但重劃戶的農地縮減，從一甲變八分，且地主還要均攤工程費用。林國華本來就是台大土木系畢業，他主張政府應拍賣重劃後政府獲得的土地，以其收益來支付重劃費用，百姓不應繳錢。大家因此對農權會產生信心，主動要加入，每人入會收五百元會費，經費都透明；成員以古坑、元長最多，林國華住古坑、李江海住元長，崙背也不少，由邱鴻泳去找。組織擴張上，最大事件就是重劃區，後來常有農民需要陳情書，因我們至少還大學畢業，寫陳情書、簡單的訴狀沒問題，幫農民解決很多事情，農民陸續加入，真正有在替他們做事，人家才會加入。

4月初雲林農權會成立後，四二六去國貿局，因農民面對包括水租、肥料等問題。當時肥料不能自由買賣，農地多少，就配多少肥料，裡面氮磷鉀、黑煙、硫酸銨、尿素等一大堆，但如果這人種菜，可能大多數肥料對他來說沒用，比如我種甘蔗需要黑煙，但黑煙可能又不夠，產生很多不便。林國華主張五二〇訴求有一條是肥料自由買賣。四二六當天林國華當場宣布五二〇還要再來臺北。

三、五二〇事件

五二〇要去臺北，遊行路線規劃以及跟臺北警察局申請，都是林國華處理、決定，當時林國華已是民進黨雲林縣黨部中執委。山城那邊不反對，叫他們動員多少人，他們也答應；但事實上，山城來的人都是零星，頭頭沒有來。我沒有參加全部的籌備會議，我開過一次會，但有看到會議紀錄。所以，五二〇要去臺北抗爭，其實我原本沒擔任重要職務，但因山城林豐喜胡譽鐘都缺席，剩兩條副總指揮彩帶，邱鴻泳拿給我說，叫我拿給蕭裕珍，另一條是我背，目的是上宣傳車幫忙講，所以我這個副總指揮是臨時上陣。外傳當天網張很開，準備要收。五二〇農民運動當天剛好是李登輝真除總統週年。一個農經博士當總統，卻發生農民運動，是國民黨裡反對派要將李登輝一軍，故意把農民運動事件弄大，要給李登輝難堪。當時戒嚴法已廢除，卻有人主張恢復戒嚴。

雲林五二〇動員人數，沒超過兩千，當天全部人數大概四、五千，人數變多是因警察先鎮後暴，很多人看到電視報導才從三重等地湧入，三重有很多雲林人。我當天最後一批走，因為下雨受不了才走，我叫人打電話叫一些台大學生來，因他們有一個大新社。城中分局外面，學生坐在農民前面，我本想政府應該不敢對學生怎樣。沒想到凌晨1點多，廖兆祥下令，踩過學生的背，照打。王雪峰、林濁水等被抓、受傷，我那天也有稍微受傷，但我當時體力好。很多人推新生報的車擋住平交道，放火燒掉，我都看得很清楚。到後來已經沒辦法控制了。

國民黨後來就是要抓人，民進黨當時到處辦聲援演講。金華國中那場介紹農民運動導師是林豐喜，我聽了內心很痛，因為那天他沒去。雲林一些老一輩人士，還有一些教授，在城中分局前靜坐520小時，要求警察放人。基督教長老教會嘉義中會黃智鴻牧師，挨家挨戶地給予當時受難者慰問金，每月兩千或

三千，甚至最高到六千元，基督教長老教會把人道關懷精神發揮得很徹底。

四、五二〇之後

五二〇之後，雲林農權會停擺一陣子，等案件判刑完畢塵埃落定了，洪奇昌叫一個新潮流的大將陳鴻榮，臺北人，他在日本留學，來把雲林農權會再組織起來。6月28日，我跟陳坤池、陳勇兆、葉文唐等人去臺中開會，當天開會目的是整頓全國農權會，要聯合全國組織，最後不歡而散。當時林豐喜一定要主導、要當主席；戴振耀這邊認為林國華功在農運，應該要幫林國華保留，但林豐喜不肯，後來打架，我也是其中一個。戴振耀當時是新潮流正式成員，他認為農民聯盟、農權總會的定位，可能會影響司法，對林國華的判決產生影響。戴振耀之前就會來跟我們商量，也會帶著宋吉雄。六二八當天大家不歡而散，發生肢體衝突，但沒有很嚴重，後來戴振耀帶著我們這邊的人當場另找地方宣佈成立農權總會，開會的人不多，是各地農權會代表，會議主持人是戴振耀，會長保留給林國華。實際運作上，雲林農權會跟臺灣農權總會是同一個辦公室。農權總會成立以後，洪奇昌叫陳宏榮來總會接秘書長，隔年五二〇再出發，再來有一個還我土地，公地放領的行動。據我所知，農盟後來沒什麼大型活動，而農權會後來還在運作。

五二〇之後，坦白講，基層農民嚇到，又怕又氣，直到林國華、邱鴻泳被關出來。很長一段時間，農權會運作正常，幾乎每天都有人去農權會，請農權會幫忙解決問題，什麼問題都有比如土地問題、甚至刑事案件等，當時農權會沒跟農民收費，等事情辦完，有人會寄付三、五千，甚至一兩萬。李江海印一張五百的募款券，也賣得不錯。農權會一直運作到大概2000年陳水扁當總統，變成自己執政了，農權會功能才漸漸失去。

在五二〇之前，新潮流內部探討過農業問題；他們傾全力支援，我們抗繳水租時，當時民進黨副秘書長邱義仁跟我們一起去水利會，坦白講他們對這塊著力相當深。我在五二〇以後參加新潮流，但林國華不是新潮流的正式成員，他沒有加入，他是臺獨聯盟正式成員，但是林國華跟新潮流很親。

宋吉雄先生訪談稿

時間：2018年4月22日，14：30-17：30

地點：高雄縣美濃區中正路美濃菸業輔導站

受訪者：宋吉雄

陪同受訪者：溫仲良

工作人員：徐文路、蔡依伶、黃佳平

【生平概要】宋吉雄，生於1955年，高雄市美濃區人。早年參與高雄縣民主聯誼會，結識戴振耀，並參與農民教室運作。五二〇事件擔任現場副總指揮被捕，入獄後受到嚴重刑求。

一、農村生活經驗

美濃地區是以農業為主，到現在都是農業特定區，農業水質水量保護區。這兩個大原則之下，美濃農村現在人家流傳一句話，農民要自殺，都還沒有錢去買上吊的繩子，你看多慘。美濃以前是背負著農業的使命，你現在看經濟越來越沒落。我們從社會運動角度來看，以前美濃是大量種植煙草，慢慢的，我們的小孩子都是往外發展，很聽天由命，生活很苦。以前農村說實在，比較快樂。現在農村大家慾望比較大，現在反而是不好經營。因為生活貴什麼都貴，農民動不動要先預支，買肥料、僱請耕耘機—現在都機械化了一都要先預支。所以很多年輕人來這邊，做飄鳥計畫，現在你要成為一個合法的農民，要參加農保，不是那麼簡單。他要加入協會，還有你要產值，一年要二十萬的農業產值。而且你買肥料要買機器，他才給你認定。所以我說這是苛刻年輕人。那我的前半段就一直在這裡，看到農民都是很痛苦。農民本來弱勢，就是社會要照顧他。因為大家要吃他們種的糧食，他們要供應穩定的糧食，他要靠一些學者專家來保護他。問題現在什麼都沒有。所以說你跟農民聊天，他們現在很多都會說，有得吃，共產也不要緊。

我跟你講，有一個澳洲的學者來做過農業調查的，名叫白愛蓮⁴⁷，她的博士論文前篇是我幫忙寫的，她的大綱連台大教授說寫得很好。但是她很可惜，他的指導教授說，我不可能給你通過當作博士，因為你寫的美濃農民的情況，全世界沒有那麼笨的農民，不會起來革命啦！所以我剛才跟你講說，美濃的農民，都會講說假如自己走投無路的時候要上吊自殺，他都還沒有錢去買繩子。你看悲慘不悲慘？

我是民國44年（1955）生，從小家裡務農，我阿公務農，爸爸是公務人員，在美濃郵局。家裏種稻米，三季田，兩季稻子一季是雜糧。小季，淡季種一些

⁴⁷ Irene Bain，曾於1986年到美濃進行博士論文的田野調查。其論文後來在1993年出版成專書：*Agriculture Reform in Taiwan：From Here to Modernity*，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先後任職於福特基金會北京辦公室、亞洲開發銀行。

青菜那些。以前社會都混養混種，會養幾頭豬，養一些雞，就是要應付小孩子的繳學費那些。而且，那時候農業因為政府管制比較鬆，那時候農村為什麼大家可以維持，因為跟會。我相信你爸爸也有。我起一個會，我跟你的會。我們以前農村就這麼成長。以前家家戶戶都好多小孩子。我們這邊最主要就是稻米為主。但是，我們稻米以前就是要，因為我們美濃是菸葉最多的地方，產量是應該是臺灣的三分之一強。在這個情況之下，我們美濃的米那時候產量不高。因為為了要種煙草，稻米送到農糧署都被列入不成熟的米，穗米，做飼料用的。價格非常低，都被壓制，逼你要種菸葉，還沒十分熟就採收。現在不一樣，所以美濃（稻米）產量就出來了。一路從美濃國小讀到美濃國中，高中就到旗美高中。從小教育，家長就教育我們，他們有看過日本人，國民黨，他們認為日本人雖然比較嚴，但比較有規律，不跟他們（國民黨）一樣。我們從小就洗腦，本身對他（國民黨）就有成見了。我們讀書的時候，我們看到的，那個時代工友竟然比校長還要大，因為工友是派過來的，上面監視學校的，校長都會怕工友。我們從小的觀點就認為他們是壓榨臺灣人的，到現在今天也還沒有改變。

那時代讀到高中八成就要出社會了，農村不可能有那麼充裕的資金，因為有很多小孩。還沒當兵前就在做生意，年輕人大家就一窩蜂做各種生意。像是我賣過布，那時候鄉下很多女工，幫人家量身做衣服。我一個哥哥在織布公司，公司倒了，結果沒有錢給他，就拿布給他。我就賣他的布。同學有的會去批貨，不單單賣布，只要農村缺什麼就賣，會到各個地方去賣。退伍之後我幾乎也沒有務農，我是在做建築。你們可能要有一個觀念，以前的農民不能是專業農，專業農養不活家庭，全部都是兼業。他爸爸可能會兼做「土水」（建築工作）什麼，這樣才可以養活。

二、接觸黨外民主運動，關注社運議題

我一邊做生意、蓋建築，看到農村很多很悲慘的歷史。到目前為止臺灣的農村也沒有什麼改善，只是蓋幾間房子而已，每一個人越來越空虛。我們農村看到政府講一套做一套，從農民這邊取利，都是吃著農民的喝著農民的，結果背棄農民。其實在農運以前，尤其這個整個社會運動的脈絡，包括民主運動，農運其實應該是美麗島以後慢慢抬頭的。當時有一些社會團體，他們以前什麼都做，只要說有不公平的，他們就出現了，包括戴振耀那些就出現了，就去幫助農民幫助勞工。農民的抗議，很早就有了。那時候豬肉價格不好，會抗議啊。陸陸續續就有了，蔡明耀⁴⁸當縣長的時候。在豬農這一類小型抗議的時候，就跟戴振耀時常碰面。邱連輝⁴⁹以前在美濃這邊聲望很高，馮青春⁵⁰是邱連輝的競選總幹事，因為他住在麟洛農村，我邀他去山城開會的。當時馮青春會來這邊演講，剛好他對農運也有興趣，我們就請他來參加農運。

戴振耀那時比較偏向工運。大家都搓和在一起，變成一個團體，我們才組

⁴⁸ 蔡明耀，國民黨籍政治人物，生於臺灣高雄縣，在臺灣地方派系中屬於高雄縣白派，曾任高雄縣長（1981-1985）。

⁴⁹ 邱連輝，東客家籍黨外政治人物，1981年當選屏東縣長。

⁵⁰ 馮青春，屏東農運重要幹部，先後擔任農民聯盟秘書長、會長等職。

一個農民教室，在橋頭鄉成立。那時候大家對社會有一個期待，希望把臺灣帶到更好的境界。美濃演進到有民進黨，是因為先有一個民主聯誼會。美濃民主聯誼會的時候，以前各個鄉鎮沒有什麼民進黨，就是民主聯誼會，我是創辦的人。民主聯誼會運作的方式，就是有一個固定地方，有的人就是來這邊坐一坐，有茶水供應有報紙可以看。那時候很多人就是自然集合的地方。那時候我們自主性很高。假如你（政治人物）表現不好我們也不可能支持你。像我們民主聯誼會，大家來參加選舉就會被分割一部分，像有的會被余陳月瑛叫去，但我們主體還在。以前民主聯誼會也是很公平選舉的，大家誰來當會長，不是指定的。雖然我們是發起人，但也是非常有民主素養公開推選。

大概 1985-86 年時高雄縣這一帶的一些人就結合了，到 1987-88 年最頻繁的時候，包括戴鎮耀農民教室。成員都是草根的，在街頭認識的，包括農民、勞工，想要社會改進、打抱不平的。我們參加這些，好像志同道合。以前我們在街頭上見面，大家感覺到好高興，見到了，結合越來越大。從高雄結合到屏東，到臺南到嘉義，結合到雲林。以前大家各據山頭，像燕巢、大樹都好多人，大寮也有，我們最後成立高雄農權會就結合進來。有時候每個禮拜晚上，星期六，一有活動互相打電話就都來了。那時候還沒解嚴，憲兵都會拿卡賓槍在那邊清槍，好像跟我們示威說你們隨時都是我們甕中鱉，都會在旁邊。教室正好在甘蔗園裡面，現在也是面目全非了，經過土地重劃，戴振耀也賣掉了，在內門。我們這群人中，戴振耀是最主要的，還有像是住在彌陀的王勝鴻那些人。上課的內容大部分是民主課程，講實在的，跟農業幾乎是沒有關係，那時連謝長廷都來當過講師。還有一個叫陳秀賢，是個統派，他是個很好的人。他不單單是農民運動的講者，他是社會運動者。他沒有參加過我們農民教室，他也是非常紅（左）的人。蔡建仁以前也會找我們，他也是統派，是賴幸媛的先生。他以前都會來往，現在好像跟我們自動分割，不知道幹什麼。我們只要說臺灣壯大，沒有在分的。蔡建仁也是演講的高手，標準的社會主義者，口才好，不會輸邱義仁，很冷靜的人。這些我們大家都共事過。

當時只是陸續抗爭而已，沒有組織性的。我們開始有組織性是《時代雜誌》的鄭南榕給我們一些意見，給我們販售他的雜誌。有農民需要抗議的時候，或是說要到處演講的時候，我們以前就好像現在肥皂箱一樣，就到處在演講。美濃十九個村莊都有去過，都跑遍了。一本雜誌（鄭南榕）給我們是八十塊，很多農民聽了（演講）很感動，一百塊也不必找。表示那時候農村、農民的經濟還可以溫飽。不像現在，每一個我看都是跟銀行有借錢。所以說啟蒙運動，最大的經濟支柱是鄭南榕《時代雜誌》。鄭南榕的雜誌很好看，結果警總就禁，他（鄭南榕）就從私下的管道流出來。你去查封查你的，他繼續印。那時候大家想要（網路）攀牆一樣。報紙是最好的媒體，我們都還沒去抗議，第二天報紙一打開消息就先出來。我們本來說實在，有這個企圖心要取代余家。你沒有企圖心你不會大。你沒有假想敵國家不會強。剛開始高雄縣民進黨員沒有後來的農權會會員多，農權會有的人也不敢參加民進黨，搞不好被抓。

其實，《民進報》⁵¹不解散的話力量還會更大。以前訂戶多少你曉得嗎？

⁵¹ 《民進報》，於 1987 年 2 月創立，謝明達、林濁水先後為總編輯。先是以報紙形式，後來以週刊形式發行，可謂民進黨的黨報，但維持一年多即因財務問題停刊，此後多次短暫復刊。

好像洗腦工具一樣。我以前都在看，我都有留，有一次搬家不知道哪裡去了。以前是為了民進黨的黨員要教育深化，才有的《民進報》。那時候才真正龐大膨脹的一塊。這也可以解釋我們的成員是從哪裡來的。⁵²我們財源沒有問題，有鄭南榕的《時代雜誌》替我們撐腰。花費又少，因為我們請的演講者，大都有一個政治目的——他想要出來參選，所以幾乎都沒有拿錢（演講費）。我們要租那些麥克風、廣場，都用最便宜的，廟前廣場就在講了，包五百塊，茶水又有人供應。那時候的人不像現在。現在是我們經濟不好了。那時候工作人員幾乎全部都沒有拿錢，都是來義務幫忙的。所以說，知識流竄，鄭南榕的雜誌每一個人人都借回去看，他對臺灣貢獻最大的是這部分。

三、參與農運

那時候農權會最主要反余家的。因為我們認為他阻礙民主。運動本來就要找一個假想敵。其實余家也是有貢獻，他們本身就是山頭，讓我們成長不起來。那時候我們的出現是比他們晚了。他不希望我們長大，長大會影響余家，一樣的道理。余登發之前還沒有這樣，他是老大，他是高雄縣的民主催生者，我們不能超越他。他是統派，跟許信良走得很近，因為他有大中國思想，那我們不能怪他，那都是接受中國的思想。你要叫人家把思想改過來，說實在是最殘忍的。但是民進黨剛開始的時候，農權會的會員比民進黨員還要多。那時候高雄縣各鄉鎮每個地方幾乎都有人在活動，互相連絡，都已經一個聯絡網。雖然還沒成立什麼農權會，就會說我們高雄農權會，真正組織要等五二〇以後才成立。

以前不論什麼議題都會參加，1988 年之後我幾乎專心在做農運。以前農運幾乎是去抗爭啦，就像大樹的永豐餘排放污水，或說佛光山不給農民去採收荔枝，我們那時候工作就是抗爭，職業就是專門抗爭。有時候一個禮拜三場以上。我們只要來開會你提案（議題或抗爭事件）你就當負責人，我們只是支持。會長只是支持文宣支持人力，我們也是趁這個機會培養後進，讓他們冒出來，行動由提案人自己帶頭。像尤宏是抗議佛光山起來的。⁵³那時有一個人叫鄭幸四⁵⁴，在地鄉鎮的事情就有在地人來帶頭，我們是負責文宣、調人、動員去參加你們集會。

以前有一個鳳山的縣議員楊金海服務處，在高雄縣政府前面，我們常常用他那裏開會，因為在鳳山，要去縣政府抗議比較方便。他跟我們走得很近，我們也是很窮的團體。他女兒叫楊雅雲他也是跟我們到處跑。⁵⁵臨時決策在那邊，指揮所在那邊。那時候很像軍隊，有什麼訊息（議題）說要進攻，我們也準備好了。不是武力，用文宣反擊。也是這樣培養了好多民意代表。蔡昌達以前也是農權會的，後來選大寮鄉民代表，現在高雄市副議長；楊秋興也是，尤宏也

⁵² 指有些基層的成員是《民進報》讀者群。

⁵³ 佛光山香客與當地居民的交通和生活時有衝突，而尤家祖傳大量土地鄰近佛光山。1988 年 2 月，尤宏率眾封鎖上山通道。詳見星雲大師，2013，《百年佛緣》12（高雄：佛光出版社），頁 8-9。

⁵⁴ 鄭幸四，高雄大樹區人，獸醫，老黨外。

⁵⁵ 楊金海是白色恐怖時期政治犯，在地方甚為活躍，早年先後擔任鳳山市三民里和新興里里長，並未當過縣議員；其女楊雅雲於 1985 年當選縣議員，服務處應為楊雅雲之服務處。

是。楊秋興本來是高雄縣政府工務局的技正，他因為跟戴振耀走很近，學生時代也就一直跟著我們。每次選舉就是靠我們農權會系統，我們為了他還成立一個臺灣環保聯盟（高雄分會），因為他要選舉。另外還有一個學生，像陳啟昱，原本是新潮流的，學生時期就跟著我們，到農權會來當總幹事，後來選高雄縣的縣議員。因為選舉時他跟余政憲走得很近，就被（新潮流）開除了。派系都很勢利的啦！你要討利益你沒有給我利益，我就跑了。我們是堅持不去從政。

接觸農運最早是三一六去臺北抗議，那時候幾乎每個禮拜都有，都用每個月 16、26 這樣的數字去抗議啦。我們去抗議的時候，那時候蕭萬長當國貿局局長，江丙坤是國貿局副局長。兩個是師公仔聖杯。我們從立法院預算書找到很多資料，他們怎麼出賣臺灣農民，他今天的地位是美國人扶植的。蕭萬長開放火雞肉，最失敗。我們剛好五二〇事件被關去土城看守所，每天就吃火雞肉，因為賣不出去就運到那邊給我們吃。所以說臺灣農運為什麼會那麼慘？因為我們都是被剝削的。你看假如那些預算書還可以翻得到，可以去翻。蕭萬長，在當國貿局長的時候，你們可以去翻。可能大家評價很高，農運對他評價非常低的。你看我們以前選出來的某農業立委，跑去美國買煙草回來，他跟美國買的煙草，比我們跟農民收購的還要貴好幾倍。結果他騙我們說，他跟美國買的比較便宜。那都是一手遮天的事情。他不但進口菸草，還進口整包菸，透過職權要求菸酒公賣局販賣。

四、五二〇事件

五二〇那次我們這邊去的人比較少，因為五一六⁵⁶才剛去抗議回來，很難再叫人。所以那時候美濃大概只有十個人，開兩台小驕車過去，詹益樺開宣傳車。出發前警總都在你家門看，但是我是在擔任五二〇運動的副總指揮。那時候有一個蕭裕珍，被我害的。本來有人要來當副總指揮跑掉了⁵⁷，我再臨時把布條給她。她很高興，結果她卻換來坐牢。高雄縣可能三台遊覽車吧？好幾百人。五二〇之前的籌備會，我們跟林國華是共同決策。但是他口號弄得太大了，他說他提的五樣要求沒有答應的話，就要開怪手把立法院挖掉。立法院那個牌子，詹益樺是我們高雄縣農權會的會員，把立法院牌勾下來的就是他。他也是跑路，他才會跑到甲仙。我們高雄縣農權會的宣傳車，是鄭南榕拿錢給我們弄的。

出發前就聽到風聲這次會抓人，因為李登輝就任總統，覺得抗議是在觸他眉頭。在運動界提到李登輝三個字，運動界是不響亮的。人家認為他有出賣臺灣人的嫌疑。台聯他組了也沒有用。臺灣人智慧非常高，都看得出來哪一個真的心向臺灣。

我們根本沒有要激烈抗爭。才到立法院，車子就被砸了。說實在詹益樺就是去跟人家攻那個（立法院的牌子）。那時候政府也沒有處理陳抗的機制，也沒有流動廁所。當時現場宣布說，我們要進去小便不行嗎？立法院是人民的，

⁵⁶ 前往省政府要求農保。

⁵⁷ 指林豐喜。

就起暴動，是這樣子。現在他們（政府）都會準備了。抓人的時候，他們（憲警）是分批抓的。我還看到放火燒車子。

五、被捕、刑求與逼迫認罪

我是下午 2、3 點的時候，路上看到有一根鐵條就把它撿起來，撿到宣傳車。馮老師坐我們宣傳車，還有一個曾秋梅⁵⁸。坐我們高雄縣的宣傳車。那時候現場幾乎都是老人。那時候五十幾歲算很老。我看到那根鐵條下來撿，就怕被人家當作工具。結果憲警就來打人抓人，抓到城中分局裏，他叫你認，不知道說是助勢還是丟石頭。我也沒有認，他們就用撻（一手掩胸一手作勢撻打）的，好幾十分鐘。那時候警察很可惡，我被打到很多地方受傷，《時代雜誌》上寫的，我病危嚴重。走過一條通道，左右都是警察，被推被打，他們警察都過來助勢。不是霹靂小組的，地區警員，管區的。所以假如我是總統，反攻大陸他們上第一線。他們都打要害，打你的腦袋、脖子，還有心臟。街頭上鎮暴時他們用警棍（齊眉棍）向地上（敲）「咚！咚！咚！咚！」，他是恐嚇，然後要打你的腦袋和脖子，戳你的心臟。他們就是在製造恐怖的人。

為什麼警察會去砸電話亭，是因為他不讓我們去求救。我們本來想，我們人數也是在增加，我們也是在歷練，要把運動拉長時間，只要拖過凌晨 3 點以後，國民黨就沒有辦法了，因為大家開始起來運動了。路上開始有人，他開始擋不住，所以他晚上開始淨空，見人就抓。所以說我在土城看守所我都有看到每一個進去的人，都是非常單純的，很可憐，有的甚至是（智能）傻傻的。他（憲警）最後下令就抓，看到街頭有人就抓。林濁水也有被抓進去，一個晚上。

在城中分局時，警察就講「你要不要認（罪）？」不認也不管。李勝雄當我辯護律師，他跟我講起訴書裡面起訴是在某某地點向立法院丟石頭。我們哪裡有丟石頭？那李勝雄就跟我說，這個要派我去參加奧運，按照起訴書的說法，我丟了一千多公尺，石頭會轉彎。警察就做偽證，抓人是一批，作證的是另一批不同的警察，供詞都會矛盾。有一次在法庭上，被告全部理光頭，讓他們去認，他們都認不出來，都亂點。你代表國家的公器，可以這樣搞嗎？後來審判時，有三種罪都是判一年：助勢拍手也是一年，丟石頭也是一年，還有一個我忘記了。有一個人最嚴重的（涉嫌火燒車）結果他無罪，他透露給我們知道，那個車子也不是他燒，結果報紙寫是他燒的。是有一個《中國時報》的車子被燒。他說他當過憲兵，最後他沒有罪。應該他最重，結果他沒有罪。但我也不能跟你講人名，已經那麼多年了，而且他跟大家混熟了，他就感覺到很內疚。

當天晚上就被送到土城看守所，反而管訓人員不會（打人）。因為第二天報紙說我們五二〇的人殺人放火，他們都對我們很客氣。所以反而去看看守所，對我們非常好。看守所的管理主任是外省人，是二代的，對我們還滿好的。對其他人不好。我們去看看守所的時候蔡有全也在那邊，還有許曹德。他們說你們怎麼那麼吃香？因為報紙替我們消毒，這些會放火會殺人。這個世界還是怕惡人。林國華在那邊是很可憐，他是蹲在狗籠裡面，暗無天日，獨居房。林國華

⁵⁸ 曾秋梅，馮青春的學生兼助理。

跟我很要好。他是一整個都在獨居房。以前放風的時候蔡有全會丟給我，他會傳進來。因為那些立法委員會去看蔡有全，會帶一些東西來。立法委員來看我他也會帶給我。我們都去撿老鼠尾，就是人家吃完煙屁股一點點的，我們就去撿大家都在抽。你抽到一根香菸（在裏面）是兩百塊喔！後來我上訴，待到 12 月 25 號，八個多月。

六、出獄之後繼續參與農運

出來之後，我還是繼續做農運，我還是（高雄縣農權會）會長。我做（高雄縣）農權會會長時我是在籠子裡面，人家也是一樣推舉我，我也不知道。我在裡面不能決定。但是還沒有組織以前老早各個鄉村各個鎮鄉都開始有很多農民加入了。那時候逼於形勢，他們才會成立一個叫農權（農權總會），一個叫農盟（農民聯盟）。人家就說一個是統派一個是獨派。臺灣人很可惜，任何運動都要跟統獨掛在一起，很可惜啦。但是我認為，最終他們是政治目的。像我們高雄縣農權會好像被分類為新潮流，其實成員也不是新潮流，好像莫名其妙被他們割走。戴振耀當然那時是新潮流的成員，可是你講會裡面的成員大多不是新潮流的。所以你看那時候民主包容多大，農民裡面你講新潮流他會批評得很凶，不是只聽你在講。所以那時候很進步，不會被派系帶著走。我們最後就被人說是被收編為新潮流，但農權會自主性很高，你講我們是新潮流我也不認同。但那時候大家都為了臺灣好，臺灣有希望，大家說再奮鬥幾年我們就會有前途，有公平正義。戴振耀第一次出來選農業立委，農民立委選舉沒有那麼熱烈，選得上嗎？全臺灣的，不簡單。他沒有經費，只有一台破車，四處跑四處插（旗幟），一個人插臺灣全島，陳啟昱跟著他到處跑。我有一台白色的 SUBARU 給他當宣傳車，開到最後被人家偷走，被丟棄在臺東關山那邊。美濃選舉選得很好，竟然贏過吳海源⁵⁹。

以前的人都是自動的，有的還沒有跟我們報備他那邊自己組一台車就上去了，那時候不必我們花費什麼錢，他們都會自動拿錢出來。那是民主萌芽的時代。現在退步囉！以前我在做農權會會長的時候，余陳月瑛在當縣長，我們也是抗議最多的團體。以前像大樹、大寮、甲仙山地租金是最嚴重的，林務局的土地。以前抗爭幾乎是中央山脈都會連線在一起。當時還有一堆記者跟著我們跑，那時候大家都感覺好像社會正義快要來臨了。所以我說現在民進黨真是愧對這些人，社會運動他們認為說改革了社會會更好，會有公平正義的。結果他們也沒有得到。所以這些人一定要平反。馮清春已經過世了，戴振耀也過世了。我最後一個要求是最好寫到要平反或是重審。我是在等機會，要把當時的檢查官張春山，讓他嚐到坐牢的滋味。我沒有（要求）賠償。現在還是要還原歷史。邱煌生菜車的問題，林慧如他爸爸在獄中有講說，假如他真的有載石頭，他當總指揮這個罪也認了。可是高速公路有收費站，都有過磅，載石頭的高度跟載菜的高度絕對不一樣，你（官方）那邊應該有紀錄。這些我們本來就要替他們平反。有一個阿嬤已經八十幾歲了。整個運動到今天，這些人並沒有得到任何好處，他們還是越來越窮苦。你看邱煌生現在在跟人家養豬，太太也跑了，我們那邊很多參與的人，一關到籠子，那些警察就說，「阿你這個人沒效了」，

⁵⁹ 吳海源，當時為國民黨籍農民立委。

也有好多悲慘的。三十年了，政府才想到。應該要解密。你們應該要注意說，五二〇運動要平反，這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寫一寫就放在那邊好像存檔了。政府要做出對臺灣人民恢復自信的事情。政府認錯，那時候這個歷史事件，政府真的沒有做好。

邱煌生先生訪談稿

時間：2018年4月23日，14：00-16：00；2018年6月29日，14：00-15：30

地點：雲林縣二崙鄉崙後村邱煌生住處

受訪者：邱煌生

訪談者：徐文路、蔡依伶、葉明政

紀錄整理：黃佳平、蔡依伶

【生平概要】邱煌生，1956年生，雲林縣二崙鄉人，五二〇事件之前是一位靠行的貨運司機。受同鄉朋友所託，從雲林運送白菜到臺北而捲入五二〇事件，遭警方誘供承認菜車裡藏有石塊，而遭臺北高等法院判處一年四個月徒刑。出獄後做工、務農為生。

一、五二〇前夕，臨時受同鄉所託載運白菜北上

民國45（1956）年，我在雲林二崙大庄村出生，家裡種田，有7、8分地，種稻子。家裡人口多，生活困難。後來兄弟分產，我賣地還債，剩下的錢買卡車，去「跑車」（cháu-phia）載菜或瓜果、小玉、香瓜一類，那時大概26歲。一開始買的是五十鈴，八噸八。跟種田比，跑車時的經濟好一點，但很痛苦，因為跑車日夜顛倒，且要靠行，一開始是在崙背，五二〇事件發生時，是在塗文田那邊靠行，一直到被關。

被關之前，什麼選舉我也不知道，沒有在投票。以前黨外演講什麼的，我都沒聽過，國民黨什麼的，也沒有聽過，就是跑車，賺生活費，剩下的就沒我的事。

五二〇當天，原本是另外一個人要去載——陳恆彰，崙背鄉水尾村人，我們私交很好。他以前有做蒜仔（suàn-á），大部分都讓我載到臺北賣，不過他自己也有車。之前四二六那次，恆彰就帶我去臺北過了，把農機運上臺北，跟在隊伍後面，當天又載回來，但我都不認識其它人。五二〇前一天，當時，他打電話給我：「煌生，農民抗議，我回來已來不及，不然你去。」他告訴我那個農婦楊青⁶⁰的電話，那一天是19號下午，我到那邊看到有一個派出所，十字路口有電話，我打電話給那個農婦，提供菜的農婦才來帶我去她家的菜園。那時，我已經換購了一台那HINO（日野）的車，九噸八百二，是我買的，但靠塗文田的行。

我請我前妻娘家的一些長輩來幫忙採收，車子開進田裡，大白菜（包白仔）剝一剝，拋到車上，車斗堆到尖尖的，我事後回想當時已經有便衣在跟蹤。大白菜的錢，我沒有付，我只負責載菜，聽說他們要免費提供。白菜堆車上，再用帆布蓋起來，還用彈簧繩綁。那個很難綁，很長，要兩個人綁。我在

⁶⁰ 楊女士因其田在水尾，長期得不到灌溉，憤而拒繳水租，被水利會告到法院。本次抗議自願提供包心白菜。

這邊綁，你那邊也要綁。如果沒弄好，那邊沒拉就鬆掉了。菜園在褒忠鄉的田洋村，我中途還送幫忙採收的歐巴桑回去大埤。白菜那麼多，我想蓋了帆布會發燒會爛掉，所以去二崙往竹塘的自強橋自費買冰，（濁水溪那邊有一個自強大橋），把冰鋪在大白菜上，還要蓋回帆布，他們都有幫忙。因為那邊有在買蒜仔，一些工人我都熟，冰弄好後，我再請他們幫忙蓋。車子在開時，好像都有人在跟蹤。我當時租房子在二崙，我最後把車開回二崙。

隔天早上我自己依約去虎尾交流道集合。邱鴻泳副總指揮我也不認識，林國華我也不認識，後來到看守所大家才熟。我開菜車，只有我一台車載大白菜，目標最大，人家會主動來找我，介紹說這個人是林國華、那個人是邱鴻泳，就打招呼，也沒有聊天。到交流道下面等，邱鴻泳說局長要檢查，虎尾分局局長要我掀開讓他們安全檢查，我就找人幫忙折幫忙收。分局長還叫我不要去，去一定會抓人。我之前也不認識他，問我：「這趟運費多少？」他說：「你不要去，一萬兩萬三萬，你講我就給你。」我也不知道他有沒有跟別人講。他說：「去一定抓人。上面下令要抓人，你不要去，去他會抓人。」我說：「我車（chhia）這些包皮白仔，人家又合法申請，我也沒做什麼壞事，我為什麼不能去？我這個車又職業的。我有空，人家叫我，我必須要去。」他講半天，我也講到翻臉。我說：「你家如果死人找我去開，如果我有空，我也去車（chhia）。」所以，我對臺中那個林豐喜，我是很生氣，聽國華說：「大家都說好你要做副總指揮，你知道要抓人，你就不去，才叫蕭裕珍去。」裕珍跟我同年次的，她去關兩年十個月很冤枉，臨時叫她去拿個麥克風而已，就兩年十個月。那個洪巫幼⁶¹腳風濕沒條件走，就請她到車上坐，不要用走的。

從虎尾交流道出發，我開卡車最慢，都有過地磅，其他人開自小客車比較快。到了臺北國父紀念館時已近中午，我看到車窗外有個警察通無線電說：「菜車到了」，隊伍很長，指揮車在最前面，我看不到，我大概開在中間偏後，都跟人家走。一些七十幾歲的農夫，走一走腳酸說：「我們要上去坐」，菜就給他們坐壞了。到了忠孝東路，遊行隊伍要過，有兩三排鎮暴部隊整路封鎖，一直往遊行隊伍推擠過來，我只好轉頭繞道而行。但是有人一直叫我開車衝向鎮暴部隊，那個人我並不認識。我後來去市刑大時，他們說當天有派三十幾個刑事在遊行隊伍裡面。他們講，這回要抓些人來弄他們，這樣以後才不敢再出來。所以我們遊行到立法院時，說是抓了三個人，但最後怎會剩兩個人？其中有溫界興⁶²，另一位是曾松義⁶³，因此我開庭時一直主張：第三個人一定要找出來！他們三十幾個刑警，躲在裡面，喊衝喊打，我想，一定是這些人在喊。林國華也說：「他抓我們三個人進去，報紙也有登。抓三個你會剩兩個？」

在立法院前，我車子就開靠近一點。裡面玻璃打得乒乓響。指揮車上林國華說：「你看鎮暴部隊裡面玻璃打得砰滂響，以後就賴給我們說我們打的。」他們實在很惡劣，很會栽贓。我人都在車上，水有喝點，但我膀胱很好。從雲

⁶¹ 洪巫幼，臺南楠西人，農民，抗議參與者，被判刑五個月，當時已年過六旬。

⁶² 溫界興，雲林人，攤販，參與五二〇運動，被判刑一年。

⁶³ 曾松義，雲林古坑人，工人，參與五二〇運動，被判刑三年。

林西螺開到臺北，礦泉水大罐的，我喝一半還喝咖啡，都不用尿尿。我差不多等菜卸好，才去廁所。後來隊伍又轉到別的地方，整條路都鎮暴部隊，至少兩排，整個路都擋住了，指揮你往這個方向走，到了不知道忠孝東路還忠孝西路？很大條。現在走這邊，他又叫你往別的地方走，我就繞過來。回來有一條陸橋，地下的。有一個地下的車道，就把你擠到裡面，再來開始打人。我車子玻璃很硬。他就一直打，打我的玻璃，還好沒破。以前擋風玻璃很硬。長輩害怕，就開門就跑了。車子動不了了，隊伍中都有警察，派三十幾個警察在那邊，我如果有石頭拿起來丟馬上就被抓走了。車上哪有石頭？後來上面石頭，攝影師潘小俠你知道嗎？他們事後有三個記者在法院作證說，看到警察在搬石頭。他說沒拍起來，拍起來就是歷史畫面，很後悔。我也想開走了，但沒地方開。如果可以我就開走了，怎麼可能留在那邊？他一直打我的車，我看不行就門打開趕快走。車子可能應該是停在忠孝西路那邊，對面正在建一棟很高的大樓，我爬上去，也有好幾個人爬上去，底下都在打人。鎮暴車開過來喊打，大家一直跑。霹靂小組實在很不講理，都不怕打到他們爸爸媽媽。到了半夜，我去坐遊覽車（國道野雞車），坐野雞車根本睡不著，車子也還在臺北；坐遊覽車回來就天亮了，我老婆叫我趕快跑，可能人家要來抓。前妻（因五二〇事件離婚）以前是縫衣服的。載菜時有跟她講，娘家那邊長輩來幫忙收菜，看到電視說我有載石頭，開始擔心。

二、不合理的審訊過程

我覺得車行塗文田一定有被警方收買。我去找他，他說，這種事情沒關係，他很有力，要幫我要車。他找一個老兵雜誌社的社長何志浩⁶⁴，去運輸工會要車，剩下的，他來處理。塗文田說是要去斗六運輸工會，先去斗六，後來跑去臺中。跟塗文田先到斗六運輸工會，當時有兩個人出來，開車看到後備軍人再過去，再走沒多遠，左手邊有日本房子，進去右手邊是水池，左手邊是在打乒乓球的。在那邊做筆錄，我都照實講，做好去臺中。到中港路，第一個紅綠燈左轉，上去沒多遠有一個閃黃燈再右轉，右邊有軍人在顧門，進去裡面（後來莊國明律師說，後備軍人這邊是憲兵調查組，臺中那個是警總）。去到警總，他們有擺一桌讓你吃很好，只有塗文田跟我去，其他人都不知道。去就開始審問，警總裡面冷氣像冰箱一樣那麼大台，在那邊吹我十幾個小時，他們都一下子就換人，衣服穿很多，但我穿短袖，很冷，他們故意把冷氣開很冷。他們跟我講，如果不承認，就一直刑求你到撐不住。警察說：「反正我到時候筆錄寫一寫，抓你的手來蓋手印也一樣。我車子開到高速公路上就把你踢下去當作畏罪自殺。」警方叫我把責任推給邱鴻泳，不能推給林國華，因為邱鴻泳叫恆章出車，他們兩個同庄，恆章認識我，才來叫我。警察跟我說：「（把自己）說的委屈一點，馬上就放你回去。」等筆錄做好，他說：「如果你敢翻供，你家人會死光光。」警察跟我講的，都沒兌現，都騙人。

回來之後，塗文田叫我去他家住，我還跑了兩三趟的車，載菜去臺北再回來。後來他們來找我，把我載去，騙我說臺北檢察官要請我吃飯，叫我去旅社

⁶⁴ 陸軍中將退役，官至總統府參軍，後至文化大學任教，陸軍軍歌作詞者。當時何已退役，與《老兵天地》雜誌社社長潘光深交。

問我事情。結果不是，就押著去地檢署，把我問一問，就收押。我說：「不是講好了？」結果都不一樣，還把我起訴，起訴之後，我說：「這樣就不對了，你們繼續關我就不對了。」所以金光黨很善良，他騙錢而已，但警察騙人去關。後來檢察官帶我去圓山動物園旁的派出所，我的菜車放在那邊，白菜上確實有幾顆石頭，開庭的錄影都有拍出石頭，但是白菜下面都沒石頭。6月7號，有個警察叫夏維忠，他作證說：「白菜下面都是石頭」，在地方法院阿扁律師（陳水扁）問他：「白菜下面有沒有石頭？」他不敢回答。阿扁問他：「白菜上面幾顆石頭？」他講的數量都合不起來，他不敢說白菜下面有石頭。

雖然在看守所就沒有恐嚇了，但會有一個壓力—現在如果翻供，家裡的人就糟糕了。到了長老教會黃智鴻牧師跟羅榮光牧師⁶⁵來講道，握著我的手禱告，禱告到一半，我跟他說：「我要請律師。他們都恐嚇我不能找律師。如果我敢翻供，家裡人會死。」請他給我一張紙，我要請律師，邱煌生筆，1988年幾月這樣。所以才有報導說我要請律師。不然，之前都說我不能請律師，不給我請律師。

莊國明律師⁶⁶是我前妻林麗香委託他來，是羅榮光牧師安排的。莊國明律師來面會時，他進來坐在角落，我還要他移到別張桌子，我會怕，那些椅子桌子我都翻起來看，怕有竊聽器。他拿一張名片給我，上面說曾任嘉義跟板橋法官，我就更怕。我才說：「你要發誓你不是國民黨派來的，你如果是國民黨派來的，全家滅族。」他說：「你要發誓你講的是事實，不然你全家滅族。」

三、五二〇事件對個人家庭的影響

我出來的時候是1989年10月初二或初三？我記得還多關我一天。當晚，我先去找莊國明律師，在仁愛路，因他說出來先找他，有一些事情要跟我講。我問他：「莊律師，我現在出去，會不會把我做掉？」他說：「不敢！你現在三長兩短就是國民黨幹的！」我說：「可是警總那邊，我翻供耶？」他說：「不會啦，你放心。」他從仁愛路走到另外一邊餐廳，叫兩罐啤酒，你一罐我一罐，兩個人喝到臉紅。我說：「你這個啤酒是怎樣？」他說：「慶祝你出來，我們一人一罐。」那晚，我申請早一點出來，我怕有人來接我，造成獄方困擾。結果慧如（林慧如，林國華的女兒）在外面等我。我說：「妳怎麼這麼早？我還提早出來。」晚上去南京東路飯店吃飯，一起吃飯的人還有田媽媽（田孟淑）⁶⁷、蕭裕珍的先生謝明達、好像有李逸洋，民進黨後來選議員的那些。慧如就說：「邱煌生，葉菊蘭要選立委，你來幫他開宣傳車。」我說，我先回家，以後再說。從小媽媽養育我們，他講話我都會聽，回家後，我見到我的母親，我跪著一直哭，我說，我不甘願被關一年四個月，我的母親說：「若要我多活，別管政治」。我後來搬過來崙後村（圳寮）這邊，我媽媽年紀大了

⁶⁵ 黃智鴻，長老教會民雄教會牧師，長老教會嘉義中會教會與社會部部長。羅榮光，長老教會牧師，1988年時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傳道幹事，後曾任總會總幹事。

⁶⁶ 莊國明律師，曾任板橋、嘉義地方法院法官，律師全聯公會理事。民進黨籍。曾擔任臺灣慰安婦對日訴訟義務律師團團長、婦女救援基金會董事長、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委員。

⁶⁷ 田孟淑，人稱田媽媽，與夫婿田朝明醫師1980年代活躍於黨外運動中，特別關心政治受難者。

才跟我說，曾經有人來家裡恐嚇過兩次，要邱煌生不要再管政治：「不然下次關更久」。我說：「你當初為什麼不跟我講？」她說：「我怎麼敢？我不能讓我的兒子再被關。」後來我去高雄跟朋友做大樓帷幕。我出獄沒多久，就辦離婚了。

陳錦松先生訪談稿

時間：2018年4月23日，17：30-20：30

地點：雲林縣古坑鄉麻園村臺灣農權總會

受訪者：陳錦松

陪同受訪者：林慧如、臺灣農權總會韓平圖、劉義寬

工作人員：徐文路、蔡依伶、葉明政

【生平概要】陳錦松，1956年生，嘉義縣中埔鄉人，從事營造業，民進黨創黨初期擔任嘉義縣黨部執行委員，曾參與吳鳳銅像事件，五二〇事件副總指揮，由於一直未到案被警方發佈通緝，長期埋藏行踪，直至2000年以後才再度活躍。

一、個人成長背景

我出生於嘉義中埔，民國45（1956）年次。家中約有四分地，主要種稻跟橘子。家庭經濟狀況一直不好，收入大概一半靠務農，一半靠出去外面工作維生，我的註冊費總是要跟人借錢，我從小就凌晨三點要起床幫忙家中農事。高中到臺北半工半讀，由於在路上被陸軍總部的軍車撞到骨折，後來只當了一個禮拜的國民兵。

我小時候對於國家是很忠誠的，會把蔣介石的畫像掛在書桌前面。當時退出聯合國，我每天回家都先跪在書桌前面哭，哭完了才開始唸書，就這樣持續好幾個月。後來老蔣死掉那天，照理說電視不能播唱歌的節目，我看到晚上電視播出日本國際牌的廣告歌，還打電話去市政府抗議叫他們要關掉，因為是晚上當然是沒有人接。

一直到我結婚之後，陪我太太回嘉義探望他外公。我和老人家在民族國小附近一個民主公園——我們都叫老人公園，聊天時，聽到歐巴桑講二二八，說國民黨的軍人有多腐敗，又說當地的爪耙子怎樣陷害他們家鄰居。我就想，這個老人家不像是會關心政治的人，看他的年紀也是經歷過二二八事件，應該不會騙我才對。所以我聽完之後很生氣，原來國民黨是這樣在對付臺灣人，後來就開始慢慢轉向台獨。美麗島遊行我也有去，那時候只是在外圍跟著走而已。那之後風聲鶴唳，很多檯面上的人都不敢再出來遊行，後來就組了黨外聯誼會（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我那時候就比較有參與，還成為民進黨第一批的黨員，也當過嘉義縣黨部第一屆的執行長。當時只做了一年，因為遇到五二〇跑路，後來沒有繳黨費黨籍就被註銷了。

二、參與民主運動

早期我參與比較深的還有原住民運動。像是嘉義當地拉倒吳鳳銅像，還有要求教育部刪除吳鳳神話的行動，我都有參加。我那時候跟著他們去拉倒吳鳳

的銅像，然後又去縣政府前面抗議。我們到縣政府的時候，警察把縣府的門關起來，跟我們對峙，表示縣長不在。當時我拿麥克風，就說人家關門有三種情況：遇到危險、家裡死人、倒店。你今天中華民國政府是遇到土匪還是火災嗎？是中華民國誰死了嗎？還是國家要倒了？沒有的話你就把門打開。後來警察就把門打開，說縣長等下就出來接見你們。後來又去教育部要求他們把吳鳳神話的課文刪除，也是差不多的狀況，最後大家進去開會，才把吳鳳的故事廢掉。

其實農運在當時定位也算是民主運動的一環，都是因為不公不義，農民自然就會向黨外還有民進黨靠過去。在東勢的農民抗議之前，其實嘉義中洋子農地徵收，為了給王永慶用，嘉義就有農民抗爭了，當時邱義仁也有下來關心參與。所以那時我雖然不是新潮流成員，但對他們那時的理念較認同。所以 1987 年底，東勢山城那邊起來的時候，我也都有跑去他們那開會，跟林豐喜也都很熟。像一二〇八他們去立法院陳情，或是三一六去美國在臺協會邊抗議等等的活動，我也都有參與。林國華，我們在嘉雲民主會時期有見過但不熟，一直到這幾波農運才較認識。

當時嘉義當地的動員，都是消息出來之後從我這邊打電話出去連絡，或者直接到你家去找人。有一些比較外圍的歐巴桑，他們會捐錢給我們。所以早期人家會污蔑說黨外和民進黨都有走路工，但其實我們去的人也是自己要交三百塊。

三、五二〇事件

五二〇那次行動，嘉義這邊主要是由我打電話動員的。林國華說五二〇要再去抗議，我就把一些之前會參與民主運動的人和一些農民，電話打一遍。我們嘉義這邊大概出了三百多人。在籌備期間我就擔任副總指揮。因為在之前就有聽到風聲說一定會抓人，林國華有交代我，如果有農民被抓進去，我們一定要把農民救出來。

遊行當天，我是在第一台車上，我們到的時候鎮暴警察已經把立法院都圍起來。有兩個農民說要進去小便，我就說我也要去，但警察不讓我們進去。其實現場很平和，但講不到一兩分鐘，兩個農民就被抓進去。後來國華兄的車子到了，開始要求警方放人。因為有人被抓，現場農民情緒開始比較激動，又發現立法院裡面丟石頭出來，就有人從台大醫院的建築工地還有立法院的花圃，挖一些小石頭出來丟。

立法院的匾額那時被詹益樺他們打下來。還有因為許多農民被抓，警務處的牌子後來也被我們嘉義的農民拆了下來。衝突激烈之後，我有交代大家，如果要留就留，想先走就走。因為大家各有事業，各有考量。但有志留下的，也不能阻擋。

我們在中山南路天橋下時，第一次被警方攻擊。當時指揮車的喇叭就被水淋壞了，到 7 點多才修理好。到了傍晚，嘉義這邊的許能通就和我商量，看警

方這個態勢，應該要建議林國華，暫時撤退，下次再來。我們跟他說，但是林國華認為有人被抓進去了，若是警方不放人不能走。

時間大概到晚上大概 5、6 點時，已經開始跟鎮暴警察對峙，我就交代各地聯絡人，隔天需要工作的農民，讓他們先搭遊覽車回去。如果有要留下來的，我們也不會阻擋他。後來洪奇昌跟林濁水爬到我這台戰車上面。晚上還有看到學生也站出來，讓我覺得臺灣的農運有希望了。大概晚上 7 點，遊行隊伍在火車站前是被打得最嚴重的時候。當時我們三台指揮車，都已經被警方切斷了。也就是在那時候，林國華在城中分局前被抓。

我自己是隔天凌晨 6 點左右，從萬華火車站搭火車逃到南部。因為害怕牽扯到家人，先到嘉義一位醫生朋友家住了幾天，他也是嘉義地方上的領導人物，不過沒有在五二〇中掛名。幾天之後，又往屏東一位也是民進黨創黨黨員家躲了一陣子。第一年多在高雄、屏東一帶活動。那時候我還被報紙刊出來，寫說「五二〇漏網之魚陳錦松」，就這樣刊了一個月。但是刊出來的照片都只有我綁頭巾很像農民的樣子，所以一直沒有被認出來。

我覺得一開始在立法院的騷亂一定是軍警那邊蓄意製造的。因為到後來隊伍到城中分局時，有一個短頭髮穿布鞋，很壯碩的人拿了一大袋鐵片來，講臺語叫農民拿去丟警察。但是這個人我之前在許信良 1986 年闖關回來那次也有看到，他就是鎮暴部隊那邊的指揮官。我知道這些鐵片石塊萬一被農民丟出去，鎮暴部隊又丟回來，一定會引起很大的傷害，所以趕快找了糾察隊把這些東西丟掉。

四、逃亡

後來逃亡到高雄時，我在一家建築公司幫忙。有一次差點被警察抓到。但因為他們只有我綁頭巾的照片，認不出我在公司上班穿西裝的樣子。他一看到我就問：「陳錦松有在這邊嗎？」我當時沒想那麼多，就回答是。他又問：「他在哪裡？」我回答：「他去外面的工地了。」然後對我的助手使眼色，要他帶去四維路的工地看。那時候本來想這下完蛋，要被抓到了。幸好我的助手對我很好，當時他雖然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但也沒有多跟警察說什麼。之後警察再也沒回來這裡找我過我。

我一直有在檯面下關心臺灣的狀況，一些演講場我都會到旁邊去看看。剛開始還會被朋友說：「錦松你走開一點，不要在這邊晃，到時候被認出來。」當時我的經濟主要靠我太太給我一些零用錢，還有嘉義在當醫生的朋友也有幫一些忙。

一直到 2000 年後我才比較出來走動。我跑了十二年十個月，家裡才接到解除通緝令。

五、農努聯盟

後來我被林國華找去成立農努聯盟，幫忙處理山上原墾農的問題。像竹崎獅頭村那邊，那裡都是平地，好幾千人都清朝時就住在那邊，到現在還一直要跟林務局租地，我們就去跟政府要求要放領一些土地給農民。過程中也有去阿扁抗議。那時候蘇貞昌當行政院長，以前我們都很熟，他看到我就走過來跟我握手，我跟他說：「院長，我錦松。」他說：「我知道，你國安第一號的。」因為那時候阿扁走到哪裡，我們都會去攔他抗議。

林慧如女士訪談稿

時間：2018年4月12日，15：00-17：00

地點：雲林縣政府農業處

訪談：徐文路、蔡依伶

記錄、整理：黃佳平、蔡依伶

【生平概要】林慧如，1962年生，五二〇事件總指揮林國華之女，政治大學國貿系畢業。原本在臺北教書準備考研究所，卻因五二〇事件被關七個月又二十三天。出獄後一方面進行五二〇事件的救援連絡工作，二方面在鄭南榕的自由時代雜誌社工作，親身經歷自焚事件。此後投身政治，曾任古坑鄉長、雲林縣議員等職，此時剛卸下雲林縣政府農業處處長一職，轉戰斗六市長。

一、林國華早年經歷

五二〇事件時，我大學剛畢業，正準備考研究所。

我的爸爸兄弟姊妹多，父母親負擔重，我爸爸念臺大土木，他的同學幾乎都出國，他留下來工作。大學畢業退伍後，直接到省政府。省政府那時有很多水利工程，例如水壩水庫的工程。後來他不太適應公家機關，此時紡織業興起，他離職去私人企業紡織廠去幫忙設計廠房、蓋廠房，然後監工。應該是他是很認真，被當時老闆留下來當廠長，就沒有回到他的所學。

我爸爸在臺灣各地工作，我媽媽是老師，小時候只要是寒暑假就會帶我們去臺北。我家很早就蓋洋房，麻園村第一棟很漂亮的洋房，父母親給我們滿好的環境，但我父母親給我們的觀念也不會不同於別人。我外公黃朝文⁶⁸曾任古坑鄉鄉長，也當過古坑鄉農會總幹事，那時推麻竹筍產業，聽別人說我外祖父是麻竹筍之父，古坑曾是麻竹筍王國，那時外銷賺了不少外匯，但麻竹已近量產階段，沒有加工進來，所以轉去做加工廠，請我爸爸回來協助，約民國 50 幾年，我爸爸很早就有 TOYOTA 轎車。但是他要求別的孩子可以走路你就走路，別的孩子可以騎車我們就騎車。所以他也不會載我們去上學。

⁶⁸ 黃朝文，古坑鄉古坑村人，臺灣師範學校畢業、嘉義農林學校農業科講習會結業。曾任職於斗六公學校（今斗六市鎮西國小）等校，負責籌辦古坑公學校，服務教育界 18 年。昭和 19 年（1944），奉派擔任古坑庄助役（副鄉長）兼古坑農會副會長。戰後受派繼任副鄉長，民國 35 年（1946）4 月到 40 年（1951）7 月，擔任第一、二屆間接選舉鄉長，民國 40-49（1951-1960）年任第 1-3 屆民選古坑鄉長至退休為止。次女黃富美，曾任國大代表；女婿林國華，曾任兩屆立委、農委會副主委，孫女林慧如曾任四屆縣議員、古坑鄉長、雲林縣政府農業局局長。

二、成長歷程

我的求學歷程很一般，國小讀家裡附近的永光國小。我成績算不錯，但在那個年代，成績比較好的幾乎都到私校去了，我就近留在古坑國中，我們三個兄弟姊妹都是古坑國中。到了高中，我爸爸覺得到了高中已經成熟了，你要到哪裡就往哪去。我到臺北讀北一女、我哥哥讀建中夜校。我弟弟差我們八歲念這邊的高中。我的國中基礎應該還算不錯，鄉下孩子讀北一女，還可排上前五名。高中時代，印象最深是中壢事件，同室友的學姐邱育玲，他的堂哥就是邱奕彬，就是那個牙科醫生。⁶⁹然後她就會談起那些事，我們也滿好奇，後來陳婉真⁷⁰、李鍾桂⁷¹選立委，但因臺美斷交停選了。

當時我在臺北的房東是山東人，夫妻兩人都很好，好像是從物資處處長退下來。他的七個孩子都不在臺灣，都在美國或加拿大，我可以理解逃難過程的不安定感，所以他孩子都在國外。他的大兒子回來一直抱怨：為什麼叫他出國到加拿大跑船？小女兒嫁給在美國的臺灣人，應該算家境好，比較有臺灣意識，他們回臺灣帶著我們去聽陳婉真的演講，因為選舉對手李鍾桂是我們（北一女）的學姐，我想聽聽看，那時李鍾桂的口才比陳婉真好多了，就有點懵懵懂懂。李敖也出獄，房東家訂《中國時報》，我在報上看到他的見解，覺得不太一樣，開始有一些思考，漸漸的，偷偷去重慶南路買一些書、雜誌。我看課外書比較多，所以思考模式在高中起就有點定型。

有思考以後，大學時看到電視播放美國總統選舉辯論，會很感動，覺得臺灣怎麼沒有？後續又發生林義雄先生家裡的事件。美麗島事件之後再發生林宅血案，心裡就會有不同的見解吧？還有老兵要返鄉，心想：為什麼不讓他們回家？有時還去幫忙、去聲援他們的演講，希望他們也可以回家。我大學時代的態度比較同情弱勢，對民主有一種嚮往，不喜歡權貴，對於對錯有比較強烈的意識。政大比較沒有這個思維，我讀國貿系，大學時代算有點獨來獨往。

此時因爸爸生意受影響，家境也算沒落了吧。因此我大學時期幾乎都半工半讀，我數學不錯，家教也教得還不錯，還可以教到高中數學。民國 74 年我大學畢業，先回家一段時間，因當時我爸爸參與縣議員選舉，我回來幫忙。忙完之後，我回到臺北，準備考研究所。

我爸爸以前都不太想碰政治，我阿公雖然當過鄉長、總幹事，但不鼓勵他的孩子從政。我外公純粹是國民黨樣版仕紳，他受日本教育，覺得要服務國家，就加入國民黨，但是國民黨有些作為他也看不慣。所以我阿公從來不鼓勵下一代還要從政。到了我讀大學，我爸爸生意受影響，因麻竹筍只有半年產業，這些工人怎麼辦？也只做半年？我爸爸想用其他產業讓工廠全年度營運，

⁶⁹ 1977 年中壢事件，起因於牙醫師邱亦彬目睹選舉做票，支持許信良的票被改成廢票，出面檢舉而引起。美麗島事件被捕，因受到刑求咬舌自盡獲救。

⁷⁰ 原為中國時報記者，1970 年代主跑省議會新聞，立場逐漸轉變為黨外和台獨，並與林永生建立「臺灣建國運動組織」。曾經加入民進黨並當選立法委員和國大代表，後因故遭民進黨開除。

⁷¹ 政大外交系畢業，長期擔任國民黨黨職及教育部週邊職務，後來又長期擔任救國團主任。

才加入芋齊、蘆筍。最嚴重是芋齊那一次，因為那一次工廠兼農場，跟農民契作 100 公頃，管工廠容易，管理農業沒那麼容易，是有點誤判。然後好像又遇到美國東西海岸運輸業罷工，所以東西銷不出去。但給農民的，都要付現；東西出不去資金出問題。當初公司成立時，我外祖父跟我爸爸都希望招募小股東，但遇到這種困境，小股東當然看不到前景；想要增資時，也沒有人願意再增資，因為他們覺得公司已經沒辦法了。我父親想從政是因為他的新興食品公司外銷受挫，是我們外交上有問題，除了美國東西海岸罷工之外，還有台美斷交，他的貨也出不去。有段時間，他覺得即使我們不管政治，政治也是影響我們。

因為我爸爸做麻竹筍生意，跟農民之間有信賴感，新興食品公司讓很多農民的麻竹筍有去路，農民收入不錯，還有很多員工。因這基礎，他的老同事就帶他去拜訪每個農會會員。從農會會員切入，一個不是國民黨黨員怎可能當選常務監事？他比較低調的處理，信賴他的農民代表，都會說我的票要給誰了；後來這些人當選代表後都說他的票會給林國華，我爸爸就這樣當選古坑鄉農會常務監事。從這裡開始深入瞭解整個農業政策的全盤脈絡。古坑鄉是最早實現肥料自由買賣的，以前肥料要配給，農民沒辦法自由買賣，多少肥要配到你家倉庫，甚至不需要的肥，也配給你，還要去跟人家換；等你要用時，肥料都硬了，還要拿出來一直敲，臺肥都不用有倉庫，將農民的資材室當倉庫，農民也都逆來順受。不像現在需要什麼買什麼。以前在鄉下，大家覺得好像都這樣，不知道是政策在剝削，後來我爸爸當常務監事，就一直反應這不合理的政策，後來古坑鄉肥料自由買賣。還有以前透過糧食局，不是直接賣給農民，中間透過糧食局，還抽一個手續費，農民跟糧食局買是不是價格又更高？糧食局的手續費，其實農民的成本都在裡面。

三、因送水而意外捲入農運

民國 77 年（1988），我在補習班教書，一邊準備考研究所。當時我也不知道爸爸他們在做什麼，我其實沒有參加農運，我只知道雲林農權會要上來，總指揮是林國華。我只知道他當農會常務監事時，知道很多農業問題，就這樣子而已，因為那時在臺北完全看不到地方新聞。五二〇他們要來，我知道，就先請假。覺得天氣應該很熱，要去送水；我一路跟著雲林隊旁邊、古坑隊附近，幫他們送水。夏天很熱，一面買水送，送到最後就整個場景都亂。在立法院時，民眾要去上廁所，進不去就已經有衝突了。爆發第一次衝突時，我爸爸就受傷了。我跟著隊伍一直走，覺得好像不太對，跟他們一直走到城中分局前，應該七點多了。我們古坑上去的車都糜糜卯卯（mi-mi-mauh-mauh）了，總指揮車也糜糜卯卯（mi-mi-mauh-mauh）了。那時真的很混亂，連憲兵都出來了，鎮暴部隊憲兵全部出來，民眾根本贏不過，我是在那時被逮捕，當下他們圍過來就把我抓走了。我是希望他們不要再打人了，應該是在城中分局前，我跟他們講不要再打了。

那時我受傷了，我的腳被打得很厲害。在城中分局前，一陣混亂，應該是長棍打的吧？7、5 點也已經暗了，一群憲兵和警察圍住我打我，很多人都被打頭，但他們就是打我的腳。當場有一位楊水勝先生，只是因為看到我跪在那

邊，他跑過來要扶我，卻一起被抓，被判一年。我們本來都不認識，是出獄後才知道。後來我也不知道被帶去哪裡？好像是市刑大。慌亂中，我也知道爸爸被逮捕了，還有蕭裕珍也被逮捕了。

然後我有背一個包包，裡面是水，便衣警察本來很兇，我就跟他說：「我住雲林，我來幫農民送水。」他應該也是鄉下來的，後來就比較和善。我進去沒有被打，我是在街頭上被打傷的，但我爸爸到裡面有被打。當時有正式審訊筆錄過程，但都沒有律師在場，他們認定我有逃亡之虞將我收押，我當場辯駁：一第一、我說我該逃沒有逃，街頭那麼亂我應該逃得掉，但我沒有逃。第二、阿嬤在家等我，我不可能逃。場面很亂，角落有頭破血流的人在接受審訊，大概有3、4組。問完之後，我被收押到土城，判我八個月，緩刑兩年。但已經在土城關了七個月又二十三天，所以我就出來。我覺得，政府不敢讓我出來，是因我腳受傷嚴重。

長期以來，也因為很忙，沒去整理這些東西（指判決書等），也不想往後看，不知道農運何時才被平反？我們家後來透過選舉，民眾支持我們，民間給我們平反。有些人的家都幾乎毀了。我不知道政府怎樣看待五二〇農民運動事件？

因為知道二二八、白色恐怖、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那些事件對我有影響，我覺得自己沒有那麼慘。唯一比較遺憾的就是怕阿嬤跟媽媽煩惱。最擔心是阿嬤，年紀大。第二個很難釋懷是檢察官跟法官，出賣了他們的知識。我的腳受傷，視而不見。讀書人知識分子，國家賦予你這樣的職權，他們卻出賣了自己。我的腳被打淤青，有一個地方是因血凝太多，凸起來，後來只好用刀子劃開。當時剛好劉煥榮⁷²也在土城，醫務課就說，劉煥榮很怕打針，你看這個女的為什麼都不會叫？劉煥榮知道我是林國華的女兒，請人家買東西送到我的房舍。他常常做箱子送給我爸爸，仕女圖的箱子，裝書裝什麼的箱子。有次剛好黃信介主席來會面，拿裝書的箱子出來，箱子上都是裸女，箱子是劉煥榮帶來送我爸爸的。

四、出獄之後的經歷

出獄之後，因長老教會有些募款，我幫忙去送去慰問，才認識五二〇事件其他人。我負責雲林，臺南部分好像由黃昭凱⁷³負責，另外還有周清玉、陳菊及關懷協會，他們很幫忙。我出獄那天，我媽媽跟我說，鄭南榕在自囚。因為之前自由時代雜誌社很幫忙，就帶我過去。鄭先生問我說，要不要留在他的雜誌社？然後我就碰到四月七號那天。⁷⁴我去雜誌社做的工作是校稿，但這實在不是我的專長，也要看報紙、剪報、議題分類。我一開始沒想要薪水，但聽說他把薪水放在抽屜，結果就燒掉了，四月七日之後我覺得要留下，才正式留在

⁷² 十大槍擊要犯，1993年槍決。

⁷³ 長期經商，1970年代投入黨外運動，主張台獨，曾任黨外編聯會副會長。1990年代前長期擔任民進黨中央黨職，經營南都廣播電台。

⁷⁴ 鄭南榕於1989年4月7日在自由時代雜誌社自焚而死。

雜誌社。四月七日那天，鄭先生給我一個任務，如果有狀況要我打電話，他有列一份名單。我一直待到葉菊蘭選完立委才離開回到雲林。⁷⁵

回到雲林後，剛好當時要縣議員選舉，就回來選。雜誌社幫我很多忙，文宣也雜誌社幫我做的。像鄭肇基⁷⁶先生他們都下來幫我發傳單。那時候田媽媽他們都下來幫忙。我就當選了。其實像我跟我爸爸是透過老百姓給我們公道來平反。我覺得政府應該要去正視這個問題，平反五二〇農民運動事件，還有很多人是在冤獄。

我爸爸當初請人處理去載菜，請邱鴻泳去叫。雲林縣褒忠鄉有一個歐巴桑叫楊青，因她的田吃不到水，但水利會都要跟他收水費，她說：「我吃不到水，為什麼要繳水費？」所以她都沒繳。後來水利會移送法院，鄉下人講到法院就嚇得要死，去農權會找我爸爸他們，她去開庭還真的帶農藥去。邱煌生去載的菜，當初不是只有他在那邊，還有工人把菜收一收、放在車上，讓邱煌生載走，那天就出發去臺北。反正一定要製造有預謀，才能入罪。這個預謀怎麼來？就是你車上有石頭。找不到證據，就從邱煌生去誘供。

邱煌生後來說，他會怕，他是被誘供的，他一直想要平反這件事情。那時我爸爸跟他講、跟法官及檢察官講，如果有兩件事情出現，我爸爸說：「我就認了」。第一、那天有好多攝影機，因為這台菜車有到立法院前，整路都有歐吉桑坐在那邊，鏡頭裡都有，我爸爸說：「你們出動那麼多偵察的攝影機，只要照到有人從菜車裡拿石頭起來丟，那我就認了。」因為過程裡他沒有去監督有沒有載石頭，只有請他去載菜而已。第二、這輛菜車從斗南開出來，途經每個收費站都要過磅，包括菜車高度，都有紀錄。他說：「去幫我磅這麼高的菜。如果裡面有石頭，是不是重量會不一樣？那你再試驗看看，這輛菜車從雲林磅了那幾次的重量，跟你放了石頭，再去證明、實驗看看，裡面放了石頭會有多重？如果有那麼重的，那我也認了。」他們鎖定邱煌生，他一直很難釋懷被誘供，讓他說，他有載石頭，那就是預謀。

五二〇的第二天，我們村裡的人還北上城中分局靜坐，有劉金水、林溪清。他們也很不滿，所以上去靜坐。我媽媽在教書，她每周都來面會，事件之後她在學校變異類。唯一擔心的是我阿嬤，家裡好像第一時間不敢跟她講。我弟弟那時大學新生在成功嶺訓練，教官討論五二〇事件，他舉手跟教官說：「那個是我爸爸！」。雲林有一個議員剛好跟我弟同一梯次說：「你弟好勇敢，居然舉手說那是我爸爸！」

⁷⁵ 指 1989 年年底增額立委選舉。

⁷⁶ 鄭南榕胞弟。

蕭裕珍女士訪談稿

時間：2018年5月3日，15：15-17：50

地點：嘉義市興業東路某咖啡廳

受訪者：蕭裕珍

訪談：徐文路、蔡依伶

紀錄整理：黃佳平、蔡依伶

【生平概要】蕭裕珍，1956年生，嘉義縣布袋鎮人。臺大法律系畢業，學生時期便參與黨外人士助選和民主運動，五二〇事件時任職陳文成基金會，臨時被交付副總指揮一職，被判刑二年十個月。出獄後曾當選立法委員，現已退出政壇。

一、早年經歷與個性

民國45年，1956年，我出生在嘉義市西門街10號，爸爸是中國石油的職員，幹了三十年退休；媽媽是一般家庭主婦。我是家裡的老大，爸爸盼了好久才有這個小孩，我爸爸很疼；另一方面，也可能因在這種鄉下地方，我的表現算很優秀，所以我很有自信，個性比較強悍，倔強、堅決，從小就這樣。我下面還有兩個弟弟兩個妹妹，順序是女男女男。我從小順利長大，在那個年代，我念了幼稚園，還穿小孩子的高跟鞋，小學念宣信國小，因為我爸爸買了我如今住的這個房子。

鄉下地方，我表現得很好，小學領縣長獎畢業的。國中念縣立嘉義國中，我們是白老鼠，國中第一屆。然後，很幸運地考上這邊最好的女子高中——嘉女。整個求學過程沒什麼曲折，再加上爸爸也很疼，所以成長過程沒所謂黑影，我的個性也是比較開朗。

考大學時，我填了四十個志願，全部填法律系。有一陣子我看「珍惠曼劇場」，珍惠曼（Jane Wyman）是一個早期美國女性演員，滿可愛的，演技很不錯；演一個女律師，演幫人家辯護的過程，我就覺得好羨慕，希望可以幫助一些無辜的人。高中老師說：「蕭裕珍妳怎麼這樣子？填兩個財稅系好不好？」叫我填一個政大財稅，另外一個什麼我忘了，但還是上了法律系，上了輔大，私立的法律系。輔大是很不錯的教會學校，校園又美麗，又有學生宿舍，也是滿吸引我的，我們新生住C樓，是最新的。修女當舍監，在那邊過了一段非常悠哉的生活，我就想說這樣不行，那時遇到我先生謝明達。

當時同寢室、也是同班的一個三月一號出生的女生，我們幫她做生日，晚上在文學院的大草皮，用蛋糕點燭光慶祝，男生就過來了，男生當中有一個叫劉德銘，他現在不知在哪？也算滿優秀的。另一個是我的先生謝明達，他念臺大經濟系，還有一個忘記了。他們看到燭光，就不要臉地跑來了。來者是客，我們跟他們聊天。第二天就跑到泰山去玩了。

二、因臺大大學論壇社而參與黨外

我就想，我好像也應該到臺大去才對。大一結束後暑假報名插班考，臺大法律系竟然被我矇到了。結束輔大一年的快樂生活，到臺大那種小小的不起眼的法學院去念二年級了，後來在那邊念了三年，也順利畢業。本來臺大校風就比較有所謂的反對因子，我先生也參加大學論壇社，臺大大學論壇社創社宗旨是關心這塊地方跟人民，所以他一直比較屬於走入社會的，比較願意去做一些事情或者是反抗的，我也參加大學論壇社。在學校裡，也不太愛唸書了。我也參加法言社，臺大法言社是一個編報紙型態的社團，我當採訪編輯，每周都要去校外訪問，校內為主。然後認識大新社，也因此認識比如以前叫黃毓秀，現在叫劉毓秀⁷⁷，還有周弘憲⁷⁸、周婉窈⁷⁹。因為在大學論壇，也認識了那時候的邱義仁、田秋堇、吳乃仁、吳乃德。大學論壇社二年級的暑假，我們辦「南下牧馬」，利用暑假期間，我們一票論壇社為主，也有比較願意參加的同學，大概十來個，從北到南沿路拜訪：到桃園拜訪鍾肇政，去省議會拜訪許信良，碰到周滄淵⁸⁰、黃玉嬌，大概 1973、74 年，南下到高雄認識蔡有全⁸¹跟周惠瑛，他那時念臺南神學院，那時候最活躍是蔡有全，有領導者的感覺。他也找了一票同學或有同樣心情的，到高雄縣、屏東去拜訪葉石濤。剛忘記講，臺中省議會之後，到臺中東海花園去找楊逵，那時楊翠還是小學生，很可愛笑眯眯，躲在他阿公後面，用大大的眼睛偷看我們，又躲進去裡面偷看，很可愛，沒想到後來就變成魏貽君的老婆，真的都有緣分。

1975 年不是要選立法委員？那時黨派很清楚，立法院裡只有兩個：康寧祥跟「銅管仔臉」黃信介，都講他肉餅臉喇叭聲；一個出身萬華一個出身大同。可清楚標記出臺北市整個政治社會的趨向、氛圍，其實我覺得這也可成一個論文題目。原來的臺北市然後發展到信義大安松山內湖南港時，黨外傾向慢慢淡薄，比較傾向國民黨或者中產階級。但是他們兩個出身萬華跟大同，非常有代表性的。我們大論社開會決定，大新好像內部也有一些討論，要出來接觸那些政治人物。

先拜訪康寧祥，他住在萬華老家，還沒改建前是一個矮房子，有夠擠，布簾掀開裡面還有一個床。布簾拉下就在小小客廳跟他聊，康寧祥很有活力，年輕又小小的，嗓音沙啞，講話很有力，很有「艍艍竹雞」的感覺。我們決定選舉時看能不能幫一些忙？那時還是小孩，沒有參與決策，人家也不可能讓你進去，社團一起帶去就發傳單，誰跟誰一組、商量好去哪裡。傳單很重，雖然不是銅版紙，也不可能用銅版紙，小小的名片都是薄薄的紙，一張照片在那邊，康寧祥幾號。他太太用蕃薯刻號碼，抽到籤才蓋；有比較大的傳單，拿得好重，就去發。那時才感到真的接觸社會，有些人默默拿去，有些人會看一下，

⁷⁷ 劉毓秀，臺大外文系教授，長期推動婦女運動。

⁷⁸ 周弘憲，臺大法律系畢業，現為銓敘部長。

⁷⁹ 周婉窈，臺大歷史系教授。

⁸⁰ 周滄淵，基隆人，1977 年起連任三屆省議員，為民進黨創黨黨員，並在創黨初期擔任民進黨財務長。

⁸¹ 蔡有全，時為臺南神學院學生，一生主張臺灣獨立，曾因而入獄。其妻周惠瑛也是臺南神學院學生，1989 年在蔡有全入獄後投入省議員選舉當選，此後擔任數次民代表。

有些人稱讚一下。但是碰到很多老芋頭，三字經什麼都罵出來了，把傳單拽在地上還踩一下，看到社會百態。康寧祥當時選區涵蓋臺北縣和基隆市，我們有到宜蘭、基隆、臺北縣跟臺北市；宜蘭是去幫郭雨新發傳單。幫康寧祥時看到一些社會現象，一點點的、邊緣的。成員大概有我、謝明達、曾國隆、吳重義、還有田秋堇等。

我一直覺得國民黨的敵人是他自己培養出來的，我就是他培養出來的敵人。我在國中起時就參加學校管樂隊，吹薩克斯風，每年青年節雙十節，管樂隊不是都要去遊行嗎？但高中時，那一年我們已經要考大學了，教官本來答應我們不用參加三二九青年節的遊行，卻食言而肥。我跟另外一個同學不去，教官就記我小過。我們導師很不忍心，聽說在校務會議上幫忙講話，但因我是帶頭，處罰較重。教官那時在校園裡很大，老師不太敢怎樣。我說，你他媽的我和你都說好了，是你錯不是我錯，你竟然記我過？你用權威來壓我，你比我你就可以記我過，我就很不爽，反對權威，反對那種硬凹，大吃小我很不爽。後來，參與論壇社辦座談，聽到一些國民黨不好的東西，因為我家裡沒有這些因素，老一輩看過二二八、媽媽看過二二八時槍殺人，也不會講，二二八的傳單在校園裡頭都被當作毒物，撿到了要趕快交去訓導處。我先生當時聊天提到台獨，台獨被國民黨說是毒素的毒，我們這種一般教育出來的小孩，聽到會有點害怕。但是，又不是壞人，也慢慢聽，有一些道理，對啊，本來我們就是一個國家，也聽到一些國民黨不好的東西，就像教官壓迫蕭裕珍那種強壓權威的，然後慢慢朝論壇社一些座談所聽到東西，再接觸康寧祥等人。

我們也拜訪過郭雨新。他有一間辦公室在長安東路羅馬賓館，可能是他開的小小旅館。陳菊那時很年輕，在當他的小助理，平常在政大圖書館當圖書管理員。我們跟陳菊是那時候認識，陳菊滿活潑、動作也很快，很積極，後來都是陳菊比較主動跟我們接觸。立委選舉除了幫康寧祥，也到宜蘭。羅東發生一件事，於是我們就決定穿臺大學生制服，冬天是卡其色長袖，去幫郭雨新發傳單。那非同小可，我們一到羅東，就有黑眼鏡的在跟蹤，可能是調查局還是警總。我們到郭雨新羅東的總部，認識黃華。黃華很可愛，關了三次出來，那時好像是第二次，後來又進去過一次。黃華跟一個小朋友玩。問說：「美國的蔣總統是誰？」小孩一直反應不過來，我覺得這個人滿可愛的，很趣味，關了那麼久還有赤子心。我們拿了傳單分開各自去發，周弘憲跟周婉窈有一起去。我們去羅東的人分成兩組，從大馬路走巷弄等等，發現有人在後面跟蹤，我們有些人就驚慌了開始逃竄，後來就再回總部集合。但找得到路回總部也不簡單，那時很氣，又很怕，那個年代學生穿制服敢參加政治活動，非同小可；當時學生不可以參加政治活動。所以是一個有趣但是有點激烈的經驗，更讓我們痛恨警總，穿衣服是怎樣？出來發傳單又不是做什麼壞事！沒多久郭雨新落選了⁸²，《聯合報》在投票隔天，第一版標題幸災樂禍地刊登郭雨新落選，結果宜蘭遊行抗議國民黨作票。我跟曾國隆連夜找計程車從臺北坐到羅東。群眾走一圈就是不解散，郭雨新當然是沒有出來，後來是黃信介拿喇叭，才安撫大家叫大家結束，不然好像一副要暴動的感覺，後來才慢慢緩和下來。這些對年輕的、初參與的人都是一種衝擊。人這麼多，很多都是鄉下人，基層啦，有的嚼

⁸² 1975年增額立委選舉。

檳榔，有一堆人是嘉義人，阿里山的樹砍完了以後，咬檳榔的工人去太平山，把嚼檳榔的習慣帶到宜蘭。

到了我上大四，快畢業時年底選省議員。謝明達就組一個學生黨外巡迴助選團，我被分去南投，幫張俊宏助選，陳菊帶我下去，住在張俊宏老家，大概住了半個月，那時不只發傳單，我就拿麥克風了。南投很大，出去的話就一輛車，我站在上面，就這樣講。隨機的講，主要介紹張俊宏，請大家支持。那時我進步了，不只發傳單拿麥克風。還幫忙做一些海報，貼在他們競選辦公室或競選總部。那時還沒有黨外選舉大字報的雛形，就一張一張這樣貼。然後，就選上了。我先生那時候是社長，沒有定點而是巡迴去看。田秋堇跟他弟弟田正人也在南投，他也是念法律的，選完就鳥獸散各自回家。

畢業後，結婚前，我先生去當兵，我去找工作，去一個律師事務所，做不到一個月就走了。我住臺北八德路的中油宿舍，中油提供子女在臺北念大學念高中的宿舍，不是很好，但房租便宜，所以比較沒有壓力。林義雄律師時任省議員，剛好他要找助理，我去應徵，他要求我寫一篇報告，我寫了合會（標會）的法律關係研究。他說裡面一些觀點我們改天再討論，讓我去做事。當時，他的法律助理有兩位，另一位政治助理田秋堇在省議會，偶爾才會回來臺北辦點事。游錫堃跟林義雄是姻親，偶爾到林義雄仁愛路的事務所找他聊天，那時游錫堃還很年輕，對政治有一點興趣了。可是他很少跟我們聊什麼，反正來就進去跟林義雄講。美麗島事件時，林義雄禁止我們這些助理去高雄，但是他下去了。他回來之後沒多久就覺得氣氛肅殺，在當時的美麗島雜誌社開一個記者會，大家排排坐，那時林義雄身體不是很好，他說，國民黨是叛亂分子。後來大家覺得那句話非常嚴重，甚至犯內亂罪會處死。有人幫他緩頰，說他感冒發燒身體不好。

有一天晚上大家在大學口吃飯，陳菊也在，有種「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返」的感覺。因為我跟陳菊很愛唱歌，我們走在羅斯福路天橋，在天橋上唱歌，〈黃昏的故鄉〉，邊走邊唱，我們就覺得不太妙。走回信義路林義雄家（現在的義光教會），大家心情不是很好。我進去看了一下，然後我出來回宿舍，林義雄第二天就被抓了。

三、林宅血案及影響

我還是林義雄的法律助理，方素敏⁸³要替他打官司，也需要去整理資料，或者是一些法律見解，最主要會找張政雄律師幫忙。有一天晚上，我們工作到很晚，從張律師那邊搭計程車回家。我當時已經懷孕了，初期會嘔吐，很不舒服。方素敏就下車。義光教會原先那個住家在一個巷子的轉角，巷子對面是人家在賣菜的，晚上菜攤收起來，有些木頭菜架，有的疊在一起疊高。一下車，怎麼有個男人坐在那邊抽煙？冬天很冷很暗，又沒什麼路燈。印象很深刻，那個煙頭，紅紅的，坐在那邊抽煙，沒看到臉，整個都黑的，只知道一個男人坐在菜架抽煙。那麼晚，十二點多了，為什麼還有人坐在那邊？我那時沒有想到

⁸³ 方素敏，林義雄之妻，1983年曾當選立法委員。

是在監視。我跟方素敏進去，十二點多了，大家各自睡覺。第二天早上，方素敏有事已先離家。我跟兩個雙胞胎一起吃早餐，那兩個雙胞胎真可愛。方素敏是很細心的媽媽，怕雙胞胎晚上踢被子，用那種薄被子縫兩個繩子，綁在脖子和腰上。雙胞胎還沒有拿下來，就在跟我吃早餐了。有一個很活潑，很可愛，說：「阿姨我彈鋼琴給你聽」，邊彈我邊難過，我想說不行我要看醫生，婦產科醫生，就跟阿嬤講：「我就走了」。到下午看完醫生再回宿舍洗澡，已經兩三點了。

張政雄的助理打電話過來，他說：「蕭小姐，妳現在趕快趕到林義雄律師家」。我說：「什麼事？」好像是出了事、遭小偷還是怎樣。我心想遭小偷，趕快過去。後來，我一直很納悶也覺得有蹊蹺，都有人在外面在顧，你會不知道誰進去殺的？騙崗耶，是誰殺的很清楚。我進去時，已經拉起封鎖線了。我又很不舒服，現場有些鑑識人員或警察一直在講找不到兩個雙胞胎。奩均已經被田秋堇送去醫院了。我說，奇怪，你們不會到地下室去找？他們說：「地下室樓梯那個電燈壞掉。」我說：「你們不會找人來修理？」就遲遲不下地下室。我講完之後，他們還不到地下室。張麗麗⁸⁴已經哭回來了說，幼稚園找不到那兩個雙胞胎，沒有去幼稚園。經過一兩個鐘頭說修好了，要下去看了。就有人下去看，然後上來問：「蕭小姐你可不可以跟我們下去看？」要分辨哪一個是亭均哪一個是亮鈞，要驗屍。我就走下去，但軟腳走不動，女警撐住我。樓梯轉角有一個大塑膠袋，透明的，大的厚的那種塑膠袋，裡頭沾血，很明顯是要蓋阿嬤。阿嬤死在轉角。走過去，又下去了。兩個雙胞胎，在地下室地上，兩個都這樣，嘴巴張開，姿勢是這樣。是不是被他們翻動的？我不知道。嘴巴張開。我在懷孕，我快要生孩子了，人家兩個孩子被殺死。多慘。我那時很暈，勉強定睛看誰是亭均誰是亮均，跟他們講誰是誰。現場人員兩小時都不下去地下室，只說電燈壞掉。

我下去之前，因為找不到阿嬤找不到兩個雙胞胎，我就到廚房去看，電鍋掀起來滷蛋還在蒸。飯煮好了，上面在蒸滷肉滷蛋，都還沒有動。還沒有吃中餐還沒裝便當。他們就說要調查。我也不能做什麼，又有記者在那邊要騷擾要訪問。我情緒很差，就想要走就離開了，這是當天現場的情況。

因為家裡發生事故，沒多久林義雄出來了。我跟田秋堇一起去陪林義雄和方素敏借住方素敏的弟弟家，大概住了一兩個禮拜，也幫不上什麼忙，他們白天有時候出去，只有煮菜，做菜做飯，中餐晚餐讓他們回來至少有東西吃。到我快要生產，不太舒服，我就離開了，田秋堇也在那邊待一陣子。

1980年我生小孩，先生回來結婚了。婚後，我們搬到高雄，租了房子找工作。有一個叫王義雄的律師，辦了一份雜誌，後來在高雄當選過立委，那個雜誌就請我先生去當總編。在高雄住了快一兩年吧，跟臺北疏遠，後來雜誌好像沒辦了，剛好康寧祥要辦雜誌《八十年代》，後來才有《暖流》，在莒光路一棟大樓，司馬文武江春男當總編輯，我先生是執行編輯，我當康寧祥政治部分的助理。有一份工作在那邊，我們搬臺北，租房子在花園新城。我還曾經被柏楊載過，因社區巴士是有時間性的，有一次沒有搭到，想說走一走，一輛轎車

⁸⁴ 張麗麗，林義雄另一位法律助理。

來，請我上車，問我：「要去哪裡？」我說：「去八十年代雜誌社」，他就在車上跟我聊天，他說他是郭衣洞。

康寧祥滿有心培養年輕人。有一陣子，在他舊家改建的樓房，有一個小辦公室，讓我先生、我，還有林蒼祥⁸⁵三個人負責閱讀報紙剪報，消化一些東西，然後每個禮拜跟他報告、討論，他想激發我們的一些能耐或看事情的想法。他選舉時，我就幫他助講，所以我的群眾演講經驗是在那裡訓練出來的。他甚至說，他演講時做一些 note，一些小抄，一張一張卡片。他幫康水木、林正杰、陳水扁、謝長廷四個人助選市議員時，他幫他們助講，隔天他就不會再講了，叫我隔天就講他的，那是一種模仿跟學習，非常好的訓練，我就越講越好。我可能比較 open，站到台上，大家都很喜欢聽，一個女生小小的這樣，還算滿賣座。我根本不必想，聽一聽，明天照著講。我的記性又很好，不必小抄。我就這樣子講了，我就不斷不斷記，大概這段什麼內容那段什麼內容，幾個 keyword 記下來，其他照我的語言去講。

康寧祥立委落選，服務處結束，我跟我先生做到那時。剛好張德銘和徐進福律師一起在杭州南路開律師事務所，我去做了幾年。陳文成文教基金會成立後，需要一個幹事，陳永興⁸⁶找我過去，我又回到政治圈。基金會跟臺權會在新生南路共用一個辦公室，臺權會那時幹事是陳菊，我又跟陳菊碰到一起了。她做她的，我做我的。大概 1984、85 年，只有我一個幹事，董事幾乎她不太管事，陳永興醫師也很 liberal，所以我很自由。我只要把一些活動辦好，上班時間做好，把帳記清楚，當然，每天要去。沒多久，就發生五二〇事件。

報紙有寫，像《民進報》有報，地下電台也會講，我當天在辦公室就坐不住想去了。那陣子很多遊行，像蔡同榮帶公投遊行、一些社會運動遊行也很多。我當時的心情是黨外人士、政治人物帶遊行，最後都無疾而終，帶頭的人把群眾鼓動出來，群眾很熱烈、對訴求很堅持，但大頭都叫人家解散，叫人家回去，都沒有結果。群眾曾經甚至很激烈不願意散，丟石頭丟罐頭保特瓶到指揮車上，抗議說：「帶頭的怎麼這樣？」我心情也很壞，覺得政治人物利用群眾，把群眾帶出來，可以設定底線，總要設定一個目標，一次可能沒辦法到這裡，但要設定可以達到的第二個目標。可以告訴群眾說：「我們有退一步進兩步。」有一點成果。政治人物不應該整天只想要群眾出來，這樣群眾會疲乏。

四、意外捲入五二〇農運

五二〇之前的農運，我都沒有參加；五二〇是從報紙得知資訊，覺得應該要參加。長期以來，國民黨為了扶植工業，犧牲農業，把農業的資金、資源、人力都導向工業部門，工業部門跟農業部門兩者收入明顯失衡，長期傾斜。工業好起來之後，企業家賺錢後，勞工待遇不是增加很多，但至少整個社會消費市場已經有比較多元，東西有比較貴了，但農村賺不到錢，物價水平又一直提高，沒錢更是相對貧窮，難怪農民會反。我知道這中間的一些曲折道理，因為

⁸⁵ 林蒼祥，現為淡江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

⁸⁶ 陳永興，醫師，長期支持黨外運動，時任臺灣人權促進會會長。

長期以來扶植工業、重視公務員，犧牲農村，又把持農會總幹事，而水租什麼租根本都沒有商量餘地。這些理解，事實上也跟我的生活經歷無關，而是大學看了一些書，理解臺灣的整個狀況。這是一種閱讀來的知識，我很清楚知道農村人力因無法維生，只好流浪到臺北當勞工，去工廠電子公司、去當小妹。比較有親身經驗的是，每次過年過節在火車站搭車要回家，一些小姐，南部的，她可能來電子公司當女工，就會帶一個電子鍋或電熱水瓶，買回家給爸爸媽媽用。多辛酸！擠車擠成這樣。但有些瞭解是從閱讀來的，農村提供原料、人力，壓低農糧價格壓低其他農作物價格，養這些都市人，因為有一些粗淺的瞭解，五二〇時覺得我一定要參加。

我當天搭計程車從新生南路陳文成基金會到孫文紀念館集結，當時有一些卡車、宣傳車都來了。計程車不能進去廣場，我走進去，應該是2點不到，有人但不是很多人。我在那邊逛，想說等遊行開始，我就跟人家走。逛一逛，有人在指揮車上叫我：「蕭裕珍，這個布條給妳掛，妳上來車上，妳上來車上」，叫我上去拿麥克風，一看，是副總指揮的布條。叫我的人好像是陳明秋、阿秋，彰化人。阿秋常跑臺北，有時跟洪奇昌、邱義仁他們一起在一些場合出現，當然他和邱義仁、洪奇昌的 style 不一樣，他就算講話很快、很熱情的人。我不知頭不知尾，被關出來才知道帶子本來是林豐喜要掛，人家跟他說：「會出事不要去」，他們找不到人，看到我臨時叫我上去。

看到副總指揮布條，我心想，主要還有總指揮；要我拿麥克風沿路講，揹了副總指揮布條拿麥克風比較有公信力，我也知道農民狀況，剛好可以講。車上好像還有陳錦松、洪茂坤⁸⁷、陳明秋⁸⁸、黃嘉光。所以我在孫文紀念館廣場上指揮車，後來繞了很大一圈，也有經過敦化南路到立法院。車子開到圓環、城中分局，遊行隊伍被鎮暴部隊擋住，無法移動，他們拿齊眉棍從下面打你撞你，都撞到腿，圓圓的、淤青的。大概6、7點，已經晚上，車動不了，就上來抓人。擋在那邊之後，黃嘉光⁸⁹被抓了，我也被抓下去。聽說洪茂坤事先就跳車了，他穿 adidas 跳車跳掉了。我被抓了之後，魏貽君把記者證拿出來說：「我是記者，你們不可以對她怎樣。」他想保護我，怕我被抓到警察局不曉得會怎樣。抓到警察局去，叫妳坐在地上，裡面走道有一間一間房間，我大概在第二還第三間，叫我到裡面去。聲音很「暗」，哼聲，很小聲，有人被打，我猜一定是男的，因為女的都沒怎樣。魏貽君還幫我送漢堡還包子進去，那時他腳稍微跛，不是很方便，當時我覺得非常溫暖。警察局有電視，他們在看電視新聞報導，可能待了將近四十五分鐘。林慧如後來被帶進來，她的腳受傷，可能也被打到。然後林國華先送醫院包紮頭，一起轉送市刑大時，林國華好像跟我們同車。到市刑大，我們跟男生隔離，叫我們在大廳類似會議室的地方等，林慧如的腳在流血，不帶去醫院敷藥，竟然要拿菸草幫她敷，我差點要罵人。當然現場沒講，哪裡敢講？看在眼裡很不爽。後來聽說有些男生打到內傷，出獄後還長期吃傷藥，楊慶德後來幫助一些出獄難友，給他們錢去買藥。在市刑大坐很久，聽到他們同仁內部廣播，通知移開警車、摩托車，意思是開始強制驅離、要開始打人了。有人來做筆錄，但在沒有律師的狀況下。我心想，至少

⁸⁷ 洪茂坤，民進黨創黨黨員，後成立「一邊一國」連線。

⁸⁸ 陳明秋，彰化縣鹿港鎮人，早年即為無黨籍彰化縣長黃石城助選，此後參與多次街頭運動。

⁸⁹ 黃嘉光，早年曾擔任黨外雜誌編輯，現為民進黨民調中心副主任。

跟大家一起被抓，我沒有背棄落跑，不像那些政治人物把群眾喚出來之後就不負責任，有些自己先離開，群眾沒人帶頭就慢慢散去。一路看那麼多遊行，看到現場群眾丟罐頭、丟保特瓶去車上打那些大人，就知道他們的心情。

五二〇之前，我認識國華兄，但不認識林慧如，我印象中，他說他是臺大的，但沒什麼深談，覺得這個人滿斯文的、溫和的。怎麼可能帶頭暴力？不可思議。林國華可能是南部農運團體的頭，他可能是跟類似洪奇昌、邱義仁，或新潮流一些人在一起，他們幫我介紹，可能是這樣認識的。所以他不是零星散戶，他有跟新潮流成員在一起，他們幾個人一起聊天或怎樣，我剛好走過去跟他們打招呼或介紹就這樣認識了。

五、求仁得仁

我一直有心理準備，一定會被抓，只是不知道哪一天而已。我一直覺得遊行或群眾運動，不應該只是這樣。但五二〇時，我不認為會出事，農民就是跟李登輝要求東西，而他是農業博士。結果出事了，但我認為我自己求仁得仁，你不可以拋棄群眾，你不可以玩弄群眾，該負責就要負責。或者我是當仁不讓，這是我應該做的，現場少一個麥克風手，我就上去講，而且我覺得我可以講得比較深刻，不會亂講。我在宣傳車上講的東西，我覺得有它的深度，不是隨便亂講的，也不是照稿唸七大訴求。我有一些敘述、體會跟理念，我覺得在整個過程中，我是很豐富的。我自己求仁得仁，過程中我對自己忠實，也對別人忠實。我不會想利用別人。我覺得我被抓了之後，至少一些農民政策有些改善。雖然有人說好像很倒楣、無辜，但至少我的人生過程中，沒有缺憾，我覺得我有發光、有發一些熱量出來。

離開市刑大，我跟林慧如約在當天凌晨一起被送到土城，分別被丟在前面一間跟後面一間的牢房。跟我接觸的，除了家人朋友來探監，就是辯護律師來見面、討論案情。在監獄裡是一種很不好的感覺，監獄裡的人性是很醜陋的，監獄的生活過程就好像製造一個垃圾場。有一次我感冒了，醫務室裡一個男生，可能是有一點醫療知識的男監受刑人，看診、開藥給我。藥吃下去，不到二十分鐘流鼻血，後來才知因女監有很多煙毒犯，所以他開的藥都要加重很多。監獄裡是一個隨便的，「呼籠」的，反正有就好的狀態；談不上精緻生活，連起碼的、有一點樣子的生活品質都沒有。它就是一直逼你的時間，好像趕鴨子一樣，一直趕、趕快趕進去舍房就沒事。

我跟林慧如在土城、龜山，我們都住單獨房，可能怕我們在裡面作怪。本來讓我在土城下工廠，下工廠很好玩，但不到一個禮拜，有個類似大姊大的人，經過我旁邊就故意撞我，我把日期都記下來，有三次。到了第三次，我就現場跟她開罵，她說她沒有怎樣，我就說妳何時對我怎樣。她安靜，以後就不敢。後來沒多久，獄方就沒讓我下工廠。五二〇事件中比較被關注的人，在監獄中的待遇可能比較好，但其他兄弟呢？我終審被判了兩年十個月，本來判三年，從 1988 年五二〇算起，我好像被關了一年多，到了一年多可以申請假釋了，還不給我假釋，假釋在送出之後被放著。我就在探監講電話故意提到：如果再這樣下去，我絕對在裡面作亂。

出來之後，先休息一下，調整心情，臺北哪個路，我幾乎都認不出來。哪一條過去是哪一條？整個我都亂掉、忘記了。監獄裡幾乎沒有什麼資訊，只能看書。我先生帶書進去，比方說《曼德拉傳》，像謝里法《臺灣美術運動史》，看得很爽，有些講美國投票權的爭取，包括勞工組工會、女性的投票權爭取。

我的小孩當時國小二、三年級，都跟阿嬤住在一起，我出來之後，才把他從嘉義帶到臺北來。他有何想法感覺？我們倒沒談過，但看他包括後來帶到臺北來的表現成長，幸好似乎沒什麼陰影，都是阿公帶去上學，所以學校老師可能也不知道他媽媽是蕭裕珍。

林國華的太太黃富美，很好的一個人，我出來之後，她帶雲林鄉親來我家熱鬧一下，去去霉氣。她送我一個米珍珠，很像米的項鍊，或許不是很貴重，但她說：「這條我本來要留給我女兒的」，聽起來很窩心，本來要留給女兒的，拿來送我，表示她的謝意。另外是我先生那時已是臺北市市議員了，他曾經幫我辦一個類似歡迎我歸來的晚會，蠻多人參加。⁹⁰

再出發之後，我回到老路，從政治著手。那時民進黨臺北市黨部選舉，因為我是黨員，去爭取黨職，第一次選舉很順利，因為大家為了回饋，票拿得很高。不過是選一個沒有用的臺北市評議委員主委。沒多久就開始參選臺北市北區立法委員，士林北投地區，也得到謝長廷滿多幫助，因為我有五二〇光環，所以比較順利當選立委。⁹¹但我也不是謝系的人，我們是孤鳥，那時像新潮流已慢慢成形，我們也不會想去搭線。一方面，我跟我先生個性比較孤傲，或者說個性上比較嫉惡如仇。我們不太喜歡看到政治人物做一些壞事，也認為政治人物不應該做壞事，所以我們走自己的路。初心，不忘初心，不應該說進到哪一個團體，或進到哪一個權位階段就開始變，換了位子換了腦袋，我們不應該這樣。

我對五二〇事件的感受是，我個人求仁得仁，因為你要反抗，當權者、統治者絕對會對你出手，這是我的個人選擇。我被判刑，因統治者為了讓社會害怕，那段時間有很多社會運動，而農民是最好欺負的，農民最弱勢，只有竹篙裝菜刀而已，給他壓力，他的反撲會最小。所以我覺得這是統治者的結構性思考。但像菜車的事，是誣賴那些農民，我覺得完全沒有真相，應該明確告訴人家說，那是一個冤案。我曾經高潮起伏，也曾經低潮，但我覺得那都是我自己的選擇。像我現在養流浪狗、流浪貓，也是我的選擇，沒人做，沒有選票。沒人要管，我看不下去。我現在好像一個老歐巴桑，每天晚上出去餵貓餵一個半鐘頭。那是我的選擇，是我生命的一個樂章。

⁹⁰ 謝明達曾任第六、七屆臺北市市議員。第六屆市議員任期為 1989 年 12 月 25 日至 1994 年 12 月 25 日，第七屆市議員任期為 1994 年 12 月 25 日到 1998 年 12 月 25 日。

⁹¹ 蕭裕珍曾任第三屆立法委員，任期為 1996 年 2 月 1 日到 1999 年 1 月 31 日。

黃美英女士訪談稿

時間：2018年9月21日，14:00-17:30

地點：南投縣埔里鎮黃美英住處

受訪者：黃美英

訪談者：徐文路

整理：黃佳平、蔡依伶

【生平概要】黃美英，1953年生，新北市新店區人，臺大人類學系求學時期便已接觸到原住民族議題，此後長期在此領域耕耘，五二〇事件爆發時擔任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助理，協助、草擬臺灣學界聲援五二〇事件之連署書，並參與學界撰寫五二〇事件調查報告書。

1953年我出生在臺北縣新龜山發電廠的宿舍區，從新店進去到屈尺，再進去是新龜山發電廠，現在改名為桂山發電廠，是日本時代留下來，由中華民國接收。我父親在台電是最基層，他是外省人，我們住日本宿舍，在我媽媽親友眼中是高級住宅區。印象中，我們出來一趟到新店，出來都是石頭路；而臺灣電力公司交通車是敞篷卡車。

我爸爸跟著國民黨政府 1945 年從南京來台，廣東中山人，他們當初組鄉村自衛隊抗日，後來被抓、關進南京監獄；抗戰勝利後，他沒地方去，考上南京警官學校。他自願請調來臺灣，因為回廣東很遠，乾脆來臺灣玩一玩再回廣東，沒想到就回不去了，永遠留在臺灣。他說他在基隆登陸，我認為 1947 年時他還在八斗子當保警，我上大學後一直問他，他死都不講，他都說沒這件事，當時二二八還是禁忌。到我 8 歲時，他調到臺中谷關，後來他老了、退休後才說他故意調到深山，因為他不要去做跟臺北有關係的工作。不然以他的能力，早可以到臺北保安總隊上班，而且他曾唸過南京警官學校。我小時候也被人家說外省豬，因為爸爸是外省人，當時我不懂，我爸爸為什麼變豬？我只知道過年過節，我要去看戲我要去玩，我長大之後才知道省籍問題是真的存在。

一、跨族群階級區域的成長過程

我媽媽再婚，因她先生被日本政府徵調去南洋當日本兵，沒再回來。戰後，她去台電單身宿舍幫員工煮飯、洗衣服，我爸人不錯，個性很好，大家就幫忙牽成。我有一個哥哥（母親和前夫的），好像在他十幾歲生病過世了，我沒什麼印象。我長大之後才慢慢體會到戰爭時期的離散，兩個不同的族群：一個從所謂抗戰、大陸來的，一個是在臺灣躲防空洞，而我媽媽也不知是哪一國飛機來轟炸他們。我媽媽很單純，沒受過教育的山區農村的婦女。我媽是最窮的農民，連自己的土地都沒有。我媽媽是漳州人，漳州人兩百多年前就來到臺北縣丘陵地區，家裡租用國有林地種桶柑，約莫靠近坪林一帶，必須坐台車。我媽媽從小要背米、背東西進山裡。因家裡窮苦，兄弟姊妹又多，我媽媽給屈尺的人當童養媳，我都叫她阿嬤，我媽媽的養母種田，所以我看到的，都是很

窮的農民，靠山吃山，到山上挖蘭花去街上賣。阿嬤家古早厝客廳、三合院都是土，硬硬的那種，日本宿舍跟我外婆家差很多。我的農村小學同學通通打赤腳。說真的，我們住宿舍出入搭交通車，跟小學同學那些農民家庭相差很多，我小時候的直接感受是農村非常窮。

我後來搬到谷關，讀谷關分校，都是原住民的學校，後來我媽媽覺得這樣不行，擔心我變成「番仔」孩子，小學五年級轉去東勢讀書，去東勢更慘，因為（客家話）沒一句聽得懂，五年下學期又轉到新城分校（在新伯公）。我的困擾是小學搬很多次學校，聽不懂人家講什麼，因此我不讀書，現在回想起來：難怪我到處混，我比較會鬼混。我爸爸很不喜歡，覺得我很野，因我爸爸在廣東是大地主家族，他希望我好好唸書；但我媽媽說：「女孩子讀書要幹嘛？」好好嫁人就好，我媽媽什麼都會做，做菅芒（掃帚）、做粿、殺雞，因此我一定要去臺中唸書，才能脫離我媽每天叫我做家事的命運。我臨時抱佛腳，考上最好的初中：臺中市立一中（今居仁國中），是新城分校有史以來第一個考上最好學校的學生。但我到臺中念初中，也沒在唸書，我去書店看到新潮文庫，這什麼書？我很自卑，不曾看過這樣的書。新潮文庫是什麼？都看不懂，什麼卡夫卡、流浪者？為什麼城市裡的人都看這種書？我就不曾看過。我又沒錢買書，常在書店裡翻來翻去，覺得新潮兩字離我好遙遠。初中畢業補考，我差點不能畢業，考到私立宜寧中學，當時被認為是爛學校，出太保太妹，我爸爸不要我去念，私立學校也比較貴，叫我再考職業學校：臺中高商、臺中高工、臺中高農。我想我不會讀書，乾脆去讀高農，結果分數不錯還考上臺中高工化工科，但不到半學期就讀不下去，有機化學、無機化學是在幹嘛？乾脆休學，我媽說不讀最好，去臺中找工作。當服務生、賣牛仔褲，我一直都在很底層混；我累得要死，又賺不到錢，乾脆再考夜女算了，我考試運很好，我是初中最後一屆，之後是國中，課本都換了。我只考一個學校叫北一女補校，因為那是最爛的。沒想到我全校第一名畢業，還考上臺大考古人類學系。但我爸爸第一個反對，叫我去念師大國文系，當國文老師以後才會嫁到好人家；我爸爸出身大陸書香門第，他都用毛筆寫平安家書。我說我要念臺大，他希望我轉到中文系，大二時我轉到中文系，但又回頭修人類學的課，我比較喜歡人類學，我大一時修原始藝術有宋文薰老師、陳奇祿老師，覺得何必一定要念中文系？在考古系開始接觸一些不同的知識，同時，那年代的臺灣社會開始有很多轉變。

二、重新認識臺灣及自我定位

臺大畢業前後，臺灣發生很多事，我們才覺得：臺灣不只是這樣。當時還有民歌運動，本來不知天高地厚唱西洋歌曲「Dona Dona／多娜多娜」、不然就是 Bob Dylan，鄉土文學論戰之後，轉而「唱我們的歌」，剛開始唱〈少年中國〉，後來又慢慢覺得不對，應該唱〈美麗島〉。以前都被洗腦，什麼吳鳳啦都是被洗腦，於是重新尋找一個比較開放的自我定位，到底臺灣是什麼？我們那時懵懵懂懂，認為即使我們讀書讀到臺灣，臺灣也不是我們教育裡說的那樣；我不是出生在政治家族，什麼也不知道，一直到台大快畢業才知有這麼多事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人說美麗島事件是在「叛亂」。

我爸爸希望我當國文老師，比較有氣質，將來可以嫁比較好的人；叫我一定不能去管外面的那些事，好好唸書找到老師的工作。我修了教育學分、還去實習，但教了半學期就放棄，準備去雜誌社報社，因我覺得只有這條路可以讓我認識臺灣，林元輝介紹我去《民生報》副刊，因為我對報導文學有興趣。那時報導文學已經起來了，《中國時報》副刊主編高信疆策畫一個「現實的邊緣」，寫報導文學的作家有古蒙仁、林清玄；較早之前，因為有王拓、楊青矗等人推動的鄉土文學論戰，影響我們年輕一代。後來也接觸「黨外作家聯誼會」，邱義仁在臺大哲學研究所的時候，我認識他，當時他還沉浸在尼采、齊克果，還沒有搞政治。透過鄉土文學論戰、黨外雜誌，慢慢知道外面有另一層社會政治的問題。

三、參與社會運動及人類學田野訓練

1983、84年離開報社，我想唸人類學，就去當中央研究院劉斌雄所長的研究助理，他研究蘭嶼的社會組織，我去了好幾趟；劉所長另一個計畫是中國人權協會委託的「臺灣土著人權調查計畫」，除了高山族九大族，其中有個領域是「都市原住民」，當時還叫「山胞」，還沒正名，所長叫我做都市山胞的訪調。都市山胞的處境，包括阿美族很多板模工，他們的人權、勞工權利，太慘了，幾乎沒有。寫報告那年，我從北到南做調查，從基隆八尺門做遠洋魚撈的阿美族，一直到高雄小港、旗津。我開始看到人權問題：原住民最底層的人權問題、勞工權益、居住權，我意識越來越清楚；我在東勢的小學同學，大部分是農民，我看資料時發現：農民所得是臺灣的平均國民所得的60%；原住民還比農民還低。此時中研院民族所蕭新煌有做農業政策研究，他出了一本書，我幫忙做校對；瞿海源、蕭新煌常在報上寫批評文章，我們會讀。另外，黨外雜誌變成另外的功課，認識了很多黨外雜誌編輯，不像我們靠自修去瞭解臺灣社會，更年輕的朋友大學畢業後就進入黨外雜誌。除了報社朋友，還有一些朋友分散在各種不同路線，左右統獨路線爭得很厲害，我剛開始覺得：本來不都是朋友？後來做研究調查，會認識到更正確的，那時黨外什麼樣的人都有。

我有一些原住民朋友籌組原權會（臺灣原住民族權益促進會），最早是胡德夫，大學剛畢業唱民歌還沒做運動，唱「匆匆」、「大武山」等民歌。較早，黨外作家聯誼會成立「少數民族委員會」，大家就覺得怪怪的：為什麼我們是在黨外作家聯誼會下設的少數民族委員會？我清楚記得1984海山煤礦災變，胡德夫在新公園為了海山煤礦舉辦了「為山地而歌」演唱會，我覺得很多年輕人有被喚醒，那時不叫社會運動，我們就是站在受迫害群體那邊，開始有左派思想，「被壓迫」三個字一直出現在我們口中：被壓迫的民族、立場。再往橫向想，包括你親戚朋友、底層、農民、工，再來原住民山胞。所以少數民族委員會改成「臺灣原住民族權益促進會」，簡稱叫原權會，我是創始會員。正好有一位人類學學長王志明從加拿大回來，他翻譯《憂鬱的熱帶》，住我租屋的附近，他常常講一些國外的，包括加拿大的First Nations（第一民族），他也常常跟我們、胡德夫晚上一起喝酒，講關於國際原住民的事。他建議原權會採用聯合國的indigenous people翻譯成原住民。先從正名開始，後來長老教會系統進來，也一起推動還我土地運動；我常開玩笑，我每次都「交友不慎」，本來聽胡德夫唱校園民歌，唱到變街頭抗議。另外有件事也很有趣，一些黨外

朋友幫方素敏助選，我也被找去加入，還寫了一首詩叫〈兩處的故鄉〉，到處幫忙發傳單：南方澳、羅東、淡水，聽到很多人在講、控訴國民黨怎樣殺害林家祖孫，因為這是選舉期間，我們叫民主假期。我也幫楊祖珺選臺北市議員賣 tape，有一首歌〈心肝仔子〉、〈先生買一朵花〉，裡面還有胡德夫唱的〈美麗島〉；舉辦政見發表活動時，胡德夫還把一台鋼琴放在小卡車上，開車沿著和平東路彈唱，我們就在路上走。那時候，年輕、熱血、不怕死，反正選舉期間大家踴躍出動。康寧祥在龍山寺演講大爆滿，民主假期大家都去聽。解嚴後，只要有什麼運動聲明，我們跟著去連署。很自然地，後來的農運，我們也關心，對於新聞媒體（只有三台）和政府，我才沒在相信，我們覺得一定有真相，一定有不一樣的立場及說法。包括吳鳳是一則捏造的神話，原住民在臺大發起「高山青運動」，打破吳鳳神話運動，完全從另一個角度思考。五二〇事件之前，最早是東勢朋友辦《山城週刊》，他們也關心農民，我們在臺北有聯絡。

五二〇農運發生嚴重的流血衝突，大家都非常意外：三台電視的新聞報導一面倒，認為農民有暴力預謀，但很多記者都被強力驅離，被水柱沖倒，綠色小組的麻子（王智章）、林信誼的現場錄影，他們的工作室都被抄。我記得學者的連署聲明大概一兩周就出來了，聲明文字前半段是我草擬的，後半段是許木柱修改。除了重視農民權益，還有對街頭運動的支持。我們連絡許多學者連署大都靠傳真、打電話，透過民族所老師的介紹，我們助理傳真到三更半夜，如果是在中研院的學者就親自拜訪，我們民族所助理聯誼會，全都去找老師連署，老師再去找老師。第一階段截止在 6 月底，總計有 330 個學者連署。6 月 18 日邀請 11 位教授代表在臺北市濟南路台大校友會開會。

四、300 多位學者連署支持農運

當時的連署書由《自立晚報》獨家刊登，因我幫《自立副刊》寫稿，跟林文義最熟，對自立的本土立場比較有把握。當時自立晚報的總編輯（或是副總編輯）是李永得，不認識我，我當時穿了一件小碎花裙，仍是年輕時的感覺，他看看這份嚴正的聲明，再看看我，可能心想：怎麼一個文謨謨的女孩子，拿一份那麼重要的名單來？當時資訊不發達，否則不會只有這些人。那份聲明白天拿去，晚報就刊登出來了。

聲明在當時是一個大震撼。有些人在國外唸書看到消息，就說臺灣發生二二八以來最大的街頭流血事件；有人甚至認為臺灣可能會叛變，我爸爸後來知道這件事，問我：你們是不是共產黨？你在中研院參加這個？他印象中共產黨就搞農運。他說：「你不要被抓走！」我說，他會抓那些所長、教授，我算老幾？我不過是一個小助理。報紙登出後，大家才覺得：我們怎麼辦？社會已經矚目，但怎麼向社會大眾交代？我們只有提出呼籲。許木柱電話接不停，所長的電話也來了，民族所接到很多電話，記者都跑來了。除一份聲明，不知該怎麼講？研究員、老師全都接到電話，問他們對農運的事情看法如何？這些老師開始覺得應該要進一步做一些深入調查，才能對社會有更多的交代，所以開始做訪問調查。

五、中研院民族所促成調查

民族所成立的社會運動調查小組，本來是想推蕭新煌研究員當主持人，他一直在做社會運動、環保運動的研究，但他事情太多，徐正光是所長，而許木柱剛回國又熱心，他也覺得有必要動，所以徐正光、許木柱、蕭新煌開了一個會，沒有全所動起來，這不是一個正式調查，是擦槍走火、臨時成軍的。找我是因我待過報社，我常幫《時報》、《自立副刊》寫稿，有報社朋友，也是比較資深的研究助理。所長徐正光很有承擔，叫我們去做調查，組一個「五二〇事件調查小組」，但最後不是用中央研院的名義出版調查報告書，因後來中研院收到北檢公文，指控中研院干預司法，但我們認為學術機構和研究調查是獨立的，我們社會運動觀察小組，仍然繼續進行五個月的調查，並撰述印製《五二〇事件調查報告書》。

學術調查要蒐羅各方資料，很多影像資料是向綠色小組、第三映像工作室，以及報社記者借出來整個看過做紀錄。我們也向檢調單位調閱資料，但他們不提供；各報社的資料，我們都有去找，很多報社的記者有提供現場照片和紀錄報導。此外，我們也訪問一些參與五二〇活動的民眾。

六、調查主軸鎖定是否有「石頭預謀」？

我們到雲林進行訪問，第一個鎖定的是卡車司機邱煌生，因為「石頭預謀」（農權會的卡車載滿白菜的下面藏有一整層的石頭），檢調認為載石頭到立法遠抗議，有「暴力預謀」之嫌。

我們到雲林訪問邱煌生的妻子，歷經三個月的多方訪問調查和相關資料蒐集（包括雲林農權會開會紀錄、邱煌生受偵訊筆錄），以及我們委請莊國明律師想邱煌生的訪問紀錄，我們調查小組撰寫其中有關〈「石頭預謀」真偽之辯〉，主要的訪調內容整理如下：

5月21日，邱煌生與朋友一起從臺北搭遊覽車返回虎尾，在雲林農權會（位於虎尾鎮）前面，虎尾分局長已等候在那裏，劈頭就問邱煌生：「你為什麼要載石頭？」邱即回答說：「我沒有啊！」

根據邱妻的說法，五二〇當天晚上，已有臺北的便衣人員在自家斜對面守候，當邱在早上10點，坐一位朋友開的車子，和邱鴻泳一起回到家時，該名便衣人員正好離開一陣子，邱妻正在掃地，見到邱，立即告訴邱有人要抓他，要他趕快走，於是邱立即坐車離開。

在邱鴻泳的協助下，邱在雲嘉地區躲藏4天，在5月26日清晨大約兩點，打電話給他的卡車行老闆塗文田，請求協助解決卡車的問題，當天早上9點，邱在車行老闆、斗六運輸公會的蔡先生，以及一位不知名的西螺人士陪同下，先抵達斗六某公司辦公室，經筆錄後，旋即離開，於中午12點抵達臺中市青海路二段111號（據查為臺中市警備司令部），當時臺中市刑警大隊偵一隊隊長林欽隆已等候在現場，另有二位

便衣人員。一夥人吃了一頓六千元的酒席，大家都對邱煌生不錯，邊吃邊談，直到下午6點，開始偵訊，做筆錄。

我們也分析邱煌生的幾次筆錄，第一次筆錄邱煌生說他係受雇載白菜上臺北，並未載其他東西。但到了下午，再度偵訊，邱卻承認「受邱鴻泳之託到二崙公墓垃圾堆去載一些石頭上臺北備用」。

5月26日當天晚上，邱在臺中市做完筆錄之後，於晚上10點多回到土庫，在塗文田卡車行附近的塗家弟弟住宅過夜。之後4天，邱繼續受雇於塗文田車行，北上送貨數次。且曾於5月28日晚間，陪同刑警去二崙公墓拍照存證，當晚12點回到家裡過夜，同日交給妻子一萬元現金。

5月31日下午3點多，突然有兩名便衣人員來到塗文田弟弟的住家，將邱煌生帶往嘉義，查證邱曾躲藏的地方，之後到西螺，到溪湖過夜。第二天（6月1日），邱被押至臺北市刑警大隊，警方隨即製作簡易移送報告（民國77年6月1日北市警刑移大字第2775號），寫有：「本（6）月1日邱煌生主動到案說明：...」，並對外宣稱邱煌生自動投案。

檢察官在次日迅速押解邱煌生到二崙公墓履勘現場，6月9日再度南下，並將勘驗過程錄影存證。在6月16日向臺北地方法院提出公訴，有關預藏石頭的部份，起訴書記載：「邱煌生受邱鴻泳個人所託，於5月19日夜間，至二崙公墓垃圾堆簡約一公噸之石塊，預藏於白菜之下....」。⁹²

當時我們必須釐清一個具體的真相，真的有「預謀一噸的石頭」嗎？如果根據邱的自白書的說法，他半夜出門到公墓，把菜撥到一邊，在垃圾場搬石頭到車上，再蓋菜上去。」他一個人可能在一至兩小時內，搬運一噸的石頭嗎？

雲林農權會和參加五二〇活動的人士，都反駁此說法。邱煌生在6月底，向他的辯護律師莊國明說明自白的內幕。8月1日，並在地方法院調查庭中，當庭推翻前供，他說並未預藏石頭。但在警訊和檢訊中為何會說有預載石頭？邱說是因為受到偵訊人員的威脅利誘。

我們調查小組是從7月2日首次到雲林二崙公墓實地勘查，訪問有關人士。並在此後二個月間，多次南下查訪關鍵性的證人，以及在臺北查訪另外三位證人，經過分析，我們的結論是；雖然檢方曾經提示卡車上的石頭照片，顯示現場卡車照片中，白菜上面確有五塊石頭，但這五塊石頭，如何證明白菜下藏有一噸的石頭？

另外，7月22日，清華大學和交通大學的11名教授，組成親自下去二崙公墓，按照筆錄實際操作，將整車的白菜卸下，搬上一整層的石頭，在覆蓋好白菜。11位教授的實際操作的結果證明，光是搬石頭，一個人一小時所搬的石頭

⁹² 詳見《520事件調查報告書》第四章，頁63-72。

不會超過二百公斤，何況最後還要搬白菜，一小時內根本不可能完成。教授團於 7 月 31 日，公布「五二〇事件石頭案十一人教授團實驗調查報告」。⁹³

回想當年的訪問調查，其實也感到壓力頗大，我們透過貨運公司找到邱煌生的太太，當時邱煌生已被收押，我們無法去訪問，邱太太看到我們很緊張，許木柱拿名片給她，她不相信、都慌了。我們的訪談都有錄音，回來整理。邱煌生家的大門有鐵捲門，如果晚上 11 點多出去，他太太說：「他睡在我旁邊，鐵門要出去要回來，一定要把鐵門拉起來。她都沒聽到鐵捲門的聲音，甚至睡在旁邊，怎麼會不知道他有沒有出去？」她太太很堅決一直在講這件事，我們當時都有紀錄。我們去的時候，他們家對面還有便衣刑警在監控。後來農民陸續回來，他們都不太想講，嚇到不太敢講。我們拿名片出來證明：我們是學術單位、研究單位。我們想知道你們到底有沒有看到石頭，為什麼要參加農運？我印象中還帶著中研院發的公文，因為當時真的是風聲鶴唳，管區警察都來過。

另外，我們鎖定坐在菜車上的人，訪問了很多人：「坐在菜車上有看到石頭嗎？」他們說：「怎麼可能！」他們說，最後要下車時，菜剩兩三片而已，沒石頭啦！我們也去農權會，調閱事前會議記錄，為了調查是否預謀？以及農權會的活動籌備過程、工作組織、多少經費？原先成立的過程等，農權會有提會議紀錄。9 月間，撰寫調查報告書暫告一段落，很多細節沒寫上去，比如他們帶進去審訊、拘留，有的就被打，如果要一個個寫出來？許木柱他們覺得太細節了，抓一個重點：是否有石頭預謀？後來我們調照片都為了找白菜下面究竟有無石頭？我們也訪問了報社記者，綠色小組林信誼他們有拍到那輛載白菜的車，總之我們的結論是不可能有的。

但這本調查報告書就比較沒有寫農民長期遭遇的問題、農業政策的問題；而以當天為何會發生衝突為重點，為什麼會拉到那麼高的衝突？結論是警方鎮暴部隊對民眾的處理方式應該被檢討。因為他們本來是要和平示威，為何卻會造成二二八以來的最大警民衝突？我們要探討衝突原因。其次、到底有沒有石頭預謀？這涉及他們被起訴的原因。三十年前，我們除了農運，也希望能釐清石頭預謀案，以及如何幫助邱煌生？

9 月下旬，我負責編輯調查報告書，我印象中就是要找立石鐵臣的作品，我一直很喜歡他。也向幾位攝影記者借用照片，當時並沒註明攝影者的名字，有些人覺得不用寫了，所以在篇末特別感謝他們的見證時代的歷史。後來許木柱研究員決定，調查報告還是用中央研究院的名義，免得連院長、所長都牽連。這本報告書出來後，司法單位完全不採信。他們覺得我們偏頗，甚至說我們干預司法，要求終止調查，所以研究員張茂桂、徐正光所長也曾找律師開了一次記者會，訴求學術獨立。當時我們當然忿忿不平，本來社會事件就該調查研究，做更多的調查和交叉認證，怎能只靠檢調單位寫的幾個起訴書或自白書？而且自白書怎麼出現的？也是一個問題。我們想釐清的就是這些，當然也譴責軍警單位對街頭運動的過度處理。

⁹³ 見《民眾日報》，1988 年 7 月 31 日。

七、參與五二〇調查對個人的影響

1989年我考上清大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我又參加了「救援清大廖偉程」和「聲援獨臺案」的行動。沒想到我從研究所畢業後，因為父親生病，我弟弟在豐原，我想回臺中。我有一個大學同學在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組工作，人類組公開徵一個助理研究員，我便積極準備去應徵，因我在中研院民族所的工作資歷多年，做過山地文化園區規劃、南島民族收藏計畫，並且請三位所長（清大社人所所長徐正光、民族所兩任所長劉斌雄、莊英章）幫我寫推薦函，結果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組跟學術委員會全部通過，但送到上面的「人事委員會」，卻擱置三個月都沒有回信，完全沒訊息。事後回想，應徵我的是副館長李家維，一聽到我從清大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畢業，居然說：那是一個社會運動所，你們所長帶頭做運動，指的就是徐正光。然後，他看到我工作資歷是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就說：「你們民族所有一些人常批評政府。」我很驚訝，他是副館長，我說：「副館長，請你看我的專業！」他就說：「這個不用看專業，妳的專業，我都相信，不過我們還要再討論。」從此以後3個月都沒有消息。我請科博館給我一個回覆，結果我收到公文只有4個字：不予錄用，什麼理由都沒有。後來科博館重新招募，一個台大剛畢業的學妹就進去了。我也曾參與搶救核四廠凱達格蘭遺址，台大的學生社團「原聲社」社長陳誼誠（現任臺北市政府原民會主委），當年也參與過遺址搶救；原聲社建議台大通識教育應該要開原住民課程，推薦我去兼任開課，結果陳誼誠說學校不肯給我開課。

當年，我很想開記者會，公布我被「秋後算帳」了，想想算了，我個人事小，我當時幾乎找不到可以去做研究或教書工作的單位，又回民族所，只剩民族所那些老師可接受我。後來我申請到澳洲國立大學博士班，但我爸爸病重，最後放棄沒去出國。那時我的感慨是：我們當時年輕也願意投入臺灣社會或族群的調查，我曾主編出版凱達格蘭族文獻彙編及三貂社口述歷史，由臺北縣文化中心出版。另有《從部落到都市：山光社區阿美族遷移史》，近年，撰寫出版《噶哈巫的演變》，是有關埔里平埔原住民族之一的噶哈巫族的文史和文化復振。

八、30年後農運仍未平反

我們對五二〇的調查，符合學術要求，包括錄音檔什麼都有。許木柱研究員也花很多精神去確認訪談內容，也一起去訪談。中研院是臺灣最高研究機構，直屬總統府。可是跑第一線的研究助理，他們寫的調查報告、甚至他們未來的研究生涯，都沒有被政府重視。你們在三十年後接受委託做正式調查，但調查報告以後會被重視嗎？我們當時出版調查報告書，壓力也很大，最後不是以中研院的名義，我們就變成一個不知道哪裡來的調查小組？覺得很無奈。當時中研院也有一些人認為：我們學術界幹嘛要扯這些事？不務正業！我心想：你們在中研院搞了一輩子，什麼是正業？你們什麼調查報告也沒寫，為什麼我們不能調查比較有爭議性的社會事件或司法事件？現在已經有民間的司法改革團體了，但三十年前，做為一個年輕的研究工作者，挫折感真的很大，看見整個體制有很大問題。

九二一地震的前一年，我來埔里做平埔族農村調查，又遇到同樣問題，政府對偏鄉並不重視，行政資源如何落實臺灣農村？九二一重建的資源分配需真正符合災民需求，或資源分配不公，就會導致有所謂的「明星災區」等現象。所以，政策的選擇性和不合理，城鄉差距很大，不管哪一個黨執政都沒看到偏鄉存在的問題！

我個人也常感到挫折，想「退隱江湖」，或採取 Gramsci 講的陣地戰，你只能在這裡一直做，但根本沒辦法撼動整個政權、整個政治！五二〇事件三十年後，如果又變成某政黨或某黨派的政治資源，拿來再生產政治利益；三十年後，當年參加運動的農民都垂垂老矣，有些甚至過世，對這些農民，你情何以堪？三十年前對於他們不公不義的事，難道要帶到墳墓裡去？我覺得臺灣社會要真正改變，就是要回頭重新看待過去的一些不公不義的事，要還給他們一些公道，法律上追溯期是一回事，但我們用什麼方式可以讓他們重新站在臺灣這塊土地上？去肯定他們所作所為，他們沒有違法，沒有石頭預謀，也許大家現在知道了。但我覺得要透過一個更正式的方法，或者政府該還給他們一個清白。因為五二〇事件，農民被打壓，農運受挫停頓，後來幾年都沒有聲音了。我覺得不只是當年農運的幾大訴求而已，而是五二〇事件被污名化，當時還是很多人相信他們有拿石頭、就是來暴力預謀的。至於邱煌生在獄中長達將近兩年，婚姻家庭破碎，老母病倒，其他許多人也被關過，這些都有待平反，有待落實「轉型正義」！